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三二册目次

子部・兵家類

古今將畧四卷

〔明〕馮時寧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遺經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將畧四卷》提要

古今將畧序

余觀史氏稱忠勇善戰者多好讀左氏春秋切疑左氏爲文章家宗好讀者曷嘗善戰善戰非古也涿鹿鬼方玁狁聖王不得巳而用之春秋則五伯爭盟擧雄角力無日無戰矣左氏錄其戰而紀其事讀其文如甲騎交馳戈矛互擊當時將兵者所指麾進退緒略犂然如見葢余亦

肯讀而得之如原繁之陣魚麗
魏舒之變戰車十季之七覆敖
前具員之三出肆楚知罃之三
分四軍荀偃之左實右僞以至
鄭突以覆覆敗翟毒 以鼓奔奔
欒枝僞遁曳柴[illegible]假誘敵縱採
伍亂栩舟中之指宵奔聽城上
之烏鏗鏗乎其文[illegible]非戰戰孰
非畧即異將兵家所爲武經七
篇諸書亦不出此孰謂好讀者

不善戰哉邊陲多警遼薊每每
苦未聞將將未聞畧夫霍將軍
不學古兵法而又曰臨敵制勝
在方畧何如余以爲法非畧而
知法始可以語畧知畧始可以
語將譬之方非劑而知方乃可
以語劑知劑乃可以語醫自古
登壇援枹士以狂疾策勛者靡
不有畧將安可以無畧哉年侄
馮以一取春秋以後皐我

朝凡以將顯者紀其人敘其績
而證以七篇諸書所載兵法爲
古今將畧四卷大都取裁于左
氏顧左氏言人與事而不言法
七篇諸書言法而不言事與人

是書紀其人則名震而士思慕
敘其績則事核而士思奮證以
法則言有據而士無敢觭詆君
之用心勤矣士能挾而讀讀而
好詎無有如史氏所載忠勇善

戰者出爲
國家用哉日聞酉䟕梁邊吏告
變
王上拊髀諸司推轂誠願得一
知畧者横行匈奴中余固樂其

成而爲之序

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書

古今將畧凡例

一用兵昉自軒轅迄于商周而鬼方玁狁之伐皆先修內以攘外誠王師也至五霸七雄作而春秋列國胥以權謀智術角勝負兵斯奇矣若漢唐宋及我
朝英豪輩出代不乏人而料敵制勝之方班班可考故是編由古今悉籍記之

一湯武放伐之事雖云順天應人然于大義

有乖而後世姦雄僭竊如莽温安史之徒往往藉爲口實余故不敢載蓋以扶萬世之綱常云

一漢唐宋創業中興之主雖非將師者倫然其雄才大略顯於武功者烏可無紀故我
高成二祖之神謨廟筭亦敬錄之

文臣雖未嘗親冒鋒刃而建議廟庭運籌帷幄者均之爲謀畧也胥錄之以備采擇

一畧意以制勝爲主間有籌畫未當節制乖遺而偶遭挫衂者亦錄其一二以爲明鑒俾臨敵知所警戒云

一方畧先敘于前爲案皆櫽括傳文仍依時代序次至一人而有數事者則類比之以便參閱

一兵法引證于後爲斷皆出自七書但詳其語意切當與畧相符者取之不必七書皆

備亦不計其重複云

一考七子世次太公最上次爲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次孫武吳闔廬時人次吳起魏文侯時人次尉繚子嘗與梁惠王論兵次黃石公考索隱云詩緯稱爲軒轅之臣風后後化爲老人見圯上授張良書文獻通考載三畧爲圯上所授書風后之傳係小說不經見不足爲據大凡神人僊者俱以

見將爲紀律當繫秦漢之間次乃李衛公
爲

古今將畧

元集

明檇李馮時寧以[illegible]刪

五帝

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榆罔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太公曰。大義發而萬物皆利。
司馬法曰。興甲兵以討不義。
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吳子曰。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
黃石公曰。務廣德者強。
李衛公曰。師以義舉者正也。

軒轅氏因蚩尤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命居少顥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登

九淖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遜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

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

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

吳子曰禁暴救亂曰義

黃石公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亂禁不義也

李衛公曰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

帝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益贊于禹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太公曰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

司馬法曰賊賢害民則伐之

孫子曰屈人之兵而非戰

吳子曰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尉繚子曰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

夏

夏啟立。有扈氏恃强稔惡。敢與天子抗衡。因大戰于甘。乃召六卿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太公曰。吾誅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司馬法曰。彰明有罪。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尉繚子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

黃石公曰。敵悖義之。

李衛公曰。以德守之。以刑伐之。

夏仲康肇位。命胤侯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

司馬法曰。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尊在於屠戮。

黃石公曰。服者活之。降者脫之。寃者原之。

詐者察之。

李衛公曰。師以義舉者正也。

商

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葛伯仇餉。湯遂征之。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

太公曰。示之以仁義。旌之以厚德。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義者所以因事立功。
尉繚子曰。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兵之所加。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黃石公曰。王者制人以道。
李衛公曰。正兵古人所重也。

商武丁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時鬼方無道。武丁伐之。三年乃克。殷道復興。

太公曰。修德以觀天道。
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
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吳子曰。禁暴救亂曰義。

周

齊太公望。名呂尚。年八十餘。釣于渭水。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能非彪。非虎非羆。兆得公侯。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司馬法曰。舉賢立明。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强。
吳子曰。任賢使能。○能得其師者王。
尉繚子曰。舉賢用能。○賢士有合。天道可明。
黃石公曰。王聘儒賢。萬事乃理。王聘巖穴之士乃可述。○賢人所歸。則其國强。

呂望輔西伯。專謀修德。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當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爲本謀。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以禮爲固。以仁爲勝。
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吳子曰。內修文德。○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
尉繚子曰。德以守之。
黃石公曰。王者制人以道。○務廣德者强。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南有越裳氏重譯來朝曰吾受命吾國之黄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

太公曰。仁之所在。天下歸之。
黄石公曰。王者制人以道。

周公因管叔蔡叔霍叔同奄君及武庚謀叛。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爲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

太公曰。當殺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
所憂者有罪必罰。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孫子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李衛公曰。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無勤民於遠。王不聽。竟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

司馬法曰。以禮爲固。以仁爲勝。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尉繚子曰。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

周宣王命召公伐平淮夷。中伯仲由甫揄德教。舉遺士。海内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尹吉甫作詩美之。

太公曰。大兵無創。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壍而守。

司馬法曰。凡民以仁救。以義正。
黄石公曰。務廣得者彊。

春秋

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潛軍遂敗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太公曰詭伏設奇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吳子曰一劫其前一絕其後
尉繚子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
黃石公曰非譎奇無以破奸息寇

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孫子曰利而誘之
吳子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若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眾可獲

鄭伯伐許瑕叔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

太公曰攻城爭先登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吳子曰旌旗麾幟所以威目將之所麾莫不從移
尉繚子曰據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

楚侵隨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卑而驕之。

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孫子曰。將不能料敵。○弱擊強曰北。
黃石公曰。敵強下之。弱有所用。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讐有釁。不可失也。楚子伐隨。隨師敗。獲少師。曰。天去其疾矣。未可克也。盟而還。

太公曰。存亡之道。命在於將。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黃石公曰。亂將不可使保軍。

楚鬬廉會巴師圍鄾。鄧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孫子曰。佯北勿從。
黃石公曰。弱有所用。
李衛公曰。奔北不追。

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

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

孫子曰。上兵伐謀。○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

楚伐絞。州軍其南門。屈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絞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太公曰彼將生驕必有好事

孫子曰利而誘之。

尉繚子曰凡圖必闘其小利。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曰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其不設備乎楚子使人追之不及。莫敖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羅與盧戎大敗之。

太公曰有剛毅而自用者。

司馬法曰行愼行列。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戒者雖克如始戰〇行列未定旌旗亂動可擊。

黄石公曰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

魯曹劌從莊公與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之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太公曰旌旗亂而相逆戎馬驚奔兵車折軸此大敗之徵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吳子曰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黄石公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乃保其生。

晉士蔿之族偪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遂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又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聚城而處之盡殺羣公子。

太公曰[illegible]離其親因其所愛。

孫子曰親而離之。〇事莫密於間。

尉繚子曰不明在於受間。

虢人兩侵晉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太公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虢滅師還並虞滅之

太公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

孫子曰利而誘之

尉繚子曰餌在於好利

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

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楚使屈完如師師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太公曰示之以仁義

司馬法曰興甲兵以討不義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

吳子曰一曰義兵義必以禮服

尉繚子曰凡兵有以道勝

黃石公曰務廣德者强

秦伐晉晉侯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

太公曰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

司馬法曰馬不告良

吳子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太公曰善者見利不失遭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明年二月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滅邢

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昔殷之興伊摯在夏周之興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尉繚子曰不勇在天受罰
黃石公曰英雄者集以成功

楚子儀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子邊以歸

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齊侯伐魯未入境魯使展喜犒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豈其棄命廢職若先君何君必不然齊侯還

司馬法曰以禮信親諸侯
吳子曰恃衆以伐曰強強必以謙服因怒興師曰剛剛必以辭服
尉繚子曰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承王之命也更造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
黃石公曰廢悖義之

楚子玉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太公曰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司馬法曰。師多務威則民詘。
孫子曰。吏强卒弱。曰陷。
吳子曰。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尉繚子曰。刑賞不中。則衆不畏。
李衛公曰。若勇未加而獨用嚴法。鮮克濟焉。

晉將與楚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

司馬法曰。凡勝三軍一人勝。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强。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為氣機。○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

晉侯始入而敎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

司馬法曰。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敎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
尉繚子曰。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
黃石公曰。授以禮。勵以義。

楚子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

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楚子玉使宛春告晉曰。請復曹衛。亦釋宋圍。先軫請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先奪其所愛。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孫子曰。怒而撓之。親而離之。
黃石公曰。敵睦攜之。敵陵待之。

晉與楚戰于城濮。胥臣以下軍當陳蔡。蒙馬以虎皮。先犯其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橫擊之。

狐毛以上軍夾攻之。楚師敗績。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李衛公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

晉文公城濮之戰。顛頡爇僖負羈氏。殺之以徇于師。祈瞞奸命。殺之以徇于諸侯。舟之僑先歸。殺之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

司馬法曰。不服則法。

孫子曰。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吳子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于用。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

李衛公曰。兵卒有制。

秦晉圍鄭。燭之武夜見秦伯曰。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盟而還。晉亦去之。

太公曰。欲離其親。因其所愛。

孫子曰。其次伐交。親而離之。

黃石公曰。敵雖務之。

秦杞子戍鄭。告秦潛師以來。蹇叔曰。勞師襲遠。遠主備之。不可。且行千里。其誰不知。晉人禦師必於殽。秦伯不聽。使孟明三帥出師。還至殽。果為晉師所敗。

吳子曰。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曰。行驅饑渴。務於取遠。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勞倦可擊。險道狹路可擊。

尉繚子曰。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

秦孟明伐晉。始敗于殽。截敗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增修德政。重施于民。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吳子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得之國強足
爲良將
尉繚子曰舉賢用能

晉敗秦于殽狼瞫從公乘爲右先軫黜之瞫怒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太公曰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若馳騖戰勝于外功立于內
吳子曰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此軍之練銳也

尉繚子曰先死者未嘗非勇力國士也

楚大饑庸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百濮乃罷

太公曰兵勢不行敵國乃強
司馬法曰以戰止戰
孫子曰上兵伐謀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因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戰矣遂不設備楚師分二隊伐之遂滅

太公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
孫子曰勢者因利而制權○佯北勿從
黃石公曰柔有所設

晉楚戰于邲楚人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太公曰臨敵決戰
司馬法曰以智決以勇鬭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其疾如風
尉繚子曰動如風雨
李衛公曰貴速不貴久

楚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蕭潰

太公曰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
司馬法曰人有勝心惟敵之視。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黃石公曰與衆同好靡不成。
李衛公曰愛設於先。

楚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宋人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是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遂圍宋。

太公曰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若馳騖。
孫子曰動如雷震○兵闘械速。
尉繚子曰如風如雨如雷如霆。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楚師圍宋九月不服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下攻城。
黃石公曰釋近謀遠。
李衛公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

晉伐齊戰于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司馬法曰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旌鼓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爲氣機○果者臨敵不懷生○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黃石公曰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司馬法曰上下不伐善讓之至也。孫子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

晉巫臣因子重子反殺其族而分其室乃遺書

曰爾以讒慝貪惏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請使於吳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楚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孫子曰霸王之兵伐大國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敵佚能勞之

吳子曰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

吳子曰戰者雖克如始戰○戰勝易守勝難

鄭叛晉晉荀罃城虎牢以偪鄭鄭人乃成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

司馬法曰賢者制節也。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黃石公曰[illegible]之。

楚子重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

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太公曰阻難險路可擊

司馬法曰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吳子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為司馬戮其僕晉侯怒欲殺之絳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命
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
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
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
過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
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太公曰用罰者貴必
司馬法曰不服則法
吳子曰三軍服威士卒用命
尉繚子曰審法制明賞罰
黃石公曰令不行則政不立

吳侵楚養叔謂子庚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
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
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
利復疾擊其不意
司馬法曰不加喪不因凶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令我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
有大衆莫不驚動

楚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
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
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太公曰伏其銳士敵不知我所備
吳子曰若敵衆我寡避之於易邀之於隘
李衛公曰奇兵旁擊

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
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

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
吳子曰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
尉繚子曰兵弱能强之

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齊師夜
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遂從齊
師

太公曰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
必出
孫子曰烏集者虛也
黃石公曰士卒逃亡則軍必衰

李衛公曰擊其惰歸

晉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且魏氏可强取也從之使范鞅逆魏舒欒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許之乃出而殺之遂克欒盈

孫子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吳子曰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

楚師遇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伐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强

黃石公曰攻敵疾則備不及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又襲魯衛宋諸邑趙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利而誘之

黃石公曰將謀密則奸心閉○非謀者無以破奸息寇

晉荀吳將與狄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請皆卒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陣以相離未陳而薄之狄人大敗

太公曰越絕險阻乘遠行者車之場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

吳子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曰此謂谷戰雖衆

一不用纂吾材上與敵相當擇地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

李衛公曰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楚敗吳獲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鬛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太公曰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

司馬法曰方其疑惑可師可服

孫子曰亂而取之

吳子曰若其衆喧嘩其兵或縱或横雖衆可獲

黄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奸息寇

宋華氏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敗吳師華登帥其餘以戰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請皆用劍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之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尉繚子曰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

黄石公曰敵人新集可擊疲勞可擊

吳楚爭州來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同役而不同心楚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遂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或奔或止三國爭之亂吳以三軍擊之獲其

君大夫舍其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楚師大奔

太公曰衆寡不相救上下不相待敵人必敗

孫子曰亂而取之能料敵制勝

李衛公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横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

伍員謀伐楚吳子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

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

孫子曰佚而勞之。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尉繚子曰力分者弱

吳子誘楚師伐吳於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於巢克之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遠而示之近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

吳楚陳于柏舉夫槩王請于吳子曰楚子常不仁其卒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大敗之及清發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太公曰奔走可擊濟水可擊

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

吳子曰涉水半渡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

吳伐越追至會稽圍之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人卑辭厚禮以下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以美女寶器令大夫

種間獻吳太宰嚭請行成于吳身爲臣妻稱妾卒赦反國乃勸句踐苦身焦思臥薪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後卒敗吳滅之

太公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

孫子曰卑而驕之利而誘之

吳子曰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尉繚子曰得卒存於下人

黃石公曰敵暴綏之

越欲報吳大夫逢同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今吳兵加齊晉怨深于楚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且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後卒以敗吳

太公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平其辭厚其幣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

孫子曰卑而驕之

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四鄰[illegible]大國之援

越伐吳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

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吳滅之

司馬法曰動而觀其疑囊而觀其治

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尉繚子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

李衛公曰以奇爲正以正爲奇

吳王出宮女百八十人試孫武以兵法乃分二隊以二寵姬爲長令之曰前視心後視背左右視手三令而鼓之右衆大笑武曰申令不明將之罪也復三令而鼓之左復大笑武曰申令明

而不如法衆之罪也將斬二隊長吳王肯之不從卒斬之於是鼓之前後左右皆中法無敢出聲

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司馬法曰犯命爲士上戮

吳子曰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illegible]令者[illegible]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尉繚子曰審法制明賞罰

黄石公曰賞罰明則將威行

李衛公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威克厥愛

戰鬬

魏伐趙。齊田忌救之。孫臏曰。救鬬者批亢擣虛。則自為解。今梁之輕銳外竭。老弱內守。不若疾走大梁。衝其虛。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收弊於魏也。從之。大破梁軍。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尉繚子曰。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黃石公曰。釋近謀遠。
李衛公曰。伺隙擣虛。

魏龐涓攻韓。齊田忌救之。直走大梁。致其歸。孫子曰。三晉素輕齊為怯。使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又明日為三萬。涓喜謂齊軍亡者過半。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卒致敗亡。

太公曰。遲而弱
孫子曰。怯生於勇。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吳子曰。險道狹路可擊。
黃石公曰。務有所用

齊孫臏度龐涓暮當至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亦自剄。虜魏太子申。臏以此名顯天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遠我旌旗。疏我行陳。必奔其前。與敵相當。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先後。敵人必走。○陰其謀。密其機。伏其銳士。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軍旁有險阻。此伏姦之所也。○出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
李衛公曰。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齊以穰苴將兵扞燕晉。苴自以人微權輕。請寵臣莊賈監軍。約日中會。賈素驕。送者留飲。夕時乃至。苴遂按軍法斬之。以徇三軍。振慄。燕晉聞之解去。

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
孫子曰。法令孰行。
尉繚子曰。殺之貴大。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

李衞公曰。大將軍無不得誅

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褁贏糧。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哭之曰。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太公曰。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然。

司馬法曰。仁見親。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尉繚子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

黃石公曰。與衆同好靡不成。

李衞公曰。先有愛結於士。

起事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武侯謂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太公曰。修德下賢。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守。

司馬法曰。以禮爲固。以仁爲勝。

吳子曰。內修文德。

尉繚子曰。德以守之。

黃石公曰。務廣德者强。

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

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吳子曰。簡募良材。以備不虞。

尉繚子曰。養吾武勇。

智伯帥韓魏之甲圍趙襄子於晉陽。灌之。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說二子曰。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反與趙而擊智伯。滅之。

太公曰。欲離其親。因其所愛。

司馬法曰。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

間。

孫子曰。其次伐交。

燕昭王謀伐齊。樂毅曰。齊地大人衆。未易攻也。請連楚趙韓魏之兵。師以破齊。諸侯兵罷歸。而毅獨攻入臨菑。下齊七十餘城。皆屬燕。

太公曰。以弱擊强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

孫子曰。衢地則合交。

吳子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

樂毅攻即墨。田單聞燕惠王立。樂毅乃縱反間。言毅與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故且緩于

攻即墨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遂使騎劫代毅毅奔趙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爲間者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

尉繚子曰不明在於受間

李衛公曰或用間以成功

田單令城中食必祭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當有神師下教乃引一卒師事之因稱神師言惟恐燕軍劓所得齊卒置前行又懼掘吾城外冢燕人聞之如其言城

中堅守爭欲出戰

太公曰依托鬼神以惑衆心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殺敵者怒也

尉繚子曰幸生必敗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

李衛公曰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老弱乘城約降乃收千餘牛衣以絳繒畫龍文束刃其角而脂葦於尾夜燒葦縱牛隨以五千人銜枚擊之城中鼓譟動地燕軍大駭敗走殺騎劫復齊七十餘城

孫子曰卑而驕之○出其不意○夜戰多鼓所以變人之耳目

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則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單遂厲氣循城親冒矢石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太公曰臨敵決戰無有二心

吳子曰戒者雖克如始戰

尉繚子曰志不勵則士不死節

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

已而燕軍攻破城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

太公曰車貴知地形

吳子曰車堅管轄

尉繚子曰車有偏列

秦軍伐韓趙奢將兵救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乃卷甲而趨先發萬人據北山上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軍擊之大敗秦軍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凡三軍處山之高。是謂山城。敵人絕我。兵將可擒。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
尉繚子曰。兵之所勝。據山亦勝。
趙奢與田單論兵。單曰。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單所不服。奢曰。君非徒不達於兵。又不明其時勢。若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而野戰不足用也。鄙愚謂兵不期少多。剖敵爲數爾。單也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以衆激衆。正兵

也。論兵者當以正兵爲常。而用之則務出奇。奇不可論也。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
奢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太公曰。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
黃石公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

趙括擊秦。秦白起佯敗走。張二奇兵刼之。括乘勝。疾追而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遂殺括。坑其卒四十萬。
孫子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吳子曰。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劫其前。一絕其後。兩軍衛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
秦王欲使白起攻趙邯鄲。起曰。長平之役。秦卒多死。乃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堅辭不行。遂使王齕圍邯

鄲。楚魏救之。秦軍多亡。
太公曰。或襲其內。或肆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孫子曰。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是爲縻軍。○退不避罪。
趙李牧居代。備匈奴。日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虜入急收保。敢捕者斬。如是數歲。匈奴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縱畜牧滿野。虜大入。牧佯北。以奇兵張左右翼擊。殺十餘萬騎。單于不敢近趙邊。

太公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黄石公曰弱有所用强有所加
李衛公曰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

秦

范睢對秦王曰越韓魏以攻齊非計也不如遠交而近攻夫韓魏中國乃天下之樞也王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從其計卒并天下

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吳子曰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黄石公曰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

秦王謀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以爲怯使李信將二十萬人伐之大敗乃以翦將六十萬人往堅壁不出日休士爲備之親與同食久之軍中投石超距爲戲翦曰可矣遂舉兵大破滅之

太公曰夫攻强必養之使强益之使張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

秦將章邯圍趙項羽救之悉引兵渡河沉船破

飢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遂破之斬其將王離。

太公曰激勵三軍使冐難攻鋭無所疑慮
孫子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鬭○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尉繚子曰忘不動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
黄石公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漢

漢王之國張良說王燒絶所過棧道以備盜兵示項羽無東意及王將定關中良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故北擊齊漢王因得還定三秦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漢王聞項羽弑義帝乃聽三老董公謀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

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
吳子曰禁暴救亂曰義○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尉繚子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
黄石公曰敦悖義之
李衛公曰師以義舉者正也

漢王與項羽相持滎陽間命蕭何守關中計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漢軍大振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太公曰王慶飲食無蓄積通權道設五變以
三軍不困之
孫子曰不可勝者守也。重地吾將繼其食。
尉繚子曰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使所出
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
漢王以韓信率灌嬰曹參擊魏問魏大將曰栢
直曰乳臭子安能當信騎將曰馮敬曰雖賢不
能當嬰步將曰項它曰不能當參
孫子曰將孰有能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尉繚子曰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
漢王爲羽圍急謀撓楚權酈生請復立六國後

王趣刻印張良曰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王誰
與取天下且烏得而臣之用此謀大事去矣趣
銷印。
太公曰權益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
孫子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吳子曰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漢王謀定天下於陳平平以項王意忌信讒請
捐金行間以疑其心乃與黃金四萬斤不問其
出入平多縱反間言項王之臣鍾離昧等功多

不封欲與漢滅楚分其地及羽使至平爲大牢
具進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更以惡
草具進報羽果大疑之亞父欲急攻下滎陽不
聽怒去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爲間諜。
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相持數年以爭
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非
勝之主也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凡軍之
所欲擊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
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
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
也。

吳子曰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
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尉繚子曰不明在於受間。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敖
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之乃引而東此
天所以資漢也請急進兵收滎陽拔倉之粟塞
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
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從之
太公曰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

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我得亦利彼
亦利曰爭地。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
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
國無軍旅之難。

漢王既取敖倉乃使劉賈盧綰度白馬津入楚
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羽卒以少助食
盡而亡。

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卒士無糧。
司馬法曰敗其圖奪其慮。
孫子曰以飽待饑。○軍無委積則亡。
黃石公曰委積不多則士不行。

張良因漢王欲以二萬人擊秦說曰秦兵尚強
未可輕。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
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
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
連和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
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乃引兵擊秦大克

太公曰陰遣左右得其情甚深。○力盡氣怠。發
我銳士隨而擊之。
司馬法曰擊其勞倦。
孫子曰誘之以利。

吳子曰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李衛公曰以嚴待懈。

良因項羽欲至鴻門擊漢王遂要項伯入見漢
王與飲為壽結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
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孫子曰以親為間。○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
之。
吳子曰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
而去。
李衛公曰或用間以成功。

高帝嘗與韓信論諸將能將兵多少信自言多

多益善且稱陛下將兵不過十萬而善將將乃
天授非人力也

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

高帝自將擊匈奴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
馬但見羸弱使者皆言可擊劉敬獨謂此必見
短伏奇以爭利不聽遂困帝於白登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怯生於勇弱生於
強。

韓信既登壇為大將對漢王曰大王勇悍仁強

不如項王然項王不能任屬賢將有功當封印刓不予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殘滅實失天下心大王能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殺亡殆盡惟此三人得脫而彊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犯除秦苛法於約當王關中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從之

太公曰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

司馬法曰凡民以仁救以義戰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王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信擊魏盛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遠而示之近

尉繚子曰是謂擊虛奪之也

信既定魏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孫子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李衛公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

信將擊趙李左車謂陳餘曰信乘勝遠鬬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方軌騎不成列其勢糧

食必在後願假奇兵三萬從間道絕之足下堅壁勿與戰彼前不得鬬後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其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所擒餘不用

信聞知之大喜乃敢遂下

孫子曰軍無糧食則亡

李衛公曰奇兵旁擊

信將出井陘擊趙先令萬人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信建大將旗鼓出陘口趙空壁迎戰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殊死戰趙軍不勝還壁則

信已先遣輕騎馳入立漢赤幟遂大驚亂漢兵遂夾擊大破之斬陳餘擒趙王歇

太公曰分為衝陣便兵所處須其必出竝伏兵疾擊其後

孫子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信以千金募得李左車師事之問以攻燕伐齊之策曰將軍破趙威震天下此所長也然卒罷其實難用此所短也莫若按甲休兵暴其所長於燕燕必從而齊亦服矣從之燕果從風而靡

孫子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不戰而屈人之兵

信襲齊楚使龍且救之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追之信使決囊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

太公曰濟水可擊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

吳子曰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李衛公曰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

[illegible]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

信下魏破代漢輒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及信已定趙楚拔滎陽漢王自成皋北渡河自稱漢使馳入趙壁信耳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擊齊王得軍復大振

太公曰凡舉兵帥以將為命因能受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

孫子曰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卒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

驅而來莫知所之

黃石公曰能制軍機

婁敬過洛陽見上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案秦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張良亦謂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無事漕輓而上以西給有變順流而下以委輸此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上即日西都關中

太公曰[illegible]勢利害皆[illegible]遠近險易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可勝者攻○地形者兵之助

尉繚子曰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

黃石公曰能知函谷能圖山川能表險難

周亞夫屯兵細柳以備胡文帝勞軍至吏士被甲銳兵彀弓弩不得入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持節詔之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曰軍中不得驅馳帝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

軍禮見上為動容式車稱善曰此真將軍矣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孫子曰不可勝在己○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吳子曰兵以治為勝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景帝將吳楚反命亞夫東擊之因自請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

孫子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吳子曰饑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鋒

亞夫乘傳發霸上趙涉遮說曰吳必置死士於澠阨何不從此右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從之使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

孫子曰途有所不由○趨其所不意○軍旁有險阻潢井葭葦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

亞夫堅壁昌邑吳攻梁急梁數求救亞夫不許愬於

上使救梁不奉詔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餉道敵乏糧數挑戰不出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終不起頃之自定吳攻壁東南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攻西北不得入敵兵饑引去乃出兵追擊大破之

孫子曰軍有所不擊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治待亂以靜待譁○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李廣守上郡嘗從百騎出卒遇胡騎數千廣曰

吾去大軍數十里。如走。虜射我立盡。留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胡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奔射殺之。令士皆縱馬臥。胡終怪之。夜引去。

司馬法曰力欲窕氣欲閑
孫子曰敵雖衆可使無鬬○形之敵必從之

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陳。

擊刀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廣之畧。士多樂從廣而苦不識。

太公曰一將不常戒則三軍失[illegible]
司馬法曰舍謹兵甲行慎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
吳子曰[illegible]有出門如見敵[illegible]者法令省而不煩
尉繚子曰制先定則事不亂
黃石公曰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

衛青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青夜至圍之。虜獲裨王。及人畜數十百萬。

孫子曰出其不意
尉繚子曰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青度幕。見單于萬騎陳而待。乃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從五千騎往當之。會日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遂冒圍去。追之。捕斬萬九千級。至窴顏山。食其積粟。留一日。悉燒餘粟以歸。

太公曰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
司馬法曰凡戰因衆相利
孫子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因糧於敵

李衛公曰敵未可勝我且守待可勝則攻之耳

青為大將軍。仁厚持重。仁厚故衆心歸之。持重故終不至於大敗。

太公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尉繚子曰安靜則治
李衛公曰凡將先有愛結于士

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歸問其罪。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閎安曰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臣職雖當斬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裁之遂囚建入塞

太公曰一喜一怒調和三軍制一臣下

霍去病善騎射爲嫖姚校尉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封冠軍侯爲驃騎將軍將數萬騎擊胡絕幕深入二千

餘里過焉支至祁連登臨瀚海封狼居胥至幕南無王庭

太公曰風馳電擊不知所由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去病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所將常選故敢力戰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天子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

太公曰勇則不可犯忠則無二心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

吳子曰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

張騫以久使絕域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不乏

太公曰興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趙充國擊羌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始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營陣畢乃盡渡

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

孫子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

尉繚子曰無困在於預備

充國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嘗遇虜數百騎出入軍傍曰此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

司馬法曰戰無小利

孫子曰軍有所不擊

尉繚子曰居欲重

黃石公曰將妄動則軍不重

充國馳至金城先遣騎候四望峽中無虜乃引兵進謂諸校曰吾知虜無能爲矣使發數千人

守此兵皆得入哉。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司馬法曰地利守隘險阻。
孫子曰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吳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為地機。
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
黃石公曰獲阨塞之。

充國以先零首叛宜誅罕开未犯當以威信招服解散之乃引兵至先零虜望見棄車重渡湟水令徐行驅之曰此窮寇也緩之則走不顧急

之則還致死溺斬甚多至罕开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其豪來歸賜食遣還以諭其種果不煩兵而下。

太公曰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如此則天下和服。
司馬法曰敵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
孫子曰其次伐交。○窮寇勿追。
吳子曰軍之所至毋刊其木毋發其屋毋取其粟毋燔其積聚毋殺其六畜示民毋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李衛公曰恩信撫之衣食周之。

上議擊先零充國以士馬所用芻糧甚廣久役恐生他變請罷騎留步分據要害屯田湟中益積蓄省大費虜失肥饒勢必瓦解可不戰而自破魏相任其計可必用從之羌果降。

太公曰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

馮奉世持節使西域會莎車王殺漢使劫他國歃盟叛漢奉世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強益難

制必危西域遂以節發諸國兵進擊斬其首諸國悉平。威震西域。

司馬法曰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孫子曰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奉世議擊羌以為反虜三萬法當倍用一月足以決今以萬人分屯則怯弱形見羌必相扇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不聽卒為所敗乃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益

發六萬人大破之。

司馬法曰凡戰衆寡以觀其變。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識衆寡之用者勝。○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

陳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遇城邑山川常登望

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黄石公曰將能圖山川能表險難。

湯領西域以郅支在康居侵陵諸國。如發兵直

指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功可成也。遂矯制發諸國兵屯田士。甘延壽驚欲止。湯按劍叱之。即日行得康居二貴人且知虜情進薄圍之。發薪燒木城大呼四面並入斬單于首傳京師。諸鹵獲盡畀得者。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先知者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取敵之利者貨也。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劉文叔下昆陽王尋王邑率軍四十萬圍之城

小而堅攻之不下。文叔亦外收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陷陣。敵兵却。乘之連勝。文叔復率敢死三千人從城西衝其中堅。遂殺尋。伏尸百里。獲其車輜無筭。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孫子曰攻城則力屈。○兵無選鋒曰北。

蕭王破銅馬降其衆。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

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諸將衆數十萬。

太公曰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司馬法曰被之以信。孫子曰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强。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黄石公曰歸者招之

蕭王以河內完富擇寇恂守之謂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恂積租餉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絶。

孫子曰不可勝者守也。
尉繚子曰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也。

光武令諸將圍朱鮪于洛陽數月不下以岑彭嘗為其校尉令往說之鮪乃出降。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帝以赤眉無穀自當來東此窮寇難與爭鋒當以飽以逸待之因令馮異出關代鄧禹又令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陽曰賊若東引宜陽兵會

新安若南引新安兵會宜陽賊西敗于異果東向宜陽帝自將待之賊大驚遂降。

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度其糧食卜其强弱伺其空隙
李衛公曰以守待攻

鄧禹仗策見文叔於鄴曰明公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文叔因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之每有所舉皆當其才。

吳子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
黃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禹攻河東王正等悉軍出攻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乃合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遂定河東

太公曰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
司馬法曰靜乃治。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機。
李衛公曰以靜待譁。

禹西入關師行有紀民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老羸莫不感悅。

吳子曰軍之所至下民無憂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李衛公曰恩信撫之。

耿弇擊張步步屯兵祝阿又列營鍾城以待之弇先拔祝阿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奔鍾城鍾城

亦潰

　司馬法曰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
　尉繚子曰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

弇因張步大將費邑軍歷下分弟敢守巨里乃令軍中修攻具後三日攻巨里陰緩生口亡告邑以誘致之至日邑果自將來救弇分兵守巨里自引精兵乘高大破之斬邑首示城中敢遁去遂定濟南

　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弇因張步使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合諸郡萬餘人守臨菑遂進軍二城間視西安城小而堅兵且精臨菑大而易攻乃勑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日夜驚守至期夜半會諸校攻臨菑拔之藍棄西安奔劇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李衛公曰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弇據臨菑揚聲須張步至取之以激怒步步聞率兵二十萬來攻弇先出菑水上故示弱引入小城列陣別分兵陳于外步直前與外陳合戰弇乃引出橫突大破之飛矢中股以佩刀截去且復酣戰盡日策其困且退豫伏左右翼以待起擊追奔步遂斬蘇茂以降

　太公曰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十半而功倍
　孫子曰怒而撓之○窮生於强○以正合以奇勝

　吳子曰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隘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
　尉繚子曰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馮異於光武北徇燕趙時屯河上以拒之李軼朱鮪時二人將兵三十萬共守洛陽異乃遺軼書說之歸附軼亦報書致意自後不復與異爭鋒因得南北攻取至斬其部將不救開之上故宣其書令鮪知之遂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太公曰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

孫子曰親而離之

尉繚子曰不明在于受間

黃石公曰敵睦攜之

異將與赤眉戰。先令壯士變服相同。伏道側。既而少出兵以誘之。賊遂悉衆來攻。異亦縱兵大戰。伏起赤亂賊驚潰。追擊大破之

太公曰參號令與敵同服

孫子曰亂而取之

李衛公曰變號易服出奇擊之

異奉詔軍栒邑擊隗囂。囂亦遣行巡取之。異以虜得栒邑則三輔動搖。先據之。是以逸待勞也。即馳兵潛往閉城。巡不知赴之。乃建旗鼓而出。因其驚走。追擊大破之

太公曰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

寇恂守河內。聞蘇茂攻溫。即勒軍馳赴之。曰失溫則郡不可守。將戰。馮異遣兵皆至。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敵軍聞之怵動。遂縱擊大破之。

司馬法曰奪其慮奪其備

孫子曰軍爭爲利○三軍可奪氣

恂討高峻於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以文乃峻之腹心。所取計者來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計。殺之則峻亡膽。遂斬之。峻果即日開門降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

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

太公曰當殺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

司馬法曰凡軍使法在已曰專

孫子曰法令孰行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

孫子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黃石公曰制士以禮結士以信使士以賞

李衛公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

王霸馬武同討周建於垂惠。蘇茂救之。武先敗過霸營呼救。霸以茂兵銳衆。兩軍相持必敗。今

閉營不援賊必輕進武戰自倍吾守其敝可克
也俟其戰久閉營後襲其背賊前後受敵敗走
太公曰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
孫子曰不得已則鬬
尉繚子曰善御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霸歸營茂建復挑戰不出方饗士賊兩射中霸
前酒樽安坐不動士皆請擊霸以茂遠來糧乏
故數挑戰以徼勝今閉營休士所以屈之賊不
得戰果遁去

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illegible]入之兵而非戰
尉繚子曰挑戰者全無氣
吳漢從光武北擊羣盜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
數先登陷陣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
吳子曰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
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
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
李衛公曰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
漢圍蘇茂於廣樂迎戰不利傷膝還營諸將曰

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
而起椎牛饗士激厲之士氣自倍遂因其出兵
奮擊大破之
太公曰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血攻銳無所疑慮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
尉繚子曰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
李衛公曰擊吾勝氣乃可以擊敵
漢自廣都將二萬逼近成都十里營江北作浮
橋使劉尚將萬餘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公孫

述使謝豐等以十萬攻漢他將以萬餘劫尚漢
與大戰敗走入壁
孫子曰倍則分之
漢閉營三日不出饗士秣馬乃多樹幡旗使烟
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且分
兵攻江南漢悉力迎戰大破之斬豐等自是八
戰八克卒殺述
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
孫子曰兵以分合爲變○形人而我無形則

我專而敵分

李衛公曰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

漢性强力每從征伐帝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不辦嚴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太公曰無恐懼無猶豫

司馬法曰見敵靜見亂暇

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吳子曰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

岑彭擊秦豐於黎丘豐拒諸鄧數月彭夜勒兵

甲令明旦西擊山都縱所獲虜泄之豐即悉兵西迎彭彭潛擊其將於阿頭大破之因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豐大驚馳救敗走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尉繚子曰攻在於意表

彭以舟師伐蜀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偏將魯奇應募逆流而上乘風狂急直衝浮橋橋柱有反把鈎奇船不得去奇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蜀兵大潰

孫子曰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彭伐蜀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不受爲言與師討罪爲民除害百姓大悅爭開門降

司馬法曰攻其國愛其民

吳子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尉繚子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農不離業賈不離肆兵不血刃而天下親

彭到江州以田疾食多難卒拔留屬將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黃石公曰敵陵待之因勢破之

李衛公曰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

彭泝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日夜倍道兼行

二千里徑拔舞陽繞出敵軍後蜀地震駭使擕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公孫述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司馬彪曰從奔勿息

孫子曰其疾如風動如雷震○兵之情主速

臧宮伐蜀與延岑相拒於沈水時輸不至會帝發馬七百匹給岑彭宮矯制取之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大恐因縱擊大破之

太公曰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敵將必恐其軍驚駭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其守將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之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且失所恃要城勢必悉銳來攻可乘其敝囂果攻之累月不下帝自將困之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乘其敝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尉繚子曰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

馬援初與隗囂交好因其發兵反上書極陳滅囂之術上使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

太公曰離親以親散衆以衆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吳子曰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援因衆議王師不宜遠入險阻擊隗囂者獨言

其將帥土崩兵至必破因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降其將屬十餘萬衆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

孫子曰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黃石公曰將能圖山川能表險難

援擊羌湔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遠引聚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

縱火鼓譟虜大潰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尉繚子曰敵在山緣而從之

援因朝議欲棄涼中上言破羌以西城固土肥灌漑疏通不可棄之以蹈羌害請置長吏勸耕牧帝從之既而羌寇武都在山上援移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窘困悉降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援率耿舒擊五谿蠻走入箐中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運遠而塗夷舒欲從充道援以費糧進營壺頭蠻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士卒疲困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

孫子曰塗有所不由

吳子曰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

班彪因詔封烏桓渠帥令招來種人為漢偵候助擊匈奴上言烏桓黠寇若久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請仍置烏桓校尉附集之以省國家邊慮帝從之

吳子曰安集吏民順俗而教

尉繚子曰據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

耿秉擊車師其前王即後王子也相去五百餘里眾以後王道遠谷深苦寒欲攻前王秉謂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即馳馬引兵北入眾軍並進斬首數千後王驚走抱馬足降前

王亦歸命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尉繚子曰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

李衛公曰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

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敬奉之後忽疎曰此必虜使來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具服其狀乃閉之會其屬三十六人共飲激怒之曰虜使到裁數日禮敬即廢如收吾屬送虜奈何滅此虜則彼破膽矣夜大

風乃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見火即鳴餘持
弓弩夾門而伏縱火鼓噪虜驚亂斬其使餘悉
燒死且以首示廣遂震服

太公曰氣激者其疾若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孫子曰上兵伐謀。○殺敵者怒也。○夜戰多火鼓。○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吳子曰若車騎居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

超仍以三十六人至于寘是時廣德王新立匈
奴使監護之廣德禮漸疎且俗信巫巫言神怒

古今將畧卷一　漢　畣

向漢急取漢使馬騧我乃遣使請馬超許之令
巫自來取巫至即斬其首責之廣德大恐即殺
虜使而降

孫子曰上兵伐謀。○將軍可奪心。尉繚子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超從間道至疏勒其王兜題乃龜茲王建攻殺
疏勒王而立其國人者未至九十里先遣田慮
往招降之勑慮曰彼非其種國人必不用命不
降便執之果無降意慮遂出其不意劫縛兜題

傳報超諭其將吏以龜茲無道立其故王子忠
國人大悅釋題遣之

吳子曰諸侯未會君臣未和以半擊倍百戰不殆。○將離士卒可擊。黃石公曰敵悖義之。

超奉徵將發疏勒舉國憂恐曰漢使棄我我必
復為龜茲所滅其都尉以刀自剄至于寘王侯
皆泣抱馬足不得行超亦欲遂本志乃還疏勒

孫子曰君命有所不受。吳子曰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

古今將畧卷一　漢　全

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强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黃石公曰危者安之。

超上言西域唯龜茲焉耆未服以夷攻夷計之
善者莎車疏勒地肥牧衍兵可不費中國而糧
食自足帝以徐幹將千人佐超遂擊疏勒反者
番辰大破之

司馬法曰阜財因敵。孫子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超上言欲攻龜茲可遣使招慰烏孫因其力上

從之。遣李邑邑懼不敢進前因陳西域之功不
可成且毀超上知超忠責邑令詣超受節度
太公曰國不可從中御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黃石公曰毀者獲之
超惡莎車降於龜茲因發疏勒兵擊之莎車因
啖疏勒王忠以厚利使叛漢超乃更立王悉發
其不反者以攻忠康居遣兵救之不能下超知
月氏新與康居婚乃多遺月氏王錦帛令罷去

遂執忠以歸
太公曰離親以親
孫子曰衛地則令交
黃石公曰敵睦攜之
超因疏勒王忠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超內知
其姧而外佯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至超為供
張酒樂以待乃呼吏縛而斬之
太公曰因敵變化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上兵伐謀
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

等兵五萬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
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
萬騎西遮超溫宿以八千騎東徼于寘超密勒
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虜大潰遂降龜茲等各奔
散
司馬法曰若疑則變之
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超因月氏求尚公主拒之怨遣其副王謝將兵
七萬攻超衆大恐超曰彼兵雖多然數千里踰

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但收穀堅守彼饑窮
自降決矣謝攻不下抄掠無得超度其必從龜
茲求救遣兵數百東界要之虜騎果至盡殺之
持首示謝大驚請降
司馬法曰攻則屯而伺之
孫子曰以飽待饑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度其糧食何其空
際
超自西域入塞與都護任尚交代曰塞外吏士
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太公曰。調和三軍。制一臣下。
孫子曰。惟民是保。而利于主。
吳子曰。其性和。其政平。
黃石公曰。敵暴。綏之。

超威振西域。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獨焉耆猶懷二心。發八國兵討之。斬其王廣。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西海。四萬里外。皆重譯

貢獻。

孫子曰。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

虞詡因朝議欲棄涼州。抗論涼州士壯習兵。羌胡不敢入據三輔者。以涼州在後也。棄之。卽以三輔爲塞。必驅羌胡席卷而東。則西京非復漢有矣。請辟西州豪傑爲掾。拜牧守子弟爲郎。外厲其功勳。內防其邪計。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吳子曰。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詡討朝歌賊。以衆盛難與爭鋒。募竊劫者傷人偷盜者不事家業者百餘人。貫其罪。使入賊誘劫。伏兵殺數百。又潛遣縫者作賊衣。綵其裾。有出輒擒之。賊皆駭散。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吳子曰。暴必以詐服。
黃石公曰。非陰計無以成功。

詡之武都。爲羌衆所遮。卽停軍不進。宣言兵到

當發。因其散。日夜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

孫子曰。强弱形也。
尉繚子曰。無者有之。
李衛公曰。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詡因羌衆久圍赤亭。令軍中强弩勿發。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弱。幷兵急攻。乃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孫子曰。弱生於强。

詡因羌退出城奮擊多所殺傷乃悉陳其兵衆從東門出北門入易服數周羌不知恐動乃潛伏五百餘人候其走掩擊大破之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則深間不能窺

皇甫規持節討羌時涼州守尉多倚將貴狠藉殺降不遵法度規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大豪十餘萬口率詣降隨薦張奐以自代願奐居帥

而身爲之副從之

吳子曰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兵有不占而避之者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張奐初尉安定南匈奴來寇羌應之奐壁唯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進屯長城牘龜茲使羌虜不得交通遂破降之

孫子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奐聞羌虜同叛烟火相望衆大恐欲亡去獨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衆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令襲破虜衆悉降之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親而離之

李衛公曰以靜待譁

段熲尉遼東鮮卑犯塞馳赴之恐其驚去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入追悉斬獲之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黄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

熲上言羌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請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走約費錢五十四億可令暫疲永寧

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吳子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黄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卜其強弱而伺其空隙

熲與先零戰衆畏虜勢盛熲令長矛三重挾以

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之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馳擊大破之

太公曰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則三軍皆精鋭勇鬬莫我能止

孫子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尉繚子曰決生死之分教之死而不疑

頻追羌開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擊破之餘虜復相屯結頻分遣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

分圍與戰潰走頻急進兵共追之羌遂大敗

太公曰或擊其前後或掐其兩傍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司馬法曰從奔勿息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倍則分之

吳子曰我衆彼寡分而乘之

尉繚子曰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為大戰之法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因勢破之

頻因朝議羌種難盡欲以恩降遂抗部決策言戰願軍不內御一以任臣乃乘夏進兵遣將據山上激士殊死戰追破窮山深谷中大戰百八

十斬獲以鉅萬計羌悉平

太公曰軍中之事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

司馬法曰凡軍使法在己曰專

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無二志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

李衛公曰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

頻性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甞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

樂為死戰所向有功

太公曰將與士卒共寒暑饑飽故三軍之衆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

司馬法曰使人惠

孫子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吳子曰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

楊璇守零陵因賊寇郡縣制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

以火燒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復令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潰追斬平之

太公曰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
吳子曰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
黃石公曰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

皇甫嵩爲黃巾賊圍城兵少皆恐謂賊依草結營因夜大風令銳士突圍縱火城上舉燎應之嵩鼓而奔其陣大破之

太公曰出我勇銳之士人操炬火中外相應三軍疾戰敵必敗亡

孫子曰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吳子曰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

嵩與張梁戰梁衆精勇不能尅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少懈乃潛夜勒兵馳赴其陳大破之斬梁

司馬法曰靜而觀其怠
孫子曰強而避之
吳子曰將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李衛公曰以緩待懈

嵩因賊王國圍陳倉以陳倉雖小城守固備王國雖強久攻勢疲前吾不追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遂進擊大破之

太公曰因其勞倦以十擊百
孫子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朱儁圍韓忠於宛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儁因韓忠乞降不許急圍之連戰不克儁謂外圍內逼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勢必自出出破之易也既解圍忠果出戰奮擊大破之忠遂降

孫子曰圍師必闕
吳子曰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

古今將畧

亨集

明檇李馮時寧以一甫輯

三國

漢諸葛亮因先主三顧問計。答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

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沃野天府。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不知存恤。將軍帝室之胄。若跨有荊益。外法內修。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則漢室可興矣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尉繚子曰。蚤決先[illegible]

亮在南中戰捷。聞孟獲生致之。使觀營陣。問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觀營陣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遂定滇池。南中平。[illegible]縱其渠帥而用之。

司馬法曰。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亮屯陽平。遣魏延并兵東下。司馬懿復率衆拒亮。[illegible]兵少力弱。聞懿已迫。欲前赴延軍。相去又

遠。將士失色。亮意氣自若。令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素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遂引去。

孫子曰。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李衛公曰。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

亮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關中響震。

孫子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吳子曰。兵以治爲勝。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

則有[illegible]退不利[illegible]
[illegible]散成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
衆可合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illegible]之所
天下莫當[illegible]之兵。

亮使馬謖督諸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為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自上疏自貶。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李衛公曰。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

亮出師祁山。分番更下。以節勞逸。時魏軍來逼。

衆請權停下兵。亮曰。行師以信為本。催遣令去。去者大悅。願留一戰。臨戰之日。莫不奮力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司馬懿。

孫子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吳子曰。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

亮悉大軍出斜谷。據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壘。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太公曰。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
司馬法曰。阜財因敵。
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
尉繚子曰。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

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司馬懿欲持重以候其變。挑之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亮復挑戰。懿將出。辛毗杖節立軍門。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

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孫子曰。怒而撓之。

關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助仁。時秋霖雨。漢水泛溢。禁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羽威震華夏。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强。
吳子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

而沉

羽失先主在曹公所禮之甚厚會袁紹遣大將顏良攻白馬雲長遂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敢當者遂辭去

吳子曰一軍之中搴旗斬將必有能者選而別之是謂軍命

張飛事先主爲中郎將曹操追先主及長阪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怒視曰身是張翼德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

太公曰將不勇則三軍不銳
司馬法曰以氣勝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

飛爲巴西太守將張郃督軍西下與飛相距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遂破郃軍

太公曰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吳子曰險道狹路可擊

魏曹操與袁紹於官渡糧盡卒疲議欲還詣荀彧曰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會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遂擊燒之袁將許攸得罪奔操曰袁氏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自立敗操乃留曹洪等守營遂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盡燔其糧穀袁軍大潰

太公曰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饑
孫子曰軍無輜重則亡
吳子曰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尉繚子曰兵有偏缺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
黃石公曰度其糧食卜其強弱伺其空隙

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曹純曰今懸軍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譚追斬之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李衛公曰。用兵之法。必先察[illegible]勝氣。乃可以勝敵焉。

操擊烏桓。軍次無終。遣使辟田疇。疇進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崗。出道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擒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塹山堙谷。出柳

城。虜知之。將數騎逆軍。戰于白狼。操縱兵擊之。斬蹋頓。降者二十萬。
太公曰。王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操引兵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擊馬超韓遂等。時超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

攻營。因伏兵擊破之。
太公曰。欲攻西。襲其東。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分合爲變。
尉繚子曰。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
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韓遂請與操相見。操乃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師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問遂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愈疑遂。操因與克日會戰。大破之。
孫子曰。親而離之。
吳子曰。暴必以詐服。
尉繚子曰。心疑者背。
黃石公曰。敵雖攜之。
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太公曰。知則不可亂。
司馬法曰。見亂暇。

孫子曰以靜待譁

黃石公曰將妄動則軍不重

遼因孫權圍合肥夜募敢死之士平旦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衆少乃圍遼數重遼麾圍直前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呼號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諸將咸服

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

司馬法曰以氣勝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一軍之中擧旗斬將必有能者選而別之是謂軍命

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强

黃石公曰攻敵疾則備不及

張郃遣督諸軍拒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孫子曰汲而先飲者渴也

吳子曰未得地利可擊　無失飲食之適

徐晃屯汾陰時曹操起兵擊韓遂馬超軍至蒲阪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因請將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至衆尤盛晃擊走之操軍遂得渡乃破超

孫子曰出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晃振旅還摩陂時諸軍皆集曹操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齊整將士駐陣不動操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司馬法曰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

孫子曰軍擾者將不重也

吳子曰以治爲勝

李典以曹操征擊譚尚乃運糧船給之時高蕃屯河上絕水道操勑典若船難通下從陸道典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因擊破之遂渡河攻蕃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

司馬法曰靜而觀其怠

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

吳子曰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司馬懿從征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今威震漢中益州震動以兵臨之勢必瓦解不從

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尉繚子曰[illegible]可擊

後曹仁被關羽圍於樊遂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內疏外親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諭權勸令躡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孫子曰其次伐交
黃石公曰敵巷攜之

懿上討吳之計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魏公從之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吳子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尉繚子曰是以擊虛奪之也

懿屯兵長安拒諸葛亮於天水張郃勸懿分軍駐雍郿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隃麋亮聞軍至欲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

太公曰審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
孫子曰兵以分合爲變○兵之情主速

李衛公曰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救兵而趨之

懿被召詣京師魏王問曰今公孫文懿不靖吾欲伐之計安出懿曰今孤軍遠征必先距遼水而後守復問曰征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

孫子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尉繚子曰發決先敵

懿次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

守懿益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水作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問故懿曰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我直指襄平人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果邀之因鳴鼓三戰皆捷。

> 太公曰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
> 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 尉繚子曰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懿圍文懿於襄平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

> 司馬法曰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
> 孫子曰不動如山。
> 吳子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懿圍襄平日久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曰今賊衆恃雨雖饑餓盡而圍落未合若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爲故驅之走當示無能以安之忽取小利殊非至計會雨止懿遂起土山發矢石晝夜攻之因斬文懿。

> 司馬法曰戰無小利。
>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

懿率衆討吳寇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吳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

>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
>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其衆可望而不可當。

懿見蜀將孟達降察其言動傾巧不可任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蜀潛圖中國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棄劉氏身國家委將軍

以羸易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彌人愚智受
不以兩下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營無路耳僅
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
與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
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
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
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旋水破其柵直造城
下八道攻之旬斬達首傳京師

孫子曰料敵制勝兵之情主速
董昭言於丕曰今者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
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夫屯渚中至深浮
橋而濟至危一道而行至隘三者兵家所忌而
尚行之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丕即
詔尚　尚聞吳人已作荻筏欲燒橋因尚退乃止
又旬日江水大漲一如昭料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者上將之
道也○絕水必遠水戰者無附於水而迎

客
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
人多笑焉司馬懿見而奇之辟為掾
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
軍○孫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
不過是謂地機
艾初見司馬懿著濟河論畧曰今者三隅已定
事在淮南每大軍出運兵過半功費巨億請令
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

萬人且田且守東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
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
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
吳必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
太公曰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
軍不困乏
孫子曰以飽待饑
黃石公曰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
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
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
盜其內是謂必潰

艾與郭淮率衆拒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艾留屯白水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

艾屯白水三日姜維果使廖化自白水南向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故使化持我令不得還渠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

徑到洮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軍爭爲利

艾因并州右賢王劉豹併爲一部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以分其勢且以漸出之使居塞外塞奸宄之路此御邊長計也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

吳子曰因形用權

艾聞姜維與鍾會戰不利維退守劍閣因上言今賊挫折宜遂乘之乃從陰平道由邪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等戰死之城遂降

太公曰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

孫子曰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吳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守王朗發兵拒之策以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遂夜多燃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潰策追擊遂請降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趨其所不意○城有所不攻

周瑜當曹公集衆八十萬會獵于吳衆議迎之瑜說孫權曰將軍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操以北土未平乃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

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役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湖口保爲將軍破之卒敗曹兵于赤壁

太公曰因天地之形地形未得可擊

孫子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士其強弱察其天地

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曰寇衆我寡觀其

連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數十艘實薪灌膏裹帷建旗各繫走舸其後詐報欲降因放船發火風猛火烈延燒水陸死者甚衆

孫子曰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吳子曰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

賀齊討丹陽黟賊時賊衆二萬屯林歷山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

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令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

呂蒙聞甘寧被曹仁圍於夷陵因說周瑜宜分遣三百人以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然其計遂馳兵交戰所殺過半賊夜遁去行遇柴塞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太公曰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

吳子曰遇之於阨

蒙見魏遣朱光屯皖且大開稻田因說權宜急擊取皖勿令得收熟諸將或勸權作土山添攻具蒙曰此必歷日乃成今此城不能甚固若以三軍銳氣乘雨水而入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乃薦甘寧爲升城督前引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食時大破之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爭地也爭地吾將趨其後

吳子曰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蒙馳書孫權曰關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蒙乞稱病還建業羽聞之必撤備兵如此南郡可襲也權乃露檄召蒙還治疾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𦩷𦪇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遂下南郡

太公曰伏其銳士藏不知我所爲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蒙既至潯陽蜀部將傅士仁得罪關羽懼出降蒙蒙遂入江陵凡羽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吳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俱望風歸服惟零陵守

郝普守城不下時鄧元之爲普舊交蒙遂過郝見元之說以普不服利害元之詣普具述蒙意普懼出降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陸遜爲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江表孫權命遜率衆討之棧支黨甚盛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賊黨散潰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
吳子曰今有少卒卒起鼙金鼓實於隘路
有失衆莫不驚動

遜以呂蒙稱疾欲還建業往謁蒙曰關羽接境奈何遠下蒙曰然第我病篤蒙曰羽務貪進未嫌於我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不意羽可擒也蒙服其計歸以告權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遜被命拜偏將軍代蒙守陸口遜至即書驕羽

荊其美功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備兵赴樊
遜密啟形狀權遂發兵襲羽
孫子曰卑而驕之○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遜督五萬人拒劉備於夷陵備先遣吳班將數
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
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
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爲
此故也

孫子曰其所居易者利也
吳子曰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
止
黃石公曰敵動伺之
遜與備相持日久備察前後布置必無他變請
權擊之諸將曰攻備當在初今諸害要爲備固
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劉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
遽破今任巳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擊之利乃勑諸軍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劉
軍俱破

太公曰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避而擊之
孫子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火佐攻者
明
吳子曰勢勞可擊
黃石公曰士力疲敝則將威衆怠將不
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
遜在陸口將孫桓攻劉備被圍於夷道求救遜
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已圍奈何不救遜曰安
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待吾計展不救
而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
司馬法曰內得愛焉所以守也
孫子曰併氣積力運兵計謀

遜與諸葛瑾攻襄陽時孫權北征遜遣韓扁奉
表奏報還爲敵所得瑾聞之懼貽書與遜請戰
遜案方催人種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及瑾
來見問故乃密與瑾書計令瑾督舟自率兵向
城遠遜趨舟敵不敢干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吳子曰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
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敵
遜聞江夏守逯式爲邊害察其素與文聘子休

不叶因假作荅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選衆相迎宜潛速成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得書恐懼還洛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為間諜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陸抗聞步闡叛降晉率衆討之晉遣楊肇迎闡羊祜出軍救護於江陵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諸將諫曰今宜急攻何事於圍抗曰此城勢固

糧足難以卒拔救兵至而無備表裏必受難所以催切成圍非勞苦諸軍也諸將乃服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

抗初作大堰於江陵欲遏水以絕寇叛羊祜至陽欲因水運糧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到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

司馬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孫子曰上兵伐謀又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抗聞楊肇至西陵自將悉衆赴之部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軍敗夜遁

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吳子曰用[illegible]

朱桓將兵五千拒魏將曹仁軍甚盛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今仁非智勇士卒

甚怯千里步涉人馬俱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何足憂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其至敗之

孫子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晉。

羊祜為荊州都督，進兵據險要，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仍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

太公曰：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

祜在荊州，緩甲訓卒，仍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旗鼓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全盛之眾，勢分形散，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不踰時，破吳必矣。帝深納之。

孫子曰：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尉繚子曰：力分者弱。

杜預代羊祜為將，至鎮，乃簡精銳襲西陵，攻張政，破之。政為吳名將，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眾於孫皓。皓果召政還，以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將帥移易。

多方傾覆。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預陳兵於江陵，遣周旨等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將孫歆懼曰：北來諸軍飛渡江耶。預勒伏兵城外，候吳將盡出，相拒，乃潛趨歆帳下，虜歆而還。

太公曰：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預既虜孫歆，欲乘勝滅吳，議者難之。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以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

黃石公曰：因勢破之。

王濬發兵成都，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巨艦。濬

乃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置船前遇鎖燃炬燒之船無礙。

尉繚子曰便吾器用。

濬初舉兵部書使濬至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受王渾節制預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令受制於我濬大悅遂舉航直指乘勝納降攻無堅城兵不血刃及濬至秣陵王渾要令

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疾不得泊也渾恥而且忌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濬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無緣得于長流之中廻船過渾春秋大夫出疆猶有專轍臣雖愚惷以爲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避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屈人之兵而非戰毁人之國而非久

黄石公曰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馬隆被選將才稍遷司馬督及涼州爲虜所沒朝廷以咨將臣隆曰陛下若任臣聽臣自便請募勇士三千人乃設賞格募勇士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與俱滅賊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

吳子曰軍之練銳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

圍外入可以屠城

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

隆引兵渡溫水虜樹機能等率衆萬計欲乘險截隆隆依八陣圖作偏廂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虜大潰

司馬法曰輕車輕徒弓矢固禦

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吳子曰車堅管轄士習戰陣足謂力戰

隆因南虜戍奚據險拒守每爲邊患帥軍進旣至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虜覘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乘其無備進兵擊破之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尉繚子曰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

周訪爲振武將軍征杜弢及暮與弢隔水訪知兵寡不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大呼曰左軍至夜中勑軍士多布火而食

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

訪將兵八千人至沌陽擊杜曾時曾銳氣甚盛訪先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果先攻左右甄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約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奔赴曾遂潰

孫子曰善戰者其節短○以逸待勞
吳子曰進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陶侃爲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浮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爲西陽王羕左右侃卽遣兵逼羕令出向賊身自整陳於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其帳下侃悉斬之

孫子曰因利而制權○兵以詐立以利動
吳子曰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

侃左遷廣州刺史時杜弘據臨賀與温邵謀反侃到任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對口起發

石車少頃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因追擊破之

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黃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

侃屢戰俱捷諸將或請乘勢擊温邵侃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走追獲之

太公曰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
孫子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侃聞蘇峻作逆策步將問計乃從李根議立白

石壘。夜修曉訖。賊見畢大驚。轉攻大業。敦羡白侃。今只攻石頭。峻必赴救。而大業自解。果如羡言。解圍因獲峻斬之。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賈林曰。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

李矩守滎陽。會劉暢入寇。矩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遂踴躍趨赴。掩擊暢營。

太公曰。依託鬼神。以惑衆心。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吳子曰。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

李秀明達有父毅之風。及五苓夷圍州。秀攝寧州事。獎厲戰士。嬰城固守。賊中糧盡。秀欲奮擊之。候夷稍怠。出兵掩擊。遂獲大捷。

孫子曰。避其銳氣。

吳子曰。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慕容廆時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共出師。諸將請擊之。廆曰。彼軍勢初銳。不可與戰。宜固守挫之。

三國烏合之衆。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既三國進攻。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廆遂與其子翰夾擊破之。

太公曰。伺隙察變間人情。離散之意以為間諜。

孫子曰。強而避之。親而離之。

吳子曰。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相守四

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宵遁。

孫子曰。強弱形也。

黃石公曰。貪者豐之。

祖逖為鎮西將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督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士皆感奮焉。

太公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

司馬法曰。仁見親。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
吳子曰上愛其下惠澤流布
尉繚子曰愛在不二
李衛公曰先有愛結於士

同謀蘇峻反濟自橫江。乃謂庾亮曰峻知石
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
一戰而擒也亮不從峻至果如同言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者上將之道也
吳子曰邀之於阨

溫嶠將討蘇峻推陶侃為盟主侃以不預顧命

為恨辭之嶠亦遣使謂侃曰仁公不行僕當先
下毛寶說嶠曰師克在和不宜同異假令可疑
猶當外示不覺宜急追使改書推侃進討嶠從
之。
太公曰同好相趨
尉繚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
尉繚子曰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謝玄監江北諸軍。苻堅部將彭超圍彭城玄
知超輜重盡置留城遂揚聲遣何謙等向留
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即馳軍趨彭城圍遂解。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玄拒苻堅先遣劉牢之率五千人直指洛澗斬
其將梁成堅衆百萬屯壽陽臨淝水列陣玄使
謂苻融曰君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諸軍稍
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緩轡觀之不亦樂乎
融與堅然之遂揮使却陣衆亂玄以精鋭八千
渡水決戰斬融堅中流矢奔潰

太公曰亂行可擊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亂而取之
吳子曰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

王皝聞趙王虎大閱將擊燕乃謂諸將曰虎
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
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蟠螉
南抵薊城入高陽襲之趙兵乃還。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李衛公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慕容翰伐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乃引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遂取丸都。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李衛公曰。背實擊虛。

高開從慕容恪為參軍。擊魏時。魏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敵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果獲魏王閔。

魏城中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堅衆洽。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遂進擊之。果降。

孫子曰。擊此之道。先奪其氣。

叡率軍會曹景宗於邵陽州。以破元英。景宗之在邵也。築壘相守。未敢進。叡被詔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閒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多。勸緩

可處

慕容恪為將。深沉有度。臨機多筭。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然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太公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常威。則三軍失其備。

司馬法曰。有得衆焉。所以守也。有得友焉。所以戰也。

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吳子曰。法令省而不煩。

黃石公曰。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

慕容宙與桓温戰于枋頭。宙為先鋒。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兵出擊。晉兵大潰。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餌兵勿食。佯北勿從。

吳子曰。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輕變無謀。可勞而困。○其追北惟恐不及。歸衆可襲。

慕容垂鬪桓温。温遁。燕將欲追之。垂曰。温初退。必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

疾趨伺其氣衰擊之必克乃帥八千騎行躡之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乃縱兵追擊破之

孫子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吳子曰奔走可擊勤勞可擊

慕容垂擊翟釗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趨之垂潛遣桂林王鎮等自滎陽津夜濟營於河北比明營成釗亟還攻垂命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引去鎮等追戰破之

太公曰[illegible]手而[illegible]四面皆[illegible]單[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入必敗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吳子曰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

萇弟黄眉爲秦將拒姚襄於黄落襄堅壁不戰萇遣黄眉曰襄爲人强很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之乃帥騎壓其壘門而陳襄怒出戰萇陽敗走襄追至三原萇廻騎與黄眉合將擊敗斬之

孫子曰怒而撓之○忿速可侮○佯北勿從
吳子曰擊此之道侮而追之陵而遠之其[illegible]

國厚恩任兼內外令與君深入賊地當努力效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衆皆踴躍競進遂克燕

太公曰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
吳子曰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李衛公曰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勝敵焉

猛振兵克慕容評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寛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

日復見太原王

孫子曰法令孰行○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吳子曰軍之所至示民無擾心○其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衆令施而下不犯
黄石公曰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後秦王萇率衆與秦王登逆戰登破之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失利而更戰何也萇曰登用兵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必與荀曜有謀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遂進戰登果敗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
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魏王珪望見燕兵無故相斫射。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於城外。縱兵衝之。燕大敗。引還。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以靜待譁。
吳子曰。旌旗亂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審察其敵亂則擊之勿疑。

珪進攻柴容麟。太史令晁崇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獨不以甲子興耶。遂克中山。

南北朝

宋檀道濟率兵伐魏。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資運將竭。會士卒亡降魏。具以告。道濟夜遂唱籌量沙。以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

孫子曰。强弱形也。○兵者詭道也。

王鎮惡受命討劉毅。發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言劉兗州藩來。毅信之。鎮惡至江陵城。舍船上岸。毅將朱顯馳前問訊。見江津艦船悉燒。鼓聲甚盛。知非劉至。便躍馬告毅。閉城門。鎮惡馳入城。因風縱火。燒東南二城門。毅兵離散。因自縊。江陵遂平。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吳子曰。暴必以詐服。○鼙鼓金鐸所以威耳。

鎮惡北伐。率水軍自河入渭。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

以爲神鎮惡既至食將士食畢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逐流盡去鎮惡撫士卒曰此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皆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遂陷長安

太公曰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孫子曰死地示之以不活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李衛公曰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勝敵焉

何無忌至桑落州桓玄將何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此舫戰士必弱以勁兵攻之必得得則彼氣沮我氣倍破之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遂大潰

孫子曰料敵制勝○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劉裕率衆拒孫恩賊中兵少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恩乃入城裕奮擊大破之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尉繚子曰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

裕伐南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問故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孫子曰發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裕兵入峴與燕將段暉等交戰未決勝負胡藩

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遂使藩等潛師克之

孫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裕悉衆攻燕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遂開門出降

孫子曰禁祥去疑

裕遣朱齡石伐蜀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外水無功計賊今當料我出其不意從內水來衆必

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茲因月外水取成都擬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齡石從之。

孫子曰。上兵伐謀。○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劉鍾從朱齡石伐蜀。蜀將侯暉拒守。齡石亦欲養銳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大軍俘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因而破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悉來。并力拒戰。勝負未可必也。齡石從之。遂克成都

孫子曰。兵聞拙速。
吳子曰。選銳衝之。急擊勿疑。
尉繚子曰。氣實則鬭。氣奪則走。

沈田子入武關。秦王泓自將擊之。田子整陣而前。傅弘之以爲衆寡不敵。宜且止。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宜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敗之。

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
孫子曰。以奇勝。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朱慤聞林邑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加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遂克林邑。

孫子曰。以奇勝。
吳子曰。因形用權。
黃石公曰。因敵轉化。

沈慶之聞雍州蠻反。策曰。往諸將討賊。皆營上下。致蠻得據山發矢。故多不利。夫蔵蠻田大稔。難以曠守。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遂命斬木

登山。鼓譟而前。蠻怖恐。因擊破之。

孫子曰。先居高陽以戰則利。
吳子曰。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心怖可擊。

慶之自冬徂春。破山蠻。因其穀以充軍食。蠻憑險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鑿池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射之。蠻兵敗走。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孫子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戰者雖克如始戰。

梁蕭修屯軍巴陵。拒陸納。納請降。求送妻子。修曰。此詐也。必襲我。乃密備之。納果輕兵夜至。鼓譟。軍中皆驚。修坐胡床望壘門。畧無動色。徐分部將擊之。獲其一艦。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不動如山。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

韋叡督軍攻魏小峴城。未能拔。乃巡行圍柵。忽

孫子曰。敵佚能勞之。

吳子曰。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容垂擊西燕。敵聚糧臺壁。堅守。垂頓軍久不進。敵疑垂由詭道。乃悉斂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垂遂抵臺壁破之。太行軍還拒戰。垂伏千騎澗下。及戰。僞北。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軍遂大潰。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

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秦王猛受詔擊燕。乃陣兵渭原。誓之曰。景畧受

行。叡曰。元英今鑿穴而處。中馳卒奔。猶爲恐后。況可緩乎。旬日而至邵陽。

司馬法曰。凡戰車勿息。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叡之始受命赴邵陽也。武帝勅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奉之。及景宗見叡。甚歡。帝聞曰。二將相和。師必濟矣。果破元英。

太公曰。調和三軍。

司馬法曰。心欲一。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

黃石公曰。乖衆不可使伐夫。

李衛公曰。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

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尉繚子曰。動如風雨。

叡見元英率衆來戰。乃是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又夜來攻城。飛

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箭叡不許軍中驚亂於城中厲聲呵之乃稍定

太公曰王任重詩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孫子曰不動如山○將軍之事靜以幽
吳子曰無者臨敵不懷生
黃石公曰將妄動則軍不重

叡聞魏人於邵陽州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叡乃裝大艦使馮道根等治水軍會淮水暴長遣鬬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

先焚橋風怒火盛拔柵砍橋水復漂疾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魏人潰元英逃走

太公曰風驟電擊不知所由
孫子曰動如雷震○其疾如風○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叡以功封侯而會刺史仙琕還軍爲魏所構詔叡往援叡至增築城二十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議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

英銳逆埋攻復邵陽之眾聞叡至乃能

孫子曰怯生於勇
吳子曰戒者雖克如始戰
黃石公曰弱有所用
尉繚子曰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

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其大致類此

太公曰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
司馬法曰使人惠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
黃石公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

王僧辯爲都督率軍拒侯景既至沈公私船於水命衆固守城池偃旗臥鼓安若無人賊衆至城下語曰王領軍何不早降辯曰聞大軍欲向荊州與此城非礙豈得便降頃之景來攻城因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退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以固久

吳子曰。使而示之不用。
尉繚子曰。城所以守地也。將所以守城也。

夏王勃勃攻秦。斬其將姚石生等。諸將復請擊高平以定都。勃勃曰。姚興一時之雄。似未可圖。不如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矣。諸將服其計。

孫子曰。以佚待勞。
吳子曰。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魏刺史拓跋英擊漢中。齊蕭懿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餘悉潰。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將離士卒可擊。
孫子曰。力分者弱。心疑者悖。

陳永將兵與齊夾淮而陳。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然則亦然之。是夜齊軍果斫營。伏兵擊之。賊趣淮水。火競起。不知所從。溺水過半。

太公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吳子曰。因形用權。

宇文泰出軍屯廣陽。將東魏高歡。遣將高敖曹攻上洛。竇泰攻潼關。而自將屯蒲坂。泰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縶吾軍。令竇泰得西上耳。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襲竇泰。破之。高歡聞之。撤軍退走。

太公曰。致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能料敵制勝。
吳子曰。凡戰必須審敵虛實。

泰往拒高歡。歡引兵來會。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擊也。平地東十里有渭曲。可據以待。泰從之。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

泰據渭背水東西為陣命將士假戈其中約聞
鼓聲而起歡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
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擊破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孫子曰弱生於强

尉繚子曰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

崔浩初拜學士祭酒時晉將劉裕欲伐姚泓假
道於魏羣臣議宜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浩
曰今若塞其西路勢必上岸如此則姚無事而

我受敵不如許之彼必德我縱裕得關中遥遠
難守終為我物所謂卞莊剌虎兩得之勢也上
不能用

孫子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乘其弊而
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

吳子曰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浩長於料敵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
死而滅其國今裕死我亦伐之遂下議欲先攻
城次畧地奚斤請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若
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倘不時尅挫損軍勢危
道也不如分軍畧地斤等乃先攻滑臺果不拔

太公曰城不可攻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浩因朝議欲伐赫連昌乃進曰往年以來熒惑
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
方利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
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

太公曰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
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司馬法曰順天奉時

孫子曰知天知地

吳子曰參之天時吉凶後舉

尉繚子曰天官時日陰陽向背

浩隨車駕討赫連昌次其城下昌鼓譟而前會
大風揚沙昏瞑宦者請上攝騎避之浩叱曰千
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
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
也遂奮擊昌大潰

孫子曰勢者因利而制權

吳子曰因形用權

浩與羣臣謀擊蠕蠕。廷臣難之。浩曰。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勢必奔駭。可一舉而滅也。於是分軍搜討。虜獲數萬。得蠕蠕殺之。

孫子曰。攻其無備。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浩聞南鎮諸將表求幽州以南戍兵佐守。且就

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因上言曰。果如所請。宋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此境。審知官軍有聲無實。彼必喜而前來。徑行暴何以禦之。夫長虛聲而招實禍。此之謂矣。

孫子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吳子曰。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浩隨帝西巡。帝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欲進軍圍之。因以問浩。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若待明日。彼聞必夜遁。帝從之。遂滅永宗。

太公曰。無循豫。
孫子曰。出其不意。○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李衛公曰。貴速不貴久。

浩隨帝將濟河。帝詔浩問曰。吾欲伐蓋吳。若聞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今且渡渭南如何。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尾豈能動。宜乘

勝先擊吳。帝竟渡渭南。吳聞之。散入北山。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于謹從太祖攻祁山。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太公曰。急攻其後。
司馬法曰。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孫子曰。佯北勿從。○以虞待不虞者勝。

謹從魏帝遷都。時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

嗣位。其兄子岳陽王詧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讐。欲據襄陽來附。以請王師伐梁。謹贊成其請。

太公曰。離親以親。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謹率衆伐梁。元帝長孫儉問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繹若渡江據丹陽。爲上策。退守子城待援。爲中策。據守羅郭。爲下策。蕭氏無謀。又惡移動。當出下策。乃令中山王護等先率精騎據江津。謹悉衆圍之。遂陷梁城。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

陳吳明徹攻王琳。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兵不進。諸將問計安出。徹曰。兵貴在速。彼結營不進。自𠜕其銳。吾知其不敢戰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而擒王琳。景和懼走。

太公曰。速乘其利。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尉繚子曰。發之如鳥擊。

齊斛律光行兵。每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身不脫甲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

太公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

司馬法曰。仁見親。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吳子曰。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

齊王洋聞契丹寇邊。遂親率衆倍道兼行以掩之。

露髻肉袒。晝夜不息。行千餘里。惟飲水食肉。壯氣彌厲。與契丹遇。大破之。

孫子曰。兵聞拙速。○其勢險。其節短。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周宇文憲從上圍晉州。時永昌公椿屯雞棲原。[illegible]削。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也。汝今爲營。不□張幕。可伐柏爲庵。示有所處。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齊王親帥大兵與椿對壘。憲粉之會。夜勅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庵爲帳幕。不疑

軍退朔日始悟。

太公曰、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

孫子曰、衆草多障者、疑也。

韋孝寬行宜陽郡事。時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為患。寬乃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之。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吳子曰、善行間諜、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猶猜、是謂事機。

黃石公曰、非計策無以破奸息寇。

孝寬鎮玉壁、齊神武數設奇攻之、俱為寬所破。神武無如之何、因遣祖孝徵謂曰、何不降。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神武苦戰太旬、智力俱困、夜乃遁去。

太公曰、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孫子曰、守而必固、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

尉繚子曰、凡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

孝寬鎮玉壁、所遣間諜入齊者、感其恩惠、皆為盡力。而齊人得孝寬金貨者、亦遙通書疏。故齊中動靜、朝廷皆先知之。

太公曰、參考左右、得精甚深、身內情外、國潛生害。

孫子曰、先知者、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孝寬欲間齊將斛律光、因令參軍曲嚴作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多傳此文、遺之於鄴。明月卒以此誅。

孫子曰、親而離之。

吳子曰、善行間諜、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猜、是謂事機。

黃石公曰、非陰計無以成功。

孝寬以武帝志在平齊、因陳策曰、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仍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

岳動川移。雷駭電擊。行道俱進。勇必齊濟。一戎
大定。實在此機。上深納焉。
太公曰。風動雷擊。不知所由。
孫子曰。動如雷震。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
一人。是謂事機。
黄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
而不可當。
孝寬又曰。今國家計在後圖。伐齊之行。未即大
舉。盡與陳人分其兵勢。彼既東南有𨚗。戎馬相
持。然後我出兵破其疆埸。彼若與師赴援。我則

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我無宿舂之費。
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乘間電掃。
摧朽無餘矣。
孫子曰。佚而勞之。○蓁老謂知得失之計
吳子曰。勤勞可擊。
(孝)寬遣兵擊破齊將薛公禮於懷州。遂進次懷
(州)木橋城之東南。其城已爲尉遲迥所據。諸將
咸議當攻。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
威。宜破其大軍。因引軍次武陵。

太公曰。不可攻而止。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賀若敦聞陳侯瑱攻湘州。帥師救之。會權絶救
恐瑱知。乃於營內多聚土。以米覆之。瑱以爲實
先是湘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亦僞
裝餉船。伏甲士於中。瑱軍望見。俱來爭取。甲士
出而擒之。又敦軍中恭有乘馬降瑱者。敦另取一
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
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所鞭馬詐降瑱

遣兵迎接。馬畏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有實餽
餉并降者。瑱皆拒擊。
司馬法曰。四曰巧。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吳子曰。因形用權。
黄石公曰。變動無常。因敵轉化。
陸騰討蠻冉令賢。時蠻遠結涔陽蠻爲聲援。自
帥精銳守水邏。諸將欲先取水邏。騰曰。令賢內
恃水邏之固。外托涔陽之援。以我懸軍攻其嚴
壘。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

而剪其羽毛然後進討此制勝之術也諸將唯
諾
太公曰見勝則起不勝則止
孫子曰避其銳氣
吳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辛昂奉使還巴州會蕃紫郡民反圍郡城昂謂
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
姓專之可也遂募兵得三千倍道兼行出其不
意直趣賊壘賊疑大軍至望風瓦解周主以爲

梁州刺史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出其不意
兵之情主速
尉繚子曰將專在於自斷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
趙文表以梁州候叛請討之軍至其境候中有
二道一平一險有候帥數人來爲鄉導表曰此
路寬平不須爲導但慰諭令來降可也既遣之
乃謂諸將曰彼謂吾從寬路必設伏以邀我我

當出其不意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
兵候失計遂請降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
周主欲伐齊謂羣臣曰齊政昏亂政由羣小百
姓嗷嗷朝不謀夕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
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之擊之必
克諸將憚行周主曰有阻吾軍者斬遂將以伐
齊

太公曰吾觀其吏暴虐殘賊嚴法亂刑上下
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攻其所不戒
吳子曰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李衛公曰師以義舉者正也
周主克平陽欲還梁士彥諫曰今齊師遁遁衆
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諸將或猶豫
請還周主曰縱敵患至卿等若疑朕當獨往諸
將由是不敢復言
太公曰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
吳子曰奔走可擊心怖可擊○用兵之害

孫臏大
貴在公因攻敵敗之

兵 卷二 南北朝 十五

隋

楊素將兵出討突厥達頭。先是諸將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於是悉除去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遂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創而遁。

孫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鬭。

素率衆數萬討漢王諒，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

古今韜略 卷二 隋 十六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

素多權略，應變無方，然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克還，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故將士股栗，畢死無不勝。

太公曰用罰者貴必。
司馬法曰專一法。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尉繚子曰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

長孫晟上書曰臣在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於攝圖乃隙稍彰又攝圖弟處羅侯者頗得衆心為攝圖所忌心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實畏攝圖今宜遠交近攻離強

合弱使首尾嫌猜心腹離阻乘釁討之一舉掃滅矣上嘉納。
孫子曰親而離之。
吳子曰必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晟為行軍總管出討達頭因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者咸大驚曰天惡雨水其亾我乎因夜遁晟追斬之。

孫子曰無迎水流。
吳子曰因形用權。

高熲進取陳之策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復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陳可克矣隋主用其策。
孫子曰乘其所之。○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

韓擒虎將奉詔與賀若弼合勢以取偽都弼令

將士進戰傷死甚多擒虎率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遂降蠻奴執陳叔寶。
太公曰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賀若弼為行軍總管鎮吳州先是緣江防守每交代必大列旗幟營幕披野陳人疑大軍至悉發士馬及知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設備及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遂襲南州。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史萬歲從竇榮定擊突厥虜遣一騎挑戰萬歲馳斬其首虜驚去不敢復戰後又出塞至大斤山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報曰史萬歲也虜遂引去萬歲馳追大破之

太公曰勇則不可犯

司馬法曰以氣勝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擊此之道先奪其氣

劉方擊林邑下闍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至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佯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躓以弩射之象却走蹂其陣大敗林邑師

孫子曰眾草多障者疑也

韋雲起護突厥兵討契丹分為二十營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紇干犯約斬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股栗莫敢仰視

孫子曰法令孰行士卒孰練

吳子曰若法令不行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雲起入營州將攻契丹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有漏泄其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其眾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吳子曰暴必以詐服其軍不整可[illegible]

古今將略卷之二 終

孫子曰知戰之[illegible]

古今將畧

利集

明檇李馮時寧以一甫輯

唐

高祖李淵趣霍邑恐宋老生不出乃使建成世民帥數十騎詣霍邑城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先將數百騎至是與促後軍至世民復與段志玄馳衝其陣老生兵敗投塹遂

斬之

孫子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

秦王世民圍折摭薛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知仁杲之糧少令軍中不許出戰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世民乃命梁實營淺水以誘之羅睺盡銳來攻世民引大軍與戰自帥驍騎陷陣羅睺軍潰遂降仁杲

孫子曰以逸待勞

吳子曰草貴既竭薪芻既寡如此者擊之勿疑

尉繚子曰兵有備缺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

黃石公曰度其糧食卜其強弱

秦王圍洛陽竇建德悉發兵救之將佐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以拒之破之必矣世民乃中分麾下守東都自將驍勇趣武牢建德將襲武牢世民留馬誘之建德擁衆而出宇文士及馳其陣大軍繼之建德中槊墜馬被

擒世充懼遂降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尉遲敬德從秦王會賊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因翼王出戰敗之後竇建德營板渚敬德畧其壘大呼師到建德兵出遂伏發大破其衆

司馬法曰以勇鬬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

黃石公曰將無勇則士卒恐

李靖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漲甚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善將者。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尉繚子曰。動如風雨。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靖因銑遣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李孝

恭將擊之。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任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擊之。彼必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

孫子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靖因李孝恭不從緩兵之計。留靖守營。孝恭帥師出戰。果敗走。趨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

孫子曰。亂而取之。

靖因破銑兵。大獲舟艦。盡令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銑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

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楫。果疑不進。

孫子曰。先人而奪人之氣。

李孝恭討輔公祏。適饗士。杯酒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曰。此公祏授首徵也。飲之盡。衆心始安。

孫子曰。禁祥去疑。

孝恭因公祏據險邀戰。堅壁不出。諸將議曰。公祏遣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

指丹陽李靖曰不然公祏精兵雖在此然所自將亦銳卒也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水陸兵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祏兵非怯野鬭今方持重乃立計欲以老我師耳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從其計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殺傷萬餘人遂令李靖輕兵入丹陽生擒公祏

孫子曰出其不意○能而示之不能

李世勣臨事選將必擇其狀貌魁偉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以是多成功云

太公曰置將不可不察

孫子曰擇人而任之

蘇定方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驍馬二百為前鋒天大霧乘霧行去賊數里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千百人頡利驚遁去靖亦至餘黨悉降

太公曰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孫子曰出其不意

黃石公曰攻敵疾則備不及

定方既擊降胡人副總管王文度曰師還而降且為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何以稱伐叛哉及分財定方一無所取後俘都曼請於上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帝曰朕為卿全信宥之葱嶺以西遂平

太公曰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降者勿殺

孫子曰軍之所至無取其粟無燔其積聚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尉繚子曰擊在於眉睫禍在於好利

黃石公曰服者活之

薛仁貴為唐將九姓衆十餘萬寇邊令驍騎數十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虜氣懾於是皆降後又擊突厥於雲州突厥問曰將為誰對曰薛仁貴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矣仁貴免冑示之突厥相顧失色下馬羅拜因遁去仁貴

進擊大破之。

太公曰。勇則不可犯。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裴行儉討突厥阿史德溫傅將虜衆數十萬。數來鈔我軍糧食。行儉詐爲糧車。內藏壯士。以羸兵挽之。伏精兵於後。虜果掠車。壯士突出。伏兵繼至。殺略殆盡。

太公曰。設伏以待之。

孫子曰。利而誘之。

行儉欲襲都支。僞召諸鎭酋長約敗。於是酋長

率子弟萬人從獵。行儉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都支果不設備。軍至匆卒。不知所爲。詣營謁。遂擒之。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攻其無備。

行儉將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行儉更命徙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令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水深丈餘。衆始驚服。

太公曰。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

孫子曰。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黃石公曰。察其天地。

李衛公曰。託之以陰陽術數。

黑齒常之擊却吐蕃。乃以河源衝要。欲加戍。而跋於轉輸。乃廣置烽戍。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萬石。由是戰守有備。

太公曰。備蓄積。

孫子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無委積則亡。

唐休璟任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州。徙靈夏。休璟疏以爲不可。會吐蕃破焉耆。授休

璟靈州都督。因請復四鎭。自後王孝傑拔龜茲諸國城。皆由休璟倡之也。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休璟在邊。遇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休璟以騎數千臨高望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耳。然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不習戰。請爲諸君破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

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唐將張仁愿以朔方軍隣於突厥時默啜悉衆擊突厥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就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省費億計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王晙為安北大都護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擁兵而前晙率所部兵二千與臨洮軍合

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賊營令曰前遇寇即大呼鼓角應之賊大驚自相鬪死者萬計追至洮水復大敗之

孫子曰動如雷震能以少擊衆

李衛公曰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州境狹纔四百里虜來竟至城下元振始於南狹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地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患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鄣地可刻

李光弼與史思明夾滹沱而軍諜知賊部五千自饒陽至郎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

孫子曰攻其無備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既食未設備可擊

光弼以范陽本安史巢窟當先取之搗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吳子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光弼屯太原諸將慮兵少議修城為備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於城外鑿河作塹及賊攻城用以增壘賊不得入又賊為梯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以擊賊復遣人許與賊刻日出降使潛穿地道於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斃

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孫子曰圍地則謀。○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光弼自賊圍太原設備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日乃歸第。

吳子曰。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

光弼代郭子儀鎮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遂帥兵東出河上。大將張用濟憚其嚴稍逗遛亟召入斬之三軍

股慄。嘗指顧軍中諸將不敢仰視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至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

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

司馬法曰不服則法。

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吳子曰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强敵攻無堅陣矣。

光弼趨東京史思明乘勝西嚮衆請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地必爭如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表裏相應賊

不得西遂趨河陽

孫子曰計險阨遠近。

光弼與賊戰於中潬賊帥安惟清率衆三萬攻北城因問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與騎三百其次東南隅召論惟正與騎二百自執大旗令曰三麾至地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麾旗三諸軍爭奮俘斬三萬餘擒賊帥

吳子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從死。

光弼將戰內刃于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於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

光弼圍安太清於懷州因史思明來救壁野水渡比暮還軍留雍希顥守壁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令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

以鐵旗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大將。高暉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開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璟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

奮乎。嗣由城道攻城。俘安太清以獻。

太公曰。欲離其親。先其所愛。
孫子曰。料敵制勝。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光弼因魚朝恩屢上賊可滅狀。因言賊方銳。未可輕動。不聽。使者來督戰。不得已出師北邙。令附山阻險而陣。僕固懷恩不從。賊據高原委物佯北。官軍爭獲之。伏發大潰。

孫子曰。強而避之。○兆山依谷。視生處高。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銳卒勿攻。餌兵勿食。佯北勿從。

郭子儀因祿山益兵佐思明。曰。彼恃加兵。必易我心。不固。遂進戰。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鬬。破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合擊。俘斬以數萬計。

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孫子曰。法令孰行。○逸而勞之。
尉繚子曰。戰勝在於立威。立威在於戮力。戮力在於正罰。

子儀圍衛州。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

却。賊必乘壘。則譟而射之。既戰佯退。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我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子儀屯奉天。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衆請擊之。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虜果遁。

孫子曰軍有所不擊。

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懷恩誘吐蕃回紇等三十萬合圍之日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郎傳呼曰令公來竟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義而至是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我父也郎召飲結歡如初因合吐蕃大敗於西原。

孫子曰屈人之兵而非戰。○敵雖衆可使無鬬。

吳子曰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决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强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子儀因對上以吐蕃方强慷慨至流涕退而上書欲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如河南北江淮大鎭數萬小者數千虛廩給未始簡擇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堅長久之策也

孫子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吳子曰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張巡守眞源令狐潮引賊衆四十萬至城下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帥千人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攻之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城中矢盡巡夜縛藁爲人被以黑衣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

萬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

孫子曰取敵之利○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李抱眞時僕固懷恩反上憂其結連回紇兵馬强盛召抱眞問之對曰郭子儀常領朔方軍士卒至今感悅懷恩欺其下以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可不戰而解也已而用子儀懷恩果如其策。

孫子曰上兵伐謀
抱真帥山西以山東亂澤潞兵走集地遂籍民戶三十擇一彍其徭役給弓矢令習射歲終大校親第能否行罰賞三千皆為精兵由是澤潞步兵為諸道冠

孫子曰士卒孰練
吳子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

抱真約王武俊擊朱滔俊素黨滔且與真有隙猶豫未決抱真將造其營委大將盧元卿曰吾

此行繫國安危倘不歸率部曲以聽天子命雖子斷兵馬以雪恥亦惟子遂往見武俊為陳大義涕下交頤武俊亦泣抱真復酣寢武俊帳中武俊感激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因合兵擊滔大破之

孫子曰親而離之

李晟從擊吐蕃有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呼虜亦解去

吳子曰舉旗麾將必有能者選而別之是謂軍命

晟因王武俊圍趙請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當舍趙從之賊果解去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吳子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晟因朱泚反上幸奉天有詔召之即日治嚴而西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會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責所以敗斬之三軍震恐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三軍服威士卒用命

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朱泚李懷光二盜合以軋之因卑辭厚幣偽致誠於懷光乃陳兵下令曰乘輿播遷吾分死節渭橋斷賊首尾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士皆泣曰惟公命

孫子曰卑而驕之親而離之○殺敵者怒也

晟家為朱泚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令晟吏王無忌款壁曰

公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此斬之
孫子曰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
吳子曰臨敵不懷生
晟邏得泚將姚令言等諜者令釋縛放之遣還救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晟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賊重兵

聚苑中當直披其心腹會賊帥求戰縱兵驍擊大破之乘勝潰苑垣賊柵木以拒晟叱諸將縱賊將斬之遂拔柵奮入禽繊畧盡追斬泚
孫子曰賊有所不攻
吳子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晟克朱泚令軍中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有取二一伎者取二馬者立斬以徇
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罰審禁止而令行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
晟之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利速用兵曰天子蒙塵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
孫子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携怨且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廝

養小善必記姓名
司馬法曰以仁爲勝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
李愬帥唐鄧將討吳元濟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乃不爲斥候部伍蔡人易之不爲備
太公曰陰其謀密其機彼不知我有備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
愬於賊來降者聽其便或給粟帛遣還曰無棄

親戚衆願爲之死雋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諜者反效以情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一能預曉之。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吴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愬擒賊將丁士良表以爲將。士良曰吴秀琳守交城以陳光洽爲之謀王請擒之秀琳降又表以爲將秀琳曰李祐守興橋得之乃可以破賊。遂擒之表以爲大將祐等皆感泣始定襲蔡之

謀。

孫子曰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强。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
黄石公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

愬將攻吴房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曰彼謂言不來可擊也遂攻之毀其外垣而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走之

孫子曰禁祥去疑。
吴子曰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愬攻吴房而還衆請拔之曰不可吴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勢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

愬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
吴子曰軍之練銳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決圍入可以屠城矣。

愬因吴元濟悉鋭卒屯洄曲以禦他將知其隙可乘分輕兵斷橋以絶其援

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愬以雪夜起兵襲蔡士馬戰慄行七十里夜半至蔡州城雪甚城傍皆鵝鶩池令擊之以溷軍聲賊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入擒元濟降其衆二萬不殺一人

太公曰鼓噪譟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李泌往代奚抱暉將抱暉殺節度使邀求旌節。上欲以神策軍護行泌以陝城難攻請單騎入先見陝西將吏俱爲言朝廷以陝虢饑欲泌領運江淮米往賑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授節鉞。抱暉信之泌與馬燧偕行至境抱暉將佐果俱來謁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諸將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斥之由是反仄自安既數日語抱暉曰。汝罪應死吾非愛汝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

廷易帥皆不能入汝可自擇安處抱暉卽亡命去一軍遂安

孫子曰用兵之法全軍爲上。

泌因吳法超叛引步騎四千過陝乃陰遣將士伏太原倉臨令曰賊隊過東伏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陣淵北燕子埕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監兩伏發殺賊殆盡遇英岸于楚邀擊大敗之賊所餘僅四十七人

太公曰設伏以待之
孫子曰以奇勝。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馬燧因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說循曰。祿山首亂公盍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循不決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燧帥河東以兵力單弱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

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得兵二萬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爲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器用完銳威震北方

孫子曰士卒孰練。
吳子曰用兵之法教戒爲先。

燧討田悅悅衆散兵二萬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絕河載上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

齋十月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吹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躡其後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虜三千人

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燧討李懷光以賊帥徐廷光守長春不下久攻必傷衆乃挺身城下見之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富貴可遂如以吾爲欺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泣拜一軍流涕即率衆降

孫子曰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

渾瑊在奉天時朱泚圍奉天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內布囊爲郭指城東北隅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城中窘急瑊與侯仲莊揣與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推梁載數千人乘風以進雲梁至隧而陷火趁風發焚賊皆死賊既失勢遂引去

孫子曰守而必固○敵圍則謀

王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持重安邊不生事

曰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及詔下后堡曰得之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恐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卒以此忤旨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城有所不攻

尉繚子曰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

黃石公曰乖衆不可使伐人

忠嗣訓練士馬示無所用軍中氣盛日夜思戰輒縱反間伺釁而動所向無不克每出軍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

以是部下人人畏懼。

孫子曰：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吳子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裴度自請平蔡，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軍，進退不由主將，以致敗衂。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以致克捷。

太公曰：軍中之事，皆由將出。
司馬法曰：七曰專。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

度在淮西，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既擒，

承宗破膽，願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illegible]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柳公綽爲河東節度，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州縣慮爲變，嚴兵防衛。公綽至鎮，適回鶻遣梅錄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迓於境上。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錄感泣，戒其下毋得侵擾。

太公曰：善戰者不待張軍。
黃石公曰：敵暴綏之。

李德裕訪破敵之策於高文端，對曰：官軍攻澤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兵分大半伏山谷，候官軍攻城疲倦，則出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軍築城逼澤州，以遏救兵，固鎮寨峻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倘以兵絕水道，賊必遁去。德裕以其言告諸將，果如所策。

太公曰：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孫子曰：圍地則謀。
吳子曰：水地不利。

李載義爲河東節度，回鶻入貢，州縣多被暴虐。載義謂使者李暢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易犯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黃石公曰：橫者挫之。

康承訓與賊將王弘立戰。令官軍斷賊所過橋柱。且勿絶。乃伏兵以待之。賊過橋筋伏兵發。盡殪之。

太公曰。誘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以奇勝

高仁厚討峽路羣盜。將韓秀昇兵敗走還。仁厚乃悉召鄉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寨中儲資

糧。吾得之矣。乃聲言渡江賊。晝夜備禦。潛遣勇士千人襲其寨。焚之。賊資糧俱盡。復募善游者鑿賊舟。沉之。賊驚駭不能相救。遂請降。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軍無輜重則亡

楊行密為將。值畢師鐸鄭漢章將兵萬餘人猝至。衆驚懼。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遂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老弱守之。伏精兵於傍。鐸等至。密自將千人衝其陣。陽敗走。鐸兵追之。入寨

大掠。伏發。盡殲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孫子曰。利而誘之。

吳子曰。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行密與孫儒戰。以儒兵衆欲避之。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若守險不出。時以輕騎抄其饋餉。彼前不得戰。後無資糧。可坐擒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軍無糧食則亡

行密與李師古對壘。師古營地處下流。密將朱

瑾壅淮水以灌之。復以騎兵趣其中軍。師古倉皇拒戰。水大至。汴軍駭亂。密督大軍夾攻之。遂斬師古。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唐軍好高而惡下

吳子曰。水地不利。○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

五代

唐周德威距梁軍於柏鄉曰敵銳未可與爭吾騎兵利在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門使得所施吾無類矣乃退軍鄗邑誘敵出營轉鬬數十里梁軍不暇舍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梁陣動不復整遂大敗

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

吳子曰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

德威與梁劉鄩俱東爭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故卒能困鄩軍而敗之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德威爲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孫子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李克用因劉守光使人諷鎮定尊已爲尚父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六節度共奉册任守光益驕卒爲晉所滅

太公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孫子曰卑而驕之

克用因梁將謝彥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

爾遂引兵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横鎗結陣而進與梁兵遇大破之河水爲赤

太公曰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

孫子曰能料敵制勝

莊宗既擒王彥章欲並取段凝諸將勸其按兵伺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知即有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此去大梁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莊宗從之遂克汴城殺友貞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尉繚子曰。如風如雨如雷如霆。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李存審因朱全忠攻蓨援兵不至思以奇計破之乃引兵扼下博橋邀梁軍樵採者殺之縱數人回曰晉王大軍至矣時全忠方攻城未及置營存審命二將各引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縱火大譟弓矢亂發梁軍驚駭前縱者回復曰晉大軍至矣全忠夜遁

太公曰。鼙鼓號令與敵同服。
孫子曰。亂而取之。

漢將史弘肇沉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少不從命即過殺之士卒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惕息畏服

太公曰。用罰者實必。
孫子曰。法令孰行。
尉繚子曰。戮力在乎正罰。

周世宗與北漢戰臨陣右軍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世宗親犯矢石擊却之歸即收愛能徽及軍士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將士股栗所至克捷

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
孫子曰。賞罰孰行。
吳子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萬元福禦契丹時契丹乘大風帥衆衝晉營杜威與諸將議避之元福謂彥澤曰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遂與諸將引輕騎奮擊之契丹大敗引去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因形用權。

郭崇韜因梁康延孝來奔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遂請分兵守魏而自鄆長驅擣汴莊宗問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即日下令襲汴八日而滅梁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禁祥去疑。致死無所之。

吳子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崇韜伐蜀入散關曰吾軍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遂倍道而進降之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曰平蜀必矣。

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吳越將孫琰因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琰置綸於竿首垂緪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駭至。張網以拒之錢王遣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

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吳將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入由是內外兵合遂破走之

孫子曰圍地則謀
黃石公曰因敵轉化

傅瓘督舟師與吳彭彥章戰瓘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瓘復散沙於船中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之吳人崩潰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楚將王環勿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環者相賀曰吾儕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太公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
司馬法曰惟仁有親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尉繚子曰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
黃石公曰仁者人之所親
李衛公曰先有愛結於士

宋

郭進爲西山廵檢有軍校誣其不法宋王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兵至進詰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能勝敵便當相薦敗則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奏遷其職

吳子曰民有膽勇氣力者内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
李衛公曰激吾勝氣乃可以勝敵

潘美伐南漢南漢人教象爲隊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將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其軍遂大敗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吳子曰因形用權
尉繚子曰出奇制敵
黃石公曰因敵轉化

美知幽州命兼三交都部署以扞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曰固軍形勢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其地屯兵積粟以守之自是北方以寧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尉繚子曰攻要塞據
黃石公曰戍阨塞之

樊若水謀歸宋乃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柢北岸量江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宋用兵造舟數十艘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

寸大兵渡江若履平地卒以克捷

太公曰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曹彬圍江南城將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之明日城陷一無所殺李煜詣軍門降待以賓禮封府庫籍圖書金帛以歸於朝秋毫無犯江南

遂安

太公曰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

孫子曰用兵之法全國爲上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尉繚子曰形以伐之德以守之

黃石公曰服者活之降者脫之

王全斌伐蜀下興州與蜀刺史藍思綰戰敗蜀

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攻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復獲糧三十餘萬斛兵賴以濟

太公曰備蓄積通糧道令三軍不困乏

司馬法曰阜財因敵

孫子曰因糧於敵○智將務食於敵

全斌趣劍門謂諸將曰古稱劍門天險願聞取之之策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右羅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二十里倘此處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斌即遣裨將史延德趣來蘇自將大軍攻劍門王昭遠趙崇韜遁走獲之遂克劍州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楊業有威名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領麾下數百擊之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諸將忌之或潛上謗書帝悉以付業故能成功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薄城齊賢約潘美以并師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

見火光中有旗幟謂彝師至駭而北走齊賢預伏步卒二千於上鐙砦邀擊大敗之契丹遁去。

太公曰。施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兵者詭道。

吳子曰邀之於隘。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奸息寇。

曹瑋用兵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忽失瑋所在。徐出視事。賊首已擲庭下矣蓋稱疾砭艾臥閤內。會寇至。則奮起裹創。被

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瑋方對客奕棋。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孫子曰。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

瑋嘗上涇源環慶兩道圖。盡攻守出入之要。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皆在是矣。因別繪圖賜諸將。令按圖計事。由是師出有功。

太公曰。王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

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

瑋為涇源安撫使。唃廝囉使其舅賞樣丹結廝敦謀內寇。瑋陰結廝敦。所寶帶與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因諭之曰。我知賞樣丹將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其首乎。廝敦愕然應允。數日果斷其首來。唃廝囉謀遂沮。

太公曰。欲離其親。因其所愛。

孫子曰。親而離之。

吳子曰。善行間諜。

瑋因李繼遷虐人多怨。邀擊於西番。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

太公曰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
司馬法曰卑則困歟
孫子曰因糧於敵
李繼隆守定州有詔寇至堅壁清野勿與戰會
契丹至唐河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出
戰擊走之
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
繼隆與諸將禦契丹帝預授以陣圖及臨陣有
不便衆曰此上命也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

安可預定違命之罪請獨當之不以累諸君也
卽從便宜行兵大敗契丹於徐河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孫子曰君命有所不受
繼隆爲河西都部署會密詔廢夏州城繼隆入
奏以爲朔方古雄鎮賊所窺覦存之可依以被
賊幷請於銀夏山界中增置保戍以爲屬番障
蔽且可斷賊糧道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尉繚子曰攻要塞據
尹繼倫爲沿邊都巡檢使値契丹于越遂李繼
隆軍遇繼倫兵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
蔑視我爾遂令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刀躡其
後至徐河于越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繼倫
從後急擊殺其大將皮室于越爲短兵中臂先
遁契丹兵因大潰自是不敢窺邊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
吳子曰一劫其前一絕其後

寇準爲相値契丹大舉入寇邊書告急王欽若
陳堯叟各請出幸以避之獨準力勸帝親征帝
至澶州見契丹兵盛衆請駐蹕準曰陛下不過
河則人心益危況王超李繼隆石保吉等各分
兵扼其吭背四方援兵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
亦固請帝乃渡河遠近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
歲契丹氣奪會撻覽中牀子弩斃契丹復縱數
千騎薄城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虜大挫遂請

利而去。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狄青以邵許交阯助討智高。上奏假外兵除內寇。非利且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絕從之。

孫子曰。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

吳子曰。踈者所以違害就利。

青討儂智高時。智高據邕州。青令將士毋輕戰。

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軍門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餘。按以敗亡狀。驅出斬之。諸將股栗。

太公曰。用罰貴必。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不從令者誅。

尉繚子曰。戮力在乎正罰。

青令軍中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明日青即整軍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青旄兵爲左右翼。與賊戰。大破之。智高走大理。

太公曰。風馳電擊。不知所由。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先奪其所愛。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种世衡爲鄜州判官。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議。卽青澗城以遏寇衝。朝廷從之。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築。城成。復開營田二千頃。出官錢以募商賈。使通其利。城遂富實。邊備大振。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軍無糧食委積則亡。

黃石公曰。獲既塞之。

世衡在青澗。會元昊貴臣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請降。世衡知其詐。留之。使監商稅。令僧王嵩齎蠟書遺剛浪唆。言浪埋等已至。朝廷朝命剛浪唆爲夏州節度使。且以棗龜遺之。剛浪唆得書大懼。以白元昊。元昊果疑剛浪唆貳己。不令

還所治別遣使附龐籍請降遂稱臣如舊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爲間諜
孫子曰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
吳子曰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

世衡守環州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輒釋之或因中否而予奪其所事人人自勵皆精於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吳子曰用兵之法教戒爲先

世衡爲將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
吳子曰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世衡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崛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

太公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美女淫聲以惑之

种師道知渭州督諸道兵禦敵陣于河滸若將决戰者陰遣偏將徑至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揚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

師道因斡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

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令諸將領之。寇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致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分番禦敵。元昊聞之。相戒曰。

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太公曰。置將不可不察。

孫子曰。擇人而任之。○兵家執選士卒熟練

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黃石公曰。任賢擒敵。

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莫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環慶自此

寇盜益少。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尉繚子曰。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

韓琦在陝西。値元昊出寇三川。琦欲解其圍。即遣將領兵七千。聲言巡邊。而分諸將夜趣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元昊回兵救之不及。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黃石公曰。伺其空隙。

王韶爲通遠軍與諸羌戰。羌保險。諸將欲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而陣。賊乘高下鬬。韶麾兵迎擊之。羌遂大潰。

孫子曰。處地吾將示之以不活。○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吳子曰。以十擊百。莫善於險。

韶既破羌衆。會瞎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

乃命別將趣竹牛嶺虛張軍聲而將師趣武勝。遇瞎征等與戰破之遂收武勝爲鎭洮軍。

太公曰欲其東襲其西
孫子曰出其不意

韶在熙值木征敗景思立兵遂圍河州韶選兵得二萬人諸將議欲救河韶曰賊新勝氣銳未可與爭且恃其外援今當出其不意而攻其所恃則河圍自解矣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分命裨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遂拔柵去。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先奪其所愛

章楶在涇源嘗言夏人嗜利畏威宜稍取其土疆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師不一再舉其勢自蹙由是刱州一城砦九以逼之至是夏人寇平夏城楶率兵與戰獲其勇將二人斬獲甚衆夏人自是不復振。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險地者我先居之
尉繚子曰攻要塞據
黃石公曰獲阨塞之

趙遹在瀘南討晏州夷卜漪等漪據山爲寨壘石樹柵遹軍不能進乃遣思峩士丁伐木緣岸得猱數十頭束麻灌脂于背率衆入賊柵出火然炬猱熱奔賊舍舍皆茅竹火大發賊驚擾不能相救遂擒漪

孫子曰行火必有因

种師道聞金人圍都城入援曰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後者但分兵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乘其惰歸扼而殲諸河可也時不能用

孫子曰擊其惰歸
吳子曰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李綱言金人以六萬孤軍入吾重地猶虎豹投陷穽中我師二十萬若扼河津絕餉道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必勝。

孫子曰。重地吾將繼其食。○軍無糧食則亡。○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

宗澤守磁州。因金人久圍京城。急遣李固渡。斷敵歸路。夾擊大破之。金兵分屯。又遣兆士夜擣之。破三十餘砦。

吳子曰。邀之於隘。

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敵果至。敗之。

孫子曰。料敵制勝。○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澤進兵衛南。度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揮衆過敵。轉戰而來。前後皆敵壘。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衆分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大敗之。計其夜必悉鐵騎來襲。乃暮徙其軍。果至。得空營。大驚。不敢復出兵。

孫子曰。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鬭。○置之死地然後生。○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澤尹開封。威望素著。曾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其營。泣曰。朝廷危難。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孫子曰。勝敵而益強。○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吳子曰。義必以禮服。

黃石公曰。制其英雄。

澤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以聯結兩河諸路人馬。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黃石公曰。獲阨塞之。

澤見岳飛犯法將刑。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因以五百騎授之。使立功贖罪。大敗之。遂陞為統制。由是知名。

太公曰。使過。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材。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可以決圍居城。

澤因兀朮渡河。謀攻汴京。命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僚屬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

事張皇劉衍革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豼出敵後伏其歸路。衍方戰。伏騎起。前後夾擊敗之。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
伏其銳士。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倍則分之。○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兵以正合。以奇勝。
李衞公曰。先用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澤與粘罕相持。遣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趨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乃迎中立喪歸。恤

其家。捕景良斬以狥。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各數其罪斬之。

孫子曰。法令孰行。賞罰孰信。
吳子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澤去磁。以州事付鈐轄李侃。爲趙世隆所殺。後世隆及弟世興來歸。責之曰。河北陷。國家法令亦陷耶。立斬之。謂世隆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遂遣救滑州敗之。澤威聲日著。敵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

吳子曰。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
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
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賞信刑察。發必得
時。
黃石公曰。賞罰明則將威行。

澤守汴京。聚兵調餉已定。乃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然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竟不果。遂偏

安南渡云。

太公曰。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主將務攬英雄之心。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舉順天人。
尉繚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
黃石公曰。與衆同好。靡不成。

岳飛在相州。討劇賊陶俊賈進和。先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隨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挑戰。佯北致之。伏起。先所遣

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孫子曰兵者詭道○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奸息寇

飛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飛從王彥渡河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飛敗金人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獨堅臥不動敵卒不來

孫子曰以靜待譁○不動如山

飛食盡走王彥壁乞糧不與乃引兵益北與金人連戰太行山擒殺其將敗之

孫子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飛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其將大破之遂駐軍竹蘆渡與之相持選精兵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

飛因王善曹成孔彥舟合兵五十萬薄南薰門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陣數移動可擊

飛以車駕日益南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請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及杜充留守京城將還建康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至南渡後復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上意嚮人人用命不報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阸遠近上將之道

飛軍無見糧，將士恐饑，不敢擾民。時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金兵爭謂此岳爺軍，爭來降附。

吳子曰。軍之所至，無刋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飛邀擊兀朮至廣德，六戰皆捷。擒其將。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乘亂，奮擊，大敗之。

孫子曰。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强。

飛屯宜興，與兀朮四戰皆捷。又尾襲鎮江，橫屍十五里。敵趨建康，乃設伏牛首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擊。大破之。遂復建康。請選兵固守要害，仍益兵淮上，拱護腹心。

孫子曰。安能動之。○亂而取之。

飛討李成，賊連營西山，乃自為先鋒，麾騎從

流湍出賊右，突其陣，大敗之。走筠州，復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岳字幟麾騎二百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呼曰。不從賊者坐。坐而降者八萬餘。又連戰大捷，斬其將。

孫子曰。出其不意。○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飛因范汝為遁江西，令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不敢犯。及討曹成，見其幟，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遁去。後張幟與金兵一戰而潰，解廬州

圍。

孫子曰。屈人之兵而非戰。
吳子曰。所在寇不敢敵。

飛征曹成，成聞飛來，即遁。飛得成諜，縳之帳下。乃出帳調兵食。吏白糧盡。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陰逸之。諜歸告成，成冀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破其砦，掩擊，連走之。因其復聚，控隘守嶺。乃一鼓而登，大敗，走連州。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飛因背成敗去。剖張憲等曰。追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降者二萬。進兵追之。成出降。

孫子曰。惟民是保而利於主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

飛圍虔寇彭友。迎戰。擒之。餘酋退保石洞。洞高環水。入止一徑。乃列騎山下。令皆持滿。且遣死士馳登。賊亂棄山而下。圍之。賊呼丐命。遂受其

降。初奉旨屠賊。於是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從之。

孫子曰。亂而取之。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

飛趣襄陽。李成盛兵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

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

吳子曰。未得地利可擊。

飛討楊么。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會張浚督軍至。見之曰。水戰我短彼長。攻之所以難。若因敵將

用敵兵。奪手足之助。離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乘之。不八日可破賊。後賊平果如期。浚服其神算。

孫子曰。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吳子曰。善行間諜。分散其衆。

飛討楊么。以統制任士安不稟俞帥令。致軍無功。鞭之。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乃挑賊。佯攻。則先已設伏。四起擊賊。走之。

孫子曰。法令孰行。以利動之。以本待之。

飛招幺黨黃佐降。表爲武義大夫。復遣入湖。招其腹心楊欽降。亦表爲武義大夫。復遣入湖。招其餘黨降。詭罵欽杖之。復遣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孫子曰。親而離之。怒而撓之。

飛因楊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舟迎輒碎。乃伐木爲筏。塞諸港。又以腐草

木浮上流。遣善罵者挑賊怒。追則舟礙不行。擊賊奔港。則爲筏所拒。遂乘筏舉木撞舟。盡壞。擒幺斬之。撫慰諸砦。籍少壯爲伍。縱老弱歸田。

孫子曰。交爭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吳子曰。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

飛奔母喪。步歸廬墓側。詔以張宗元監其軍。還奏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獲兀朮諜。陽責之曰。汝非吾卒張斌耶。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汝不至。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吾今貸汝。再往定期。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復遣至齊。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吳子曰。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飛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杰李寶等。分布經畧中原。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規取兩河郡邑。又遣張憲姚孜等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所遣諸將。分道出戰。相繼奏捷。而自以大軍進頴昌。輕騎任偃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

孫子曰。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倍則分之。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飛駐偃城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令兵來過遣子雲引騎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敵屍布野以萬五千拐子馬來戒步卒勿仰視第以刀斫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大敗之兀术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敗矣

孫子曰法令孰行

飛因兀术益兵來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既而兀术果至雲以騎兵八百挺戰王貴以步軍張左右繼之殺其壻夏金吾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兵以正合以奇勝

飛進軍朱仙鎮與兀术對壘而陣敵衆十萬竟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中原大震兩河豪傑皆期日會兵揭旗以岳爲號百姓爭饋糧芻

金自燕南號令不行兀术嘆曰自起北方以來未有挫衂如今日者其大帥韓常等俱約內附飛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方指日渡河而秦檜請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泣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民遮道慟哭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閑田處之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飛班師金人分道渡淮詔飛援之因策金人舉

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方苦寒嗽力疾而行至廬州金人望風而遁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屈人之兵而非戰

吳子曰所在寇不敢敵

飛爲秦檜陷斃獄中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云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

吳子曰。得之國强。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飛軍毋休舍。課將士騎射。注波跳濠。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闢門願納。無敢入者。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虜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之。三軍咸服。故能以寡擊衆。敵嘗稱之。撼山易。撼岳家

軍難。

孫子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吳子曰。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

飛初見宗澤。澤大奇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是其言。又見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敗。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

韓世忠以五十騎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令列高岡。戒勿動。會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噪助聲勢。遂躍馬薄敵。分二隊據高阜。乃出其不意。擒二執旗者。因奮擊夾攻之。舟卒

鼓噪。敵大亂。進斬甚衆。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世忠追擊李復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衆莫敢反顧。與復遇。大破之。遂斬復。餘黨散八方。椎牛縱酒。乃夜馳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卷甲。我能保汝。賊駭。曉進牛酒。即下馬飲啖之。衆悉降。

太公曰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
孫子曰陷之死地然後生
吳子曰必死則生
尉繚子曰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成勝也
黃石公曰將無威則士卒輕行
李衛公曰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

苗傳劉正彥反世忠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進兵次臨平賊陣負以阻河世忠舍舟力戰操戈而前瞋目大呼賊敗走斬之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

世忠因兀朮破臨安駐軍江灣俟其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先屯焦山敵舟至不得渡譟而前乃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敵勢窮祈請甚哀要以還我兩宮復我疆土相持四十八日始得絕江遁去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邀之於隘

世忠駐兵鎮江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覘我虛實乃遣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合擊既而果有五騎馳入廟兵先出獲二人中有緋袍玉帶墜而復馳者兀朮也

司馬法曰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孫子曰料敵制勝

世忠討范汝為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進軍偃旗什鼓徑抵鳳凰山賊斂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日城破斬其酋以徇脅從者貸遣農給牛穀商

弛征禁獨取附賊者誅之

太公曰風馳電擊不知所由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以討曹成賊不虞其至大驚乃遣人招之遂得戰士八萬

孫子曰出其不意　用而示之不用

世忠征劉忠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馳騎穿賊營候者呵問即以賊軍號

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遂伏精兵於山後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鼓傳呼如雷賊驚潰因斬忠。

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世忠與岳飛並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故俱能以少擊衆。

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世忠駐大儀會遣魏良臣使金適之則撤炊爨紿以移屯守江度其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勒伍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人遂擁鐵騎襲之乃鳴鼓伏起旗與敵溷金人大潰擒其酋二百人

太公曰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覘敵之意以爲間諜

孫子曰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夜戰多火鼓

張俊討李成急趨豫章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報之賊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親以步兵鏖戰別麾精騎繞出賊前後受敵駭亂退走遂復筠州

孫子曰卑而驕之 兵以正合以奇勝

劉錡趨順昌金兵至衆以不敵請還錡令敢言去者斬沉舟積薪於門戒守者不利即焚家毋辱敵手於是一軍皆奮。

孫子曰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

錡因金人圍順昌乃豫設伏於城下擒其將知韓將軍營在潁夜遣千餘人擊敗之既而三路兵大至錡令開諸門誘之金人疑不敢近

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敵雖衆可使無鬭

尉繚子曰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

錡見敵兵益盛乃夜遣驍鋭斫其營令折竹爲䎱人各銜之時天欲雨電光四起即吹䎱見辮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大亂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遂退軍

孫子曰人皆知我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形

錡聞兀朮至募二諜置綽騎中令遇敵則陽墜馬受執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圖逸樂爾已而被執對如前遂爲五浮橋於潁

河毒上流及草中敵易之由以濟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

錡將與兀朮戰時天大暑敵遠疲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輒病錡士氣閑暇番休更食方晨氣凊則按兵不動逮日仄氣索忽遣數千人出戒令勿喊殊死鬬敵大敗遂以拒馬木障之少休鼓聲不絶乃出飯羮坐餉戰士食已□之屍委如山

孫子曰以佚待勞以飽待饑

吳子曰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所在寇不敢敵心怖可擊

李世輔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世輔爲間知金人夜宿陶穴世輔縋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命充隊將由是知名聞於朝賜名顯忠

太公曰勇則不可犯
司馬法曰以勇鬬

吳子曰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顯忠與李撒戰大敗之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邵宏淵并力夾擊而宏淵按兵不動且鼓諸將遁金人乘虛來攻顯忠竭力捍禦斬虜二千餘人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吳子曰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顯忠先謀歸朝爲金人害其家屬乃奔夏乞師

報讐。夏王曰。爾能立功。則不斬。借兵將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顯忠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夏王大悅。遂撥兵二十萬。命二將領之。以助顯忠。

尉繚子曰。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

黄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

吳玠保和尚原。積粟練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請退屯漢中以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

吳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

太公曰。服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

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

玠因兀朮攻和尚原。選勁弓硬弩。分番迭射。號發不絶。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夜擊。衆大亂。兀朮僅以身免。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伏其銳士。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玠聞金用李彦琪駐秦州以綴玠。命撒離喝直擣上津。趨洋漢。守臣劉子羽告急。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黄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也。

太公曰。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又曰。貴勝不貴久。

吳子曰。進如風雨。

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食冗。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玠又以和尚原地去蜀遠乃於仙人關右殺金平㓕築一壘移原兵守之遂爲抗蜀形勝故金人至輒不得入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黃石公曰獲阨塞之。

馬擴以帝駐蹕杭州乃上言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以破金賊回天下心是爲上策都武漢控引江湖川蜀屯兵上流結河南豪傑以窺進取

是爲中策行幸金陵𥞧江口通漕運習水軍激士卒以幸一勝是謂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寇必再至悔之晚矣是爲無策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

吳璘因兀朮破和尚原謂殺金平地濶陣散遂急修第二隘示必死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吳子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隘。
尉繚子曰大守者不失險者也。
黃石公曰獲固守之。

璘因金西據險自固前臨峻嶺策戰於山上則勝乃夜半遣將士銜枚上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鼓駭出戰璘更休迭鬭金人大敗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吳子曰心怖可擊。

璘帥秦鳳時金方歸陝西地議欲盡移川口軍

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西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俟其情見力疲漸圖進取

太公曰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

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先以數百騎嘗敵敵鳴鼓鏁士自空壁出突璘軍璘軍先得治地無不一當十敵大敗遁入壁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彝嘗著陣法曰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金之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我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以勁弓强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强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助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繫乎臨機應變而已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
孫子曰料敵制勝
吳子曰士習戰陣馬閑馳逐
尉繚子曰講武料敵

楊存忠討李成至筠州賊以衆十萬夾河而營乃以步攻其前而自引騎夜銜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之俘八十人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存忠與劉猊遇于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乃急擊遣輕騎五千突其陣門陣亂自鼓大軍乘之又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遂大敗之

太公曰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
司馬法曰乘其懼
孫子曰安能動之
吳子曰陣數移動可擊心怖可擊
黃石公曰威無不震

存忠以朝議棄和尚原力爭此係隴右之要害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可以下兵秦雍願毋棄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爭地則無攻
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
黃石公曰獲固守之

王德既破邵青諜言青復索戰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時萬弩齊發牛皆反奔賊衆盡殲青遂面縛執送行在

孫子曰兵無常勢○勢者因利而制權

德値金人自合肥入侵謂敵數千里遠來餉道不繼及其未濟宜急擊以奪其氣若遲之使稍

安則淮豈得爲吾有乎。遂趍江夜拔和州。擊走之。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不得地利可擊。涉水半渡可擊。

德與金人戰於析皐。敵以十萬鐵騎夾河而陣。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大呼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遂大敗。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德與桑仲戰。曰。賊衆我寡。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乃遣他將分禦而自以銳兵相持。賊大敗。遂梟仲。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
吳子曰。若彼衆我寡。以方從之。

王彥與李忠戰不利。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積聚。僞若退者。又募敢死士易幟設奇以待賊。至逆戰。大敗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劉子羽守興元。預徙梁洋公私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所攻。死傷甚衆。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大破之。

孫子曰。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

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爲築壘方成。金人已至。子羽據胡床坐於壘口。諸將泣告請他徙。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既而敵疑

其誘。已遂不敢逼。

太公曰。處高廠者。所以警守也。
孫子曰。不動如山。

子羽爲張浚參謀。時浚以范瓊跋扈。與子羽謀誅之。遂命張俊將千人入。以備盜爲名。因召俊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物。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

出撫其衆。數環附金人逼二帝北狩罪止曰誅止環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遂分隸其衆於御營中頃刻而定。

司馬法曰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

尉繚子曰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私其子子不敢私其父況國人乎。

黃石公曰赦悖義之。

子羽因張浚富平敗後官屬有請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棄之而處夔峽

則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四掠宜司當留興州以安蜀人心急遣人呼諸亡將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可轉敗為功已而招諸亡將果集。分兵悉守關隘金人以有備引去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司馬法 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

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

魏勝起義兵復海州金遣蒙恬鎮國將兵萬餘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出兵迎之設伏於臨巖陣以待及戰士殊死鬬伏又發殺鎮國斬獲幾二千人軍聲大振。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伏其銳士寂然無聲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勝守海州金兵來逼乃登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稍遣銳士憑險臨擊之。

司馬法曰見敵靜見亂暇。

孫子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

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上揭書山東[illegible]敵望見卽退走又為旗十數密付諸將遇鏖戰卽揭之金兵見其姓名悉駭散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所在寇不敢敵。

尉繚子曰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

黃石公曰威無不震。

勝起義時州郡無糧餉府庫無倉粟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糴豪右覘敵兵攻取處輒築城

浚隍塞關監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任軍中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吳子曰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

尉繚子曰無困在於預備

黃石公曰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

勝因金兵圍城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敵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負土塡壕則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金兵

竟不得近於是罷攻復乘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或夜劫其營敵不得休息會李寶將兵至與合擊大破之

太公曰設伏發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敵佚能勞之安能動之

尉繚子曰兵以靜勝

李衛公曰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

虞允文爲參謀將金主亮渡江王權兵新敗官軍三五星散允文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今宗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請戰遂分戈船爲五二列東西岸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亮麾數百艘絕江而來抵南岸直薄官軍允文以言激統制將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官軍以海鰌船衝敵小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會日暮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即遁允文又

命勁弩尾射大敗之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殺敵者怒也

李寶因金人將由海道南襲請舟師三千往禦之衆以西北風勁爲疑下令敢阻大計者斬由江陰發大洋風甚舟散不可收寶神色不動曰天以是試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得抵東海遂仗劍奮擊解海州圍與魏勝俱發至膠西則敵舟已出海舉帆彌亘數里

實亟命火箭環射焚溺殺死殆盡斬其酋六人火四晝夜不滅於是金人內變弑其王亮於淮南

太公曰振武激勵三軍使胃難攻銳無所疑慮

孫子曰不動如山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必死則生

李衛公曰激吾勝氣

道方因金人圍棗陽討其空巢穴而來若擣之則其圍自解乃命部將東向唐西向鄧范監軍

葵後毀兩道並進焚其城柵糧儲而還料敵久頓堅城氣已竭隨召所遣還中外夾擊大破之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擊其惰歸

方以金人屢寇棗陽不得志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復命諸將出向唐鄧大敗之

司馬法曰阻其圖奪其慮

孫子曰上兵伐謀

尉繚子曰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

方每令諸將飲酒勿至醉治兵待寇當使日日可戰故淮蜀沿邊雖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

太公曰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

李衛公曰以嚴待懈

孟宗政以棗陽圍急乃引兵午發峴首遲明即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

太公曰風馳電擊不知所由

孫子曰兵貴神速

吳子曰進如風雨

黃石公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宗政權棗陽軍初眡事一麦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

太公曰用罰者貴必

孫子曰法令孰行

宗政在軍金人圍城急周城開壕控兵列壕外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值援兵至宗政出城夾擊遂大破之

太公曰疾擊其不意

孫子曰疾戰則存

尉繚子曰務戰者城不圍

宗政値金將訛可擁步騎逼城乃囊糠盛沙樓栅列甕儲水以促火用一砲輒殺數人金人募石工增城運茅葦直抵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栅坑防地道創戰栅防城陴穿阱繞透郎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氊折路以列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絶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數丈築偃月城五日而成金人摘强兵披厚鎧氊衫鐵

面而前又濕氊濡華裳火山覆以氷雪擁雲梯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中梯橋盡燬因棄營去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
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宗政爲荆鄂都統制以金人逼壕而陣易於馳騁乃於西北壕外潴水爲濘由是金騎不得衝突

太公曰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
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尉繚子曰浮水絶之

孟珙少時從父宗政在襄金人犯襄珙料其必窺樊城乃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是夕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渡伏發遂殲其半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吳子曰涉水半渡可擊

珙在棗陽蜀平堰建通天槽八十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歲收十五萬

石及爲夔路制置使又大興屯田募衆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由是兵食充足迄爲巨鎮

太公曰王者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
孫子曰軍無糧食則亡
黃石公曰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

珙以李英張林等皆以城降乃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

籍為軍俾自耕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

太公曰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

司馬法曰内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孫子曰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尉繚子曰夫不爰說其心者不我用也

黃石公曰服者活之降者脫之

珙料金帥武仙必將上岵山絕頂以窺伺令部將奪之於其下前後設伏已而仙衆果登山乃

半麾伏四起俘斬殆盡

孫子曰上兵伐謀○先奪其所愛則聽

珙攻金於蔡進過石橋與郭山戰山郤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大振殊死戰遂奪柴潭下其城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珙因元兵窺江令諸軍變易旗幟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吳子曰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觀之敵人必懼

珙以元兵至三川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擢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

孫子曰法令孰行

尉繚子曰威在於不變

黃石公曰將無還令

珙至江陵修復内外隘引沮漳之水俾遶城北

入于漢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迄為荊州形勝云

太公曰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固不失地利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計險阨遠近○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尉繚子曰池深而廣城堅而厚

丘岳知真州蒙古率衆攻城岳以強弩射其帥斃之敵少卻岳曰敵兵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乃為三伏設砲石以待之敵至伏發殺其驍將

敵衆大擾又遣勇士襲其營焚其廬帳敵惶駭遂引去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孫子曰圍則禦○以奇勝

余玠在四川招納豪傑辟冉璡冉璞營賓館以處之且使人密窺其所爲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既而見玠屏人曰計安西蜀惟徙合州城爲上策耳玠問其地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倚徙諸此積

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以聞諸朝授兄弟官委以築城之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太公曰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城形者兵之助
吳子曰智者爲謀主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
黃石公曰獲固守之

玠久欲誅王夔患其擁重兵在外乃謀於親將楊成對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今縱弗誅養成其勢西蜀危矣玠意決乃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成已單騎入矣諭以帥指各相帥拜賀夔至玠遂斬之

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司馬法曰政欲栗
孫子曰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尉繚子曰威在於不變
黃石公曰強者抑之

趙范出師唐鄧孟宗政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撤襄陽之備以救吾則唐鄧必

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我之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圉不守而自固因而回師以應蘄黃可以勝敵而無後患矣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孫子曰知可以語戰不可以與戰者勝

趙葵既破金兵復分官軍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陣而不動乃與范計曰金必復謀夜戰倖勝乃令士卒

聞鼓聲方戰若弋至五十步而輒動者斬未發
金果進兵范疊鼓麾軍突鬪葵繼之賊金兵數
千獲其輜重山積

太公曰疾如流矢擊如發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尉繚子曰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

葵值李全復圍城塹乃遣諸將掩擊破之全走
土城閉壘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設伏收
步卒誘之賊果出遂復敗之

太公曰誘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

葵與范議破李全葵請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
利賊必見易因其易而圖之必勝乃悉精銳數
千出西門張官軍素爲賊所易者旗幟以誘之
全喜突鬪而前范麾兵進葵親搏戰賊始疑非
前日軍欲走土城已爲李虎所據遂趨新塘陷
泥淖中官軍追及殺之

太公曰啗之以利
孫子曰卑而驕之利而誘之
李衛公曰以誘待來

曹友聞在閬州北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
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
石並發又命諸將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
遂破敵兵

太公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
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友聞以北兵圍制置使於青野原乃與弟萬議
曰青野爲蜀咽喉援不可緩乃遣萬領兵渡嘉
陵江屢戰有功夜嚼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制置
使令萬脅諸軍戰守友聞亦引精兵趨原下夜
半截戰敵圍始解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友聞因北兵破沔州乃分遣諸將趨雞冠隘據
陽平關復親登嶺指麾諸軍斂兵突至詐將進

戰敵退友聞涓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急援之既而敵步騎果至庚與當可力戰喋血十餘里兵乃解去

太公曰處高厰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元

伯顏攻宋由藤湖入漢江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遂舍郢順流而下殺宋將趙文義范興遂次新城拔之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顏將渡江阿朮使來請期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乃自來曰此大事主上付吾二人可使餘人

知乎乃潛刻期而去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右前後不能相救

顏將由沙蕪入江因夏貴以精兵守之乃聲言由漢口渡江貴移兵援漢陽遂徑趨沙蕪入大江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

顏攻陽邏堡遣人招降宋將士將士皆誓死戰顏乃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

此堡堅攻之無益遂命术引鐵騎趍所值灘上流爲擣虛計詰旦渡江襲南岸仍遣阿里海牙攻陽邏堡以牽制之已而阿术渡江守將夏貴引兵遁顏因帥師復攻堡拔之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 走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張弘範討李壇以城西地險營之壇軍出鬬不向範範曰彼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淩壕益深廣壇果

擁飛橋來攻不及岸而陷伏起殺之

太公曰詭伏設奇

孫子曰料敵制勝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黃石公曰敵逆備之

弘範攻樊城中流矢裹瘡見主帥曰襄樊相爲脣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何所恃主帥從其計遂破樊襄

太公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尉繚子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

弘範圍襄陽以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遂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

孫子曰十則圍之 能能覆之

弘範戍南山與諸將較射出東門宋師掩至諸將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不可立遣偏將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

曰聞吾鼓則進宋軍步騎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潰

孫子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吳子曰停久不移將士懈怠

弘範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持滿以待乃令將士下馬治食若欲持久者寨中疑未敢發而他寨不虞也忽麾去連拔數寨回擣三江拔之至

虢州軍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遂乘虛破其北門克之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吳子曰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弘範以舟師與宋軍戰崖山下令聞樂作乃戰。違者斬先麾一軍乘潮進復順潮退樂作宋將以為宴少懈急引舟進衆負盾而伏令聞金聲起戰先動者死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矢砲交發宋師大潰而亡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吳子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

劉國傑師出播州與賊戰不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既戰即棄盾佯卻賊追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躁趨之賊大敗

太公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
孫子曰利而誘之
吳子曰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

古今將畧

貞集

明　檇李馮時寧以一甫輯

國朝

太祖在滁州值元脫脫以兵圍六合六合求救滁陽王不欲發兵　太祖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次將及滁矣王乃遣將發兵時諸將以元兵盛不敢往俱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召　太祖

將兵亦令禱神　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以禱為乃帥兵東趨六合設伏澗側令耿再成佯敗誘之渡澗伏發城中亦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滁城以全

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退將不疑
司馬法曰變嫌推疑。意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
孫子曰禁祥去疑。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
尉繚子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
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

李衞公曰。心一狂乎禁祥去疑。

太祖以滁州乏糧。欲取和陽以自固。乃言於滁王曰。向攻民寨。得廬州路義兵號衣。今選勇敢士三千。令青衣椎髻左衽。佯爲元兵。以四駱駝載賞物。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宣慰將士。復命緻再成將絳衣兵爲繼。候青衣薄城。絳衣繼至。城必破矣。已而絳衣兵先至。與元兵戰。青衣兵復繼之。遂入據其城。

文公曰。擊其不意。攻其無備。
孫子曰。兵以詐立。
吳子曰。其軍無備。可潛而襲。
尉繚子曰。勝軍發義奉圖發機。潰衆奪地。虜乃遁。
黃石公曰。伺其空隙。

太祖以滁兵往和陽。而滁守兵甚少。元兵至。遣人招降。恐其見弱。乃令合滁二門兵于南門。塡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見王師。或欲殺使者。太祖曰。兵出城虛。殺使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而不敢進。

已而使者回。元兵果遁去。
太公曰。益之使張。
司馬法曰。臨之以强。
孫子曰。生間可使。
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

太祖以諸將破和陽。多恣橫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乃諭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民家室得完。遠近悅服。
太公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
吳子曰。軍之所至。示民無殺心。其有請降者

而安之。
尉繚子曰。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黃石公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

太祖得馮國用問定天下計。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塗炭。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又與陶安議事。對曰。金陵限以長江之險。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

太公曰。保險阻所以爲固。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計險阨遠近。險形者我先居之。
尉繚子曰。建城稱地。
黃石公曰。獲固守之。

太祖因諸將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阻不通。命常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
孫子曰。戰以正合。以奇勝。
尉繚子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

李衛公曰。先用威嚴爲正。後恩爲奇。

太祖擒陳兆先。悉降其衆。擇其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人懷疑懼。太祖知其意。乃悉屛舊人於外。俾五百人充宿衛。太祖解甲酣寢。疑懼者遂安。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聖人之政。降人以心。

太祖既克金陵。乃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害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更相喜慶。
太公曰。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
司馬法曰。仁見親。義見說。
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吳子曰。禁暴救亂曰義。
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
黃石公曰。聖王之用兵。誅暴討亂。

太祖欲取鎭江。慮諸將盜殺。乃命徐達爲大將。

諭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頓首奉命。師至鎭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秋毫無犯。
太公曰。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
司馬法曰。以仁爲勝。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軍之所至。示民無殘心。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
黃石公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
李衛公曰。節制之師。諸侯畏服。

太祖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俾軍民不至乏食

太公曰。[illegible]
之。

孫子曰。無委積則亡。

尉繚子曰。[illegible]貧矣。

太祖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宜選民間武勇。立萬戶府領之。俾農時耕田。閑時練習。有事則用之。有功則擢之。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古者寓兵於農之意。

太公曰。善爲國者。必使關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其富國強兵之道也。

孫子曰。丁卒教練。

吳子曰。教成三軍。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諸郡。乃謂諸將曰。吾師比克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當厚加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降郡縣。亦必聞風而歸。

太公曰。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司馬法曰。愛其國。愛其民。

吳子曰。綏之以仁。

李衛公曰。未能附衆。[illegible]能[illegible]。

太祖駐建康。陳友諒率兵六十萬。順流東下。僭稱大號。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時有議降議奔鍾山者。太祖斥之。慮二虜謀合爲害益大難支。乃因康茂才與友諒舊知。遣爲間。紿爲降約爲內應。招之速來。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閽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吾至呼老康爲驗。閽者還以告。乃

俞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舟師至
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於
南門外楊璟於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將豚衝出
龍江關外自總大軍於獅子山友諒以舟不得
進徑衝江東橋見大石驚[illegible]無應之者即
遣兵登岸立柵太[illegible]諸軍拔柵爭戰伏
兵起大破之友諒[illegible]
太公曰善伏兵者[illegible]

司馬遷曰人騃屬遠覦邏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吳子曰急行間諜以觀其慮
尉繚子曰不明在於受間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奸息寇
李衛公曰或用間以成功
太祖與陳友諒鄱陽湖大戰友諒悉巨艦連鎖
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
多退縮上親執旗麾之不前命斬隊長十餘人
郭興進曰舟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上命常遇
春等將舟盡拖上流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

其中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友
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
孫子曰無迎水流以火佐攻者明
吳子曰必得水情乃可為奇以勝之
太祖命徐達攻張士誠遣人請事以書勞之曰
將軍自昔從忠義出自天性兄況發有謀故
能遏絕亂略消弭寇懸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
者而深慮周詳不肯造次有[illegible]社稷之慶邦
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illegible]之道也自後軍中

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太公曰軍中之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太祖既平江浙等路遂命徐達率常遇春等平
定山東諭之曰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分數一
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
取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將者三

軍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

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 尉繚子曰號令明信攻守皆得

太祖因李思齊假元名號擁衆奔據鳳翔以書諭之曰丈夫當磊磊落落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從之皆非勍敵足下當將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

命終無所益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遠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成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不樂久處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不能相保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

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不踰月而降

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太祖因遣將攻西蜀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兵難猝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矣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又因友德克諸州詔諭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可水陸夾攻使

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破蜀之機但在今日若候水退豈不失機誤事朕前所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

太公曰疾擊其前急攻其後
孫子曰出其不意
吳子曰樂於進戰效力以顯其忠

太祖以雲南未附命傅友德沐英藍玉率師征之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間覽輿圖咨詢有衆得

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求便利。依山林險阻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前後。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太祖因烏撒諸蠻復叛。敕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又曰。若迺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擣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即未能下。合力攻之。必克也。

太公曰。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

孫子曰。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

尉繚子曰。攻要塞據。

李衛公曰。武能戡敵。

劉基幼聰穎。奇絕天文兵法。無不洞極其妙。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太祖遣使聘至金陵。初見陳時務十八策。及陳友諒入寇。諸將

議降。基獨張目曰。先斬主降者。乃可破賊。夫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太公曰。王者謀慮卒。援天道。要人心。提事業。保全民命。

司馬法曰。舉賢立明。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

吳子曰。能得其師者王。

黃石公曰。王聘儒賢。萬事乃舉。

基因太祖與諸將議所向。或請蘇湖地饒沃。

宜先取之。劉基曰：不然。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太祖從之。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尉繚子曰：權敵而後舉兵。

基從太祖鄱陽湖大戰，勝負未決，乃密言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又一日在舟中，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矣。太祖悟，遂命更舟。

未半餉，而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既而友諒平，皆如其策。

太公曰：授兵要，知天心去就之機。

尉繚子曰：天官時日，陰陽向背。

黃石公曰：察其天地。

基因攻安慶不下，請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從之。悉師西上，陳友諒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奔武昌，遂克江州。旋師攻安慶，下之。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

吳子曰：奪亂其心，先奪其氣。

基因江西胡廷瑞遣使約降，請禁止數事，太祖有難色。基蹋上坐胡床寓意。太祖悟，乃以書慰諭許之。廷瑞遂降。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服者活之，降者脫之。

基上京，道出嚴州，適吳寇至。李文忠欲擊之。基曰：勿擊，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遁矣。亟使進兵，遂追賊于東陽，殲之。

太公曰：精神先見，勝敗之[illegible]。

孫子曰：料敵制勝。

尉繚子曰：講武料敵。

基以馮勝將兵請授方畧。乃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須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是賊歸也，即擊之，可盡擒也。眾初莫信，已而皆驗，遂擒賊而還。

太公曰：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

司馬法曰：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尉繚子曰。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
黃石公曰。察兵天地。

基守制回青田。值金處二郡苗賊亂。衢州謀應之。守將曹毅懼甚。因基至。遂迎入城。一夕定之。因發書金處諸下邑。令其固守。指授諸軍擒賊方畧。遂復處州。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則士不亂。
黃石公曰。危者安之。

徐達從　太祖率舟師順流而上。直抵安慶。先陳陸兵以疑友諒。潛令前俞通海等以精兵擣其水寨。不及支。遂大破之。

尉繚子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

達圍常州。張士誠弟士德率衆數萬來援。達奮擊破之。士德墜馬被擒。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足備。今被我擒。張之成敗可知矣。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
黃石公曰。將無慮則謀士去。

達將兵至湖廣。聞江西南昌降將祝宗康大叛。遂旋師討之。南昌復定。　太祖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河。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浙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

達討張士誠。進取德清。趨湖州。大敗敵兵。遂以兵塞州四門。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達命常遇春統奇兵由

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出敵背。士誠知事急。復遣徐義將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降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守將舉城歸附。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皆

砰礮風着人皆死城中大恐士誠屢出挑戰皆
忽忽無計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達圍姑蘇益急無錫莫天祐爲士誠聲援其部
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至士誠所我師邏卒獲
茂送軍中達釋而慰諭之厚賞賚待以腹心仍
遣游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遣書盡得敵中虛實
知城中困乏督兵攻破之遂執士誠

孫子曰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
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吳子曰善行間諜

李衛公曰用間以成功

達帥兵取中原至山東界首克沂州進取青州
遇元將也速兵乃命傅友德率騎與戰佯北也
速來追達麾後軍前進仔斷甚衆也速遁遂下
青州

孫子曰佯北勿從

黄石公曰敵強下之

達分布士馬規取河北克臨淸獲李寶臣等用
爲嚮導又檄諸將率馬步舟師夾河進元也速
帥衆禦海口望風大潰

孫子曰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

達攻燕京至齊化門塡壕登城而入遂執元淮
王及丞相慶童等戮之遂封府庫圖籍寶物諸
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護持號
令士卒秋毫無犯

司馬法曰無暴神祇無燔牆屋見其老幼勿
傷

吳子曰城邑旣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
器物軍之所至示民無殘心

達率師至太原元擴廓營于城西郭英憑高望
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
常遇春亦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戰
請夜劫營當彼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先
遣五十騎伏城東以火炮爲期至夜郭英潛入
其營舉炮伏起應之鼓譟相援敵大潰自相殺
戮擴廓遁去遂克太原得士馬各四千萬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

達聞擴廓遠攻北平。料曰。吾與附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扼亢擣虛也。彼還兵救太原。則我爲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引兵進擴廓聞之果回師太原遇諸將與戰敗之。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攻其無備。[illegible]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尉繚子曰。是以擊虛奪之也。

黄石公曰。伺其空隙。

李衛公曰。伺隙擣虛。

達至鳳翔。令議出師所向。諸將咸請攻慶陽。達曰。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其地足以備兵繕餉。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走即降。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矣。遂引兵克隴秦州進攻臨洮。思齊窮迫遂納款。慶陽亦請歸附。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

達進征張良臣恐其黨與爲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掠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達帥諸將四面圍其城。良臣窘急出兵。達擊敗之。

太公曰。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其將可虜。其卒必裂。

黄石公曰。攻敵疾。則備不及。

達率傅友德等征西蜀守將金興旺等。以衆寡不敵。斂兵入城。被元兵決濠填塹急攻之。興旺

等發巨木擂石以禦。敵死者甚衆。達遣傅友德以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士卒列炬燃山上。與元兵見之。大驚。乘夜遁去。

孫子曰。以正合。以奇勝。

達之爲大將軍也。　太祖稱其言簡慮精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毋不自矜。定爲功臣第一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將者。智信仁勇嚴。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

常遇春初從　太祖渡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　太祖下聯大舟。距三丈許。莫敢先登。遇春至。　太祖麾之前。即捨舟挺戈。一躍而上。衆披靡。遂拔采石。

孫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遇春因陳友諒來援安慶。料其必攻池州。乃伏銳士於九華山。敵果來攻。伏起。擒斬萬餘人。

孫子曰。料敵制勝。

遇春從攻張士誠蘇州。圍久。士誠欲出城突戰。遂謀奔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斷其後。遣兵與鬬。乃命王弼與決死戰。遇春復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走入城。勢益窘。

太公曰。疾擊其前。急攻其後。
孫子曰。以奇勝。

黃石公曰。敵勝待之。
李衛公曰。先用合戰為正。後出為奇。

遇春隨徐達大軍至河南。元將脫木兒以兵五萬迎戰洛水北。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人。達麾康茂才等兵乘之。俘獲無筭。

太公曰。將不勇則三[illegible]。

李文忠率兵破昌化。擄獲充積。莫有鬬志。因激怒之。使盡焚[illegible]曰。能破敵。何患不

富貴。衆皆奮勵進取。

孫子曰。士無餘財。非惡貨也。

文忠守嚴州。吳人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敗之。乃置斬馘于巨筏上。放之中流。水賊見之。皆震懾遁去。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尉繚子曰。氣奪則走。

文忠因吳兵圍胡德濟於新城。即馳兵赴援。德濟以衆寡不敵。宜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

敵以謀則彼非我敵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
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
汝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逆戰文忠戒將士奮
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
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
百陳既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
數十人部將王琪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
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督衆乘之敵大潰

孫子曰死且不北

吳子曰果者臨敵不懷生

文忠攻杭州守將潘原明遣其員外方曼請軍
門降文忠初疑其詐既而引入臥內欵接宴笑
命條畫入城次第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
錢糧執偽將蔣英劉濟出降遇春令兵士有擅
入民家者斬有一卒借人釜即戮以徇內外帖
服

孫子曰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城邑既破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

文忠代領常遇春衆應援慶陽行至太原聞慶
陽已平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曰吾與
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
大同受圍若候進止恐無及矣機不可失盡往
救之遂由代出鴈門

孫子曰君命有所不受

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

文忠擣應昌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進與
虜遇力戰走之追至瀚海虜至益衆乃據險爲
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

孫子曰佚生於勞弱生於強

文忠師進白楊關時天雨雪疑有伏前軍營去
敵五十里文忠遽令遷之是夜元將脫列伯果
率衆來攻文忠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與戰
自寅至申度其饑疲乃分爲左右翼身爲前鋒

奮擊大破之。

孫子曰。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吳子曰。士衆勞倦。飢而未食。擊之勿疑。

鄧愈駐兵于臨江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欵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日入城克明單騎遁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其疾如風。

愈以吐蕃底掠烏斯藏使者貢固不服乃脅副將分兵三道併力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

覆無隻。

孫子曰。爲客之道。深入則專。

湯和從　太祖擊元兵追至和州小西門。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入據其城

太公曰。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

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南保障。

司馬法曰。攻則屯而伺之。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强。

和爲征西將軍帥傅友德等自歸州向瞿塘。平定諸州。至重慶賊明昇面縛銜璧輿櫬詣降。和受璧爲昇解縛慰撫之下令不得侵掠。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和既屢立戰功。太祖因其請老復賜勑曰。日本小夷屢擾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和遂築海上城。起登萊抵江浙凡五十九城。民丁四籍一

爲戍兵濱海以寧。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傅友德守徐州。元將李二來寇。壁壁候其出掠。擊之殺其裨將。度必益兵來鬭。遂陣城外。令士卒臥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果至。鳴鼓奮擊。擒李二。

太公曰。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

孫子曰。以佚待勞。

友德伐蜀。集諸道兵。詐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

州果陽俱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我
是引前鋒趨陳倉攀援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
之擊敗守將門世珍兵遂克階州及文州
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友德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
懸隔適江水暴漲乃刷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月
日于上投江中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遂無固
志。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友德因諸將議江水漲欲緩師大漢戶乃下令
曰彼遠來勞困兵方洶洶一戰可克也遂迎擊
戴壽兵援漢州擒其將梁士達等俘獲甚衆
司馬法曰擊其倦勞
吳子曰勤勞可擊
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
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
卻走壽等兵大敗乃籍府庫倉廩甲兵之數請

降。
太公曰疾如流矢擊如發機
尉繚子曰便吾器用
友德擒烏撒寇拒之赤河我偏師宵濟大軍繼
至寇遁遂城之復合兵來乃屯師山岡待之衆
請戰弗許久之自奮遂下令曰彼遁而復合心
必不一力戰大破之諸部皆附
孫子曰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李衛公曰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
沐英攻西番洮州番酋三副使等遁去英追擊

敗之遂於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復引
兵來攻英復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萬
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
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黃石公曰敵動伺之敵近備之
英攻虜和林去其營五十里下令分軍為四一
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自引驍騎當其前夜銜枚
或左或右而襲虜皆駭惑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孫子曰兵以分合為變
吳子曰一劫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

或右而襲其虛。

英將兵出塞。時諸將各以所向逐虜還。英獨領兵出古北口乘勝克嵩高全寧諸州部過驢駒河獲其知院并部衆而回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黃石公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
李衛公曰。武能威敵。

英副傅友德征雲南。[illegible]將兵十萬屯曲靖以拒我師。英與友德議曰雲南以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也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尉繚子曰。是以擊虛奪之也。
黃石公曰。備其空虛。

英以雲南兵陣南岸。乃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達里麻陣後吹銅角樹旗幟山谷中為疑兵達里麻大駭急撤後軍以禦岸上軍心動陣亂英與友德復率衆濟江。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大戰敗之。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
吳子曰。其軍無備可潛而襲。
李衛公曰。臨陣出奇攻人不意。

英進至板橋。父老出迎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

司馬法曰。無暴神祇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
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英攻大理城。大理倚點蒼山二關為固。英乃令王弼出洱水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別遣胡海從間道夜渡河繞出點蒼山後緣岸而上立我軍旗幟。賊腹背受敵。遂大潰。因克其城。

孫子曰。攻其無備。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吳子曰。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
李衛公曰。伺隙擣虛。

英既平雲南土官楊苴復叛糾集二十萬衆圍城英時在烏撒聞之卽遣兵赴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大軍至矣賊衆駭愕宵遁英追討於諸寨悉殲之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英因平緬驅百象來[illegible]多[illegible]箭砲分軍三行迭擊曰進者一級重賞[illegible]者一隊盡誅衆皆鼓勇而進箭砲畢馳聲震山谷象皆駭奔左師小卻乃亟命一人拔刀飛騎取帥首麾衆復前鏖戰大敗之俘斬數萬級自象無一脫者自是蠻人貢不復反矣

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吳子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廖永忠與蜀將鄒興戰於夔府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令後軍兩翼傍出大敗之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永忠攻瞿塘以敵據關口設鐵索飛橋亘江[illegible]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衣青蓑衣緣山伏草木中行渡關人各持糗糧挈水筒以禦饑渴魚貫出山石間守關者不覺既渡險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銃火器前進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陸寨亡何將士舁舟者自上流俱發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何從也下流舟師並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須臾鎔絕斬溺死者無筭

太公曰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

孫子曰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吳子曰一劫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

郭英隨徐達率兵進抵河西務英首與元兵戰

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爲營衆欲爲持久計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爲二斬首數千級

孫子曰佯北勿從
吳子曰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長
將雖衆可獲

英率兵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胡大海嘗自稱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趨附之

孫子曰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吳子曰軍之所至示民無殘心

陶安因　太祖召問對曰方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太公曰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

吳子曰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章溢初見　太祖問曰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吳子曰撫之以仁
尉繚子曰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溢僉湖廣按察事乃以荊襄兵亂後多廢地遂議分兵屯田內以足兵食外以控中原爲進取計

太公曰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湓侍　太祖因問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可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由浦城取建安此尤萬全計也　太祖喜立詔文忠督師閩中遂

孫子曰擇人而任勢

丁德興驍勇善戰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帥降其衆以歸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

尉繚子曰以少誅衆以弱誅强

花雲爲先鋒從攻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欲退不可乃提劍躍馬衝　太祖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不可與爭鋒縱之去既而後軍至雲帥以攻滁遂克其城

太公曰將不勇則三軍不銳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良守江陰吳將蘇同僉來攻城良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有頃敵陣于江壖良命弟禎整兵當其南北而以輕兵躡之敵又攻東門良與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同僉大敗宵遁

孫子曰以少合衆以弱擊强

良以吳寇侵常州乃遣兵出[illegible][illegible]殲其衆自是敵不敢犯其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烽燧無驚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又曰趨其所不意

韓政取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克乃於城東龍塡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

司馬法曰凡近敵都必有進路

耿炳文鎮長安修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攻僞紫急炳文輸軍餉五十餘萬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

孫子曰取用于國

黃石公曰度其糧食

胡德濟守廣信。偽漢李明道率兵五萬來寇。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求援於父胡大海。即將兵至。德濟乃引衆出城。與大海前後夾擊。大破之。生擒明道。

司馬法曰。攻則屯而伺之。

楊璟攻靖江路。相持二月。獲其萬戶皮彥高。揚大壽因使彥高購其把截元帥張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乃給白皮帽百餘爲識。約四

鼓從寶賢門入。守將也兒吉尼倉皇出走。追執之。靖江遂平。

太公曰。身內情外。圖君生害。
孫子曰。生間可使。
黃石公曰。誘者招之。
李衛公曰。用間以成功。

張溫守蘭州。會元王保保知大將軍還。遂引兵來襲。溫曰。彼衆我寡。難與爲敵。但其勿卒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若復不退。則亦可固守以待援。乃整兵出戰。保保兵却。卒完其城。

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
黃石公曰。敵陵待之。

藍玉征虜。偵近虜營。帥輕騎捲甲銜枚。倍道而進。出其不意。直擣之。虜主脫古思驚遁。俘獲王子后妃及將士馬十餘萬。

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霆。

葉旺守遼東。以納哈出將入寇。命蓋州嚴備勿戰。寇入不敢經。策其退必由城南柞河。乃緣河

壘氷爲牆。藏釘板於沙中。設陷穽於平地。伏兵以俟。令老弱偃旗兩山。約聞砲即舉。虜至砲發。伏起。兩山揚旗。虜駭奔氷城。馬陷入穽。追擊大敗之。

太公曰。設伏籌奇。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吳子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
尉繚子曰。設所出入之路。

沐春討雲南叛酋阿資。謂其衆曰。大兵連年不獲此寇者。以彼恃其地多險阻。各處土酋皆觀

婭得以匿之耳。今悉調土酋從征。毋不能通[illegible]。多置營堡。制其出入。彼將無所逃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斬之。諸夷讋服。

孫子曰。其次伐交。

成祖初起兵靖難。以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illegible][illegible]等。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遂令徐安等攻奪居庸關城。[illegible]走依來。於懷來。所擁兵皆燕

府軍欲爭居庸。諸將以衆寡不敵爲疑。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也。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進。獲諜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成祖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爲先鋒。又見父兄子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麾兵渡河。擊破之。山外諸州響應。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

司馬法曰。戰以力久。以勇鬪。

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

黃石公曰。囊既塞之。○非誘奇無以破奸息寇。

成祖聞耿炳文率衆三萬至眞定。乃躬擐甲冑。帥師至深州。令衆秣馬蓐食。渡白溝河。謂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破其城。斬守將楊松。度潘忠在莫州必來援。遂命譚淵領兵千餘。伏月樣橋水中。各取草一

束。蒙其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卽舉炮。既而忠等果至。乃進兵逆擊。炮舉伏發。遂擒忠。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吳子曰。今有少卒倖起。擊金鳴鼓于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

成祖師抵眞定。料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炳文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夾擊。橫

貫其陣追至滹沱河大敗之。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尉繚子曰奇兵貴後。

成祖因遣東守將吳高攻永平又諜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成祖與諸將議曰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士心。可備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撤矣。乃馳援永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追擊敗之。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成祖聞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必矣。乃整兵從劉家口徑取大寧。撫定城中。亡何李景隆兵至。成祖悉大寧諸衛兵至鄭村壩上。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擣其營。城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大敗之。諸將服　成祖謀美如神。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成祖以大寧守將劉貞多疑。惟卜萬智勇一心。乃設計作書。盛稱勵獎萬。密召伻卒厚賚之。置書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卒竊之。問守將曰。彼何爲。曰遣歸通意。卒願偕行。遂俱遣之。至即發其事。貞搜得書。遂執萬下獄。兵至襲破之。

司馬法曰擊其疑
孫子曰親而離之。

成祖以李景隆聚兵德州。將俟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敝其衆。乃於隆冬帥師進攻大同。景隆來援。苦寒之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死者甚衆。委棄鎧仗不可勝計。

孫子曰。佚而勞之。不戰而屈人之兵。
吳子曰。有不卜而與之戰者。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

成祖謂李景隆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況將帥不專。

分數不明則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爾等但
厲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過
殺爲戒耳
太公曰將不明則三軍大傾
孫子曰將孰有能 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
多也
黃石公曰將拒諫則英雄散
成祖與李景隆大戰于白溝河先爲瞿能平安
所勝得高煦帥精騎數千合戰會大風起南師
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遂斬能

于陣安亦敗乘風縱火南師大潰盡棄其輜重
以遁斬溺數十萬降者數萬人
太公曰或陪其兩旁或擊其前後
孫子曰陣勢移動可擊
成祖將取滄州乃下令征遼東將士頗不樂張
玉朱能爲言 成祖密諭之曰德州城壁堅定
州城粗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隤圮日久天
寒地且凍修城不易乘其未備攻之必克兵貴
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備耳乃以夜三

更起程直抵滄州城下徐凱始覺倉卒不能
甲遂麾兵四面急攻拔之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 攻其無備
成祖因諸將請攻定州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
庸屯德州平安守眞定相爲犄角如攻城未拔
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知
矣不若迎戰西來先擊其西東來先擊其東敗
賊一軍餘自破膽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成祖因諜報盛庸軍夾河爲營遂帥師東向逼
令曰吾觀敵陳每以精銳在前罷弱在後今當
以勁師前摧其精銳中軍去敵五六里嚴陳以
待俟我以精騎繞出敵背擊之使前奔中軍乘
其氣乏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北必敗慎勿逆
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鬭矣
孫子曰兵以分合爲變
吳子曰前而後之分而合之

成祖與盛庸戰于夾河。庸軍士擁盾自蔽，矢石不能入。燕軍預作木鑽長六七尺，橫貫鐵釘于上，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盾不得出，動則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庸軍棄盾走，騎兵乘之而入，遂大潰。

尉繚子曰：便我器用。

成祖與盛庸軍遇，南兵軍西南，北兵軍東北，交戰未分勝負，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illegible]擊面，人咫尺不相見。成祖麾兵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兵大敗，追至滹沱河，斬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

吳子曰：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

成祖以吳傑等固守真定，乃誘之出戰，散軍四出，聲言取糧。敵聞出軍，渡沱河北，兵趣進，衆以十惡兵忌不宜日，稍緩則彼退守，城堅糧足，難為力矣，何拘小忌。遂進逼藁城。敵列方陣。成祖曰：四面受敵，我攻一隅。乃悉精銳攻其東北，繞出陣後，大呼奮擊，俘斬六萬餘級。

孫子曰：利而誘之。

吳子曰：若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已，雖衆可服。

成祖以南軍聚德州，資糧皆道[illegible]。遂遣將李遠等率輕騎六千詣徐沛，[illegible]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拔[illegible]辨，令人插柳枝於背為識，且戒毋多虐[illegible]。遠等出臨清至徐沛。敵皆不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為熱，魚鱉皆浮死。南軍糧餉遂艱，京師大震。

孫子曰：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
吳子曰：糧食無有，百姓怨怒。
李衛公曰：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

成祖恐南師乘虛擣北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諜，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晝設疑兵

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江急趨入北平。平安果率萬餘人來侵江出擊敗之。

孫子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吳子曰。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

成祖因大同守將房昭引兵[illegible]西水寨。欲據險爲持久計。窺北平。下令曰。[illegible][illegible]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卽北平危矣。豈可[illegible][illegible]。遂率精兵三萬邀

擊破之。又謂諸將曰。我圍房昭急。眞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輕騎徑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孫子曰。其次伐交。

成祖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款台。帥十二騎前覘敵。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款台卽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卒大驚潰。擒其千戶二人歸。成祖曰。款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眞壯士。命左右錄其功。

太公曰。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成祖師駐徐州。守將閉城不出。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嫚罵焚其廬舍。欲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憤怒。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既渡河。砲舉伏發。城中兵大潰。

爭渡橋壞。溺死者千數。

太公曰。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怒而撓之。

成祖過宿州。諜報平安馬步兵四萬來。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敕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但一敗其前[illegible]

彼自奪氣。乃令王眞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成以綠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眞束草眞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於地。使敵往取亂之。眞等果與平安軍遇。敵追至。擲囊草餌之。衆皆競取。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衆敗走。

太公曰。分爲衛陳。發我伏兵。疾擊其後。
孫子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亂而取之。
黃石公曰。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

成祖師向臨淮。諜報南師糧運將至。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分兵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騎截其餉道。戒勿與整戰。引漸近。即馳來報。南師欲移營就糧。成祖以兵綴之。昔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得息。又遣萬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於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即出擊。乃親率騎兵夾擊。橫貫其陣。斷敵爲二。伏出。行斬萬餘。盡獲其餉。

太公曰。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伏其銳士。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成祖行營不爲塹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爲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人[illegible]。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爲營。通夕不得[illegible]。[illegible]復行。虛敵人力。故臨戰輒先疲困。

孫子曰。以佚待勞。

成祖師抵淮。南師盛庸列馬步戰艦來拒。成祖命諸將購舟編筏。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望見大懼。又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舉。敵大驚愕。福等突陣奮擊。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騎。登舟僅免。師遂渡淮。斬南兵。盡獲其戰艦輜重。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心怖可擊

成祖因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於瓜州誓
師曰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但持兵來拒者殺
無赦此外秋毫不可有犯遂率師乘舟渡江旌
旗蔽空金鼓大振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
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師以禦
成祖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南
師大潰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

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
章儁遂率衆來降

孫子曰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

成祖北征至靜虜鎮抵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
也本雅失里率衆來戰敗之阿海台赴援　成
祖復親率精騎徑衝其陣大呼奮擊阿海台遂
以其家屬走虜寇悉平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
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
清流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
彰我武

孫子曰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
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故其城可拔其國
可隳

成祖因思州宣慰使田琛思南宣慰使田宗鼎
以爭砂坑構讐仇殺屢禁之不止乃密遣校士
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
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朝廷

以二兇日構殺荼苦百姓故遣使執問狀首惡
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夷帖然遂改土
設流置思州思南二府治

太公曰凡謀之道周密為寶
尉繚子曰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姚廣孝善占候　成祖屢言未
可居頃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及期衆見空中兵
玄帝像也及遣守禦北平南兵圍城急
廣孝設伏徹其後南兵搏戰伏發即開門夾擊

大敗之城賴以完

太公曰。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佼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黃石公曰。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張玉從靖難起兵。獻策以爲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乃率衆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曰。行師以得人心爲本。因簡勇士。四鼓登門。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守將馬宣始覺。師衆拒擒斬之。餘不殺一人。遂克其城。因分兵永平密雲諸衛縣。皆望

風來附。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黃石公曰。興師之國。必先隆恩。

王因耿炳文帥師北向。往覘其營。還報　成祖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遂詔問諸將所嚮。衆莫對。玉曰。當徑趨眞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　成祖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朱能爲燕山護衛。靖難兵起。能年少。最善戰。時　成祖在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庸鉉圍　成祖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能率周長等兵。合胡騎衝入。奮力死戰。翼　成祖得潰圍出。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

能因　成祖師駐臨淮。諸將以盛暑之糧。又戰小却。多請班師。能曰。自義衆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稚沮耶。但當爲宗社計。整兵前

進。　成祖撫髀曰。爾言深合我意。遂進兵渡淮。

吳子曰。見可而進。

張輔討安南。時安南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壕。密置竹刺。壕外坎地。以陷人馬。輔遣兵夜塡其城。燃火吹角爲號。諸將士銜枚舁攻具。越重壕。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揚等先登。以刀砍賊。賊驚呼。城上火炬齊明。銅角所號響。將士奮勇繼登。賊匆卒不及發矢。遂潰散。因克其城。

太公曰擊其不意攻其無備
孫子曰攻其所不戒。

輔入賊。賊在城內驅象為陣。輔以畫衡蒙馬當象。仍以神銳負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傷。遂退走。賊衆潰亂。死者不可勝計

孫子曰以奇勝。
黃石公曰乘勢破之。

輔追賊於富良江。賊悉衆拒戰。聯舟十餘里。橫亘江中。而用小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黎季犛父子遁走

諸偽將相俱赴軍門降。交南平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尉繚子曰[illegible]功乃定。

夏元吉以用兵北虜。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每過十日程築一城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遁。即躡其後。築城貯糧。亦如前法

太公曰。備蓄積。通糧道。
孫子曰軍無委積則亡。

尉繚子曰委積不多。則士不行。

劉江守遼東。以望海堝為寇所必由。且地高可瞭。立堡備之。會倭賊二千餘乘船逼岸。為蛇陣。乃令犒師秣馬。潛燒其船。伏兵山下。賊至。江披髮舉旗鳴砲。伏起大敗之。[illegible]櫻桃堡圍之。戒勿剿殺。特開西壁縱之[illegible]遁。

太公曰。設伏設奇。
孫子曰以佚待勞[illegible]待機。[illegible]能[illegible]之耳目。使之無知。[illegible]必鬭。
吳子曰設伏投機[illegible]可取

鐵鉉以督糧參政守濟南。成祖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詐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內。佯開門納師。成祖喜。止灌入城。懸門發。幾為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北兵破之

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尉繚子曰務守者地不危。
李衛公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

盛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
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燕北師壓
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為火器所傷[illegible]
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北兵卻有棄甲降
者庸乃縱兵闘　成祖數匝衝擊不得出因朱
能奮擊其東北隅庸等[illegible]西[illegible]兵往禦能奮力
翼出之庸軍乘勝擒[illegible]北兵大敗
　太公曰國師必[illegible]

楊榮因漢王高煦反首勸　宣宗親征夏原吉
亦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且兵事貴速宜卷甲
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
宣宗遂意決躬率諸軍啟行不數日抵樂安城
中駭潰遂械高煦以歸
　孫子曰不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為大
　黃石公曰文敵疾則備不及
陳智為江西布政值永豊賊曾子良作亂被擒

并執千餘人從始者時歲凶智謂其有因饑被
誘者為作粥賑之既而奏上只坐首惡三十餘
人餘皆宥免時又有告富民三百餘人與賊交
通智以其虛實未可知令自赴官出粟賑饑民
皆稽顙流涕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
　吳子曰撫之以仁
王驥受命巡邊至甘肅見莊浪等處守兵俱少
烽堠不飭軍無紀律翌日大集兵衆於轅門問

先年遇虜先退者誰皆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
斬之徇於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
栗因簡戍兵勤訓練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入寇
遣將擊敗之
　太公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殺之
　孫子曰齊之以武
驥因麓川酋思任叛率兵討之師抵金沙江賊
柵西岸以拒驥浮梁渡兵縱火焚柵攻破之乘
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險為寨驥麾兵深入復

破其連環七砦。思任遁去。斬獲無筭。

孫子曰。以火佐攻者明。射綠子曰。兵之所及。入谷亦勝

王翺巡撫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賑恤貧窮。簡練士卒。謂邊境難以法律治。大小罪皆許入贖。在邊數年。邊用充足。軍士飽煖。器械鮮利。以人樂於戰守云。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張楷為都御史。偕都督劉得新帥兵。討閩賊鄧茂七。遇賊。射殺千餘人。賊首張由孫自首復業。文引從羅汝先等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累敗後。皆據山險自衛。必欲取之。吾從中說令攻城。隨統大軍擊之。吾為內應。劉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額於溪北伏兵。置火器。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賊衆大潰。官兵乘勝追殺。茂七中流矢死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孫子曰。因其敵勝而制之

陶成僉事浙江時。處州寇葉宗留等為亂。任通張楷分兵水陸並進。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處州界。時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齊擊賊。被射死者三百餘人。持鎗者多為竹笆所制。并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大潰。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成因徐恭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至。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悚動惕悟。率衆出降

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李衛公曰。文能附衆。

于謙當己巳之變。英廟北狩。直前扶掖。亟請立郕王。虜酋也先以為中國有主矣。徒抱空質

而負不義於天下。何益。遂奉駕還京。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

謙因京師城守單弱。急請召募近民。更替漕軍。悉隷團營操練。令工部晝夜造戰攻器具。選將分守九門。徙郭外居民入城。令任伍人員悉支通州倉糧。凡壩上積貯。悉縱火焚燒。毋資虜以貽後患。由是都城守禦有備。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謙以京師兵馬分隷五軍神機諸營。不相統一。調遣難用。乃創爲團營之法。每營各以都督總領。自五千至一千。則用都指揮并指揮分管。每隊各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遇出征則以本管官統領。調用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允爲御兵良法。

太公曰。大戰之法。發成合之百萬之衆[illegible]

成其大兵。威於天下。

孫子曰。治衆如治寡。

吳子曰。用兵之道。以治爲先。

射繚子曰。凡兵利必[illegible]

黃石公曰。殘之所以全。[illegible]

謙以降虜安置河間東昌等處。歲久生聚日蕃。驕悍爲害方也。先入寇。皆思乘機騷動。乃因王驥等發兵征苗。奏遣其有名號者厚犒隨征。事平留彼。於是數十年隱患一旦潛消。

孫子曰。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illegible]

尉繚子曰。除害在於敢斷。

謙以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殘毀。議者欲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

搖。乃薦都督孫安授以方畧。命參政葉盛[illegible]軍。盛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以八城[illegible]完如舊。

孫子曰。全國爲上。

葉盛因時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兵不固。則京城雖守。保九門無事而已。如郊社

墩墟何如陵寢何如田野之民何宜急遣圍守
宣府居庸為便
太公曰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孫子曰計險阨遠近。
郭登為都督守大同時大同兵士戰歿後城門
晝閉人心惶懼有勸登棄城去者登不可登畢
處危疑而氣益壯吊死問疾親為存恤晝夜籌
畫修城繕兵以圖後舉卒完其城
孫子曰全國為上
尉繚子曰務守者甚不足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奎
登以虜侵京師乃議率所部從鴈門入援使京
兵擊於內大同兵擊於外令虜腹背受敵首尾
不能相救
太公曰或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
必敗。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
也。
登為總兵將報虜自朔州搶掠回者為營十二
駐東西沙窩諸將以賊衆我寡請旋師回城登
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賊以鐵騎來追
縱欲自全得乎。敢言退者斬遂連夜進兵直薄
賊營登奮勇先登呼聲震山谷大敗其衆邊境
以寧此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入寇以來
稱戰功第一。
太公曰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
也。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趨其所不意。
尉繚子曰以少誅衆以弱誅彊
登為將常以馬少步卒不能追賊乃以己意設
為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
古今將畧卷四　國朝　奎
馬行如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
須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
步人馬死者數千賊驚以為神云。
太公曰陷之險阻而難出
孫子曰將孰有能
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
如赴千仞之谿
劉定之為侍講嘗建議紫荊居庸等關選塗地
則縱橫掘塹為地網遏水泉則隨處停蓄為水
櫃植榆柳以制夯突招土兵以助官軍散處隘

胡之衆於南方。或爲兵。或爲民。設法牽制。使無
乘機竊發之虞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馬軾從都督董興行師。至中道。夜半雞鳴。軾曰。
雞不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將軍申嚴軍令。經清
遠峽。有白魚入舟。軾曰。此逆賊授首之徵。有大
星墜於河南岸。軾曰。四旬內必破賊矣。時賊黃
蕭養衆戰艘千餘。勢甚張。衆請益兵。軾曰。兵貴

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
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與從之。率官軍與賊遇。果
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
太公曰。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孫子曰。天地孰得。
黃石公曰。察其天地。
侯璡督軍征苗寇。時普定闗急。璡自雲南選善
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
敗。圍解。遂趨貴州。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普
里甕城楊老等寨。詣闕供斬。
太公曰。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李賢爲兵部侍郎。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
其弓馬之強而已。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
能拒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
當用衛青武剛車法。車製四圍。箱板內藏人。下
留銃眼。上開小牕。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

後左右橫排鎗頭。併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
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行止自如。
中藏軍馬糧草輜重。遇虜則可遏其弓馬。仍以
火炮助之。以奇兵翼之。庶幾取便克敵。
孫子曰。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吳子曰。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
商輅爲學士。建言邊務。謂得口外田地極廣。因
先年功臣鎮總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

地可耕。夫一耕且守，古人皆行之有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而兵多月久，亦難繼矣。

太公曰：滿蓄積。

黃石公曰：足其糧食。

鄭林操練闘營軍上，拔古今陣法，令大軍居中，專主旗鼓，八面旋繞。御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左右翼救之；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救之；至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然。昔大造循甲，推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令風后爲之也。林居兵科，見闘營軍無統制，乃用此法教閱軍士，隊伍嚴整，至今不易。

太公曰：令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

司馬法曰：左卒伍，定行列，正從橫，察名實。

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

李衛公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

韓雍督軍討廣寇，衆議分兵。賊在廣東者逐之，在廣西者困之。雍以大藤峽爲賊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南可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部，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於逐乎。今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愈[illegible]，[illegible]未見其濟。

司馬法曰：用衆治。

尉繚子曰：萬人齊[illegible]，莫能當其鋒。

雍率軍二萬兼程至全州，會陽峒西苗賊爲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嵓密箐，多瘴，不可深入，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道遠，紛披錯雜，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豈能爲防哉。今我軍新破峒苗，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

太公曰嚴刑重罰所以進罷怠也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
吳子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雍以歐信等率兵六萬餘人爲右軍自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白全等率兵九萬餘人爲左軍由桂平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孫震等守左江截其歸路雍復令歐信自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伏兵林峒扼其脊遂進夾攻之賊遁入桂州橫石九層樓據

險立柵以拒雍令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甲并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擒斬甚衆遂磨崖石紀歲月更斷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乃遣將四出削平諸寇兩廣平

孫子曰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尉繚子曰敵在山緣而從之前後縱橫出奇制敵

項忠討土達滿四于固原賊退保石城以自固時遠近聞毛忠敗恐其與北虜連兵且慮出西方占應秦州不祥忠曰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師直而壯何常就擒矣乃不候援師至即以兵據賊水草道掩捕獲汲者多被擒滿四窘迫遂請降

太公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
孫子曰禁祥去疑

忠以滿四復設木柵請戰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有驍將楊虎力夜潛出降忠令劉玉

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獻朝廷有上賞官指揮虎力許可乃約戰地于東山口且令計移其精兵上山爲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兵至東山口虎力乘白馬來拒射矢多向上我軍伏發勇戰賊大敗遂擒滿四歸營斬獲甚衆惟有楊虎力家因勒石紀平賊歲月于山

太公曰觀敵之意以爲間謀
孫子曰因其敵間而用之
黃石公曰非陰謀無以成功

忠因鄖陽賊劉鬍子等煽惑流民作亂於兵討之謂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擬為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盗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纍纍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固不服者斬獲甚衆劉鬍子為其黨所殺

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蒙薹巡撫寧夏先是寧夏城皆土築蒙薹至始甃

以磚復導河流灌溉屯田處置[illegible][illegible]使不為變

太公曰備蓄積通糧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邊境藉以無事

俞子俊經理榆林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崖砦連比不絕又於中空地築短牆橫一斜二如偃月形以為偵敵避箭之所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有五自是要害既據內地盤安榆林遂為雄鎮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

吳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子俊總督宜大建議以萬人為一軍用戰車五百餘輛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內藏戰士糧草器械與賊對壘賊用弓矢不過百步我用鎗炮可及三四百

步賊散掠則出兵防遏日暮則擊其情歸前項車營尤便策應

吳子曰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原傑撫治鄖陽先是陝西唐鄧諸流民叢聚劉千斤等因之為亂至是流民十二餘萬復集鄖襄傑奉朝命往任其事開設鄖西白河商州諸郡邑俾流寓土著參錯以居且給閑曠田地令其開墾附籍納稅又為諸良吏以綏輯之由是

民皆安集盜賊不作

吳子曰撫之以仁

王信守備荊襄值石和尚劉千斤反信據房陞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關城王師逗遛不進信多張旗幟舉火晝夜不息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至遂驚遁

孫子曰兵以詐立

信鎮守湖廣時靖州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欲

剿之信巡邊召諸苗面諭禍福且犒以牛酒詰其背亂之由皆曰累歲苦虐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方願為屬役尚敢反耶於是諸蠻率服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何喬新巡撫山西時北虜因威寧海之怨連歲大舉入寇及是復擁衆深入喬新偵其來路預設伏於夾溝以待之虜至與戰伏兵起遂殲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尉繚子曰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喬新奉命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喬新至邊上守者多老弱遂請選精兵出間道以擣其虛

太公曰擊其不意攻其無備

孫子曰攻其無備兵之要避實而擊虛

尉繚子曰是則擊虛奪之也

朱英在兩廣值兵荒後人民逃散而戎帥多

喜功生事英下令撫輯猺獞各安生業飭將士不許邀功賊倡亂者將首惡誅之釋其餘黨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十省其五數年間戶口蕃殖天河荔浦諸巨盜巢穴咸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尉繚子曰恵在於因時

徐溥在內閣以占城乞師討安南乃上言王者

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今若遣官至其國小必捬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孫子曰王者不可以怒而興師

詩進鎮大同軍法嚴整小王子瓦剌兩種聞進威名遣其酋哈𠰉等兩年二貢每入皆下馬脫弓矢入館聽命由是雲州迤北谷河曲塞竟無虜

患

孫子曰威加於敵

進巡撫甘肅以吐魯番及其酋牙蘭刦忠順王據哈密城為患乃遣人結赤斤罕東小列諸夷為援誓衆遠征不恤浮議冬月帥諸將雪夜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擣哈密城牙蘭遁去遂獲忠順王及都督罕慎等并復其城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劉大夏任北邊時邊關糧草皆計千百數方准告納以致中貴子弟相為市邊民坐困大夏至揭榜通衢曰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所內外官民客商家願告報者米十石草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邊費充足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陶魯以父成死事蔭新會丞累進左布政使撫

治兩廣其行兵兵不先知即裨將亦不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之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惟曰戍守賊不及備而敗常宴客樽俎未徹捷報已至坐客駭其神笑云

太公曰敵不知我所備
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黃石公曰變動無常因敵轉化

馬文升為兵部時方討哈密以楊翥熟諳夷情

詢其驍敎牙闌之策翕請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更調罕東番兵為前鋒以漢兵為後援各持數日熟食晝夜兼程襲之其城可取

司馬法曰襲而觀其治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尉繚子曰是以擊虛奪之也

張吉在廣西嚴武備擇將領教士習射則懸金為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隻聲銃偏架弩以府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

毀其伏匿之所又以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尤悍乃併力攻其東破之西賊亦戢府江以寧

太公曰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
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尉繚子曰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

陳壽巡撫延綏將火篩侵犯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至邊先郎牌士官軍易諸路將領開邊耕耘架梁採牧與虜戰數勝虜知有備乃引去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楊一清總制三邊以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橫城堡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套虜數由以入乃請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

李承勛為南昌守時裴源賊起總制俞諫請邊

兵剿賊勛以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已而賊果趨裴源三路兵至大破之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吳子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

承勛招有降賊黃奇置麾下人有謂宜防不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隨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為內應承勛與士酋岑猛帥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

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鼾睡遂拔柵奮刀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猝不知所爲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

孫子曰因其敵間而用之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許達爲樂陵令因劉六楊虎等流劫山東等處勢甚猖獗達築城浚池令民家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主僅可容人令藏者執刀俟

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任令視旗鼓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

太公曰設伏而待之
司馬法曰攻則屯而伺之
孫子曰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
吳子曰設機投機其將可取

林俊巡撫四川值賊首藍廷瑞廖惠等攻破諸郡邑俊以官兵不諳地勢乃召各處土兵協方勦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廷瑞奔後

鄢本恕越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敗之擒廷瑞本恕蜀寇以平

司馬法曰凡從奔勿息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黃石公曰因勢破之

彭澤爲總制尚書討蜀寇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劇賊川中麻六兒喻思俸內江駱松祥崇慶州范藻諸黨相繼煽亂澤行軍有度前後追討悉

平之

黃石公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
李衛公曰武能威敵

胡世寧在兵部以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木蘭擁衆來歸土魯番遣使請以哈密易牙木蘭而甘心焉世寧議以牙木蘭歸順宜厚撫以風蠻夷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遠越流沙爲合離久倘懸重賞購之相離必可破滅

太公曰[illegible]據[illegible]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黃石公曰將謀密則奸心閉

鄒文盛爲都御史奉命剿除[illegible]苗。乃[illegible]賊巢
險易分兵[illegible]則進抵[illegible]
立塞絕賊[illegible]
弩俱下官兵用火[illegible]亂以水[illegible]之
諸將再攻不克乃以魚[illegible]山虎從附等
具督令精兵[illegible]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去拔

古今籌畧卷四　國朝　全二

其外柵。賊死戰禦之。復採木製擣櫓衝機樓。高與
賊巢埒。約接近可攀登者。遂乘夜官用大作觀
賊不備。昇前攻其將崖先登。斬關接柵縱火焚
賊廬舍。四面夾攻。賊退據後山重險間。乃先遣
人入巢與約。誘下山前招撫之。使命往復。故延
久。賊果聚前山觀聽。山後備[illegible]弛。諸將齊登。衆
官兵已奪險。賊倉卒不能禦。遂乘勝入擣崖洞
擒賊首與傍等。物獲甚衆。

太公曰彼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陳

孫子曰絕山依谷視生處高

吳子曰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

王守仁奉命撫南贛。郎奏請改提督。給旗牌。曰。
陛下責臣討賊。而不付以賞罰之權。何以從事。
如付以賞罰之權。而賊不滅。請戮臣以徇。上壯
而從之。遂練兵得精銳二萬。軍容肅然

孫子曰。法令孰行。

吳子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守仁討橫水賊。始仍故事招安之。因給以牛種。

古今籌畧卷四　國朝　全

俾力耕自新。所遣使與繪者。俱盡圖其山谷險
易。猝以秋高進兵。食其所穫。賊不及備。大破之。

孫子曰性生於勇。因糧於敵。不知山林
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守仁督兵攻橫水。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
各執一旗。貫銃炮由間道攀崖上入。分布近
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視賊。令度我兵至險舉
炮火應。詰辰追至十八面隘。賊據險近敵。忽聞
炮聲如雷。守仁等麾兵逼之。賊大驚潰。

太公曰。詭伏設奇
吳子曰。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尉繚子曰。攻要塞據

守仁既平橫水。將討桶岡賊。會元夕。大張燈。置酒高會。諜將佐酒半自起更衣。由署後出。潛率牙兵及豫集池部卒抵賊巢。則賊方弛備酣臥。盡殲之。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守仁討浰頭賊。先移檄兩廣湖湘。大舉夾剿。期

以來春。忽集部下兵。聲攻他寇。直抵浰頭。擒斬殆盡。凡所破賊巢。疏立縣治巡司以控制之。

太公曰。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

守仁以浰頭賊首池仲容未獲。陰使人分召近浰頭諸縣被賊害者。至。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將諸縣民皆為仲容所脅。有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獨抗賊。賊讐忌之。三人來告言池仲容反狀。將仲容弟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疑。乃佯怒三人讐誣。收縛將斬之。言仲容方遣弟報効。安得有此。令仲安具狀訴。將盧珂等置之獄。守仁密諭盧珂等令勿恐。因張樂大享將士。休兵為樂。散兵歸農。遣池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等被繫。仲容意甚安。守仁別賺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仲容來謁。守仁乃夜釋盧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守仁遂設犒于庭。先

伏甲士。引仲容入。擒之

太公曰。陰納智士。使圖其計。
孫子曰。因其敵間而用之
黃石公曰。非陰計無以成功

守仁奉　勅撫閩。已離贛道。聞宸濠反。亟易漁舡。遂吉安集四郡兵。平之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

守仁以李士實為濠謀主。乃舉已於鄉者。因作書通候。尾云。但得此公早出頭。則吾計就矣。密

遣老僕遺之。為濠得疑不敢出兵者十三日。遂得移檄留都遠邇有備。

孫子曰。親而離之。
吳子曰。善行間諜。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

守仁返吉安集四郡兵議所向衆以安慶圍久。為留都咽喉宜急援曰安慶守固南昌其巢也。擣而躡之則進不得取退無所歸勢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　南昌聞之自奪氣。此成擒矣。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
吳子曰。襲亂其屯。先奪其氣。

守仁攻南昌分兵十三哨以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為遊兵策應之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為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門自守勿助亂。消衆聞攻其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士皆震慴逃散。兵遂入守仁乃撫定之有我兵不遵約束肆殺掠者執數人斬之擒拱𢷬及萬銳等千餘人。遂籍封其府庫。城中以安。

司馬法曰。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尉繚子曰。攻不必拔。不足以言攻。
黃石公曰。攻敵欲疾。

守仁克南昌遂復南康九江敵解安慶圍返鬭。遇諸樵舍督伍文定為前鋒徐璉戴德儒張左右翼以進邢珣引奇兵直貫其中敗之大戰三日遂擒濠

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守仁與宸濠戰。時方坐舟中偕鄒守益輩從容講道初報前軍少利坐中皆失色亟拔劍令取御者頭既而報我軍大勝坐中皆忻然徐發預書免死牌數萬順流下敵衆爭持牌降叢始終神色不少動

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不動如山。

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諸夷憚之守仁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

不可遂滅。乃遣使招蘇受降。受疑懼反覆，言求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盡用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陳兵來見，守仁數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受不釋甲受杖，且用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罹兵革，民間已不勝。況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

州治，官岑猛子邦相為判官，以盧蘇等為十巡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

太公曰：全勝不鬭，大兵無創。
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守仁總制兩廣，蘇受初降，願立功自贖。會斷藤峽及八寨賊猖亂，守仁至南寧，遣蘇受等分兵襲剿，乘其不備，突進四面攻圍。賊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賊敗走，前後夾擊，誅斬萬計，嶺徼以寧。

[illegible]子曰：趨其所不意。
黃石公曰：攻敵疾則備不及。

伍文定因濠盡發南康九江兵，併力挑戰，我兵敗。乃急令斬先卻者以徇，身立銃砲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鬬，兵復振。乃為火攻之，其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火及宸濠副舟，賊衆大潰。

太公曰：嚴刑重罰者，所[illegible]罷怠也。
孫子曰：以火助攻者[illegible]。

楊銳守備安慶。先是[illegible]宸濠必反，密謀同

知林有祿修濬城池。至是，濠起兵，銳與郡官張文錦、林有祿嬰城固守。濠至城下，銳令軍士大罵之。濠怒，悉力攻城，不克，乃令潘僉事家人持書諭降。銳手斬以徇，衆賊氣遂衰。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吳子曰：先奪其氣。

沈希儀為都指揮使，率兵討岑猛。懼出奔猛婦翁岑璋所。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乃察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遣說之。臣過璋所，喜迎

殺劉璋。疑撓臣臥內跪歎之。臣泣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復驚問。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撤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事機矣。必我死。奈何。璋謝曰。君實生我。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睠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列於督府。匪直免禍。功有籍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

舍。亟遣人馳請希儀所。陳猛反狀。願擒猛自効。乃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實為間。約內應。衣別有識。希儀許之。及戰。猛衆敗奔。倉卒無所之。璋佯泣迎處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猛喜不疑。璋持鴆酒一卮。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怒罵曰。悔墮此老姦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併取所佩印。間道馳報請功。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黃石公曰。非陰計無以成功。

仇鉞為寧夏副總兵。值寘鐇反。鉞在城中。詐稱病。陰約遊兵壯士候官兵至河上。從中發為內應。賊而覘知兵至。鉞誘賊將何錦出城。留賊周昂城守。鉞復稱病亟。昂入問疾。鉞令蒼頭揮殺之。即起披甲仗劍。跨馬一呼。諸遊兵壯士皆集。遂奪城門。擒寘鐇。

孫子曰。兵以詐立。○又曰。親而離之。

程信總督川貴時。諸蠻僰叛。破諸邑。信督大軍

入金鷄池。令川軍從戎縣。貴州軍從芒部。雲南軍從普市入。至渡船鋪。賊據險拒敵。我軍以神鎗勁弩射之。賊却。攀崖因舉火焚其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掠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駭散。遂盡殲之。

孫子曰。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馬永為都督。善養士。與同甘苦。又善詗虜情。先

知所從來及虜衆多寡設伏以待虜往往失利去。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

蔡天祐巡撫大同先是撫臣張文錦議築五堡從鎮卒二千五百家爲藩籬諸鎮卒死不願徙嘯聚爲亂殺文錦事聞於朝命天祐代之制曰誅首惡脅從不問也天祐至反覆宣諭朝廷恩威衆皆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

奈何若能擒獻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可止也諸亂卒遂擒首惡郭疤子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地方以安。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尉繚子曰能奪人而不奪於人。

翁萬達與田汝成守巡廣西因賊侯公丁等猖獗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貰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耳乃捕繫訐訟公丁者數人責其仇讐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冊付賄公丁自益信雄命萬達巡他郡以事屬田汝成雄乃詣公丁曰濤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何不自訴憲堡事緣他廠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卽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并逮入繫獄遣雄諭其黨曰憲堡事公丁委罪諸徭須鞫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冤須

羣入得釋之爲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徭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僇誅之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怒而撓之。

毛伯溫以兵部尚書提督戎務往討莫登庸先是登庸弑主借竊踞據安南沮逆朝貢有謂帝王之於夷狄嘗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後兩廣遂少邊釁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

徼中國為黎氏復讐朝議竟平討命伯溫督之。乃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所徼雲南守臣儲積糧餉。分正兵三哨奇兵二哨共一十二萬餘人。各有統領經畫既定馳檄諭安南諸臣。以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於莫登庸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又諭令登庸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地土人民納欵聽命。亦待以不死。而

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懼。率酋目四十餘人徒跣詣軍門請降。伯溫諭令歸國候命。乃上疏乞宥登庸降安南國為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秩。子孫世襲。

吳子曰。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黃石公曰。降者脫之。

張岳為督撫駐師辰州。因苗魁龍許保吳黒苗等猖亂。乃集兩省官議。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

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岳乃大集漢土官兵討之。擒斬頗衆。惟土官田應朝以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日益恣橫。岳廉知應朝雖諳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杖斃之。應朝累遣人自列。岳許令出立功贖罪。乃託永順宣慰投見岳杖而釋之。令從征特諸苗畧定。岳檄石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計擒龍許保賄令聽撫。又懸賞購之苗吳

老猫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吊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疏聞誅之。又詗知吳黒苗以捕急故深自匿。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盡釋令去。密督土官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其寨襲斬之。

太公曰。遠狀雖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孫子曰。利而誘之。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吳子曰。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古今將畧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案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皆作馮孜撰孜字原泉桐鄉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此刊本則題馮時寧以一甫撰前有李維楨序亦稱時寧所作維楨登隆慶戊辰進士與孜同年似不應有誤然孜六世孫浩有此書跋稱孜生三子次曰時寧孜没時僅六歲及年漸長忽有志習武乃妄竊父書鑿改已名且求父之同年李維楨爲序維楨諛隨狥物竟不爲之是正云云其語出馮氏子孫當必有據然則此書實孜所撰刊本及序皆作僞不足信也書分元亨利貞四集採自黃帝迄明代以戰功顯者錄其事蹟而以孫吳諸書所載兵法證之體例與宋張預百將傳相近特隨事節錄不立全傳爲異耳

嶺西水陸兵紀二卷附拙政編一卷

〔明〕盛萬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寶綸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嶺西水陸兵紀二卷》提要

嶺西水陸兵紀序

不肖政爲南職方郎篤目兵政深嘆其敝窳不振爲戍留都者若干衛衛若干軍歲所費若干餉占籍者非不如林矣嘉靖中倭不盈百長驅閩浙江淮之間進薄都城惟閉關以謝竟無一矢加敵者後始議募客兵分水陸二營迄今恃以爲捍然兵以久玩按籍而呼則捉負弩而驅則仆汰之虞脫巾振之易攘臂歲所簡閱不啻孩戲各省直諸邊鎮其兵不留都者百一二構李盛公文經武緯爲憲萬邦胸中甲兵並轡韓范乃以起部郎出備兵于閩觀察于粵而復叅

藩于黔不肖爲宇下編戶沐九里潤者有日一旦獲覩公粵東水陸二兵紀議周而核嚴而可久乃喟然曰持此主天下兵何憂敝窳耶廣之電白吳川古高涼地東南濱海與暹羅日本鄰番舶乘汎無深濠廣塹之限往往爲中土孽而電吳先受其鋒西北阻山峨嶺摩空而複道躡雲猺獞竄焉詐順者曰撫民亦出沒叵測乘隙內訌與海寇相煽爲虐海揚波而山亦警燧故嘉隆有電白之禍萬歷有吳川之危雖旋亂旋戢而徵兵倥偬之際無與碩大補牢矣及一底定鮮有豫爲綢繆之計者公見之慨然殷殷爲桑土

之諜電白西五里爲蓮花寨以扼其吭吳川西六里爲限門寨以固其藩各列海而爲信地以專責守分總以下皆指相使方舟連艘密于城堞是爲水兵舊陸路止高涼陽電二營而兵亦𡶒星公爲增餉而廣其籍至吳川距海尤咽喉要地特撥一大營營兵五百有奇與高州陽電鼎足而峙又分三營之什一以實陽電黎戎之伍使得徵發以備不虞是爲陸兵汛收則水陸將弁汛發則水陸擊應制何周也至于除器理餉訓練清勾設塘報嚴斥堠新其雉堞而申其軍法一切鉅細罔不悉備意何核也公尤慮烏合者

二

之未易齊一復撫其所建梗概彙括成帙捕隊而上家給而人諭之於以一其耳目齊其心志翕肩聚息繩布綵聯故善馭者無逸馬轡銜飭也二編其公之轡銜以善御三軍之師者乎又何嚴而可久也治廣者能畫一守之將海氛不波陸氛不燧寧獨高涼萬世功哉夫兵猶火也薪盡而火傳以公之二編火傳於天下用之留都用之各省直用之九邊諸鎮以及荒徼之域無不爲萬世盤石之計又何敝窾至此極乎故試于廣廣之民尸而祝之試于天下則天下之民尸而祝之天下皆尸祝公而天下之兵政庶亦周

亦核亦嚴而可久雖有留都嘉靖之變百不爲憂矣

萬曆三十七年歲次己酉季春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治下生喻政頓首拜譔

附錄

明詩綜盛萬年字恭伯秀水人萬歷癸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副使歷廣東貴州江西按察使遷雲南布政使未任卒有撫政編附詩

靜志居詩話盛公浮湛藩屏敭歷有年當其叅藩羊城値倭人入寇躬擐甲冑乘城擊破之於錦囊所貯以一人攝五監司事案無留牘其還家詩云三黜已甘投嶺外一帆今喜到江鄉所居梅湖饒有魚稻之利築場納稼專以實齋訓子孫先疇至今未改云

嶺西水陸兵紀卷上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嶺西道右叅政盛

爲申嚴條約以肅軍威以固海邦事照得高凉之地東南距海綿亘六百餘里倭人乘東北風而來信宿可至電白吳川爲必犯之地西北倚于博陸山菁盤鬱獞猺錯處于二廣爲聯絡之處萬一中寇則東西壤絶矣其所繫之重如此乃承平日久武備寖弛尺籍空虛兵防單弱以故前有電白之禍近有吳川之危本道思爲結綱補牢之計乃力請

兩院再增水陸官兵九百三十七員名幸蒙毖念時艱俯賜批允深爲地方幸焉故爲之派守信地爲之酌用戰船爲之增定名數爲之布立營壘爲之置造器藥爲之料理錢糧時其訓練稽其虛冒申其號令約其應援雖堞之卑小者撤而新之池濠之湮沒者淸而浚之以至設塘報謹斥堠籍狼兵愼城守一切軍中機宜時與二三將領共申飭徹土綢繆稍已具悉惟是兵心未一面命爲難時異事殊善後不易爰爲掇拾條款編列成書水陸各自爲帙捕隊而上各給一帙使與士卒習其耳目齊其心志且藉以垂永久倘亦爲高凉保障之一助乎然本道猥以書生鮮

知兵事屢圖臆說無當於時伏乞

本部院本院留神詳閱如有一二可行特賜丁寧告戒行

同道照刊發仰藉

寵靈綏此海邦本道幸甚地方生靈幸甚具由通詳

隨奉

總督兩廣軍門戴　批據詳水陸條約善後事宜已

極詳悉遠猷石畫足爲東海金湯仰刊刻成書分發

大小將領着實遵行繳又蒙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李　批水陸兵防布置悉中肯

綮倘能行此竹看溟渤波恬寇盜睩息矣尙何倭之

足患哉依議刊行須布嚴督將領着實遵行有不如

約者以三尺從事此繳

萬歷三十年正月　　日刊行

北洋寨右司信地東界雙魚西界白鴿中以蓮頭限

門爲寨巨海茫洋倭警叵測以故嘉隆間電白城陷

受毒甚慘前車爲不遠矣事平而後迄今三十餘年

衣袽不戒防禦寖疎至二十九年四月倭奴寇犯吳

川城幾不保旋事徵兵燃眉莫救今詳

兩院處倘增兵添設限門分總領兵一寨與蓮頭舊

寨各派信地互爲犄角至于器械火藥無者增之壞

者修之更設塘報嚴烽燧以便偵探種種事宜庶以

補偏救弊但立法之初猶恐紀律未明人心未肅合

申條約輯彙成書刊刻須布以示遵守敢有不率約

束軍法具在決不輕貸

水寨條約

一派守蓮頭限門二寨信地圖說

蓮頭限門二寨信地上自青洲港與雙魚所分界下至碙州與白鴿寨分界沿海地方計六百九十里其中青洲山黃程山蓮頭山放鷄山暗鏡山博茂灣磊嘴門七處俱在外洋乃賊船可泊之所但恐風信不測兵船難于久劄至于青洲港蓮頭港赤水港限門港三合窩新門港六處可以泊船卽係防守要地其青洲港在電白縣城之東距城八里人烟稠集甚爲喫緊應派七號船二隻劄守艟艚一隻專責巡哨港外青洲黃程前藍海面而蓮頭港係電白縣咽喉距城五里應派左哨三號船二隻六號船一隻劄守左港右哨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一隻劄守右港艟艚一隻專責巡哨蓮頭外洋接前藍海面止赤水港係電白縣之西港內通各鄉村距城四十里應派三號船一隻六號船二隻劄守八號船一隻專責自蓮頭海面巡至放鷄山止又艟艚一隻專責自放鷄海面巡至暗鏡止限門港係吳川縣門戶離城六里港內通梅茶化州遂高州府應派六號船二隻七號船五隻劄守八號船一隻專責自暗鏡海面巡至博茂止又艟艚一隻專責自博茂海面巡至限門止三合窩係賊船往來入犯之區窩有小港通限門內港應派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二隻劄守東則策應限門西可備禦新門八號船一隻專責自限門海面巡至三合窩止其新門港係石城縣要地離城八十里應派七號船二隻劄守艟艚一隻自三合窩海面巡至新門止又艟艚一隻專責自新門海面巡至碙州止大船可恃攻擊艟艚以便偵探走報軍情

青洲港至青洲山三十里

青洲至黃程山三十里

黃程至蓮頭山四十里

蓮頭至放鷄山五十里

放鷄至赤水港六十里

赤水至暗鏡山四十里

暗鏡至博茂灣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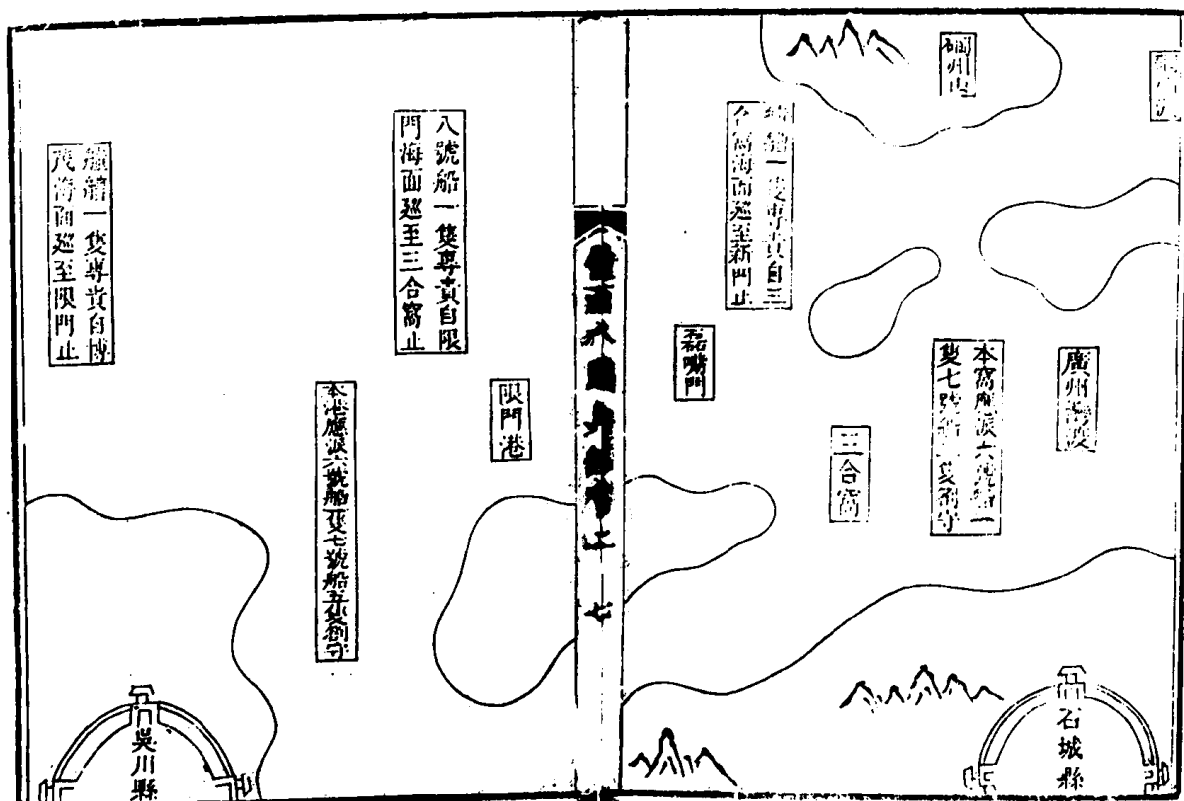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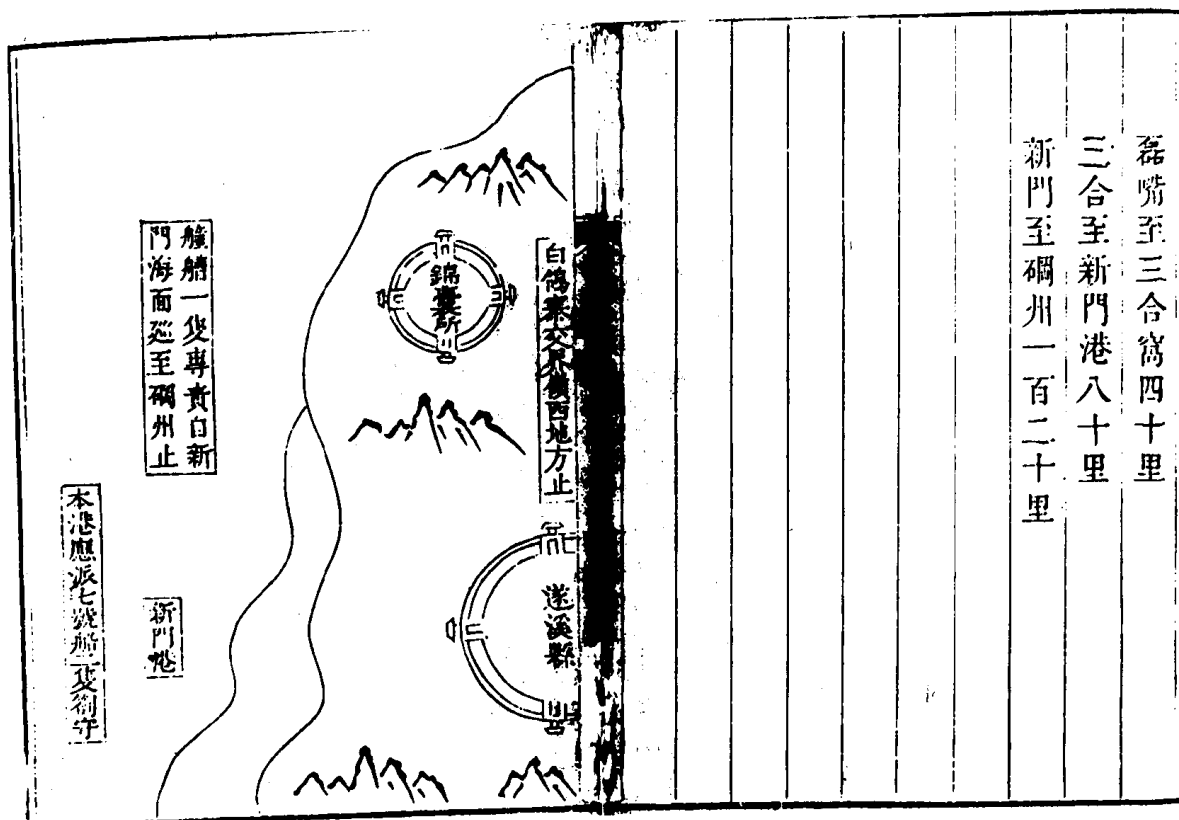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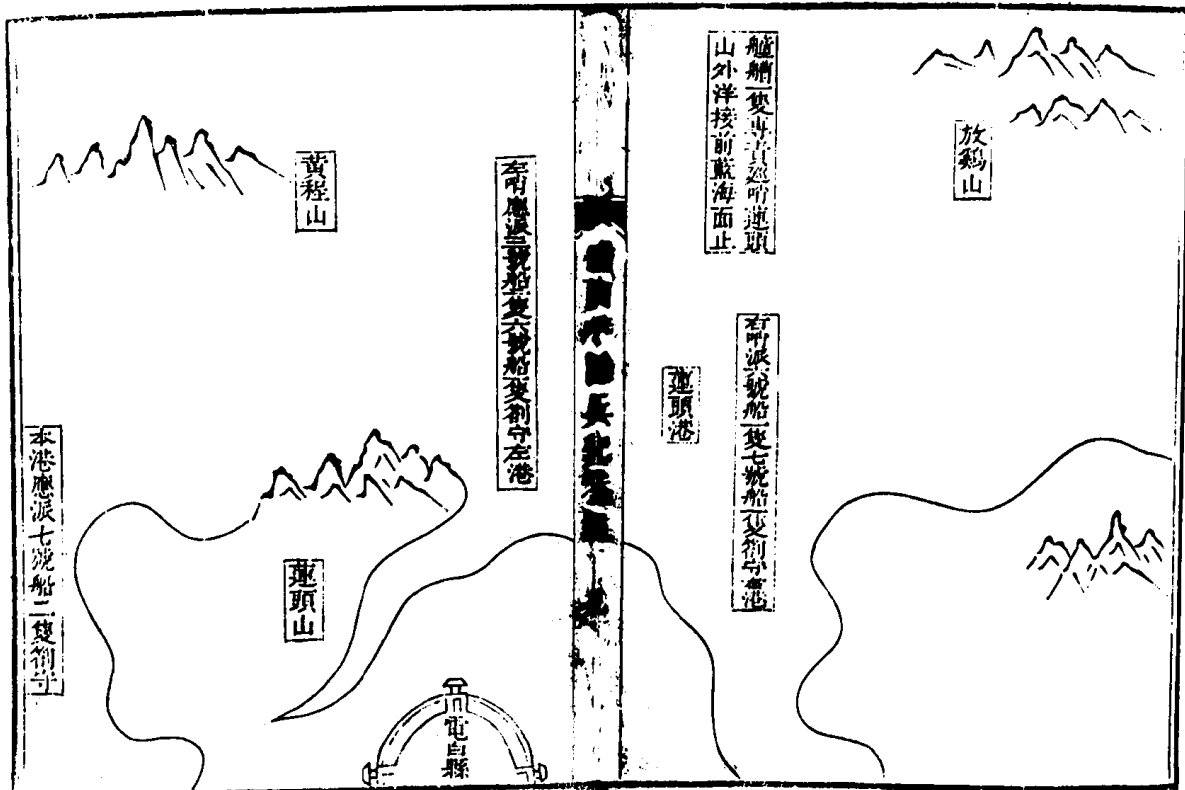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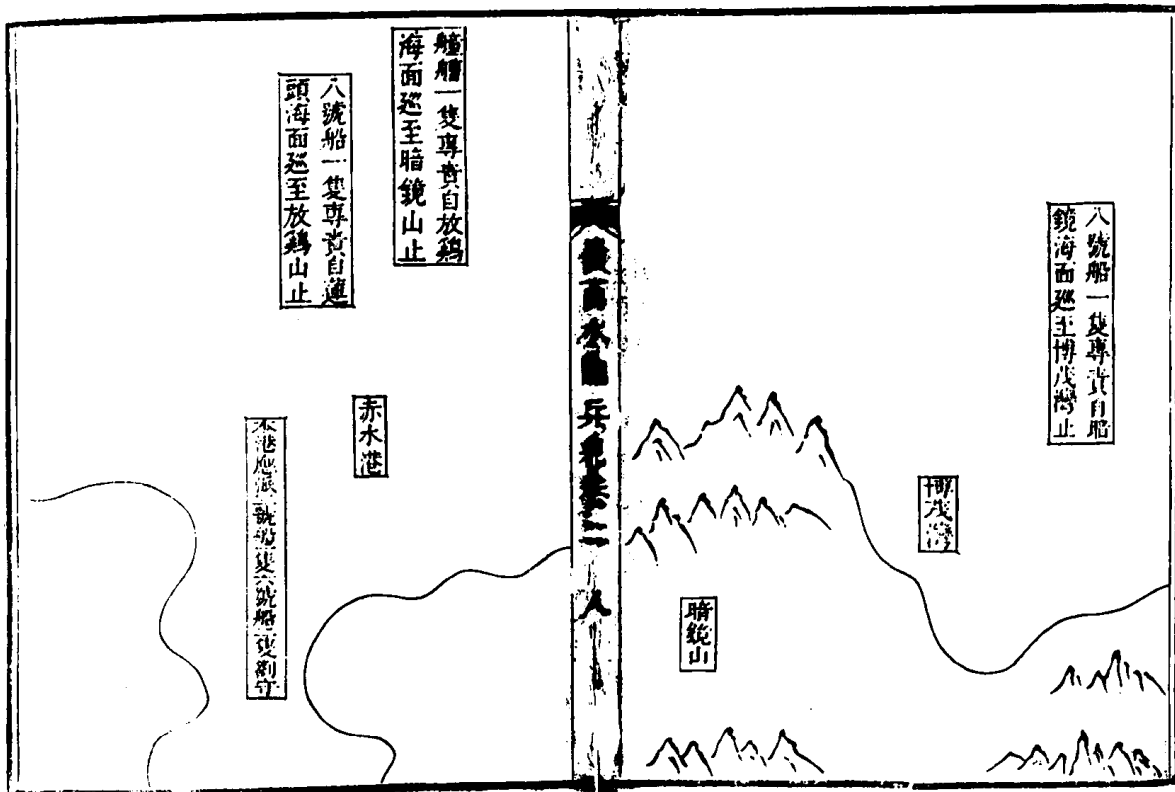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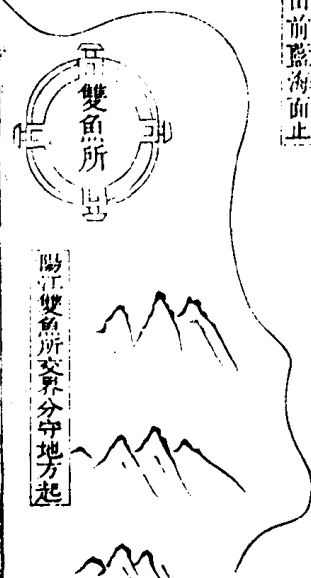
博茂至限門港六十里

限門至磊嘴門八十里

磊嘴至三合窩四十里
三合至新門港八十里
新門至硇州一百二十里
白鴿寨交界
錦囊所
遂溪縣
艟艚一隻專責自新門海面巡至硇州止
本港應派七號船一隻彈守
新門港

艟艚一隻專責自博茂海面巡至限門止
八號船一隻專責自限門海面巡至三合窩止
本港應派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五隻彈守
限門港
吳川縣
硇州山
艟艚一隻專責自三合窩海面巡至新門止
磊嘴門
三合窩
本窩應派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一隻彈守
廣州灣汎
石城縣

八號船一隻專責自脂鏡海面巡至博茂灣止
博茂灣
脂鏡山
艟艚一隻專責自放鷄海面巡至脂鏡山止
八號船一隻專責自蓮頭海面巡至放鷄山止
赤水港
本港應派二號船一隻六號船一隻劄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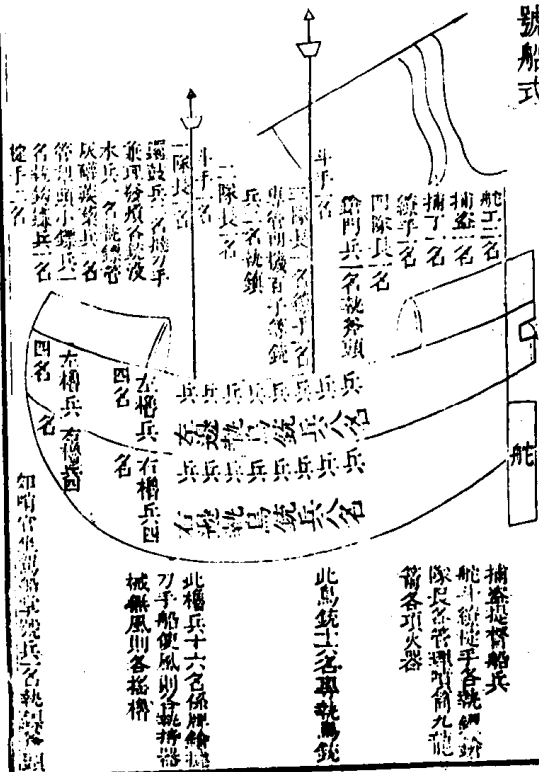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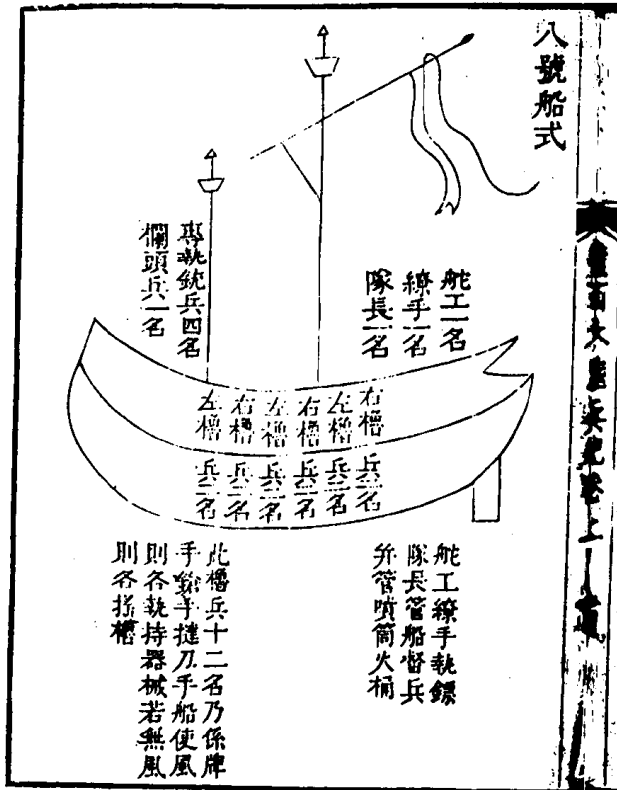
艟艚一隻專責巡哨蓮頭山外洋接前藍海面止
放鷄山
蓮頭港
本哨派六號船一隻七號船一隻劄守右港
本哨應派三號船一隻六號船一隻劄守左港
黃程山
蓮頭山
本港應派七號船二隻劄守
電白縣

舊分總一員駐劄蓮頭名曰蓮頭分總所管信地
自青洲起至暗鏡止計二百五十里共中海港
水深堪泊大船撥三號三隻六號四隻七號三
隻八號一隻艟䑩三隻照前列信地哨守
新分總一員駐劄限門名曰限門分總所管信地
自暗鏡起至礵洲止計四百四十里共間海港
水淺兩岸多石難劄大船且不便駕捕撥舊設
六號一隻七號三隻八號二隻艟䑩三隻新設
六號二隻七號四隻照前列信地哨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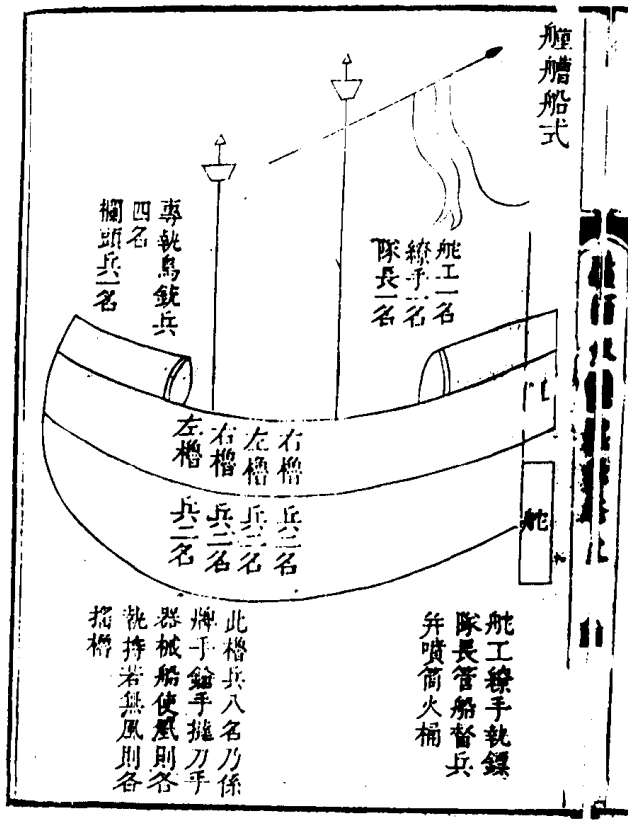
哨船圖說

三號船三隻每隻舊設捕盜一名捕丁一名舵工
繚手椗手斗手各二名隊長三名兵三十四名
船大兵少實難駕捕今議每隻增隊長一名兵
六名沒水兵一名新舊共目兵五十五名內蓮
頭右哨官坐駕一隻增掌號兵一名共各司技
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船式貼註遵守

三號船式

六號船七隻每隻舊設捕盜一名捕丁一名舵工二名繚手椗手斗手各一名隊長二名兵十九名今議每隻增隊長一名兵八名又没水兵一名新舊共目兵三十八名內蓮頭左哨手恨門左右二哨官各坐駕一隻各掕掌號兵一名共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船式遵守

七號船十二隻每隻舊設捕盜一名捕丁一名舵工一名隊長二名共十九名今議增每隻繚手一名椗手一名兵六名新舊共目兵三十二名共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船式遵守

八號船三隻每隻舊設舵工一名隊長一名繚手一名兵十一名今議每隻增兵六名新舊共目兵二十名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船式遊守

艟艚船六隻每隻舊設舵工一名隊長一名繚手一名兵十一名今議每隻增兵二名新舊共目兵一十六名各司技藝與執持器械悉依貼註船式遊守

一置造器藥

哨船器藥有日久壞爛者有原置未備者今已叅酌舊制合衆論隨船大小修補派給但久置船中恐鹹鹵濕壞凡春冬二汛畢日蓮頭寨聽叅將限門寨聽海防官各逐件點驗諭令哨捕量留一二零碎者在船以備緩急其餘噴筒火礶九龍箭等項各就近送回叅將海防衙門督令人役善藏各將收過數目報道查考候汛期將至各哨捕照數赴領具領報道稽查官兵無事損失人役收藏浥壞責令賠補若敵賊用去查有實據准與開銷缺少者詳追發補

三號船

發熕銃一門 子十五個　朋機銃四門 子十六個

百子銃四門　鳥銃十六門

三管銃三把　埋火藥桶五個

噴筒二十個　火礶二十個

火繩十六條 銃兵自備　九龍箭二十門

大斧頭六把 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　捷刀十四把

長竹鎗二十枝　過船鎗十枝

鈎鐮刀二十把　繚鈎四把

犁頭鏢三十桿　小鐵鏢三百枝

每兵籐盔一頂 自置　每兵綿甲一領 自置

籐牌十四面　鐵蒺藜二百口

灰罐二十個　鑼鼓二副

大旗一面　斗衣二副

罟綱六十手　發熕銃藥三十斤

朋機銃藥六十斤　百子銃藥六十斤

鳥銃藥五十斤　朋機鐵彈四十斤

百子鉛彈四十斤　鳥銃鉛彈三十二斤

六號船

朋機銃四門 子十六個　百子銃四門

鳥銃十二門　三管銃二把

埋火藥桶三個　起火十枝

噴筒十二個　火礶十二個

每兵籐盔一頂 自置　每兵綿甲一領 自置

籐牌十面　火繩十二條 銃兵自備

九龍箭十二門　長竹鎗十二枝

過船鎗八枝　鈎鐮刀十四把

大斧頭四把 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　捷刀十把

鈎鐮二把　小鏢二百枝

犂頭鏢二十桿　鐵蒺藜二百口
鑼鼓二副　大旗一面
斗衣一副　罟網四十手
朗機銃藥四十斤　百子銃藥四十斤
鳥銃藥四十斤　朗機鐵彈三十斤
百子鉛彈四十斤　鳥銃鉛彈二十四斤
七號船
朗機銃三門子九個　百子銃四門
鳥銃十門　三管銃二把
籐牌八面　每兵籐盔一頂自置
每兵綿甲一領自置　火礶八個
火繩十條銃兵自備　埋火藥桶三個
噴筒八個　起火十枝
九龍箭八門　撻刀十把
大斧頭三把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　長竹鎗八枝
過船鎗六枝　鈎鐮刀十把
繚鈎二把　小鐵鏢一百五十枝
鐵蒺藜一百五十口　鑼鼓二副
大旗一面　罟網四十手
朗機銃藥三十斤　百子銃藥四十斤

鳥銃藥三十斤　朗機鐵彈二十斤
百子鉛彈二十斤　鳥銃鉛彈十五斤
八號船
百子銃二門　鳥銃六門
三管銃一把　埋火藥桶二個
起火十枝　火礶四個
火繩六條銃兵自備　鈎鐮刀六把
大斧頭二把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　長竹鎗四枝
過船鎗五枝　鐵蒺藜一百口
撻刀八把　小鏢鎗六十枝
噴筒四個　籐牌六面
每兵籐盔一頂自置　每兵綿甲一領自置
大旗一面　鑼鼓一副
百子銃藥三十斤　鳥銃藥二十斤
百子鉛彈二十斤　鳥銃鉛彈十二斤
艟䑸船器藥與八號船同
一額設官兵
蓮頭舊設分總一員家丁二名健步二名長夫二
名哨官二員每員家丁一名健步一名捕盜十
六名每名捕丁一名共十六名舵工三十四名

繚手二十名椗手十一名斗手十一名隊長四十四名兵四百五十名兵稀海遠備禦不周今議增分總一員書記一名家丁二名健步一名長夫二名哨官二員每員家丁一名健步一名捕盜六名每名捕丁一名共六名舵工八名繚手一十四名椗手一十四名斗手二名没水兵十名塘兵十二名掌號兵四名隊長二十二名兵二百八十八名又新添蓮頭分總書記一名通融新舊分派蓮頭分總部領哨官二員捕目兵丁五百名限門分總部領哨官二員捕目兵丁五百零九名

一額支兵餉

右司官兵月糧向來取給司餉上下半年請支近議增兵司餉難繼或搜括府庫或加派丁田以足兵食今通計新舊蓮頭限門二總官兵共歲支餉銀除收汛減支外尚實支銀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六兩零五分二釐六毫四絲內舊額支一項司餉銀四千五百三十四兩五錢八分三釐六毫四絲一項高州府丁田及貧守山西餉餘共二千三百零一兩六錢今新增支高州府庫貯一項扣存東安餉餘銀一千零二十九兩六錢九分一項留府備支歲存銀一千二百七十六兩九錢九分二釐五毫一項加派化茂等六州縣田糧銀內支一千四百七十三兩三錢八分六釐六毫

分總每員月支廩給銀三兩

哨官每員月支糧銀一兩八錢

總哨丁健長夫書記每名月支八錢

塘報兵每名月支銀一兩

若捕盜出汛每名月支銀一兩三錢二分收汛扣減月支銀九錢

舵工出汛每名月支銀一兩二錢收汛扣減月支銀八錢

斗繚手椗手出汛每名月支銀九錢收汛月支銀六錢

隊目兵丁出汛每名月支銀八錢收汛扣減月支銀五錢三分三釐三毫

没水兵每名月支銀一兩收汛不扣

一會哨

艟艚八號船兵收汛不減月糧蓋爲其常出外洋

巡邏會哨探報消息遞來將領不加稽督士卒相率偷安以致賊入信地官兵漫然不知臨事倉皇甚非法紀今本道派定後開信地各要常川會哨遇有警息星飛傳報毋得仍前怠玩以干軍法每十日各該總哨將會哨隊兵姓名日期具結報查如有警失報者即拏信地隊兵綑打若致失悞軍情者以軍法從事總哨一體連坐究革

蓮頭左哨管下

艟䑧兵船一隻上自青洲與左司兵船會哨下至前藍與本哨艟䑧兵船會哨

艟䑧兵船一隻上自前藍與本哨青洲艟䑧兵船會哨下至蓮頭與右哨八號兵船會哨

蓮頭右哨管下

八號兵船一隻上自蓮頭與左哨艟䑧兵船會哨下至放鷄與本哨艟䑧兵船會哨

艟䑧兵船一隻上自放鷄與本哨八號兵船會哨下至暗鏡與限門左哨八號兵船會哨

限門左哨管下

八號兵船一隻上自暗鏡與蓮頭右哨艟䑧兵船會哨下至博茂與本哨艟䑧兵船會哨

艟䑧兵船一隻上自博茂與本哨八號兵船會哨下至限門與右哨八號兵船會哨

限門右哨管下

八號兵船一隻上自限門與左哨艟䑧兵船會哨下至三合窩與本哨艟䑧兵船會哨

艟䑧兵船一隻上自三合窩與本哨八號兵船會哨下至新門與本哨硇州艟䑧兵船會哨

艟䑧兵船一隻上自新門與本哨艟䑧兵船會哨下至硇州與白鴿寨兵船會哨

一修船

本寨兵船往年俱委官至省城打造無從稽核任其冒破如三號一隻佑價七百餘金乃尚板薄釘稀一駕出海遂有風濤不測之患陜洋之往事可鑒也今查所屬化州電白信宜梅菉等處地方產木雖不多而本寨數船亦可先期採辦但向委州縣佐領衛所武官督造然船非此輩所用惟利目前鑽鉄苟且了事積弊相沿牢不可破而捕盜則以船爲家通船性命所係責之打造利害切身必能盡心竭力今後春汛畢日

海防官選委廉幹文官一員酌量發銀就近採
買停頓俟冬汛畢日將木料給發分總轉發哨
官督率各船捕盜應修應造即日興工須堅固
精緻可出大洋如賊在遠則先迎之賊在近則
須擊之賊退走則必追之風波震撼進退無虞
斯有實用若不能出洋就係侵欺使不致失事
捕盜止究追賠倘臨機有失即係違悞軍情捕
盜以軍法處斬修造完日海防官驗過報道親
臨閱驗如有不如法一體連坐參將海防衙門
設附二寨信地出入最爲近便修造之際在蓮
頭則聽參將在限門則聽海防官時常臨廠逐
件親驗物料不堪即令另換照本道近發稽料
冊式逐日塡繳若待船完驗出方行折改則費
力愈甚必至因循苟且監督者溺其職矣咎將
誰諉

一塘報

吳電海面距高州各幾二百里軍情警報急如星
火向因未設塘兵俱差哨兵走報多致違悞凡
總哨平日虛冒一遇查點不到輒藉口差遣今
設塘兵沿海十二名陸路十八名照派定信地
遇有警息及兵務各星馳傳遞若平常公文自
有舖兵府縣官不得混差以疲其力自後總哨
若復以差遣爲詞虛兵冒餉者從重究處

青洲一塘二名傳至蓮頭
蓮頭一塘二名傳至電白
電白一塘二名西路傳至赤水中路傳至龍門
西路赤水一塘二名傳至王村
中路龍門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三橋一塘二名傳至赤泥舖
以上電白營蓮頭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限門高山瞭望二名凡有緊急事情報至哨
新門沿海一塘二名傳至限門吳川
限門一塘二名傳至梅菉
梅菉一塘二名東路傳至王村北路傳至王竹
王竹一塘二名傳至石鼓
王村一塘二名傳至赤水
以上吳川營限門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高州一塘二名西路傳至石鼓中路傳至赤泥
中火
西路石鼓一塘二名傳至王竹

中路赤泥中火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以上高州營每塘分派二名
沿海塘兵議有工食陸路塘兵係于各營抽選
精勇濆走者充之不必更番

一稽查潰餉

兵中侵冒沿襲爲常每遇查點或託名差遣或僱
倩頂替冷補懸領之弊不特九邊爲然卽沿海
亦有之本道設法清查置簿印發總哨捕盜遇
有管下兵逃故及緣事奉提等項卽日塡簿開
除截支糧食如捕盜不卽報哨官者罪在捕盜
哨官不卽報分總者罪在哨官分總不卽報本
道者罪在分總敢有通同隱匿冒糧查出通提
究革又令各船置簽一筒每兵一簽上寫年貌
疤痣送道置之坐右遇便抽喚如有不到及到
而年貌疤痣不同者卽以虛冒究罪庶贓餉亦
有所稽矣
分總置簿二本隨到隨塡卽刻繳道查考循去
環來
哨官置簿一本捕盜一本止照登塡不必呈繳
以備本道弔查

一支月糧

近訪得各兵糧食有不待月終不候詳允輙先借
支乃類併三四月之久始具空文請詳甚非法
紀今立爲限期兩月一散至期分總將各官兵
歷過前兩月糧食造冊連頭粲限初二日限門
粲限初三日各呈繳至參將衙門該參將隨具
文移送定以初七日到道卽日核詳
軍門批允行海防官支銀鑿封公同參將臨船
查點各兵腰牌唱名給散取各兵的筆領給幷
參將及海防官各結狀次日繳查如有事故扣
還貯庫
以上條款俱參酌時宜擇其喫緊者列爲約
法以一耳目其餘明賞罰議追賠等款悉依
原奉
軍門頒布條令施行

陸路官兵原設陽電一營派守要路高州一營團練府城而吳川邊海最爲險要全無一兵護守計之陸路莫此爲甚今議增兵一營專劄吳川教場時當操演汛期則派撥限門協同水寨守把坍港以重門庭之防至於參將名下從無一兵一遇警息則束手無策惟有攖城自守而已此標兵之不可不設也必須五百一營庶幾少資策應然而糧餉無措事不得已只于高州電吳三營之中各撥一哨赴陽電參將標下以爲遊兵遇有警報隨機赴勅此陸路兵制然也若夫郡縣城垣從無雉堞不便防守今已辦料加增敵臺缺少今已酌議添建濠塹皆爲豪强佔據造屋今已清復疏瀹火藥毫無備著今已製造完整至于吳川軍士額數不過二百餘名向皆散處各鄉守城者不滿十數人而已此尤積弊從來已久本道盡令撥住城中給地造屋仍將各置藥弩以備禦敵清查猥兵以便調遣申嚴保甲以防奸細防守之法似前條已略備後列條款刊布遵行其臨時守城事宜近奉兩院頒布條分縷析極爲詳密是在有司衛所掌印官着實力行茲不復贅

陸營條約

高州營官兵額設五百四十二員名團劄教場護守城池故各兵糧食月給六錢哨官旗隊一如土兵之例嗣因地方多故凡遇征調皆與各官一體將發夫用力既與相同則餉廩豈宜獨異但遽增全給八錢歲須加銀一千七百餘兩庫儲有限措處爲難況該營劄城操練調遣有時自與電吳專戍濱海者不同相應量增一半庶爲適中業經詳奉

軍門允行如議支給本營係屬高州府海防官與陽電參將管轄

把總一員月支廩糧銀二兩四錢若選用武職者自有本等俸糧不支廩給

家健長夫三名每名月支銀五錢書記一名月支銀六錢

哨官五員每員月支銀一兩五錢家健每員二名各月支銀五錢

旗總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二錢

隊長四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九錢

兵四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銀七錢
雜役舊設高招手一名月支銀八錢大銃手一名
塘報二名藍旗手四名吹鼓掌號手五名五方
旗手五名每名月支銀六錢今議裁革塘報藍
旗手五方旗手共十一名剩銀湊給本營增餉
內撥哨官一員家徤二名旗總三名隊長九名兵
九十名赴叅將標下充爲遊兵
又撥一哨官兵派守後開石城地方如遇春冬二
汛聽撥沿海哨守汛畢各回信地

縣三門撥兵三隊

烟樓撥兵一隊
多浪撥兵一隊
那肥撥兵一隊
碌地撥兵一隊
松明撥兵一隊
白沙撥兵一隊
以上本營官兵糧食于高州府庫貯土名餉及高
陽吳三營曠餉并近議減存銀內支給
本營器械除刀鎗盔甲簑笠之類係兵自備及見存
不開外今支官銀添造充用舊壞者詳請官銀
修理損失者責令經手賠補
計發鈎鐮四十把
百子銃十個 每個重二十五斤
鉛彈一百斤
陽電營官兵額設五百五十二員名專爲派守要
路自電白交界起西至化州石城白滕黃北通
信宜淋水山地方六百餘里屬高州府海防官
弁陽電叅將恩陽守備管轄
把總一員原議月支廩糧銀三兩今議照高營一
例每月減銀六錢實支二兩四錢若選用武職
自有本等俸糧不支廩給家丁徤步長夫各二
名書記一名每月支銀八錢
哨官五員原議每員月支銀一兩八錢今議照高
營一例每月減銀三錢實支一兩五錢每員舊
設家丁徤步長夫各一名今議裁革長夫一名
每員只用家丁徤步各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旗總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五錢
隊長四十五名高招手一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二
錢
兵四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雜役舊設醫生一名家丁一名掌號手一名大銃
手一名吹鼓手四名五方旗手五名今裁革醫
生家丁五方旗手共七名餘照存留每月支銀
八錢

本營前項存減銀兩已詳允湊給高州營增餉之
數

內撥哨官一員家丁徤步各一名旗總三名隊長
九名兵九十名赴叅將標下充為遊兵

又撥三十四隊派守後開各處要路其餘俱劄電
白教場同叅將標兵團練如遇春冬二汛聽撥
沿海哨守汛畢各回信地

五藍營　夏藍營　麻西營
烏石營　古藤營　覩珠營
槌子營　新安營　譚道營
走馬山營　平岡營　官山營
黃竹營　東岸營　都和營
龍山營　石碟營　鎮安營
白藤營　叉黃營　興樂營
根竹營　簕菜營　溢田營
登高營　石牛營　大橋營
樟木營　飯盞營　狂邏營
淋水營　砲子營　孫村營
鹹水營

以上本營官兵糧食於高州府庫貯餉銀內支
給

本營器械除刀鎗盔甲莧兜之類係兵自備及見
存不開外今支官銀添造充用有壞者詳請官
銀修理損失者責令經手賠補

計發鈎鐮八十把
百子銃十個每個重二十五斤
鉛彈一百斤

吳川新設官兵一營共五百三十六員名屬高州府
海防官陽電叅將管轄

把總一員原議月支廪糧銀三兩今議照高營一
例每月減銀六錢實月支銀二兩四錢如選用
武職自有本等俸糧不支廪給家丁健步長夫
各二名書記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哨官五員原議每員月支銀一兩八錢今議照高
營一例每員月減銀三錢實支銀一兩五錢每
員家丁健步各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本營二項減存銀兩已經詳允奏給高州營增餉
之數
旗總十五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五錢
隊長四十五名高招手一名每名月支銀一兩二
錢
兵四百五十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雜役大銃手掌號手各一名每名月支銀八錢
內撥哨官一員家丁跳步各一名旗總三名隊長
九名兵九十名赴叅將標下充為遊兵
又撥兵十一隊派守後開地方度其地之緩急酌
派多寡其餘專劄吳川教場團練如遇春冬二
汛聽撥沿海哨守汛畢各歸營伍
大坡營撥兵二隊
羅山營撥兵一隊
梅菉營撥兵三隊
博茂營撥兵三隊
那祿營撥兵二隊
以上本營官兵糧食歲支銀五千五百七十八
兩八錢於高州府庫貯一項留府備支歲存
銀三百九十二兩零七分一釐三毫一項加
派化茂等六州縣田米銀內支一千七百九
十八兩七錢三分一釐肇慶府庫貯一項裁
減山東兵餉銀一千五百一十六兩八錢布
政司庫貯一項裁減山西兵餉銀一千八百
七十一兩一錢九分七釐七毫奏給
本營器械除刀鎗盔甲筤筅之類係兵自備不開
外合支官銀置造發用舊壞者詳請官銀修理
損失者責令經手賠補
計發鉤鐮八十把
百子銃十個每個重二十五斤
鉛彈一百斤
鳥銃九十門
藤牌九十面
鎲鈀九十把
三營官兵固已各有專責而緩急異用亦當權以
時宜高州陽電吳川三營之兵居常各司訓練
據險守要一遇春冬汛期海上軍情為重內地
烽堠稍輕聽本道臨時調發守海以保萬全汛
畢之日仍舊各歸營伍
一嚴烽堠

向來設有墩軍遇警即刻飛報近因所官賣放
軍人墩臺圮壞不行請修烽烟報警遂至廢格
本道業將各處墩臺修復備倭官須督率軍人
常川在墩哨瞭不許仍前賣放擅離信地遇有
警息晝則舉火發烟夜燒炬火爲號敢有失悞
軍情定拿備倭官軍各以軍法處治附近縣官
不時稽查如有懈惰偷安指名揭報本道拿究

一塘報

吳電海面距高州各幾二百里軍情警報急如星
火向因未設塘兵俱差哨兵走報多致遲悞且
總哨平日虛冒一遇查點不到輙藉口差遣今
設塘兵沿海十二名陸路十八名照派定信地
遇有警息及兵務各星馳傳遞若平常公文自
有舖兵府縣官不得泥差以疲其力自後總哨
若復以差遣爲詞虛名冒餉者定行從重究處

青洲一塘二名傳至蓮頭
蓮頭一塘二名傳至電白
電白一塘二名西路傳至赤水中路傳至龍門
西路赤水一塘二名傳至王村
中路龍門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三橋一塘二名傳至赤泥舖
以上陽電營蓮頭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限門高山瞭望二名凡有警急事情報至總哨
新門沿海一塘二名傳至限門吳川
限門一塘二名傳至梅菉
梅菉一塘二名東路傳至王村北路傳至王竹
王竹一塘二名傳至石鼓
王村一塘二名傳至赤水
以上吳川營限門寨每塘各分派一名
高州一塘二名西路傳至石鼓中路傳至赤泥
中火
西路石鼓一塘二名傳至王竹
中路赤泥中火一塘二名傳至三橋
以上高州營每塘分派二名
沿海塘兵議有工食陸路塘兵係于各營抽選
精勇慣走者充之不必更番

一稽查曠餉

兵中虛冒沿襲爲常每遇查點或僱倩頂替或託
名差遣冷補熱補之弊不特九邊爲然即沿海
亦有之本道設法清查置簿印發總哨旗總遇

有犯下兵逃故及緣事革提等項即日塡簿關
除截支糧食如旗總不即報哨官者罪在旗總
哨官不即報把總者罪在哨官把總不即報本
道者罪在把總致有通同隱匿冒糧者查出通
提究革又令各旗置籤一筒每兵一籤上寫年
貌疤痣送道置之堂右遇便抽喚如有不到及
到而年貌疤痣不同者即以虛冒究罪庶曠餉
亦有所稽矣
把總置簿二本隨到隨塡即刻繳道查考循去
環來
哨官置簿一本捕盜一本止照登塡不必呈繳
以備本道不時弔查
一支月糧
近訪得各兵糧食有不待月終不候詳允輒先借
支乃類併三四月之久始具空文請詳甚非法
紀今立爲限期兩月一散至期把總將各官兵
歷過前兩月糧食造册高州營吳川營限初三
日陽電營限初二日各呈繳至參將衙門該參
將隨具文移送定以初七日到道即日核詳
軍門批允行海防官支銀鑿封公同參將臨營
査驗各兵腰牌唱名給散取各兵的筆領給併
參將及海防官各結狀次日繳查如有事故扣
還貯庫
一城池
高州府城週圍七百二十三丈高二丈五尺大小
城樓九座敵樓八座其舊制規模俱已如法唯
通城垛眼窄小不便瞭望拋擲矢石今已委官
拆改高濶城外一帶濠池久爲居民包築園圃
或據爲舖舍業經淸復疏濬濶二三丈深七八
尺緣池水未見源流隨查謝村嶺下有泉可通
唯巖石阻隔已督行該府縣官鳩工併力穿石
引流濶六尺深四尺中有小河橫隔復造大水
筧二條以接其源池水瀰滿環繞如帶匪特湯
池增險且能灌漑附近久旱之田萬餘畝地方
生民兩有攸利矣
守城器具
四門城下
每門發熕銃一函子十五個
朗機銃二門子八個
鐵彈二十斤

百子銃二門
鉛彈二十斤
四門城上
每門鳥銃十門
鉛彈二十斤
長柄斧頭十把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半
藤牌四面
每守城軍一名自置藥弩一把藥箭二十枚
刀鎗鈀鐮各隨帶備用
每二垛眼置油紙燈籠一盞每三垛眼貯頓
灰沙礮石責令城軍搬運

電白縣城週圍八百丈高二丈大小城樓八座敵
臺十二座間有圮壞已修完固濠池歲久湮塞
俱經疏濬通流濶三丈五尺深一丈五尺
守城器具
四門城下
每門發熕銃一函子十五個
朗機銃二門子八個
鐵彈二十斤
百子銃二門

鉛彈二十斤
四門城上
每門鳥銃二門
鉛彈四十斤
長柄斧頭二十把每把口濶六寸重三斤半
藤牌八面
每守城軍一名自置藥弩一把藥箭二十枚
刀鎗鈀鐮各隨帶備用
每二垛眼置油紙燈籠一盞每三垛眼貯頓
灰沙礮石責令城軍搬運

吳川縣城週圍五百三十六丈高一丈九尺城樓
四座敵臺四座間驗垛眼窄矮加築高濶濠塹
干淺疏濬深濶一丈五尺遵
奉
軍門明文添築敵臺四座邊海孤城庶爲鞏固
守城器具
四門城下
每門發熕銃一函子十五個
朗機銃二門子八個
鐵彈二十斤

百子銃二門
鉛彈二十斤
四門城上
每門鳥銃二十門
鉛彈二十斤
長柄斧頭二十把每把口闊六寸重三斤半
藤牌四面
每守城軍一名自置藥弩一把藥箭二十枝
刀鎗鎲鈀各隨帶備用
每二垛眼置油紙燈籠一盞每三垛眼貯頓
灰沙礟石責令城軍搬運
以上各城器具凡有缺壞者衛所掌印官及時
呈請係官置者即行造補係城軍自備者責
令齊備合用火藥縣印官每年須多製造貯
庫有警給發衛所官軍應用
一狼兵
高州所屬化州茂名信宜電白石城地方狼猺雜
處而茂名信宜狼人為多先年捍禦有功定制
給田耕守復免丁差專備調遣其來舊矣乃近
日有司不遵成議令其與民一例當差本道業

已請詳
兩院仍舊豁免而豪强佔奪田地亦與通行清
復里長加收錢糧又嚴諭州縣聽其自行赴納
紛擾之害悉已除革仰體
國家優養之恩可謂甚厚查各狼猺年力精壯者
籍名在官仍將花名年籍住址管領頭目造冊
三本一繳本道一存該府一存州縣以今三十
年為始此後但遇調遣一次即于名下塡註某
年調守或調征某處字樣週而復始庶均勞逸
如中間的親父子兄弟不得同時盡遣致拋家
業但狼兵本處守城向無資給官糧然破格賞
勸是在臨時權酌至調征勦則自與官兵一例
附此以永遵守
一中嚴保甲
保甲之法最為弭盜之要緣有司奉行未力視為
故套今應着實舉行十家甲內互相稽察有一
不良許甲長首官容隱不舉事發連坐一家被
盜九家救護坐視玩忽者各治以罪

大清雍正九年署高州府吳川縣事來孫熙祚敬按

嶺西水陸兵紀後序

盛若華公在明神宗時歷任藩臬所在以功業顯予得讀其嶺西水陸兵紀規模宏遠布置周密時有魏公長城寇公鎖鑰之目詢不誣矣惟夯慨公以如是之才識乃屢斥不偶令其終老梅湖明之紀綱可知矣然按東林盜𥈭諸錄公在當時固爲逆璫之所指名則公得以放志烟霞逍遙終老豈得爲不幸乎順治十七年庚子二月三日烟家後學譚瑄識

拙政編自序

不佞午賦性最愚授才極拙使居事簡民淳之地不亦庶可藏拙乎奈何我生不辰所至皆戎馬之場東粤以倭黥南以苗仲西粤以獞猺而又旱㬋爲虐民幾孑遺以至愚極拙之人當師旅饑饉之會誠岌岌乎殆矣然而凡可爲地方區畫者何敢愛髮膚不竭其禦災捍患之力卒徼有天幸民離水火乃動而得咎繒弋隨之豈非拙之彰明較著者哉惟是不怨天不尤人此吾夫子家法也柳下季至于三黜猶曰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且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其所重可知矣我何人斯而敢怨尤乎哉因爲閉關思過追憶往事得數十條此生平罪狀也援筆記之以爲殷鑒并就正于　有道君子若曰千載而下必有子雲則吾豈敢

天啟三年八月望日秀水盛萬年自序

拙政編

秀水盛萬年恭伯甫述

水部事實計一條

屯田司專管山陵事有梁駙馬之父因公主甍逝題請給領造墳價銀三萬兩部堂及本科皆首肯余查國家典故駙馬先故而公主造墳者有之公主先故而駙馬造墳者有之二百年來從未有公主駙馬皆故而駙馬之父以庶人而領價造墳者持弗許有以居間至者亦毅然以非制謝去亟面白堂翁具疏稿止之且云必遴司官中剛介者奉朝命董其事庶爲得體乃以繕司賀主政往（名盛瑞河南人）工成止費三千金省二萬七千之目破且著爲例云

荊關事計四條

余在荊關時巡道沈大若在坐言及廣元王爲宗室所訟人情洶洶不可不治余曰不然廣元王年少其府中事或有不妥者且分在姪輩而掌親王印務諸王皆忌之然而宗室素橫非可以官法禁約也且宜培植廣元以爲宗室領袖若廣元無力彈壓則庶宗必益放恣官府無法可行地方從此多事矣今須存其大體大若恍然有悟遂寢之庶宗貼然此語不識何以聞於京師後年友潘雪松綱問其詳深爲歎服謂爲善處大事當記之以垂於後余乃追思其語筆之于此

余于癸巳夏將得代矣忽焉江水大發怒濤如雷奔騰汜濫勢甚岌岌余俯眺長隄爲沿江州縣一線之障心爲惕然按關差故事遇水則登舟避之余謂雖無地方之責而食土之毛焉忍忘由溺乃乘一騎遍閱隄間出金錢措置物料僱夫修築捍禦百方晝夜親爲督率洎旬日水勢稍平得救數萬畝之田存數千家之屋士民歌舞於巷相率致謝且有怨言於當事者余聞亟止之然亦逢人之慫矣余行後立有去思碑中丞張公記其事又十餘年而有六賢祠之舉愧非所敢當也

天下事莫不有定數余在荊關時嘗夢修通濟橋或寐或寤以此事迴旋夢中者竟夜心甚異之及詰朝視事有一人具呈謂三義廟邊爲南北通衢奈無橋梁人難通濟余深契之往視果然遂採木石亟造一橋閱四五月而橋成自謂足了夢中事矣及大水時遍行堤上見一衢中人令與衛官來問

之云水從此橋灌進田廬皆掃蕩矣但本道往迎
遙湖上救水無人主張不敢塞因與之言我當任
之板木人工卽時齊備築塞橋下之水爲數字留
致道中遂得救此一方問之此橋亦名通濟
萬歷壬辰歲余于權務之暇時潛心內典大有契於
淨土之旨因喜造接引彌陀像一尊下有金蓮寶
座發心欲送東林寺以續遠公燈火天下名山多
矣自亦不知此意何從而來必以東林爲快也及
送至蓋在癸巳四月望日陸地忽開青蓮人皆驚
異以爲遠公滅度時遺讖云一千四百二十年後
蓮花再生吾當出世今考其期正在此歲而陸地
青蓮適符遠公之讖彼時士大夫有歌詠其事者
余丞役還稔知其異乃於二十年後晤劉抑之冏
卿於武林云彼時不獨青蓮之爲異也予以查盤
之役至九江目擊之更有大異者其青蓮花瓣數
之多寡形之大小一一與彌陀蓮座符合應讖而
生誠爲千古一大奇事抑之余年友也托其爲記
業已首肯然竟不聞今世復有遠公豈銅像卽遠
公耶遠公卽彌陀耶

建南事實計三條

建南文獻之區也乃嘉靖乙卯丙辰之間倭奴入寇
閩地多所殘破于時建寧守王公冲齡謂環山而
城恐爲賊所瞰遂掘斷後山以爲屏翰而龍脉受
傷自是文運日衰余以丙申之歲受事于茲偶有
入官銀幾三百金乃謀之郡邑當事者運土培之
工甫完而丁酉戊戌春秋兩榜科名遂盛迄今益
多名士雖云人傑亦屬地靈

邵武之建寧乃僻邑也忽有諸生數十人具呈欲以
後街居民屋地開拓學宮且云學道已批允余謂
學宮雖窄隘業相傳二百餘年矣褊小之邑止有
此一街而人民相安亦二百餘年卽使　先聖復
生欲奪民居以爲巳宅必所不爲堅執不允後居
民告者紛紛皆罪諸生謀倡此議實欲索詐金錢
借學宮爲名耳士民交相詰訟幾以干戈相向乃
諸生怏怏復呈之藩司而大方伯則青螺郭先生
也其意與余同亦不許事乃寢

撫臺金省老有易知單式行于八閩而檄各道董其
成此則吏胥不能上下其手而民有畫一之規誠
良法也余奉行之甚力獨壽寧一縣大可異者其
名有田地山塘而其高下之等有十餘則耳目眩

亂令人不可究詰此蠹胥之宿弊而相沿之陋規
也余特巡行其邑躬為查覈而奸胥百計阻撓勢
不得不以刑齊之于是定為一則刻成易知單分
授里甲夙弊盡蠲小民據單完糧二百年來困苦
得少甦矣役法已定雖至今存焉可也

東粤事實計十三條

余待罪東粤代庖藩司值稅使李鳳請之兩臺欲借
帑金六萬兩已批允至司索之甚廹余知其借而
不還乃堅不與彼一日至司坐閒即謂余抗 旨
盛氣相加余云 明旨安在但知差公抽稅不聞
抽庫藏也誰為矯 旨我何抗焉彼亦語塞隨云
兩院已許何反勒掯余云兩院不得已而批然而
筦鑰之司則在不佞必不敢以庫藏與人彼亦詞
氣漸緩但云缺銀起解暫借待補余答云解期尚
遠借去何用庫藏不當借亦不必借我為公計之
彼詞氣更平余云各稅未必能及時當行文催之
若至起解時萬一缺少當借與公彼遂歡然唯唯
而別又數月稅文司中云少稅銀八百兩余乃借
與之較之原數得省五萬九千二百矣以帑藏空
虛之日安足以塡惡璫之谿壑耶

李鳳具 題欲造衙門併兵船及奉 旨止許造屋
不及于兵乃鳳移文制臺混稱俱奉 聖旨制臺
難其詞余云稅監所請屋可造而兵不可許近日
陳奉弄兵于楚激變地方可為殷鑒制臺云止撥
孟總兵兵船二隻只許其防護可也余云彼有兵
船之名便自能造船招集棍徒投充名下必橫行
生亂此決不可事關兵糧老先生或下司議本道
當任之制臺批司議以未奉 明旨不敢擅與事
遂寢

東粤兵糧舊取諸各稅茲因稅銀十萬盡與稅監徵
解而沿海之兵無糧矣且時廹歲除制臺謂余云
目今十萬兵糧毫無措置勢必有脫巾之變事在
司中何以為計余亦茫然未知所出及查司中有
各府縣應解司餉者行文免解該地方徑自給散
各兵而止以文書回報其無有應解處所則查庫
中堪動銀兩暫借給兵而亦以文書報司應銷者
銷應補者補乃通省各自區處而沿海皆帖然無
譁矣

庚子八月顧直指騶宇王方伯績齋大閱疏聞此二
百年來未有之變也余代庖藩司屬勸此事至臘

月廿四日李方麓直指抵任甫坐定首問曰聞得
前院與王方伯打茶杯這樣話也有些影响兒麼
諸公皆不答葢此言已達天聽直指乃以影响首
問意欲我輩承奉風旨謂其烏有以爲方伯罪也
余自畢身親勘事豈容終嘿即云實有之直指艴
然動色覌手中茶甌不交一言而別及新歳直指
枉顧司中止余一人接見直指以勘事相托謂須
存本院之體且聞打起原在方伯至初三日忽得
直指書云塲中始末幸詳教余具揭云去秋本道
不與廉事不敢妄對司中有徐大叅一案錄以呈

覽此葢余硜硜之志益深直指之怒矣遂傳檄按
高涼爲余所轄地例宜辭篆陪巡然不欲以難事
貽後人遂以身擔之即拉同官至貢院集闈中官
吏會審余云此事大關國體豈可任其是非之實
王績蓀已削籍再以先打按院誣之將更置之何
地惟有矢心天日直道而行寧爲按院論劾而去
則此心亦安審畢據情屬草具文兩臺其詞詳兩
臺覆疏中可按也時直指怒甚大爲批駁以勘事
轉行臬司大都塲事語槩遂更端於稅銀之應解
拾前院唾餘冀重入方伯耳其實兵餉與科塲之
費皆取給稅銀用有餘剩方行起解方伯之言是
也臬司係余石竹署篆遲遲未報會長憲蔡念質
入覲歸初見直指亦以塲事爲問且謂方伯先擭
臂蔡公問誰出此言直指答以劉少叅蔡公云當
時本司與少叅同爲解紛乃爾變亂黑白則今歳
被察也不虧他直指默然臬司即具文載余勘詳
據報兩臺 題覆而塲事始有結局余雖力持於
初尤得蔡公侃侃數語公論始定不然幾何不倒
翻清議也後直指復 命以藏倭功爲余罪狀劾
余調簡皆塲事爲之厲階然塲中是非得從此大
明余亦庶無愧怍云爾
蔡公念質以臬長與余同事東粤剛方而恬淡
超然風塵之外者余謬承其臭味撤棘後言及
闈中事余以公爲風紀之司目擊此壞法亂紀
何不據實糾彈以存國體念老嬰然起曰老公
祖言及此却當我做個人與余數揖余惶悚不
自安惟心服其謙光耳旣而念老以覲行余承
會勘之役逢直指怒俟念老覲還數語公論始
定近樊孝介智品中具載念老佳言伍寧方林
居湯錄亦載余事葢因寧老後入東粤知其始

求也余被論家居林公聚五按粵念老時為左
轄聞按臺劾明余殲倭事發疏方數日而先以
論四明相公降五級念老即慮該丞到京必不
敢上此疏深為余忠之乃復選一才幹赤心之
吏遣之行厚其行貲此吏星夜入都門前丞果
堅決不許而後吏以身擔之疏遂得達　御前
余之被劾者始自然余待罪之人遠在數千里
何求于念老而用情篤摯如此即自為計亦未
有踰此者眞非古人不能記此以識感

萬歷辛丑四月忽報倭人入寇吳川吳川濱海之地
水有限門素憑天險緣彼時有閩中白艚船糴粟
奸徒遂勾引倭人即藏白艚船闖入限門遂放火
焚買船七十餘其前鋒執日本大軍之旗攻劄城
下灑血國門傷殘最慘余得報即圖剪滅而高州
營兵甚少甲仗一空乃檄行府縣懸金購募義勇
鄉民果俘賊三十餘人錮之獄賊益悉力攻圍潛
有奸細入城夜間以鴿鴿為號欲圖裏應外合余
擇其最驍者八人請詳兩臺先行梟示更招狼兵
策應于是賊之內應已絶我之外援日增倭遂宵
遁而出限門吳川之患解矣不一月倭再訌于雷

君民被殺者千人且盤踞錦囊所為巢穴兩臺檄
余兼攝嶺北道務竊意雷人方在水火不敢辭即
發文郭叅戎西科劉叅戎宗漢討此狂寇且與二
將計曰高雷相距六百里若兵從陸行奸細滿地
必豫以報賊賊非拒戰則亦宵遁須航海直擣出
其不意可成擒耳二將以船少為辭余即躬詣吳
川僦船六十餘艘俾二將星夜揚帆啣枚而進幸
天心厭亂順風乘汐即抵雷州官民相駭謂此兵
從空而下也即日登岸相視賊巢乃踞陳秀才家
高堂崇墉四面皆甃竹茂密如城倭方擁婦女轟
飲不知有兵及火器齊發破其門賊勢窮蹙先殺
婦女擲首門外諸軍繼鼓而進倭猶力戰我兵陣
亡數十人繼而轉戰益力倭不能支退守內房各
兵升屋以長鎗戳死四十餘賊一倭不留計發兵
以暨克捷僅三辰耳未嘗食雷一粟亡雷一鏃也
又一月海外之倭復訌于廉嘯聚刼殺余檄潿州
黃遊戎勦之追斬五十餘顆又火攻沉其船二隻
溺死無筭倭既屢創沿海獲有寧居余爰擇要害
增戍守繕垣城整兵器定營壘益肩師竭力綢繆
詳載水陸條約庶為高涼結網補牢之策竊考

世廟時真倭三十六人挾中國奸徒騷動七省竭
天下之力僅乃克之區區守臣豈易爲力哉乃直
指猶以吳川擅殺爲罪復　命疏劾不佞調簡銓
部覆疏亦云素負才名堪爲世用至癸卯歲直指
林公聚五乘公勘覆樞部覆疏奉　吉盛萬年陞
俸一級賞銀五十兩以微勞獲蒙恩賞亦深幸矣
東粤有狼兵乃　國初以歸順苗民置之山谷間復
其家而用其力有事則聽調從征最爲驍勇可用
乃承平日久有司遂入編氓而其人竟如標枝野
鹿足跡不至官府里胥徵其糧數倍于額此兵遂
大困不復爲國家用矣余因倭寇猝至無一兵可
調乃取狼兵禦敵勞以牛酒行糧而往倭聞風即
遁去畏其勇也余因圖善後計免其徭役使得力
耕而錢糧令其自行投納不入里胥之手狼兵亦
鼓舞願効力焉不知今日尙行此法否耳
高州孤懸海上屢有倭患而城矮如墻且無雉堞余
自造一式檄府委官增高數尺修其圮壞而城始
堅完且沿城一帶皆爲士民所佔竟成陸地無復
池濠余爲淸復濬而深廣于是高城深池有險足
恃矣至于城東高阜之鄉有田百餘頃苦于無水
一望荆榛余訪之居民云前山有水而石隔不通
乃即親爲相視石可鑿而去也亦委官特造數斤
鐵鑿用工四十餘日石始開泉始通而灌溉萬餘
田皆爲沃壤矣且其水自田入濠遂成天塹商賈
雲集百貨具備高州可稱富强大異曩日云彼時
郡伯荆州楊君逢時也欲爲余立石余辭之乃寢
至七年之後不佞薄遊貴竹忽有持生祠碑記示
余者乃電白鄉紳父老追思海上平倭善後之微
功而有此舉余媿無遺愛于地方而士民之厚道
足以見矣
李直指巡行至高涼准一告珠監人役之害者乃珠
監聞之即自省城而來欲甘心于直指至時日已
晡矣余與林公碧麓及李還素年兄往拜之竟固
辭深拒余意此番不相見難以再來而于直指擾
嚷一番有傷　國體乃呼其隨行者與言始燃燭
出面其言甚狂肆欲于直指以無禮相加我三人
力解之而其意亦稍解許以明晨相晤乃漏下三
鼓入見直指直指欲令守備田麟帶兵以往余爲
力止而質明仍以兵行乃此璫亦不復嘵嘵矣及
直指巡行之後珠監人役益縱肆無忌覬有饒裕

之家即以金府撒地指稱其家私開金礦遂械繫之敲朴至盡人之破害死者非一矣余廉其實來訴者即與准行拘獲者重爲責治乃珠監對兩院大怒欲即具疏參余兩院亦以書示欲釋其人以解余隨致一書與之歷指其人役肆害之狀此璫亦稍稍悟始知隨行者之罪也會余以入　賀敬行至省與面乃云某人果生事已逐之一笑而釋李直指初已爲其窘束而旣復與之交懽且疏稱李鳳之惡而極言李敬之美人情有不可測者人謂李敬近侍也于內相逼而李鳳爲御馬監故軒輕如此

余兼攝巡道時駐肇慶府忽有一生員狀訴稅監差人索取其木爲大士殿而家實無山無木但欲索其二三百金而已家人盡破凌轢最爲慘酷叩頭流涕情甚激廹余問之日旣有此事今早何不訴之軍門云已訴矣軍門許寫書與之余即准其詞欲拏其生事之人而謂非府縣差役可辦也遂邀郡伯陳鄰松問其衙官中誰可去者乃推姚巡檢之能即委之行一二日後罪人斯得時在元宵夕適李公晴原在席聞甚爲鼓掌大快解至重責數十欲置之重辟而問官謂無此律擬遣戍撫按亦各責治已幾于死乃李監知之但責其詐害者而不出一言然後人知斂迹而小民獲免魚肉矣此事撫按不行而余行之至于遣戍及撫按招達部知緣承問者謂與大辟之律不合而非輕之也乃李直指密有一疏極言李監之害而以遣戍爲寬似謂余不盡法者不知何以留中不下竟不發抄次年余捧表入都在銀臺相知出其疏見示始知其心口相違如此

余自辛丑入　賀復抵嶺西聞一招云有强盜六十六人于海上拏獲俱問大辟細詢其情乃偷珠賊也途中遇捕即細縛器械跪獻于船頭投降乞命乃聞之珠監即具疏　題請彼時按君承狥二監之意而問官又承奉按君之意遂一鞫而成此大獄從未批駁再審余駭而憐之適遇恤刑王公止菴乃海鹽之舊父母也余爲言此事人衆而情寃與之開釋此大陰德王公謂珠監曾　題請今見在恐難解余云事勢似難老父母亦自盡其心耳然而此璫近來捨棺修路頗知向善老父母修一書禮訊之且稱其善行因求其寛釋余亦致書與

林碧麓公祖托其轉言倘彼肯回心便可濟事不然則老父母之心盡矣王公果差人至珠監而彼竟懽然悉聽欽恤王公遂爲開板而諸囚復具呈于余云各犯皆廣州人去此千餘里無人供飯未及一年而死者二十二人今止有四十四人矣若候京詳必盡死于獄求發廣州監候余卽移文臬司弔至廣州而四十四人者不至盡爲犴狴之冤鬼矣

余又閲一招見一婦蕭氏以凌遲處死其情起于一媳婦止年十二歲令其入山樵採乃山僻之處竟爲强徒所姦歸而至死地方人呈之官以爲翁之姦也其母家又欲詰告其翁無可解說只求一死乃令妻蕭氏採斷腸草擂酒與服卽死地方人又具呈謂蕭氏藥死親夫此婦到官亦無辭以解遂服極刑余謂此事起于不知姓名之强徒而殺其媳又殺其翁今又殺其姑且聞其子年十二三歲因無父母亦病死無罪無辜何受此滅門之禍能不爲之酸鼻此婦之擂藥是實而不過愚夫愚婦以爲夫死可得平靜無事而非有别情藥死親夫也置之極刑非原情定罪之義矣遂白之按君復命開釋庶雪此婦之盆冤耳

東粤有征黎之役制府檄吳川縣運糧往海南吳川令乃江右周滄南也周公銓部左遷大有才略每事必見訪謂制府轉運軍需甚急限數日內完此事而一爲糴穀價遂騰湧增錢許一石矣若再糴恐民不堪不糴則軍令嚴甚何以爲計余謂之曰縣中有倉穀否云有如有則亦何難可星夜將倉穀礱米速運軍前而以其價候新穀糴補入倉則事可立辦也周君恍然卽如所言行之制府大爲稱賞叙功

自陽江縣至高州數百里而遥乃道無居民行者苦之巡道李還素議開陽春一路從山谷中行路近二百餘里甚便乃具文按院李公方麓卽允行隨欲撤陽江各驛余云改驛地革驛官必須　上請請而得　旨方可撤去今初建議尚未具　題何可遽革且陽春山僻從無往來方欲遷徙居民開山建驛乃遽革之行者跬步不前山民必多驚擾事宜從容奈言微不足動聽力斷必行旬日間地方忽有訛言謂　朝廷欲洗蕩此一方啼號奔竄將鷄豚之類極賤售賣逃至陸山州乃廣西界也

紛紛不止舉國若狂余亟持牌遍歷鄉村諭之而愈不止謂道牌止我欲留以應　朝命耳逃者更甚若此四五日方在驚擾而吳川復被倭害小民益甚風聲鶴唳之驚倭訌于外民散于內且當應朝之後府縣皆無正官余以一人獨力支持苦莫可喻乃因倭患請兵制府幾二十餘日始得黍戎郭酉科兵至余先期遣人與郭君約云地方大亂矣若兵來百姓以為洗蕩之說是真將不知所終兵行之地宜嚴號令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而飲食居處更從寬厚使民知兵為滅倭以安民而非害民方可勘定此亂郭君如約而行民遂復業

黔南新鎮道事實計三條

余自丁未入黔中守新鎮道駐劄平越乃苗仲盤踞之地專以捉白擎黑為名大肆刧殺余到任兩月餘嚴為防禦而又體訪其情大都漢人潛入其巢教之作賊而一與平人結怨累世不可解余遇有仇殺之事以理諭之為之申理冤抑解紛息爭而諸苗漸漸悅服至若麻哈江外之苗有數十種名色最為剽悍肆行刧殺余擇一指揮能幹者令往諭之而諸苗無不感激以為向來唯要殺我們故不得不如此今見天日矣遂相率歸降余衙門中甚貧無一毫錢糧可用只措處紅布紅花及食鹽賚賞之諸苗各頂禮神前拜受心悅誠服于是道路肅清承差二三輩人亦可夜行滇中士大夫往來者題詩驛中謂從來未有此景象聞之撫臺郭公謬擧以寇公鎖鑰魏公長城兼而有之固非所敢當而彼時苗仲情形似無難處不意未數年遂變至今日貽禍若此大率苗仲雖頑亦自可感不必專以兵威為快事也

黔中僻遠而偏小士民與苗仲雜處無兵力無器械至于火藥火器了不知也適滇南副總陳寅以軍政罷官而歸行至平越余見其人頗精彩可用又專精火器遂留之彼亦欣然措處買鐵及買硝黃于荆州托其製造而苗仲初不知火器為何物及試與一看無不吐舌相戒不敢輕犯乃製百餘件分發各州縣令人倣習故諸苗亦既心惕而又以理以情為之處分遂聽約束歸降又歲餘而撫臺瑞芝胡公至與寅同征播素知之遂留帳下為練兵官大造火器于是黔中始知兵間有火器一事實余為之嚆矢也

東粤浮西馮公按黔中甚清嚴精敏余最蒙其知愛
凡事皆細細商確有平越府清軍廳某者蜀人頗
有小才向爲上官所譽余閱其報道庫冊二本一
係其交盤親筆一係其廳關防對之各各不同共
侵欺五百餘金余以二冊送按臺台閱不覺大駭
謂素爲所欺未知其不肖若此遂提其庫吏而具
疏　題參得　旨巡按御史嚴提究問事未結而
馮按君已離任且物故矣某益無忌憚肆毒反噬
至癸丑大計時吏垣都科則該廳親知也爲渠報
復且圖爲寬解乃中余以拾遺誣索金不遂而揭
之聞後來問官奉其風旨止問公罪罷官不然益
邊儲錢糧二百金即當大辟矣甚哉執法之難也

黔臬事實計四條

庚戌之歲余初轉黔臬以九月至任彼時决囚在即
矣因無按臺以撫臺胡瑞翁代其事謂余曰秋將
盡矣而錄囚尚未有　旨聞楚滇皆已决恐黔中
亦不可緩余云秋後處决雖係舊例乃十年以來
聖主好生嘉與　恩宥今未知今歲或决或否
何不奉明　旨一旦專决須再候之及至冬至後
始奉决囚之　旨撫臺復謂余言　旨意如此將
若之何余云老先生第具一疏謂屢年奉　旨免
决則停刑爲近例矣何敢不奉　詔令今候　旨
不至且已過時故不敢决此不失臣子敬恭之道
且亦何妨于　國體若今冬至陽生之時斷無違
天而殺之理矣撫臺然之即屬余起藁中有數語
謂代而生人猶可言也代而殺人不可言也撫臺
即拜疏遣承差星夜至京後于十二月盡復得邸
報奉　旨停刑蓋爲　皇太后以十一月十九日
聖誕更有此寬恩撫臺即令人邀余示以　新旨
謂余堅持不决之論極有識見前疏達　御覽亦
見我輩敬恭之義與余數揖而別至次年正月見
刑垣都科朱月樵具疏云决獄大事豈可不奉
朝命各省皆自專决無人臣禮獨貴州不决爲是
疏中亦採司詳數語請著爲令余以書生何知時
事惟以臣子自當奉行　君命即過時不殺亦不
失小心未足爲罪若不奉　旨而先行殺即偶合
亦未爲得故與撫臺再四言之寧自認失刑之罪
而不敢擅專且死者不可復生雖後悔不可追矣
黔中各衛所皆有屯田而久爲有力者所佔十去八
九僅存虛名耳乃各衛所軍額比　國初亦十去

其九大可慨也余白之撫臺云屯田雖非臬司之
事而本司目擊時艱願擔此任清查以足軍儲撫
臺許之乃擇三四府佐有才略者各分派衛所托
其査覈數月而報政清出佔田各有米數百石其
不能査覈者尚多也其申撫臺撫臺云屯田雖少
增益而各軍不服有司徵糧原爲烏有將若之何
余默然思之對云此亦不難見今各衛所官俸糧
仰給藩司守候數月尚不能得若將屯田之米照
俸均派各官令其自徵則以本官而徵本軍之糧
豈有不服且省守候之苦各官豈不樂從如此而
藩司俸米便可扣留別用何必付之有司至曠空
名也撫臺以爲然卽行各衛所催徵無不感悅以
此推而行之海內軍儲不小補耶
一日副總兵陳寅報稱某土司與仲家仇殺數次矣
死傷甚慘今仲家更猖獗鄉墊小童二十餘人立
被殺死土司無可奈何余卽白撫臺求發兵救之
撫臺謂土司之事不必與管余云土司供 朝廷
賦稅應 朝廷征調亦係王民何得置之度外縱
不發兵亦須憲牌一紙差官往諭可也乃蒙見許
令陳副總差一部下名色把總持牌往諭而兩家
各添爲盟主留之三月惟恐其去于是各釋仇恨
不復相殺矣
黔中各道常缺官余以臬司帶管安平道見金筑土
司申一詳文欲納土歸印行府議之而府詳竟請
註銷余謂納土歸印乃土司歸順 朝廷之美意
初非有所驅廹招徠也府中乃請註銷堂堂 天
朝豈可被其甘言而嘗試乎卽爲轉詳兩臺議受
其印改土爲流金筑大司也善地也不煩兵革坐
而得之何爲失此機會反爲愚弄非所以尊 朝
廷也但當優其秩厚其祿以爲降王長則可耳兩
臺允行檄貴陽府推官經營數月規模已定具疏
題請改爲廣順州百里封疆一言而央成功似
爲甚易及聞後來有司誅求太甚民有離心此非
所以安新造之邦而服遠人之心也惜哉
粤西事實計十條
賓州柳之巖地也以前拜官右江者俱却步不前往
往掛冠神武此道缺官六七年矣丁巳秋余赴補
京師適兩廣周制臺疏 題右江爲邊道最難治
應選才望者爲之部議以余往余不敢避難比駁
而行以戊午六月抵賓州士民遮道具訴劃賊千

萬張旗幟鳴金鼓白晝行刼焚殺最慘私心欲爲之計而査核營兵不滿二百豈堪禦侮姑以文告諭之有云本道昔在東粵倭人狡悍則以武治之繼在貴州苗仲聽撫則以文治之此皆鄰省之事汝所共聞今汝等或順或逆在本道或文或武必有處分諭令悔過各賊亦歛迹月餘嗣見我兵力單弱遂復披猖殺人盈野且刼及官役搶奪公文自賓至省七八百里道路不通舖遞館驛虛無人矣不得已請兵請餉于撫臺林公至再至三情廹而詞戇適逢撫臺之怒雖蒙復　命薦剡而遇事動多掣肘卒以招尤

戊午旱災赤地千里流離遍野斗米價至四錢剗賊益熾倉庫既無可發坐視其死則職守謂何乃搜查三里兵餉每年四千皆仰給制臺發自東粵余詳請那借明年之額餉差官糴運于廣東而平糶于賓柳各屬所得米價則照數貯庫以還兵糧餘米盡散饑民卽平民亦得減價之利一轉移間而三善備焉蒙制臺俯允卽爲傾餉運糴然巾車搬載萬倍艱辛始得至賓平糶每擔一兩五錢糶價還兵餉餘米則煮粥于城給散于鄉而孑遺之民賴以少存矣

剗賊跳梁種類非一其肆毒于賓州者則有石牌中埠邑敵邑雨等賊余請之三院令土官黃文輝等各統精鋭部兵搗其巢穴乃一舉而斬級五十七顆俘獲賊屬六十餘名餘皆逃竄而賓州之寇平然而不用粵西一兵米一粒也其肆毒于遷江者則有洛春咸岸中謝等賊余請于許制臺差遊擊王選帶兵二千擕兩月糧而來卽同參將趙庭協剿斬級二百餘顆俘獲二百三十餘名招降三百三十餘名而遷江之寇始平亦不用西粵一兵米一粒也至肆毒于柳州一路者則劉天仙陸大成等賊肆行焚刼余密諭土兵計擒劇盜請詳三院梟斬十九人而柳州至省之寇始平亦不用西粵一兵米一粒也籌畫苦心寢食俱廢茲舉其大略云耳

萑苻嘯聚不下萬餘賓州爲駐剳根本之地全無兵力余請詳撫臺林公募二千兵以便相機戰守有同官密揭撫臺云止許以五百看能滅此朝食否撫臺如其言以五百批允然餉無所處賴藩伯振方于公擔任發司帑四千金貯柳州府庫備一年

之餉乃招募兩月而兵額始足奈大荒之後繼以大疫兵之死者過半余嚴行査核不至虛冒乃止用餉二千金而以二千金仍還司庫余身居盜賊之中百死一生而募兵不過五百食餉不過二千備兵之事如斯而已

余兼攝守道移駐柳州集本府紳士議倡率施舍以濟饑民乃捐任內俸薪百餘金親爲擘封生員一名面給銀五錢各生萊色可憐至有今日領銀而明日物故者余更助其買棺之資又制臺發鏹金百兩與余薄俸湊給又借府庫銀二百兩買穀于融縣賣價還庫而以餘穀散貧民溝瘠方稍有起色耳

賓之兵餉皆出于條鞭四十七年饑民死者八九兵死于疫亦且過半該州倘據兵額而取盈焉眞令靡有孑遺矣余具詳請豁已前鈌兵之額餉止徵現在之兵餉以爲雖有糧亦不能起死者于九原也卽出示曉諭遍知又査賓之所軍屯糧不足兼食編糧所軍之疫死者亦多而該州尙按籍徵收余亦具詳請豁故軍之名糧免至混徵俟勾補新軍到日報道方准開糧亦出示曉諭至于制臺那

餉運米後到六百石原價銀五百兩余平糶還銀發肇慶府收庫而倘有米銀二百餘金卽具詳三院以此餘銀代貧民完納四十八年分條鞭使免催徵蓋瘡痍未起之時徵則病民遍則病國減一分則省一分民力亦出示曉諭遍知以爲地方善後之策耳

己未之正月余自賓至柳有巡捕指揮稟稱適探賊信說今夜千餘賊必渡江而來欲破城刼掠何以禦之余云禦之非難卽投以火器令其艤舟岩石間伺賊半渡擊之可無遺類也乃此弁止候于城下二更時賊果渡江將登岸勢岌岌矣忽火器一轟而溺死者不知其數質明撈獲二十八人登時爲饑民啖盡餘賊宵遁闔城縉紳士民相率致賀以爲百年未有之快事嗣今庶可安枕矣

戊午之大荒己未之大疫賓民死者白骨成山余設處銀三十兩分發柳州府照磨湯一中會官滕元台爲建義塚三區又發遷江賓州銀十兩亦造義塚掩埋餓殍尸骸因勸士民隨處收埋或經行道路間常令土司帶鋤鍬相隨過則以土掩之三四百里經行之處亦不至暴骸于莽窴骨于渠者然

而不能使其不餓殍也可惆孰甚焉真是救荒無
奇策耳

賓州大荒斗米四錢而戊午新科舉人某者至鄉間借穀于積穀之家已應之乃復至再不得已又應之乃復至三擷其一婿生員及一罷吏同往其家腐心切齒之甚殺鷄爲黍甘言以從留其夜宿至夜睡熟將三人皆殺之舉人之子訓父帶銀二百兩往彼處糴穀乃地方合謀其財盜殺其父控之撫按兩臺業批審究奉行者遍拏村人以爲強盜欲爲三人抵命大爲搜索株連蔓引逃竄者過半余訪其實乃更爲研審詳兩臺云舉人之死死于仇非死于盜也殺人者死今同謀下手之人俱斃于杖下一家三人亦足以償矣原非是盜安得妄拏無罪之人沿及村落使鷄犬不寧如此此獄可以不行矣乃詳申許制臺甚以爲當將在監者盡釋之而地方相安無事矣

賓州戊午之歲旱熯爲虐赤地千里民饑而死者大半乃至次年己未遺禾復生遍于荒野如長耳灣里安城等處余經行目擊芃芃黍禾實顆實栗不種而穫此誠天降嘉祥以救此遺黎史冊中所未視者敢不殫力圖維以仰承上天好生之意乃行該州遍爲踏勘其田有主者自聽收穫多有田在人亡者造冊類報酌量分派貧民以杜棍徒強割反啓爭端而又檄召土兵爲民防護不使入于賊盜之手孑遺賴以少甦因記此奇異以備救筆者採焉

上許制臺書 附

非職所謀鵰勦之說非敢孟浪葢今日之賊理不能諭刑不能加大勦既不能而縱之又不可且轉眼秋冬正其得志之日地方岌岌乎殆矣即今年二月間复犯柳州城池幸而覺察更閉羅城縣攻圍跳梁若此及今不可不爲撲滅然如[illegible]五山馬鑼疊壯京傘野鴨感岸石牌中埠等數十村皆爲賊藪合兩江有名之賊不下數萬乃大村五山賊勢最大係江左所轄聽其自爲區處若石牌中埠等村則在遷江境內孔道必由去賓州三十里而近察其情形惟專倚大村爲牆壁而根基尚淺相去亦遙一時救援不及蒸賊近則不可不除而攻瑕則自易爲力此今日之所當亟圖者也釋此不圖勢必糾結愈多滅此一二餘必望風解散

遲速之間難易天壤職故敢為力請倘蒙俯允伏望密示若二千之兵未能卒辦查得梧州無事兵亦甚閒乞台臺俯念邊陲情切倒懸暫撥數百名以資防禦職亦請撫臺撥數百名湊用自可備一時緩急如併無之則空拳而搏職所不能惟有束手待斃地方亦立見潰敗决裂造次具呈上請諸事皆係目前急務仰乞台臺裁斷地方幸甚

上林撫臺三書

近奉台劄軫念右江時事艱難深荷至仁曲體更憶台臺面諭地方有事須報西陲安攘討尤切切也職敢不仰承今于六月初三日到賓州矣其在柳州旬日各官惟云近來稍戢及至來賓遷江賓州則士民具訴紛紛痛言盜賊縱橫流毒至極聚黨日衆有數百為羣者有千餘為羣者有三千餘為羣者白晝出刦殆無虛日人情惶惶職亦且駭且懼謂何大異前聞若此細問之則云來遷之鄉村刦掠已盡今有一村而被刼兩三次者矣賓州之鄉村則三分刦其二分今併一分而不盡不止矣且多買駿馬昔以十兩一匹者今出二十兩招納亡命教以製火器造衣甲上盜則張旗幟鳴金鼓大非昔時盜賊行徑矣意在刦盡村落窮民必入其黨人馬衆多因而攻城掠地其志豈在小哉又聞其密布私人于東西兩廣各衙門俱有月報其以機密事報者尤重酬謝人皆樂為之用其奸狡更可慮也且賊亦明言欲攻城郭明言官兵有幾其奈我何明言從來說勦何曾能勦若此肆志無忌而吾民亦哭訴于官云及今不救不得不從盜矣大約情形如此加以旱魃為灾秋成無望目今米價騰貴民窮盜起大亂將作以職甫到忽罹此景日夜憂危但欲為預備之謀莫先于兵食之計今三府州縣未暇論也卽以賓州言現在營兵戍卒總不過五百名如柳州單兵千餘而猶不免窺闞之寇則五百尚不及為城守况欲調遣禦寇乎且據賓遷士民之訴賊徒數萬勢可立聚而我以五百疲卒當之戰耶守耶必無幸矣職以為須增兵數千方可防備但粵西處餉非易今且增二千名事付一將統領以衣甲器藥時時操練習于攻擊壯其肝勇以備緩急則隨機應變可靜可動先聲所至賊亦稍弭未可知也其餉亦須加厚方有精兵應募近聞壯夫皆從盜矣計二千之兵歲得

餉銀一萬五千金以一萬五千金而壯干城之氣
銷已萌之亂全百萬生靈之命猶爲事半功倍及
今不爲待賊亂形已成倉皇援擭戰守俱困至有
挫折民命已殘國威已損然後奏聞徵兵請餉何
益職今不敢隱忍而以直陳誠恐他日潰敗決裂
至蒙斧鉞之誅治職欺妄之罪而終無益于事則
悔亦晚矣故萬不得已冒昧陳乞具有詳文並將
士民陳詞及各官公移節錄一二上呈伏惟憲
臺俯賜鑒察允批二司議處兵餉急爲整飭庶地
方得免荼毒而職亦稍逭于曠瘝矣

近來盜賊情形日甚一日紛紛申訴但非關係重大
者不敢輒瀆台聽惟遷江縣連日告急事干城池
民命安危在呼吸間勢不得不以轉聞若稱黃梓
一節在六月初間曾有二三所官密與職言第恐
無接應故欲待請兵至日方次第具陳以備採擇
今請兵尚在築舍而賊已犯遷江縣官此稟亦見
事機危逼非官兵殺賊則必賊陷城池勢不兩立
而當此人心共憤有誓不俱生之意故述黃梓請
纓討賊之詞料其不敢以身嘗試至稱上怯一紙
之語更有后來其蘇之望且石牌中埠有賊無良
告詞山積萬口同聲更居臥榻之側而狂鋒十倍
昔時必不可待其先發而受制也倘蒙命將集兵
假以便宜驟若風雨如黃梓輩悉聽驅使則駕輕
就熟二村不足平也二村既平餘則乘勝撫散誠
爲事半功倍間此賊近與大村馬壘結爲婚姻勢
成犄角各峒漸漸連合此後亦難圖矣伏望台臺
早賜裁酌

本職受事之始業已廣布文告宣揚德威警報暫息
數日未幾猖獗如故節據州縣所申焚掠殺擄殆
無虛日未敢一一瀆台聽乃七月初三日有邕敵
村賊當官擁衆立殺失主夫對敵追捕操戈相向
此賊之常今事隔三日官以撫諭臨其境乃羣起
殺人是何景象此地爲賊淵藪此事尤所觀望何
可緩于天誅然其賊徒衆多必不能擒一二渠魁
了事也訪得此賊無別長技惟跨壯馬挾一鎗三
鏢連轡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各峒亦未甚聯合倘
偵彼出劫暗爲張奇設伏而攻以火器自可得志
惟無一兵應手故未敢請方略茲具文上懇伏乞
台臺留神主張前日通詳請兵奉制臺劄諭謂東
粵可以自專西方須俟台臺定謀然後會同計議

今事在燃眉望惟台臺毅然獨斷以救西南半壁
此貧鄉紳士庶喁喁引領非職敢爲煩瀆也貴州
米價驟至一兩若更不雨秋成絕望賊訌于外民
潰于內將奈之何仰祈遠廑台念敢以併聞

跋

士君子策名王路必實有補于職業而後可以濟時
艱期報稱自古經世宏碩往往以敭歷中外得之吾
邑盛觀察若華公警敏絕人其料事應變輒倉卒中
綮以司空郎起家歷閩黔兩廣滇臬所至有惠政讀
其政畧卒業慨然而嘆曰國家當有事之秋獨不得
斯才也而竟其用乃使休沐田間以其暇日修泉石
烟霞之事哉其勾奸恤隱平反捐縻吏靡勿畏民靡
勿懷而車蓋所指輒當戎馬之郊饑饉之歲能出水
火而袵席之化梟獍而馴擾之非識力有過人豈其
嘗試輒效者如疏止公主墳價勿給抗抑稅璫借帑
勿與省公家貲且八九萬在楚則以便宜捍禦江水
在黔則力請當事無專決錄囚全活不下數十萬衆
而造墳錄囚兩事且著爲令甲公實始昌言之至于
調服苗仲之心惠威並行經權互濟使得公數輩控
制黔中豈至蔓延貽禍如此烈哉今公已致政歸田
啓備員銓曹力未能薦公以急國家姑書之冊以俟
秉軸者
天啓丙寅春日年家姪朱大啓拜書于燕臺邸次

嶺西水陸兵紀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盛萬年撰萬年字恭伯秀水人萬歴癸未進士官至江西按察使遷雲南布政使未上卒是編乃萬年官廣西按察使時值倭人寇萬年擊破之因增設戰船繕治營壘益兵練卒爲善後計以電白吳川東南濱海番舶內犯二地先受其害遂審度地勢布置堡寨圖其兵弁制度及巡船欵式以成此書其陸路則由電白吳川至於高州添置員弁凡郵傳之政及攻守之器悉載焉歳久板佚此本乃

國朝雍正辛亥其裔孫熙祚署吳川縣知縣即萬年駐兵之地因校其舊本重梓以行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一）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用先等刻本

左氏兵畧敘

稽異往籍敝裘賤子抱筴不售得陰符一書讀之便謂可說當世雄長約從移轉六王圯下叟挾一編授孺子亦定許為王者師予謂神謀秘筴具在簡冊貝帶翎翿之夫靡能竟讀即讀未竟解也及取所為素書韜畧繹之淺淺語耳無蔓者無論其大要如軍制輪櫓矛戟飛梟赤埜之屬周官管商具備而

其本謀焆計故易師洪範八政之餘也豈微妙不傳傳第其緒抑秦漢來戔鄙所剽擬或真贗溷耶於是知書不盡法法不盡人區區泥法之人必不能雄九軍而名千古

陳君錫玄博學淵識古今利害洞然居恒恂恂語不出口及說劍論兵輒有封狼居胥赭瀚海意典樞務時慨三輔厘虜患取生平癖嗜之籍標綱屬爭錯以己議書成曰

左氏兵畧上之

天子大槩謂孫吳以言左氏以事言或執而弗變事則該而可通其成策易按而機勢易審今擐甲士當行間手挽螢弧目眩赤羽敵情叵

測機變肆生安能借箸弱籌是以法因時變即左氏諸法類列而事與事會國與國謀不過神其機以捄時故軒轅時應有軒轅之法春秋時應有春秋之法戰國時應有

戰國之法至秦漢近代各應有法
機宜中則奇正伸屈自合如必附
仁義黜詭詐拘方尺牘定風雲陣
驅介冑而經生吾未見能勝者嫖
姚有言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
如武穆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變
化之妙存乎一心彼寧冒昧戎事
以猷於法政以諳於法故排蕩縱
横始莫可測指揮閭宮女可戰楚
舟可濟囊沙背水可撓約齊輕騎

可絶大漠不治刁斗軍實可擊匈
奴凡九變十勝六花八陣皆可以
吾意行其人若與左氏離而要與
左氏合不謂之熟左氏不可是以
元凱不輟其沉思壯繆罔廢於諷
誦武襄折節以淹通武穆識超夫
行伍然武穆之重始計也先智曰
見大識遠幾沉執是以論兵即古
名將猶難之而濡首經傳者必然
子意不能以非法法則不若以法

法也按籍求法亦在善兵者自得
耳盖左氏之推盟主次盛晋文當
時搶攘得國之特臣王懲狄圖伯
甚急迺其謀中軍帥也舉五才士
而後之至其所重則在悅禮樂敦
詩書之郤縠即韓厥郤至於鄢陵
之役其致辭齊楚者亦何文也否
則藉口方畧而東書不觀使文法
吏目之曰麤曰武則予言實為談
相斫者轉一解耳予奉

命撫蜀紫硐黑磧之間處分已定弦
矢利在速發善因乃可為功五閱
月而告成事予意可繹思也而後
乃令嚴簡閱肅掊之令脩斥堠障
隘之防討營壘軍伍之實清屯畞
糗糒之資伸綏柔招徠之義以圖
百世敉寧此其時矣是書之刻顧
安得古折節讀書之將相與共講
明之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浙江布政
司左布政使浮渡居士吳用先譔

左氏兵畧叙

說者謂六韜三畧不及師卦六爻取象地水坤母坎子抱而相蓄臧凶殊律道法具備而勺之詩遵晦時養純熙用介合張弛之矩則經學之所通乎兵術者益宏衍矣春秋為孔子權書丘明氏禰之而私厥緒以羽翼為傳其所紀述多討於干戈而以兵事載者半固其時也漢晉而下學士大夫無不津津

言左氏如賈太傅之傳訓劉子駿之說難鄭衆之難例條記杜武庫之譜第釋例其所貫穿刻畫犁然足以耀儒林而光簡冊然未有以兵畧訓者訓之自陳子始閒攷馮

威侯關壯繆岳忠武諸名將無不嗜其書至行間不廢展讀殆有旨焉而陳子獨能遺其訓詁抉其精奥諳其制度詧其機權以事從例以例從人縱橫說之皆金板玉弢

中物也比涉七家之書言人人殊矣然多陰言之而不達諸顯詭言之而不納諸正或膚言之而不中諸肯或節言之而不洞諸全昔所稱齊之技擊魏之武卒桓文之節

制湯武之仁義惟經傳兼有焉蓋孔子據事為經左氏據經為傳而又據傳為兵非善說經者疇能逆之陳子學無所不窺口恂恂不能道辭而中所折衷經緯質有其文

武焉其見核故衡量而不謬其藏贍故稱引而不乏其智湛故圓觀而不頗譬之行迹然夫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哉以經讀之則經焉已也以兵讀之則兵矣使後世

按而覆之極命源委通接竅會介冑之徒鐃而入焉鄒魯之士縉紳先生躍而出焉即經籍而韜鈐可廢也則惟陳子之蕘其覆也吁斯已奇矣善乎贊虞之賞元凱也曰

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盖預之知已也乃陳子之所出左傳外者又數倍預矣業以成書奏聞

天子行且付之文武學宫如濟南河汾故事其有功世道不細而余方與君有事於蜀旌牛君長日煩兵革遂欲廣其書使將吏授而讀之并叙其顚門名經之功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中州彭端吾撰

左氏兵畧叙　六

左氏兵畧題辭

易之師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顧法之用圓矣古名將以法勝者什九以非法勝者什一則将取法乎将取非法乎余以為懲馬服蔺驃姚兩者交失之惟執法法者以求法則殆庶焉世之談兵家類祖孫吳而輒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夫不循其本者也左氏傳中如云止戈為武師克在和禮樂慈愛為戰所畜徳刑詳禮義信為戰之器其有折衝樽俎之遺風乎此孫吳槪

未及者孫吳直用詭道見奇耳傳之僞遁羸張五承三復亦曷嘗盡寘詭道不由也左之於法備矣自昔以諳左稱名將者不少若漢寇子翼馮公孫晉杜元凱梁王君才宋曹實臣岳武穆其最著者子翼捕誅復將則曲梁之罰也公孫獨屏樹下則晉帥之讓也元凱起火巴山則奪心之奇也君才沉船江水則楚舟之役也實臣因險限敵則阻隘之利也武穆之謀審先定則敗荊致絞之術也若元凱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卒領征南任策平吳勳尤可謂得左之深者蓋生平有左癖所蓄積素也又唐

太宗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李衛公深以為然按此語亦出左氏用左之明效大驗畧可睹矣第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談兵即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為富艷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簡忽之如隗禧知為相斫書矣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況介胄士又安所得肄及之哉余故特為表章命曰左氏兵畧咸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傳然可傳者法耳而法法者胡可傳也妙在呼吸間以圓用之不窮

取法不應取非法慎毋蹈馬服覆轍貽驃姚㗲則不佞幸爲素臣之功臣矣

欽差整飭叙瀘等處兵備四川按察司僉事海虞錫玄甫陳禹謨書于龍湖公署

進左氏兵畧表

兵部司務陳禹謨輯成左氏兵畧三十二卷謹繕寫進

呈者

伏以

天生五材去兵不聞于自古國張九伐隆平莫尚于當今顧建威銷萌斯永持至安之術而揆文奮武原無可偏廢之時謹一得之粗陳備

九重之

睿覽臣謨誠惶誠恐頓首稽首上言竊惟春秋左氏一編寔爲古今兵家至要敬翔謂紀戰伐之事隗禧指爲相斫之書集解成于杜征南勳隆晋代通例撰于韓制節功炳唐家李忠壯行此足于終身楊右丞好之遂爲武士昔稱名將者非一其習左氏者較多盖惟古道猶存三王仁義之師未遠亦緣霸圖已熾列國攻圍之技爭長爾時作傳雖取釋經綜其談兵偏宜用武方㬋

隙而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事悉講于先期及師
行而前矛慮無中權後勁備必周于臨敵以禮
義爲教民首務直遠邁夫孫吳以詩書爲謀帥
先資似居要于韜畧致勝多由設伏三覆七覆
如神出而鬼行奪心必取先人潛師潛涉若星
燿而玄逐楚言晉㚢變幻無端僞遁羸張顯默
詎測以強見弱甚或至於毀軍以寡示多方且
盛爲甄陣鵝頳爲鸛頳爲鳶彷佛鳥蛇龍虎之雜
陳或用木或用革奚止弓矢戈矛之畫制鷄父

之役吳之奔止者罪人三千檇李之役越之自
剄者罪人三行亂而取之寧有決孚漏網秉丘
之戰蒙馬以皐比犯宋師城濮之戰蒙馬以虎
皮犯陳蔡震而驚之殆猶拉朽摧枯括之萬句
千童不出多方誤敵統及九軍億旅無如師克
在和槃彼紙上陳言寔繁師中勝筭誠用兵者
所當隨方而取則爲將者所宜究心以淹通者
也第越春秋以來有待
盛明始顯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紼仁緝義
緯武經文
孝至通三
德同吹萬
垂衣而九圍式
端拱而庶績熙烽燧不驚華夷同軌衛南畀服之
帥海東雜種之渠莫不陸讋水慄稽首而來賓
沙西甕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相將稟朔奉琛

田面而内向間有上仁所未化茂德所不綏隼
質雞羈狼心自野爰命百戰百勝之將乍興九
天九地之師創虜殲倭譬之舉崑崙而壓卵剪
哱平播不啻傾渤海而灌熒妖沴立澄國塗載
穆寧惟方周室之因壘抑且追虞廷之舞干
文德固在一時稱隆
武功亦儗千古無兩矣臣謨斗筲末品猥冗下僚
徒以杞憂百端寔出樸衷一念每謂筆囮降而
弗替息必思而預防夫豈無肉食之謀而在兵

言兵或可追于越俎惟是挾挈瓶之智而詭事
論事知無急于除戎遂因盲史之編聊抒管見
之緒据傳文以立目而事有提綱質武經以相
形而詞多印證載蒐于史旁及稗官諸以丈人
貞吉之儔克荷長子帥師之任上下數千餘載
分隸一十二公其間正正堂堂師出以律若大
抵規摹于左氏亦或飄飄忽忽兵不厭詐者疇
不步趨于丘明悉總彙以爲書并裝潢而成帙
俯輸芹悃仰獻

楓宸伏願
紓意通言
儲思遠畧六合未混
旰食靡寧一物弗方
宵衣猶厲
享旂厦之逸每憂在疆埸
聽鼓鼙之聲則思及將帥
念左傳爲麟經注脚聿稽千載而上素臣功在素
王

鑒兵畧進
鳳掖螭頭儻歷乙夜之覩
皇猷盡徹
皇覽
選良家于六郡求猛士于四方務俾披距伸鈎之
夫恩素孚于挾纊斬將搴旗之侶氣不懾于交
綏庶可制勝目中運奇堂上安民和衆無萬年
有道之長保太定功殷九塞無虞之慶臣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聞

進左氏兵畧疏

為進左氏兵畧以效愚衷以裨戎務事臣聞司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兵之設久矣自
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
德耀中天
功燭上宙
威稜外震
淵謨內昭致使殊族面而革心小醜聞猋而旋
殄天下見為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
過慮因濫竽樞僚之末每究心韜畧之編竊謂
今談兵者輒祖孫吳已乃孫吳以前有春秋左
傳一書乃兵家祖也蓋春秋時王風既替霸術
始倡。日尋干戈。競相雄長。是時左丘明依經立
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
弢所未洩。與洩之而未見諸行者。洋洋纚纚。不
啻列眉指掌。然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
克在和之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為

武之詞。語正。則召陵城濮諸師仗其義。語奇。則
裹師夾擊潛涉宵加刼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
偽羅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鸛鵝魚麗左右勾拒
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胄帶斷絭石昭其能。技
藝。則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
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蓍龜占
候。則小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奧。古今用
兵家有不出其彀中。而能逸其域外者誰哉。嘗
博稽古名將淵源左氏者殆更僕未易數也若
再傳而為楚之吳起七傳而為漢之張蒼馮奉
世以折衝標夙譽寇恂馮異為炎劉佐中興賈
逵之課讀常遍關羽之諷誦不輟杜預有耽思
之癖王僧辨擅該博之稱楊汪之勤學專精路
泌之能究深旨李存勗之稍習通義狄武襄之
折節淹通岳武穆之識超行伍凡此皆習左氏
春秋最較著者左氏有裨于兵家信矣第其書
列于史官而不著于兵志其詞散于全帙而未
別其指歸介胄之夫于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

左氏不幾遡流而忘源乎臣特于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夫亦冀以古人之糟粕傳将畧之萬一云爾何者兵可百年不試而不可一日不講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攷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做乎兵家之勝筭莫如用奇堕伏不可施乎以悦禮樂敦詩書者謀師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必無掩於一眚者矣以

殺顛頡戮揚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以魯銘鍾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恤卒士之寒挾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饑庚癸從此無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守則何弗固至于諸名将用兵臣所採證左氏者即未必一一券合總不失為左氏緒餘可備參伍于師中而酌權宜于臨敵者也大都兵家妙用潜于九天九地幻于疑鬼疑神疾于迅雷掣電不可逆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

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况兵凶戰危何事也昔人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一致差跌求止豈得此可師心自用而嘗試漫為哉武經七書天下莫不戶誦家傳凡以法在焉故也左氏固兵家祖獨柰何置不講邪臣以是輯為兵畧一編凡三十卷謹用繕寫裝潢成帙恭

進

御前仰祈

皇上於清燕之餘俯垂

睿覽如以臣言可用伏候

勑下該部将臣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居常或可資講武儆急或可備運籌庶戎務未必無裨而愚忠衷亦獲自效矣抑臣又有說焉方今時事有非春秋可等埒者臣請得而言之彼春秋時天下之勢四分五裂侯國維六不過今一列郡已耳方伯雖尊不過今一大藩已耳其強鄰巨敵勢不俱棲者每競起而相角况西戎北

狄存居中夏者後乘間而內訌虎彼時勢何其
難也今天下何如哉我
皇上磬天作
主亘地稱
皇月域來賓日際奉土天下未有全盛如今日者顧
春秋諸侯于鄭壤之交爭則能起而應之如敗
秦于殽敗晉于邲左氏傳不勝書也于夷狄之
交侵則能剪而殪之如齊之伐戎晉之滅狄左
氏傳亦不勝書也當其時將帥並稱良兵食不

言匱今天下一統豈復有強鄰巨敵抗我顏行
惟是塞垣以外蠢茲醜虜已耳傳不云乎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日時勢是也及此金甌無缺
之辰亟爲牖户綢繆之計我
皇上必有獨厪
宸衷當事大臣亦必有協贊
廟謨者在幺麼小臣何敢越俎而置喙哉臣不勝激
切隕越之至

習春秋左傳名家
左丘明以春秋傳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
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劉向別錄
馮奉世年三十餘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後居
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漢書
寇恂爲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
脩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初
封雍奴侯邑萬户後代朱浮爲執金吾謚威侯子

損嗣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八人
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初拜偏將軍封
應侯後定封陽夏侯 夏音賈
鄭興好古學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監征南積弩營
於津鄉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
鄭衆從父興受左氏春秋顯宗遣使持節使匈奴衆
不爲屈後匈奴來者言衆與單于爭禮之狀意氣
勇壯雖蘇武不過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
犯

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王莽從欽受左氏以欽爲猒
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
馬嚴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後
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
西河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
敬同之將軍(俱後漢書)
梁統少治春秋好法律更始時爲中郎將(袁宏後漢書)光
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
統爲成義侯後定封陵鄉侯(後漢書)

賈逵爲諸生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
月常一遍 魏志黃初中逵與諸將並征吳破呂
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
鍾繇爲司隸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而
謂公羊爲賣餅家(俱魏畧)
李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
群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後遷破虜將軍
與張遼樂進屯合肥率衆破走孫權(魏書)
賈洪好學有才而特精春秋左傳馬超反超劫洪將
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鍾繇
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
署軍謀掾(世語)
關羽好左氏諷誦畧皆上口(蜀記)
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後爲執慎將軍
尹默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專精
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
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丞相諸葛亮住漢
中請爲軍祭酒(俱蜀志)

李宓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便捷辭
義響起爲大將軍主簿後從溫令盜賊發河內餘
縣不敢近溫追賊者不敢經界(華陽國志)
張昭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後封
婁侯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吳志)
諸葛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吳書)
杜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企及立
功立言可庶幾也預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
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輙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
而有禮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
秋左氏經傳集解時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斂預
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
何癖對曰臣有左氏癖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
并前九千六百戶後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

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
輟卷而歎自在北府以簡惠爲政及卒家無財帛

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 晉書

王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經畧指麾
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

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
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
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
書傳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於是遂學武事妙
絕於衆

劉和元海子身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
氏春秋鄭氏易

劉宣師事樂安孫炎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
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爲右部都尉特給赤
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劉元海即王位宣之
謀也 俱載記

裴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沈深有思畧爲政寬
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
法以軍功封夷陵縣子後進爵爲侯 南史

羊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

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歷壯武將軍持節冠
軍後爲都官尚書加侍中

王僧辯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雖射不穿札而有
凌雲之氣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永寧郡
開國公歷大司馬領太子太傅 俱梁書

竇熾性嚴明有謀畧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
陽祈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畧通大義善騎射膂力
過人仕周爲柱國大將軍建昌公

楊汪少凶疎與群鬬攀所毆擊無不顛頓長

勤學專精左氏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及受禪賜
爵平鄉縣伯（俱北史）
李雪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
刼盜奔竄後贈平南将軍荊州刺史柏仁子（魏書李孝伯傳）
張耀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義熙末高
祖擢為中軍大都督
楊愔好左氏春秋韓陵之戰愔每陳先登朋僚咸共
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

論於是神武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
愔出歷官大行臺右丞（俱北齊書）
趙文表少而倜儻志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好
讀左氏春秋畧舉大義以軍功進位大將軍爵為
公
杜叔毗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拜都
督輔國將軍後加授大都督
沈重博覽群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授驃騎大將
軍

樂遜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左氏春秋大
義授建中將軍左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俱周書）
王鍔鎮太原時維綏訓練軍府稱理受符節居方面
凡二十餘年嘗讀春秋左氏傳自稱儒家
高固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讀左氏春秋渾瑊大
愛之養如己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
氏傳高固之名也以軍功封渤海郡王
路泌少好學通五經尤嗜左氏春秋能究深旨為城
門郎屬德宗遘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潛詣行在所

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身為流矢所中裂裳濡
血以策說渾瑊瑊深重之
尚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頗以節槩自許
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猶子之分
擢授軍職後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
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尋
繼崇文為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
張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擲筆為薊北雄武軍使後封
蘭陵郡王咸加北狄歷官至司徒中書門下平章

事（俱舊唐書）

張薦能為周官左氏春秋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後三使絕域（新唐書）

韓晋公滉治左氏為浙江東西道制節屬淮寧叛亂發戎遣饋橐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金陵府學（唐語林）

李存勖善騎射膂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

敬翔見梁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

張希崇少好學通左氏春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唐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

烏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後領寧國軍節度使

史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俱五代史）

廖偓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為裨將後授左殿直軍使

朱元通左氏春秋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臨戰必召衆訶指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俱南唐書）

李繼隆出貴胄善騎射感慨自樹深沉有城府好讀春秋左氏傳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

張耆為人重密有智數真宗在東宮嘗命授以左氏春秋後以邊功累官至左僕射護國軍節度使封徐國公

李謙溥少通左氏春秋為汾州路都監在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境

李好義喜誦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與安丙楊巨源謀誅吳曦有功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贈檢校少保謚忠壯

元欽性詼詠在藩鎮有得民心待賓佐以禮喜讀左

氏春秋聲色狗馬一不介意拜武勝軍節度出知潞州澤潞晋絳磁隰威勝七州軍從事康再總之後加檢校太傅

曹瑋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爲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歷彰武軍節度使謚武穆

尹洙爲經畧判官狄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一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拜樞密使後贈中書令謚武襄

岳飛少負氣節沉重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諸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後以累功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

北諸路招討使謚武穆王俱宋史

凡例

一春秋左傳杜元凱注孔穎達疏今每句仍用杜氏注脚間用林堯叟注參之注或未悉輙裁取孔疏以暢其義

一武經七書
國朝用以課介冑掄將材兵家稱最要已綜其指歸寔不出左氏就中義有相通者輙援一二則證焉否則闕之不敢強爲牽合

一彚取引證或時采百家言不必盡泥七書

一古今名將譜習左氏者爲多故戰守攻圍之法強半得之左氏茲從史傳中据摭名將兵術一一録之每則之後的的如璽印塗如匙勘鑰用作證左功案盖不欲觀者沿流而忘其源也

一篇中每關鍵處標而識之以便攷覽

一傳中關鍵標出者依次詮之首圈内書一詮字以見例

一每題一事幾可區分門目茲題中條緒棼如安所置門目朳姑以十二公爲銓次仍經傳之舊云其單題無門目者不復標識

一事即分隷各公但一二相符者間類從篇内

一載籍中事詞即與傳不甚合但可互證者附入之諸稱附者是

一名物類散見它書者并臚列每則中即於兵畧無涉聊補注疏之遺

一每則後附以臆見名捫蝨談盖不過席上之腐議知無當也

原缺第二十四、二十五葉

左氏兵畧目錄

卷之一

隱公

以德和民 四年

農隙講事 五年

不備取敗 五年　潜軍軍後

恃陋不備 成公九年　恃忌不備 成公十七年

討曾不備 昭公五年

卷之二

隱公

親仁善鄰 六年

三覆殪戎 九年　嘗寇速去　衆師央擊

三覆誘兵 哀公十三年

鄭取三師 十年

蝥弧先登 十一年　麾周而呼

息不量力 十一年　隨不量力 僖公二十年

卷之三

桓公

十一年十一戰 二年

繻葛之戰 五年　魚麗之陳

左拒 伍承彌縫　右拒 播動而鼓　吹中軍

毀軍示羸 六年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脩政止伐

偏敗衆攜 八年

佯北敗鄧 九年

卷之四

桓公

恃城不誡 十一年

軍郊不誡　師克在和不在衆　有加　鄖敗必離

無扞采樵 十二年

自用敗師 十三年

慎守疆埸 十七年

莊公

營軍臨隨 四年　潜師閉塗 哀公六年

楚子滅鄧 六年

卷之五

莊公

瓜期不至八年

公旗誤齊九年

戰主勇氣十年

一鼓作氣　擲伏

不整可敗十年

蒙皐比

未陳而薄十一年

論戰所畜二十七年

卷之六

莊公

鄭示楚暇二十八年

鄭人侵許二十九年

毀家紓難三十年

閔公

齊人救邢元年

衛懿失民二年

高克師潰二年

齲適不可帥師二年

衛興馬政二年

卷之七

僖公

遷邢無私元年

假道伐虢二年

虢公敗戎二年

召陵之師四年

包茅不入　昭王不復

晉復假道五年

輔車　脣齒

滅虢　執虞公

卷之八

僖公

縱敵示弱八年

韓原之戰十五年

小駟還濘　鬬士倍我

晉卜貳圍十五年

爰田　州兵

卷之九
僖公

卷之十
僖公

卷之十一
僖公

三罪而民服 二十八年
風澤 亡旃 奸命
先歸
卷之十二
僖公
鄭間交援 三十年
晉作五軍 三十一年 舍二軍 二年
蹇叔料秦師 三十二年 勞師遠襲
杞子告秦
濟師必于殽
秦師超乘 三十三年
秦敗於殽 三十三年
秦不哀喪 縱敵患患
素服郊次 悔過
晉始墨
晉賞胥臣 三十三年
晉楚夾泜而軍 三十三年
卷之十三
文公
秦赦孟明 元年
狼瞫馳秦師 二年
濟河焚舟 三年

封殽尸
先人奪心 七年
潛師夜起
卷之十四
文公
長狄絶種 十一年
椿喉
秦晉交綏 十二年
深壘固軍 裹糧坐甲
目動言肆 交綏
晉誘士會 十三年
贈策
郤缺伐蔡 十五年
楚師滅庸 十六年
因饑 我能往寇亦能往
振廪同食
七遇皆北 驕庸弛備
卷之十五
宣公
饗士忘御 二年

下

妻泜上飲　斃鬻遮介

齊毀晉衆　十八年
守險　登山望師
左實右偽以旆先
師速而疾　抽劍斷鞅
殿陳　連車塞隧

南風不競　十八年

作鐘銘功　十九年

齊莊爲勇爵　二十一年

卷之二十三

襄公

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

公孫性至　二十四年
詭轉詗琴

鄭人入陳　二十五年
井堙木刊

晉謀弭兵　二十五年　宋謀弭兵　二十七年

私卒誘吳　二十五年
巢隕乃斃

吳子覩門　二十五年

戮子敗敵　二十六年

楚材晉用　二十六年
奔晉爲謀主
二人役歸一人　多斃飾聲
易行誘之

卷之二十四

昭公

毀車爲行　元年
崇卒　五陳

椒舉如晉　四年
恃險與馬

吳早設備　五年
楚不設備

幣重言甘　十一年

城陳蔡不羹　十一年

卷之二十五

昭公

叔弓圍費　十三年

圍城不納叛人　十五年
不殺一人

左氏兵畧 目録

左氏兵畧 目録

凡篇中細目標出者每卷目中不一一具載蓋篇目不得詳詳則標識明而攷覽便卷目從簡存其合兵畧者而已

目録終

方氏兵畧卷之一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以德和民 隱公四年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晋杜預注衆仲魯大夫宋林堯叟注言州吁其成為君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杜注絲見棼縕益所以亂林注治絲之道以和緩為先棼猶紛也若紛之益見亂而難治和民之道

阻兵安忍

猶是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林注恃其兵戈而安於殘忍杜注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

弗戢自焚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林文德武德是為令德令美也

以德和民

諸吳子圖國篇云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管子兵法篇云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故能全勝

賈誼新書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

諸葛武侯將苑和人篇云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群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其衆者乎

舊唐書德宗御望春樓親誓師其畧曰夫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稽諸理道用正邦國宜勵乃戈甲保固城池以德和人不用越境攻取戰而後動可謂

何不安忍

小戰自焚

正矣今爾將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嚮如焚灼嗟
爾有衆其悉予懷
零陵先賢傳魏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
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劉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
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内使萬邦歸
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
也太祖嘿然
諸葛武侯文集云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故奉天罰民從時戡難於是乎有征伐非爲
喜怒好惡忿怨強弱而後興之是以樂殺人者不
使得志於天下此兵之深戒者苟知非而恃強負
固而不虞好勝而不戒縱欲而無厭鮮不敗矣傳
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兵戒有五誅暴救
弱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來加已謂之應兵兵應
者勝爭小故致大讎謂之忿兵兵忿者亡利土地
欲利貨謂之貪兵兵貪者死恃國家之大矜人民
之衆謂之驕兵兵驕者敗審此五事乃用兵之軌
範撥亂之元規也

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
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
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
載記乞伏乾歸傳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
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雪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
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後竟
斬定
舊唐書李惟岳欲與田悅李正已同謀拒命易會
從政屢勸惟岳乃諫惟岳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
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爲官軍所
敗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凶狂何如
承嗣名望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今大夫不
速入朝與羣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
捫蝨談曰孟氏談兵首以人和爲重乃左氏開卷
第一義云以德和民又如云師克在和不在衆晉
師乘和必有功終春秋傳以和不和究成敗者蓋
每致意焉倘亦重人和之旨乎吳子圖國篇亦首
云先和而造大事攷之劉向別錄吳子之學淵源

左氏固知左氏談兵之祖不虛耳彼直視爲相斫書者特未嘗深晰傳義者也夫不戢自焚之喻左示誡於相斫何得以此槩之

農隙講事 隱公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所求反獮息淺反說文作𤢻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各隨時事之間（林）古者戢兵於農故四時之田皆於農事之間隙恐其妨農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杜）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昭文章明貴賤（杜）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林）辨上下之等級行列坐作進退皆足也順少長（林）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杜）有毛曰皮去毛曰革小曰齒頂上大齒曰牙翼上長毛曰羽不足升於法度之器以爲采飾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林）山林謂林木樵薪之類川澤謂菱芡魚鼈之類所資取以爲器用者公曰吾將略地焉（杜）託辭以略地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杜）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

唐孔穎達疏云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

者皆如此註故杜依用之周禮亦與此同鄭玄解
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
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
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
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絶曲辨妄生
丘明親授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
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
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

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與本名而言
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
索取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
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
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
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
面為之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
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無多不能為苗除害為因
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

捷取之名也　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
一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為禘祭意相類
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
者以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是整理之義故振
為整也旅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
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為治兵尚
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
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桓二年
傳列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

知此言飲至亦飲于廟也軍之資實雖有車徒器
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脩車馬用器械
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
所獲也說文云器械之總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
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
儆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
註並云軍實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
言也

二　穀梁傳經云甲午治兵公羊以治兵為何兵出曰治兵習戰

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
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
又秋蒐於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
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
質椹也槷門中臬葛或作褐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
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
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
不成禽不獻惡害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

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
賤勇力也疏云春秋書狩有四言蒐有五稱狩有
四者桓四年狩于郎一也莊四年狩于禚二也僖
二十八年狩于河陽三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四
也蒐有五者此蒐于紅一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
二也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三也定十三年大蒐
于比蒲四也定十四年又大蒐于比蒲五也
公羊傳云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何休註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
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註云
五戎謂戈殳戟弓矢
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
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
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
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鄭註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
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〇賈疏諸官大夫乃與大官同號宰夫以
以下廾上士中士下士皆不得與大官同號令於序官大司馬之下上士得號行司馬及作甲一卜

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人長下士號公司馬皆與大官同號皆以司馬主軍軍事主嚴雖卑得同
號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
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註禁者虞行守禽之
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弊讀為
禡禡謂師祭也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
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
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
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註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
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

享礿註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註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中冬教大閱註秋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

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註萊芟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註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群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

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鐸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摝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闕鐸聲不過琅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註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註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註鼓戒戒攻敵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註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遝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

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註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者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群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註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註群司馬謂兩司馬

也鈦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枯爲相疑惑也及所弊鼓皆駭車徒皆譟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于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魁敵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駭譟讙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註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月令季秋天子乃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爾雅曰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宵田爲獠火田爲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振旅闐闐

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齊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五十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

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司馬法曰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李衛公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

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
伐之法以威不恪儆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
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
故首敘蒐狩不其深乎
呂氏春秋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
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
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梃可以勝
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
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為是鬪

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
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
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兵
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湯
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也
管子云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
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網罟什伍以為行列賞
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
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鑐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
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
漢書刑法志云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外有樓船皆
歲時講肄脩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
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漢禮儀志立秋之日迎氣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
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
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
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

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
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貙劉之禮祠先虞詳見祠壇
類執事告先虞以烹鮮時有司乃逡巡射牲獲車
畢有司告事畢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又曰嘗試始殺食曰貙膢
應劭漢官儀曰兵之設尚矣春秋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
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烟蒸電激一切
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

之以即強敵猶鴟鵂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
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妖偽遐邇搖蕩八州
並發烟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
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為
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
教而戰是謂棄之鄭其禍敗豈虛也哉

漢書主父偃諫伐匈奴曰臣聞司馬法曰天子春
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

怒必伏屍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

班固東都賦曰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
武則必臨之以王制教之以風雅

揚雄長楊賦曰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
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校獸狡
武剽禽

王粲校獵賦云遵古道以循豫兮昭勸助乎農圃
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

武侯文集云夫民之有欲則爭心啓聖人於是設
武備以制治之雖垂拱端委亦明四教脩五刑而
慮其不意於農隙以脩戰法備之不可以易也春
秋之時兩君相見軍衛不徹君子以為禮也夫備
者君四體百骸之保其身以奉其心也苟有所虧
則身不全而心不安矣武備之設乃君與執政之
所留也周禮大司馬之職以四時教民春次旅以
蒐夏次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列陣
以戒眾立表以致民設旌以為和斬牲以徇之故

於講武以示即戎此備之大者

典論云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氣扇物兮爍手柔
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

唐太宗帝範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
好戰則人凋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
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
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
軾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
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

知孤矢之利以威天下此用兵之微也
唐禮志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承部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又爲步騎六軍營域左右廂各三軍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墠所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建五采牙旗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講武之日步軍爲直陳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鼓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

入陳殿庭皇帝乘革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大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大次東西及北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伏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將軍各以鼙令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長史振鐸分循諸果毅各以大將誓詞告於其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爲東西軍乃舉青白赤黑黃旗爲方圓曲直銳陳凡陳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陳各選五十人挑戰迭爲勇怯之狀敵均之勢勝敗之形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二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陳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跪奏禮畢乃還

新論曰貔貅虎兕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猶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是以先王因以閒隙大閱簡衆爲國豫備云

三朝訓監圖云治兵振旅有邦令典先帝讚治之初邊垂未靖注意征伐乃開師場合禁圍因時以

講事卽田以訓戎有赫威靈震疊無外不止於順秋令正武節蓋有儆於四鄙矣

舊唐書李抱真爲懷澤潞觀察使留後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

唐書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率戶二百取一人使

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於是南詔吐

蕃二邊寧惕

玉海云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伍校兵之在府者

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

一皆卷矟幡展刀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

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

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

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

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

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

匣刀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

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捫蝨談曰周禮姬公致太平書也乃其隸大司馬

者如教振旅教茇舍教治兵教大閱辨其鼓鐸鐲

鐃之用習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誓師賦徒

往往皆如陳法而終之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

謂當軍興時無須更立約束不過就平日誓賦者

一申試之如此而已矣仲稱農隙講事其得周官

遺意乎嗚呼後世上不教戰民不知兵一旦羽書

狎至長戟指闕吾不知何以應之

不備取敗　隱公五年　恃陋不備　成公九年
恃吳不備　成公十七年　討魯不備　昭公五年

鄭人侵杜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杜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林軍其前攻其前也羅與盧戎兩軍之鄭子罕宵軍之皆此義也使曼伯與子

潛軍軍後

元潛軍軍其後燕軍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林制人鄭北制之人曼伯子元之軍也不虞不料度也杜制鄭邑今河南城皋縣也一名虎牢○曼音萬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杜二公子曼伯子元也林因燕不虞制人

不備不虞

遂用制人敗之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林不虞樂不虞度不可以行師

此傳言燕師不備以取敗○又成公九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杜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杜虞度也林言莒國辟陋介在蠻夷其孰虞思併我國○已惡如字已猶太也本或作城已惡矣辟音僻對曰夫狡焉杜狡猾之人○狡交卯反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林惟其如此所以強凌弱眾暴寡大國日眾○彊居良反唯音維本或作雖後人改也唯或思或縱也杜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

勇夫重閉

莒人當唯此為命勇夫重閉況國乎林匹夫之勇而且重閉以待暴客況有國有家而不設備乎杜為明年莒潰傳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杜月六日林渠丘莒邑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林而汝也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杜月十八日楚遂

恃陋不備

入鄆莒無備故也杜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林自取滅亡故為罪之大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林居安慮危故為善之人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林浹周匝也辰日辰也浹辰蓋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浹子協反徐音子答反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待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杜逸詩也林絲可為

帛麻可為布菅蒯皆草之可為粗用者言雖有精細之物粗物亦不可棄姬姜大國之女蕉萃賤陋之人言雖有大國之女賤陋之人亦不可棄凡百君子在位之人亦有匱乏之時須得人承代○菅古顏反蒯苦怪反蕉在堯反萃在醉反匱音饋○又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杜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杜巢駕釐

恃吳不備

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他洛反○又昭公五年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杜討

討魯不備

受牟夷不設備林莒人不設攻戰之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杜君臣異故重發例○陳音陣

潛軍軍後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曹操曰正者當

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　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
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傍或擊其後以
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
後是也

後漢書赤眉青犢上江太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
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衆營
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
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傅三矢使
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
走追擊遂破之

宋書太宗遣張興世距南賊於赭圻賊屯鵲尾相
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
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
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驚惶進退疑沮
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
吳喜並贊其計

舊唐書高祖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遣武
牙郎將桑顯和擊劉文靜苦戰者半日

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
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

隋唐嘉話云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
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
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
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
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擄險邀之
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南唐書查文徽與閩主延羲兄延政戰於建州軍
聲大挫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與建州兵相
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
州軍大敗潰去

不備不虞

易萃卦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弼註聚而無防則衆心生　疏曰澤上於地
則水潦聚故曰澤上於地萃也除者治也人既聚
會不可無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脩治戎器以戒
備不虞也

易解虞翻曰君子謂王除脩戎兵也詩曰脩爾車

馬弓矢戎兵陽在三四為脩坤為器三四之正離為戎兵甲冑飛矢坎為弓弧巽為繩艮為石謂敎甲冑鍛厲矛矢故除戎器也坎為寇坤為亂故戒不虞矣

又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

易觧下賓曰卒暴之客為鄰寇也九家易曰下有艮象從外示之震復為艮對合重門之象也柝者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艮為木為小木為手持震為足又為木為行坤為夜即手持柝木夜行擊門之象也坎為盜暴水暴無常故以待暴客即有不虞之備故取諸豫也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

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

又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吳子曰備者出門如見敵

尉繚子曰無困在於豫備

鄧析子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諸葛武侯將苑曰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之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安居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於幕魚游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則不可無備矣

又曰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幾也非智熟者孰能見幾而作見幾之道莫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而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孔叢子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輕之不設備博

士太師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弱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臣昔在梁梁人陽由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踐獸國人懼之然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之備患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勇夫重閉

晉書王渾與吳接境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

隋書煬帝顧謂樊子蓋曰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

恃陋不備

吳畧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劒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蹕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俾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軍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虜不能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輙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早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

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魏志太祖將征烏丸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

晉書甘卓性寬和忽使疆塞閒諜輙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王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

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於寢傳首於敦
魏書董紹討彭城賊張大肥等初閉營不與戰賊
以紹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紹選精銳擊破之
北齊書斛律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
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
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並置立戍邏
五十餘所
舊唐書蕭銑據江陵反李靖陳十策以圖銑高祖
從之授靖行軍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

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
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
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
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
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
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進
兵至夷陵銑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靖勒兵
圍城銑遂降
又杜慆守泗州賊龐勛攻之經年不能下初詔令

狐綯為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綯令李湘
將兵五千人援之賊朋湘來援遣人致書於綯辭
情遜順言朝暮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
夕圖去之即東首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綯即奏聞
請賜勛節鉞仍戒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
立異繇是湘軍解甲安寢去儆徹備日與賊軍相
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
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為賊蒸而食之
白帖云吳國之羸備完而師息莒國雖陋失守而

都亡
宋史儂智高反安撫使孫沔請益騎兵且增選偏
裨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
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
徼倖勝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
危亡之道也
墨客揮犀云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
墻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illegible]合設之頃刻可就以
備倉卒城樓[illegible][illegible]或無[illegible]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

臨之飛僕景攻臺城為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為樓以拒使壯士伏梁闘於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獻遏城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者恐講之未熟也

武經總要警備法云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寨二十步列隊伏如臨陣對敵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其抽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匹并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要馳告凡都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於

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二面自隨如夜中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領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

恃吳不備

戰國策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

韓非子曰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

又曰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又曰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

鄭

捫蝨談曰攻不備出不意兵之善謀也亦顧所對敵何如耳敵方以不虞為虞安所得而乘之凡可得而恣蹂躪者皆自謂無虞者也其自謂無虞者非恃在我即恃在人豈知兩不足恃而可虞者且橫發而莫支已易曰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傳其深於易者耶

左氏兵畧卷之二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𥙷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親仁善鄰 隱公六年

鄭伯侵陳大獲林大獲俘馘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林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杜五父陳公子佗林親近仁人善事鄰國國家之重寶陳侯曰宋衛實難杜可畏難也〇難乃旦反鄭何能為林宋衛大國實可畏鄭小國何能為害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林言為善之機不可失為惡之念不可長陳桓不許鄭成是失善機而長惡念長其惡而不改隨而自及於禍也杜悛止也從隨也〇悛七全反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周任有言曰杜周任周大夫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林見惡非獨惡人凡惡念惡事皆是如農夫之治田必以去草為先務芟草之本根而絕之勿使草能生殖信伸同義惡者既屈則善者自伸矣杜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

載記王猛謂苻堅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

又段遼與慕容皝相攻陽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家息肩之惠

左氏春秋鐫曰陳侯傲鄰而愎諫以取敗則信有罪矣雖然不有強大諸侯深惡且什伯於此者乎是區區者君子奚獨譏之深也其援商書周任之語於義尤不相蒙諸如此類疑不盡出左氏蓋妄庸者羼入之

說文云芟以足蹋夷艸从艸殳普活切又廣雅蘊崇貯積也又爾雅崇充也郭璞註亦為充盛

捫蝨談曰有國者屏蔽固則安撤則危古人重邦交非為鄰計凡自為屏蔽計耳齊楚鄰而莫相善也終折而入于秦吳蜀鄰而莫相善也終折而入于魏蓋蟲有蚘者一身兩口而食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鑒相齕之轍者益信樹敵不如樹交矣

嘗寇速去
三覆殪戎

三覆殪戎隱公九年 三覆誘吳襄公十三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林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也徒步兵言戎皆步兵車車戰言鄭皆車戰懼其侵軼我也林懼車戰難於進退爲步兵之所侵突杜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杜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林勇而輕進可以試敵之堅銳無剛易退可以致敵之追躡君爲三覆以待之杜覆伏兵也林使鄭君爲伏兵三處以待戎之追躡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林言戎兵輕易而不整其行伍貪利而不相親附恃貪利故得勝不肯相讓而獨進不相親附故遇敗不肯相救而先奔在前者見有所獲必務先進先進者遇伏兵必速奔走而歸後者見先者敗走必不相救則戎兵無後繼矣乃可以快志于戎杜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

衷師前後擊

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林祝聃鄭大夫師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至後伏兵起戎逐走祝聃反逐之伏兵衝擊戎師之中第一伏擊其前祝聃與第二伏擊其後併第三伏擊其中戎前後中二處受敵故曰衷戎師前後擊之戎人之前者盡死也杜殪死也戎師大奔杜後駐軍不復繼也林戎人之在後駐軍不救者皆大奔又襄公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杜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杜養叔由基也養必易我而不戒杜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林覆伏兵令子庚設伏兵二處以待戎師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杜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杜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杜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

嘗敗速去

孔穎達疏云嘗寇速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則可以解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徃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

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爲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

吳子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

爲愚將雖衆可獲

載記冉閔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必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可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

宋史高宗問勝敵之術于吳璘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矣

六韜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車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東漢書班超在西域時月氏遣副王謝盛兵攻之相守數日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遣兵數百覆于東界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驚請罪願得生歸

魏志滿寵守合肥孫權自將兵欲圍新城寵曰權舉大衆遠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乃遣步騎六千伏淝水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赴水死者甚衆

載記汲郡向氷有衆數千壁于枋頭石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氷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氷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氷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氷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

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
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
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文因其資軍遂豐振
又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琨次廣
牧為澹殺撥勒將拒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
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
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
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
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
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
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
于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
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
匹
又段遼于密雲山遣使詐降石季龍信之使征東
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
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
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

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為恪所襲
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
元經薛氏傳云慕容垂發步騎七萬攻慕容永弟
友于晉陽垂別將慕容農入自壺關永杜大行軹
關垂進師天井關至壺壁永精騎五萬阻河西以
自固垂陣于壺壁南遣別將分為二翼又設伏于
深澗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伏兵斷後二
翼夾擊之永大敗奔長子圍之永奔北門擒獲斬
之
北史魏大武討姚興于柴壁問計于李先對曰兵
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
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
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
棲深者為敵所因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
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
又段韶圍定陽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
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
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

棄伏兵擊之大潰

又費穆至凉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歛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于山谷使羸劣之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

舊唐書太宗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設三伏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于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

又隋末群盜起秦叔寶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千餘萬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卻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內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

又李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王世充之心不設備壘世充夜追三百餘騎潛入北出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

又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李密往歸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曾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擒公但列陣以待密為

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于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卻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于陣

又李光顏討吳元濟賊以奇兵自五溝漸赫連城光顏力戰卻之密遣田布伏精騎于溝下扼其歸賊至伏發大驚顛死溝中者千餘餘皆棄騎上遁

吳越備史云李濤率兵二萬自千秋嶺寇衣錦軍文穆王率師討之王以山谷迂僻乃蓋[illegible]其歸路為三覆以待之時江南[illegible]

中興王騎相逼僅獲之俄而知詰易服乘白騾而
竄壬辰獲李濟
宋史高繼勲屯嵐軍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
繼勲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
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
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爾起乘之當大潰轉
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躪死者萬餘人
獲馬牛槖駝甚衆
又岳飛討李成于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

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
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
又金人來自圖山勢如風雨邑再興同孟宗政陳
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郤金
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
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
又金攻三峯寨李彥先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
計
中興戰功錄云紹興四年兀朮入寇韓世忠以宣
撫使駐鎭江令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置酒送別庚
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屯守江輟炊爨
班師良臣去世忠曰今日視吾鞭所向北行至大
儀勒兵爲陣設伏二十餘處令聞吾鼓則起擊良
臣至虜問動靜以所見對兀朮喜直趨江口至大
儀伏兵四發虜軍亂世忠麾勁兵蹂之虜奔潰擒
其驍將軍勢大振世忠窮追于淮虜復奔潰
又紹興十年以騎師劉錡副守東都奉旨分屯順
昌仲夏入順昌兀朮已入東京矣虜困城錡設伏

以待夜半刼虜營虜拔寨退走
又劉錡爲鎭江都統浙西等路制置使錡誓以死
報國辛巳九月逆亮入寇除京畿等招討使十月
虜將高景山以兵擣瓜州錡遣裨將設伏于皂角
林與虜戰破之斬景山
嘉祐集云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
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
而縻于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
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

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
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
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
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
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
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勝敗未可
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于伏道十出而
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　精兵也
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

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
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
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

左傳附注曰衆猶衆甲之衆蓋言戎師為師所包
也

後漢書馬武為蘇茂周建所敗大呼求救于王霸
霸閉營堅壁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
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茂背茂建前後
受敵驚亂敗走

載記冉閔奔于常山慕容恪追及於泒水閔威名
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
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
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
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
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
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
斬于龍城

南史梁裴邃畧地至汝頳閻所在響應魏壽陽守

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嘆曰
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
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
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
不敢復出

宋書群蠻冠暴柳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
百[illegible]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
聞[illegible]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于計為
長[illegible]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

馳進前後俱駭衆驚擾投鄭水死者千餘人斬
獲数百
魏青蕭嵩遣曾康祚趙公政侵豫州軍于淮南傳
永含淮北置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
二部出于營外又以賊入夜来必應于渡淮之所
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
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
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来斫永營東西二伏
夾撃之康祚等奔趍淮水火既繞起不能記其本

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争渡馬水深溺死斬首数
千級生擒公政康祚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
政送京師
東軒筆録唃厮囉唐吐蕃賛普之後據邈川之宗
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將
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
領騎卒六千守伏羗城聞衆已過畢利城瑋率諸
將渡渭逆之遂合戰于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
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梧毛連以備刼虜而已瑋
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
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譟夾撃賊大潰斬首三
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
威名由是大震唃氏自此衰弱矣
王海宋王全斌等收復劒州即欲領兵赴来蘇康
延澤曰来蘇細路無煩王師自往且蜀人自與官
軍相遇数戰数敗今聞併兵守劒門不如諸帥協
力攻取命偏將趨来蘇若達青彊北撃劒門與大
兵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遂命史延德等分

兵趨来蘇起浮橋於江上蜀人見橋成即棄寨而
遁王昭遠門延德至青強即引兵陣於漢原坡之
上留偏將守劒閣全斌等以鋭兵直撃遂破之
䆁銓續偽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
上之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為將握兵之
象大衆居外小衆居内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
之象伏羲故名之曰師陣于後為後拒陣于中為
中壘後嚚則不整中擾則虚初當其後四當其中
不宜于動者周公繋辭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救

陳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為駐隊駐隊以拒禦為正非瀕于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駐隊之前為前陣前陣之前為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可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

捫蝨談曰兵以奇勝伏固兵家之奇也乃三覆七覆寔仿左氏自後以伏兵致勝者十居八九其皆殪戎誘吳之餘智乎

鄭取三師　隱公十年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杜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杜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林傳曰支取宋衛蔡三師取言易也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林言蔡人不與入鄭伐戴乃召之蔡人怒宋衛不同其入鄭之功不與宋衛和以致于敗也杜言鄭取之易也

經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胡傳曰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亡國之

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孔疏云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經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

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辯之
師者軍旅之通稱
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王不聞管莊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管莊一作卞莊
又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又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持以敝大衆臣恐

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又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謂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于秦智不如禽遠矣
魏志郭淮欲分兵取姜維諸將以維衆西接強胡廖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吳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此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于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于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
載記姚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

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搰蟲談曰鷸蚌相持而利歸漁人兎犬俱疲而獲遺田父三師之闘戰也自謂勢椎于鴨峙利厭于氏分矣而鄭莊方且為漁人為田父一旦蕪而收之其真講于兵術者乎獨其頼閱牆孝友之道闕焉則鄭莊當服者寧惟善戰刑也

蝥弧先登 隱公十一年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林傅附也三師附于許之城下○傅音附)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林頴考叔取鄭莊公之旗名蝥弧者率先鄭兵以登許國之城○蝥亡侯反)子都自下射之顛(杜顛隊而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林瑕叔盈鄭大夫考叔既顛越而下故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杜周徧也麾招也)鄭師畢登(杜鄭師見君之旂信君已於故師盡登城)壬午遂入許

孔疏云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旜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靈姑鉟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為之其義不可知也

國語獻公伐翟祖卻叔虎將衆城其徒曰棄政而後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後漢書賈復從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林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歛也)趣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䟡頻追毛于令鮮水上頓士率饑渴乃勤衆推

方（注推方謂方頃說進也）奪其水虜復散走頗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頗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

魏志太祖拜典韋爲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常先登陷陣

江表傳云典韋性忠至謹重常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室好戰先登名冠三軍好持大雙戟長戟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中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

蜀志先主南定諸郡黄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于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

南史臧質守盱眙魏軍悉力攻之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

又胡藩從宋武帝征司馬休之帝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録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

宋書向靖小字彌從征鮮卑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陷斬其牙旗賊遂奔走

梁書魏將楊大眼等衆凡七萬據滎陽兵既精強城又險固元天穆爾朱吐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

滎陽未拔士衆皆恐陳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讐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

周書楊紹爲鄜城郡守時稽胡恃衆與陰儤爲抄竊紹率郡兵從侯莫陳崇討之延馬先登破之㸃

水之上

隋書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于晋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叚文振伏𥅨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挍佩刀刼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

舊唐書吐蕃聚十萬衆於沙勒城據山因水壍斷崖谷編木爲城高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奄至城下仙芝謂李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檑敵空而下嗣業獨

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遂大潰湞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斬藤橋以兵三千人戍

又唐休景以數千人往擊吐蕃大將麹莽布支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麹莽布支新知賊兵欲耀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尅大破之

又李君羙從破竇建德所向必先登摧其鋒

唐語林太宗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競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未觧思量帝聞特罷之

南唐書周本漢南郡太守瑜之後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隷帳下勇冠三軍毎奮躍先登攻堅摧鋒嘗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輙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笑自如

自下射之顛

又王輿攻潁州倚營門伏劒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

海録碎事云裴果從軍征討乘黄驄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黄驄年少

程史云王師始度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顛隉者曰是一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于

戮始復為備

唐書高祖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遂東與烽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山厓水嶮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代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于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

又蘇定方討百濟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為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為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于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欵百濟平

舊唐書李光弼攻懷州賊將安太清極方拒守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王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㧞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于闕下即日懷州平

又李懷光敗朱泚于醴泉代宗將抵奉天前遣神將張韶以蠟韶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数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

捫蝨談曰潁考叔孝稱錫類勇復先登可謂鄭之良已子都以爭車小忿射之至潁子都之肉其足食乎鄭伯不能顯暴其罪而寘之辟顧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此何足以正國法快人心哉君子謂莊公失政刑良然

韓淮陰使人入趙王壁立漢赤幟蘇定方使士登百濟城建唐旗幟其皆蝥弧先登之遺智乎

息不量力 隱公十一年　隨不量力 僖公二十年

鄭息有違言（杜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林與息戰于鄭之境蓋迸息師而戰杜息國汝南新息縣○息一本作鄎音息）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林師敗亡國之兆也爲莊公十四年楚滅息）不度德（杜鄭莊賢度待洛反）○不量力（杜息國弱）不親親（杜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其罪（杜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鬭）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杜韙是也林五者不是息皆犯之而興師伐鄭其取敗宜也○韙韋鬼反）○又僖公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林隨居漢水之東故以漢東諸侯叛背楚國）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林取平於隨而還師○穀奴斗反於音烏）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林善成也成敗無不由己求之也）

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爲大敵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

又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慎子云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韓非子云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于秦而害交于楚也公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祀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敝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

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抱朴子云猛獸不奮搏於庭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虓虎也

杜氏通典云宋文帝勵精為治俗阜人康元嘉數十年間比漢之文景自以財殷力盛遂經略中原命王玄謨等大舉北伐後魏太武親率二十萬衆至於瓜步喪師蹙國斯不量力黷武之謂也

又陳宣帝即位數年遣吳明徹率師十萬渡江盡克淮南之地息師不二三載更攻後周之彭城大敗於呂梁明徹幷將卒并沒江左削弱自此之由斯亦不量力而黷武窮兵之累矣

捫蝨談曰泰誓云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帝王所重可知矣春秋而後直以力相椎長所謂知彼知己亦不過知彼己強弱何如耳寧知德義為何物哉傳以度德先量力又曰善敗由己不由人當與泰誓並傳

左氏兵畧卷之三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十年十一戰 桓公二年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杜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孔疏曰服虔云輿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以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以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蔡人宋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息齋註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澹爲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澹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澹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己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莊子云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譚子化書云善馳者終于蹶善鬪者終于敗

南唐書李煜與南漢劉鋹書畧曰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夫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勝則一失何補

捫蝨談曰成湯十一征而無敵宋殤十一戰而被殺則吊民與勤民異也蓋至於民不堪命益信佳兵果不祥之器矣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況弱宋乎

左拒 右拒

繻葛之戰 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杜奪不使知王政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桓王以三國伐鄭鄭不受伐故禦王師桓王自將中軍虢公林父爲王卿士故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杜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杜子元鄭公子拒方陳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林陳軍不整莫有戰鬭之心若先犯陳師陳必先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林顧見陳奔必驚而亂蔡衛不能枝持固將先王卒而奔敗既

麗之陳

敗諸國聚攻王卒可以成勝敵之事杜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爲右拒杜曼伯檀伯○曼音萬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以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戰於繻葛杜繻葛鄭地○繻音須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杜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林鄭人命其左右二拒見旝動則各鳴鼓以進軍也○旝古外反又古活反本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杜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

左拒右拒

社稷無隕多矣林言君子不欲多出人之上況敢侵犯桓王乎苟自救其禍雖鄭國社稷不致顛隕所幸多矣此鄭于此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杜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林莊公使祭仲問勞桓王問左右安否此皆恭而知禮之辭

尉繚子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爲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

北史周文帝紀齊神武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涉洛軍于許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兵未會將

擊之諸將以衆寡不敵且請待高歡更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于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於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癸巳輕騎告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

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横擊之絶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剋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逐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

宋史王晏球擊定州王都立高岡號令諸將皆囊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横尸棄甲六十餘里

唐太宗李衛公荅問李衛公曰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

混爲之陳

天其知如神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爲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什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孫子曰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卓先出其側也

顏氏家訓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

木多作阜傍車米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
夫行陳之義取于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
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
作車縱俊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韜鈐內篇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爲
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
偏五方而立爲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
縫其間如魚隊之附故名爲魚麗陣按周制而爲
者也周制五車爲一隊二十五車爲一師一百二

十五車爲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
面故也周以百人爲卒一卒分爲四兩兩各二十
五人四面環居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爲中兩各當
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
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
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鶴陣鸛陣皆此義
矣兵不厭詭此之謂也考鄭之素嘗克叔段于鄢
矣又因州吁而入之許矣又與魯師敗宋人於菅
矣又因卞莊刺虎之勢一伐宋衛蔡三國而盡取

之又爲三覆以待北戎衆戎師于中前後夾擊而
盡殪之其制陣之勝可見矣
武經總要𦊙置陣圖云昔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
飛翼陣于卦屬巽宮則孫子之𦊙置陣與起之卦
陣諸葛亮之名虎翼以其遊騎兩傍而舒翼也或
名魚麗陣又曰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鄭公爲魚麗之陣則此也軍中凡舉虎旗七
鼓則陳之川澤漫衍草木扶蘇遇敵決勝則爲𦊙
置𦊙置前後横中央縱張其四翼利于相救鴈行

延斜惡其斷絕故可以勝鴈行
後漢書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于畜官蓋勳與
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
人爲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
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尸我于此句就種羌
滇吾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
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
殺我衆相顧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
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

北史魏景穆制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
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避暑漫抄云張巡守睢陽激勵將士賦詩曰受圍
如月暈分守若魚麗
附風后握奇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
奇或總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天有衡圓地有軸
方前後有衡風附于天雲附于地衡有重列各四
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
三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

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游軍從後躡敵或驚
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
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
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
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
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
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
以[illegible]重以列　又獨孤及作風后八[illegible]
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illegible]

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于外軸布
于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
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
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
後合戰弛張則二旗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圖成
鏄狙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
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
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于黃帝書
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黃帝問玄女兵法云敵人為圓陣已以直[illegible]
直陣者木陣也敵人為方陣已以銳陣攻[illegible]陣
者火陣也敵人為曲陣已以圓陣攻之圓陣者土
陣也敵人為直陣已以方陣攻之方陣者金陣也
敵人為銳陣已以曲陣攻之曲陣者水陣也
黃石公記云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
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
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
魏志鄢陵侯彰征代郡以田豫為相軍次易北虜

伏騎擊之軍人援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囬車結
圜陣弓弩持滿于内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
追擊大破之
任子云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陳部伍周廻
如小岳之盤是陣之體也
宋史吳璘傳璘新立疊陣法毎戰以長槍居前坐
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
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
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

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
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循竊議曰吾軍其殲
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
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
雖鋭不能當也
石林燕語云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取關
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師定州虜密遣人来覘候
吏得之偏裨皆請斬之以狥衆武恭特不問明日
出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桴鼓示衆下令曰具糧

伍氷彌縫

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敢後者斬覘者歸密以
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遣使問計對
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
要害故虜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
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爲方畧緩急不相援多至于
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
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爲然
中華古今注唐高宗臨殿策問貟半千曰兵書言
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半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孤

虚地陣者是山川向背人陣者是偏裨彌縫以臣
所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
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
卒衆輕利將師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爲上
第
武經總要云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
伐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
旗壘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决于前矣
其次則立部曲度權謀先偏後伍彌縫其闕用以

乘機而佐勝由中古以來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
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
形勢之宜講武騎離合之要不諳不險按陣而居
常以我逸待彼勞以我治待彼亂以我近待彼遠
以我飽待彼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
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
曰以正合以奇勝然則正者行陣也奇者無方以
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
無功故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

載記呂光攻龜茲城帛純請救獪胡胡以革索為
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懼之諸將咸欲每營
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
力散非良策也于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鎖之法精
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

孔疏云旝之為旃事無所出說者相傳為然成二
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在
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今命二拒令旝動而鼓
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旝是可觀之物又旝字從

旝動而鼓

於旌旗之類故知旝為旃也賈逵以旝為發石一
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
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與賈同也案范
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為旝也發石非旌
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之為不類矣
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
二拒準之為擊鼓候也註以旃說為長故從之

魏志袁紹軍退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
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

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言旝動而鼓說曰旝
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

渠陽讀書雜抄云陸釋曰旝古外反又古活反又
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按陸說如今
砲架之類徐鍇謂諸書為旌旗惟許叔重潘安仁
賦謂之駁砲字有如此者亦有从石者

舊唐書李光弼與賊將周摯將戰謂諸將曰向來
賊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爾

往擊之王曰王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王策馬赴賊决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

合攻中軍

後漢書光武紀光武徇昆陽王尋王邑兵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輣橦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凡軍中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恃故曰中堅也尋邑陳亂乘銳崩

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

五代史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

遼大石世號西遼西遼舉兵拒戰大石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則勝遣某將兵二千五百攻右某將兵二千五百攻左自以衆攻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

王海晉安西將軍桓溫伐漢軍至青衣漢主李勢大發兵趨合水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袁喬曰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不如全軍而進從之

搠發談曰鄭用魚麗之陣而捷蠻熱亦用魚麗之陣而北可見兵家勝負政不在古法之用不用也

王武恭頎無賜陣圖良爲有見

繻葛昆陽之戰皆以陥中堅致勝頎昆陽用之討叛而繻葛用以陵天子則順逆是淵矣

五十五字

季梁在何益

毀軍示羸

毀軍示羸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杜隨國今義陽隨縣林漢東姬姓國）使薳章求成焉（杜薳章楚大夫林楚大夫薳章先求成于隨○薳于委反）軍於瑕以待之（杜瑕隨地林楚軍於瑕以待隨之報）隨人使少師董成（杜少師隨大夫董正也林少師隨侯之有寵大夫使少師正二國之成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杜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林言我楚之不得逞志于漢東諸侯也我則失策而使之然漢東沿漢水之東）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杜張自侈大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林隨少師之心素自侈大請楚子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以張大少師之心使怨楚杜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杜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率音律且子余反）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杜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林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窺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王毀軍而納少師（杜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杜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top margin note]

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杜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牷音全腯徒忽反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杜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林先養人民使之成就而後致力于事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杜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瘯七木反又本又作蔟同蠡力果反說文作瘰公蔟瘰皮肥也奉神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林不奪農時春夏秋無災害使得盡力耕耘故和氣致祥而年穀豐登也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林嘉善也栗敬謹也言有嘉善敬謹之德以將其美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杜馨香之遠聞林此言牲牷粢盛酒醴之所以馨香者上下皆無讒慝之行所以馨香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此所無讒慝故務其三時林此以下言先成民之事脩其五教杜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林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之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杜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林此言後致力于神之事○禋音因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林以忠於民而得民和以信於神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功孔子曰我

脩政止伐 [top margin note]

戰則克祭則受福是也今隨國之民各有異心而不和民心不和是鬼神無主也杜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林君雖獨豐於事神神將吐之其何降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林君且內脩政事以成民而親睦漢東諸姬兄弟之國庶幾可免于楚之禍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杜楚伐隨八年張本

史記楚世家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

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左傳補注楚事始見于傳至莊十年敗蔡始見于經蓋自楚王熊達以上皆畧不書今按熊達即熊通自熊通以上楚未與魯通傳具載其伐滅小國志在兼并諸夏見中國不可無伯齊桓所以有功

水經溳水東南逕隨西注云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為大者也楚滅之以為縣

季良亦何益

又溢水側有斷蛇丘丘南有季良大夫池

載記苻堅欲有事于東南少子中山公詵諫曰臣聞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之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

毀軍示羸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也　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杜牧曰非止于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

史記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户爲關内侯號建信侯

後漢書虞詡爲武都太守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晉書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乃使郭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

數千級惕倦以身免
載記石勒奉表推崇王浚爲天子浚遣使報之勒
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
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
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浚聞
之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戒期襲浚升其聽事
命甲士執浚斬之
南史賊孫恩北出攻海鹽宋武帝選敢死士擊走
之特雖連勝帝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

羸弱覘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宋書高祖北伐虜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朱超石
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索
虜托跋嗣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
營于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既
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幷千餘張矟乃斷
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虜虜衆
不能當一時奔潰
陳書周炅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夾遣陸騫以衆二

萬出自巴斷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
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
又陸子隆爲廬陵太守時周廸據臨川反東昌縣
人脩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
伏兵于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
擊之行師大敗
隋書于仲文軍次蓼隄尉遲迥將檀讓擁衆數萬
仲文以羸師挑讓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
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

舊唐書封常淸代高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
城一戰而勝常淸逐之段秀實進曰賊兵羸餌我
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
五代史王景仁初名茂章率師救青州斬梁太祖
子友寧太祖聞之以兵二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
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
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
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
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矣梁兵又敗

奇法若我衆强可僞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鋭師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李牧在鴈門匈奴謂牧爲怯是也

大成民而後致力于神

孔頴云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説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于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爲立嘉名以告神

潛夫論曰虢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楚昭不禳雲宋景不移咎子産距禆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脩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

脩政止伐

季梁之諫隋侯宫之奇説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

呂氏春秋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强大者曷爲攻矣

政要論云夫兵之要在於脩政脩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仁以愛之理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故政善于内則兵强于外也

枫岳䜿曰隋侯信季梁不聽楚師之示羸漢高拒婁敬受欺匈奴之見弱此無他隋本怯楚故得言易入若漢高威加海内手殄諸雄益未免有傷心焉宜卒爲侯虜所誘也危時微陳平不幾殆哉人主舉動不可輕從白登之事可鑒已

譬有釁不可失

怒我怠寇

攻其無良偏敗衆攜

譬有釁不可失

偏敗衆攜 桓公八年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林：沈鹿，楚地。欲以求隙討隨也）。黃、隨不會（杜：黃國，今弋陽縣）。使薳章讓黃（杜：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杜：下之，請服也。林：待楚弗許而後交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林：所以怒我師而怠寇志也。欲使隨人怨楚之不恕，而楚人不直其君，亦有怠心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林：此蓋以六年蔿師之事入隨侯之左股，故謂今若不速戰，當又如前年失楚師也。○將失楚師，一本無師字）。隨侯禦之，望楚師（杜：遂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杜：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林：蓋見當時楚之精兵皆在左，故言楚以左為上，楚君必在左。無與楚王之精兵合戰，且先攻其右師。右無精兵在焉，必先敗。偏師敗，楚師之衆乃有攜貳之心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林：不當楚王之專師，不足以言對敵也。不從季梁之謀。杜：速杞，隨地。逸，逃也）。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杜：鬭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為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杜：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林：蓋以少師為隨之疾，今少師見獲，是天去其疾矣，言隨國未可克）。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鬼谷子曰：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

怒我怠寇

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

孫子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曹操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尉繚子曰：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乖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

周書武帝志在平齊，韋孝寬上疏畧曰：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釁不可失也。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

史記：田單守即墨，宣言曰：吾惟恐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
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
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
懈乃夜縱火牛擊之大敗燕軍

載記乞伏國仁傳南安祕冝及諸羌虜來擊國仁
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
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
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

舊唐書李光弼守太原賊僞帥史思明率衆來攻

光弼以強弩發石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
城中長幼咸服其勤智懦兵增氣而皆欲出戰史
思明揣知之光歸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我怒而
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

又李光弼守河陽于城外置柵柵外大掘塹濶二
丈深亦如之賊帥周摯填塹開柵爲非元禮俟柵
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
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
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

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乃令軍中鼓
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

攻北無良

孫子云強而避之　李荃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
之臣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不從隨
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

宋書臨川烈武王道規爲振武將軍與何無忌追
桓玄玄西走江陵留何澹之等固守湓口義軍既
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
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

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
不須言也既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
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
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
規喜曰此名計也往彼即擒此舫因鼓譟倡曰已
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
敗即克湓口

舊唐書吳元濟反李愬討之營文城柵既得吳琇
琳李祐知其可用委信無疑日夜與計事于帳中

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洄曲西境防捍而守蔡者皆
市人疲匏之卒可以乘虛掩襲直抵懸瓠比賊將
聞之元濟成擒矣愬然之咨于裴度度曰兵非出
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夜出軍至蔡州城下坎墻
而登賊不之覺遂擒元濟
晉書袁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
去賊勢字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
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
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

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
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
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矣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
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
宋書臨川王道規使魯宗之居守率諸軍攻桓謙
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譙其勝難必荀林近
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
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軍不識兵機耳荀林愚
竪無它奇計以我去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

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
暇得來卒大破之
周書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
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
陽召諸將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
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
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武齊神起兵以來泰每爲先
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
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不以爲然太祖縱

兵擊泰斬之齊神武果撤橋而退
又東魏遣其弘農郡守田八能率蠻左之衆拒獨
孤信於淅陽又遣其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
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我士卒不滿千人而首尾
受敵若却擊齊民則敵人謂爲退走必來要截未
若先破八能遂奮擊之八能敗而齊民亦潰
舊唐書徐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
以逼淮陰魏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
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

敵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鬬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赴既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必擒之弱獸趨勢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而破之敬猷脫身而遁遂平敬業

奇法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

嘉祐集云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

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攻之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捫蝨談曰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隨用季良楚不敢伐及少師用而楚且得攻其瑕矣嗚呼季良猶在則謂天方授楚少師見獲則謂天去其疾善哉覘國乎

佯北　巴師　佯北　巴師

佯北敗鄧桓公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杜韓服巴行人也國在巴郡江州縣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杜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杜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林要巴客于道攻而奪其往聘之幣帛○音憂鄾殺道朔及巴行人、林行人即韓服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杜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杜鬬廉楚大夫林圍鄾討其殺使奪幣也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林二甥皆鄧大夫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衡横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横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鄧人逐之、

背巴師而夾攻之、杜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林陷於兩師之中前後受敵故敗民逃其上曰潰鄾人見鄧敗故懼而夜潰杜宵夜也

北史蕭寶寅反于長安董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黄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荅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行

六韜太公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

孫子曰佯北勿從

又曰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史記白起傳趙括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括軍遂敗

魏書世祖西伐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卜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遂行次於黑水分軍伏于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徙退軍城北示之以弱赫連昌

引衆出城步騎三萬世祖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世祖分騎爲左右以掎之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

杜氏通典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世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生縛之于是進攻其栅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五代史劉巖起南海擊走盧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盧光稠大懼謂譚全播曰虔韶二州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

宋史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境詔劉光世討之光世

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麾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

捫蝨談曰兵未有不以趨利致敗者佯北之師餌我之情形見矣張羅待鳥而鳥不入羅者固無如何也故惟善師者以靜制動止如丘山敵安所得乘之其至爲敵所乘大都没利于前不顧患于後耳逐北者亦鑒鄭之轍哉

軍郊不誠

宵加

師克在和不在衆

左氏兵畧卷之四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恃城不誠　桓公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林貳軫二國名將與師盟之○屈楚大夫氏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鄖音云國名絞古卯反蓼音了或作鄖同隨絞州蓼四國名莫敖患之杜莫敖楚官名即屈瑕也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林鄖人軍於蒲騷未出其國之郊邑恃其近郊必不戒謹設備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邑亦國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杜君謂屈瑕郊郢楚地林謂屈瑕次師於楚地之郊郢以禦四國之兵使不得來○郢以井反又以正反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杜盍何不也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林言用兵克敵在師衆和同一心不在師徒之衆多杜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illegible]

軍郊不誠

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林鄖既敗四國不至故屈瑕終與貳軫為盟而還

孫子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張預註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鄖人將伐楚師楚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鬬志果為楚所敗是也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鬬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吳子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以戒禍其遠矣

六韜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

上誰何不絶人執旌旗外内相望以號相命勿令
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為一心誠而約之各愼其
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儆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
發我鋭士隨而擊之

北史于謹出討江陵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
為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
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内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
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
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

據江南緜歴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畧又以我
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
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悪遷移當保羅
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
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竪木柵于外城廣輪六
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
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
之

舊唐書張仁愿初建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曲敵
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敵之所不為守備何
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
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
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
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

唐書李師道恃淮蔡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
成武寧横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
陽濟合諸節度兵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
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不如養威河北

須霜降水落絶陽劉深柢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
死賊勢窮矣

後漢書馬援與馬成擊西羌羌徙唐翼谷中引精
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
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載記魏將拓拔章攻鄴慕容德遣南安王慕容青
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

北齊神武據芒山拒宇文泰文泰軍銜枚夜登芒
山未明擊之神武[illegible]免

分散必離

五代史梁太祖遣朱友寧氏叔琮擊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

史記黥布傳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爲二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

師克在和不在衆

吳子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呂氏春秋曰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鬬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

襄陽記向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

晉書姚萇時衆不滿二千魏褐飛雷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捲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藤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

又毛寶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

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廻更遣使
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使已二日會寳
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
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
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
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改書侃果共征峻
又殷浩與桓溫不協王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
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
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
所敗

又張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大府司馬
韓璞㓕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
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大守
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
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
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
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
又祖約之亂是時義軍屢戰失利溫嶠軍食盡陶
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
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
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且今歲
計殄賊不爲晩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
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
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
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
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
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

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
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
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
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
留不去
南史魏中山王元英攻北齊州圍刺史昌義之於
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
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不敢進帝怒詔常
㪺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敢有不用命者斬

之叡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淵谷輙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
戶而汲車馳卒奔又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
邵陽初帝勅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奉之景宗
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
梁書韋叡攻魏城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
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
臨敵益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
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
也因與戰破之
北史齊神武拒尒朱兆于廣阿憚兆兵衆段韶曰
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
周書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民地半天
下國富兵強若從漢北入并州極為險阻且大將
斛律明月未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
楊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
亦何能為
又雍州刺史尒朱天光將率衆拒齊神武遣問計

于賀拔岳岳報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
烏合之衆豈能為敵然師克在和但顧同心戮力
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
真珠船曰韓世忠以八千餘人破兀朮兵十萬岳
飛五百騎破兀朮五十萬虞允文軍一萬八千敗
金亮四十萬韋永壽二百騎敗金將小韓將軍五
千於大人洲其最奇者楊再興戰郾城單騎入金
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退兀朮併力復來
損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過小商橋驟
與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夫
宋之南渡兵至不競而能以寡敵衆若此今邊兵
乃十不當虜一何也
捫蝨談曰鄭人以恃城遂無鬬志以斯知城之設
利退守不利進攻仁愿不置壅門正欲人情心而
激其鬬志也意念深矣雖然孫子有言兵之情圍
則禦不得已則鬬鬬曰不得已是兵家不必貴攻
取賊退守也是故議者即重仁愿輕元楷而將非
仁愿不如從元楷之守為長

班超以三十六人竪勳西域謝玄以八千精銳建
功淝水茲豈在衆哉若薛仁貴馬燧師非不衆而
一致大非川敗績一致三盜連結惟與待封抱真
輩不相和故也師克在和不在衆信矣

采樵致絞　覆諸山下　城下之盟　諜

無扞采樵 桓公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林卯十一年敗鄖蒲騷者曰絞小而
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林絞小國而輕扞輕征則寡於謀書請無以師衛采樵以誘絞之出杜扞衛也樵薪也○輕遣正反從之絞人獲三十
人林獲楚之樵者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林絞人不知其計明日爭出驅楚執役采樵之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
下杜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杜城下盟諸侯所深恥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
諜之三巡數之杜伯嘉羅大夫諜伺也

采樵致絞

孫子曰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張
預註曰誘之以小利敵必来取吳以因徒誘越楚
以樵者誘絞是也
又曰利而誘之　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
楚人伐絞是也
史記趙将李牧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来入牧
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騎
後漢書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

重而追軍皆載土䘮之以豆為軍之食竟超之不為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

魏志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

又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擊破之

晉書桓温伐燕慕容宙率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陣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率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

又李矩為滎陽太守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十六國春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

北史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乜列河于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

又遼東之役于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于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

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因擊大破之

周書韓雄爲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畧與雄接境頻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于道側遣都督韓仕于畧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畧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畧首

南唐書周本爲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越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衆

宋史岳飛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附晉書周訪討張彥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采樵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軍中益至未曉而退

南史梁韋叡與曹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畧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

夢溪筆談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于瑋言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忻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

諸山下

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
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纔行百里矣若乘
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足痺不能
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程史符離之役李汝翼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
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于崇薙也而營之會夜暑
雨大作營乃故積水𤰞窪廢草以浸死元非可損
兵地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飢遂先潰二軍不能
支皆掃營去叚塗自蘄縣歸入城少憇而虜人坐

城下之盟

其南門覆諸山下矣
孔疏云宣十五年楚圍宋傳稱華元謂子反曰敝
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
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肯從城下之盟是其深耻
也必爲深耻者諸侯當好事四隣以衛社稷相恃
而動量力而行今乃構怨強敵兵臨城下力屈勢
沮求服受盟是其不知之甚將爲鄰國所笑故深
耻之
龍川別志云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矜之

色王欽若深害之日從容言于 此春秋城下
之盟也諸侯猶且耻之而陛下 功臣竊不取
真宗愀然不樂
孔疏云諜說文言軍中反間也 以爲敵國之人
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反報其 以此訓諜爲伺
而兵書謂之反間也巡徧也謂巡遶徧行之
孫子云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
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
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

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生間有死間五間俱起莫
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行軍須知云古者多使材能辯說權變之士往行
間諜指陳禍福譎說是非亂惑衆聽巧變真偽傾
覆好惡則親疎離合變化成敗使人改心易行蘇
秦張儀虞卿是也
虎鈐經云間者兵家之要妙苟非賢智莫能用之
故用間之道在微密潛誠此良將所注意也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與魏王愽而北境傳舉烽言

趙冦至且入界魏王釋愽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冦也復愽如故王恐心不在愽居頃復從北方来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冦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又趙将李牧居鴈門謹烽火多爲間諜

周書齊任城王湝據守信都高祖詔齊煬王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将遍示之謂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

舊唐書賊将姚令言及僞中丞崔宣咸使諜覘李晟軍爲邏騎所得拘送于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善爲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賊也晟引軍抵都門賊不敢出耀武而還

唐書吐蕃引雜羌冦西山破柘静等州有詔收復於是嚴武遣崔寗将而西既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西不合者丈許諜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抜柘地斬首虜衆驚相謂曰寗神兵也

宋史王德用爲定州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契丹使諜者来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閲援枹鼓之士皆踊躍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我旗幟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将大入既而議和

奇法云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静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

捫蝨談曰攷之費誓芻茭不峙則有大刑樵采非無係于軍興者第欲誘敵則當以屈瑕之無扞采奇欲禦敵則當以景宗之能扞爲正利而誘之此兵家致敵之常也屈瑕用以致絞是已乃曹瑋破虜人故爲貪利以誘之若反爲敵致也者彼以致之之道取之此以致我之道致之也推此以談兵家變化之妙殆不可勝原也

濟師　諫　狃於蒲騷之

自用敗師 桓公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林註其去年欲伐楚師莫敖即屈瑕也言屈瑕必驕矜自恃凡人志氣揚則舉足高蓋驕甚備敵之心已不固矣杜註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林雖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林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杜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在於益兵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林撫慰士卒小民以恩信訓諸司將佐以文武之令刑非獨刑罰也傳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凡國之政事皆刑也

以下文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知此是欲以嚴明之政臨莫敖使之恐懼儆省莫敖以十一年敗鄖于蒲騷十二年敗絞將狃而恃之以勝爲可常故必曰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而不信人言杜狃忲也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林必以羅國爲小而忽之君若不鎮撫綏之必以不設備取敗也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杜撫小民以信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杜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也言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林若曰不然彼伯比豈不知楚師之盡行而有濟師之請也楚子因鄧曼之言悟伯比之旨乃使賴國之人仕於楚者往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追屈瑕杜賴國在義陽隨縣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杜宣示也林

荒谷冶父　濟師

敢以伐羅事諫者有刑罰及鄢亂次以濟杜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林亂其前後行伍之次序以濟鄢水亂次以濟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杜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李濟刊誤云夫請濟師者是兵力危殆求之速也不逾一兩日發之足以應其急也主師問其來由命舉師曰爲擇一日以遂其請翌日師復命曰以後其日吉及乎師至軍壘已陷

狃于蒲騷之役

吳子曰戒者雖克如始戰

史記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載記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乞伏乾歸遣乞伏益州

討之延陵王松壽言于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
屢有戰功狃于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
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
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
之當無慮也于是以平北將軍常乾為長史散騎
常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為
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
乞率衆距戰益州果敗
又慕容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

德亦曰魏人狃於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
聖略摧其銳志慕容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
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慕容農出
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
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
舊唐書蓋嘉運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經略吐
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裴耀卿密
上疏略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兼兩軍以身
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遠

日與之同班觀其舉指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
矜誇恐難成事莫教狃于蒲騷之役舉指稍高春
秋書之為懲戒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
又杜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使王雄誕
與闞稜為副戰於溧水子通大敗公祏乘勝追之
[illegible]為子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祏
曰子通軍無營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
必尅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
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

又突厥傳默啜北討九姓拔曳固戰於獨樂河拔
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迸
卒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
使郝靈荃傳默啜首至京師
宋史陳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將共推葛懷敏郭遵
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
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
功徼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歎曰君真知兵
水經注龍谷東岸有冶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縊於

荒谷群師囚於冶父謂此處也

搁蝨談曰語云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常勝之家雖克知始戰誠知勝可惧而不可狃耳世未有狃勝而不敗也者則持勝之道失也如莫敖可戒已

慎守疆場 桓公十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杜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杜虞度也不虞猶不意也場音亦）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杜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林言汝司疆場之事謹守其一定之疆界而防備其不虞度不意之事且盡汝所備禦之道若有兵事至則與之接戰又何必先來告謁）

周禮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汲冢周書曰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脩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固之僻國之守也伐服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善伐者不伐三守

商子曰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拒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巨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

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吏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

後漢書吳漢性強力每從征伐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注若吳漢可謂能盡所備者）

荀悅漢紀單于來朝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爲便郎中令侯應以爲不可許上

詰問狀乃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爲制度以專衆心遂不罷塞焉

魏志劉靖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邊民利之

吳志孫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

晉書羊祜曰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

又云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山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是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

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干寶晉紀云紀陟奉使如魏魏人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裴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惟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

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宋書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先完其障塞謹其烽柝使來逕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攘寇漢世棄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為疆埸莫不先憑地險郤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高祖受命王畧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絲援闕盛衰既兆用啟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于此乎自茲以降恃寇不來寔無其

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哀哉
梁書馮道根戍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咲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
舊唐書王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嘗謂人云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
又狄仁傑疏曰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敕邊備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蹶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
又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脩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譖于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

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
又陸贄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于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爪牙則犬鼠馬牛悉能為敵

又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黄裳以爲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遂詔崇文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

又黄巢陷京師僖宗謂鄭畋曰朕以狂寇陵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蔓畋還鎮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如臨大敵

宋史張方平知秦州時夏亮祚方驕僭公閱士馬築堡葺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揜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舉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服

國老談苑云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

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劾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毁不入畢其所爲

附韓昌黎守戒篇人有宅于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爲盗則必峻其垣墻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于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于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閑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

引領與天下有事以乘吾便此其暴于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成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鷄之不支今夫鹿之于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質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捫蝨談曰談兵者無過攻守二策而守為要云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暮夜有戎勿恤夫暮夜之戎出自倉卒而曾不足為吾恤者恃守固也故惟善守者常令不可勝之勢在我敵至斯起而應之蔑不勝矣夫豈僅僅曰恥以固吾圉也

莊公

營軍臨隨（莊公四年）　潛師閉塗（哀公六年）

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杜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杜將齊將授兵於廟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杜楚為小國僻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眾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道之此神為微應之符林按楚世家楚僭王號雖始於熊繹其後畏厲王暴虐又去其王號至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為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桓公八年楚熊通乃自立為武王至是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懲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則鄧曼之言益信楚武備以為盈而知今日心蕩殆將死也）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杜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林樠木木名果如鄧曼之言○樠郎蕩反又莫昆反）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林營軍壘也營軍臨隨示將深溝高壘為持久計）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林時祕王喪故屈重以王命入隨與隨侯盟且請與隨為盟于漢水之曲而歸示不從於汭內也謂漢西○汭音芮水曲曰汭）濟漢而後發喪○又

哀公六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

除道梁溠

濟漢而後發喪

潛師閉塗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杜前已敗於柏舉今共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讎林棄先君好陳之盟逃吳人累世之仇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杜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林子閭五辭不肯而後許王以立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林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杜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杜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

除道梁溠

水經注溠水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令關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軍臨于隨謂此水也

濟漢而後發喪

左傳附註云詩芮鞫之即毛傳云芮水厓也及鄭箋乃云芮之言內也杜盖依用其說據傳言漢東之國隨為大若為會於漢西即楚師元未涉漢下文何得云濟漢而後發喪也孔疏順杜之失訓釋迂回與傳文戾矣閔二年渭汭注云水之隈曲曰汭是也

潛師閉塗

史記秦始皇崩于沙丘丞相李斯秘不發喪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卒于郭氏塢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姜維令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左傳附註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旅塗者謂

匿其喪也今按徐廣云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

史記楚世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

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正義曰左傳云諜潛師閉塗按潛師密發徑迎也閉塗防斷外寇也為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鄰國及諸公子之變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丘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

捫蝨談曰世每稱死諸葛走生仲達徒見謂諸葛餘威能懾仲達而不知仲達所以見懾者惟伯約輩能用左氏成案故耳夫入谷然後發喪非得之潛師閉塗乎灊漢而後發喪乎反旗結陣非得之潛師閉塗乎恐伯約輩未必及此夫先有所受之也

楚子滅鄧莊公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左氏膏肓以為楚鄧彊弱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割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為短鄭玄箴云楚之彊盛從滅鄧以後於時楚未為彊何得云彊弱相縣

世語曰大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大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大祖聞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載記沮渠蒙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于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

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寧為旃牌與其經死溝
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岀若龍奮臂大呼涼州不足
定矣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
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
又符堅之敗於淮南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
餘騎奔垂垂弟德進曰夫隣國相呑有自来矣秦
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讐雪恥豈所謂負
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
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表也願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
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
北史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梁帝蕭詧曰臣聞人
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兢小廉以取
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
惏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
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
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
讐也又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

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為歡
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
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随即銓授魏人懾息未
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
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詧謂德毅曰卿此策非
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
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
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
以至于是

捫蝨談曰祁侯拒三甥之圖人而見滅荊邦魏祖
棘主人之圖已而甘心手刃寧人負我愚而不失
為厚寧我負人智而不免為薄矣

左氏兵畧卷之五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瓜期不至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杜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稱尺證反又如字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杜蓋以瓜熟之時而使之往戍與之約曰明年瓜熟之時則遣代 期戍公問不至 ○杜問命也期音基又音碁 請代弗許故謀作亂

采薇之卒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註此遣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

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一歲弗為發代二人怒遂反

司馬法曰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覲民之勞也

解云古者戍邊之兵三年不典典猶籍也如役不再籍是也古者戍兵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一年即還三年不驗籍而役之是四人輪番當一戍兵也三年不典王者覲民之勞苦也

白虎通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淮南子二世皇帝興萬乘之駕發閭左之戍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戍卒陳勝興于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撕慨筡屠奮儋詹钁撕剡銳也钁斫也钁音矍以當修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螘倚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于民也

蜀記郭冲條諸葛亮五事其一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凉勁卒三十八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

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
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
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
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
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悅
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
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刀爭先以一
當十殺張郃郤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
宋書何承天表曰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
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凉之氣各有本性易則害
生是故戍申作師遠比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
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
舊唐書咸通九年徐州戍兵龎勛自桂州擅還七
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令
孫絢聞勛至遣使撫慰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請
絢誅之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聽其過去其年冬
龎勛殺崔彥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
分遣賊師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殺食既

盡淮南之民多為賊所啖
五代史吳世家楊行密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隊
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
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為
亂
陸宣公論緣邊守備事宜狀畧曰夫欲備封疆禦
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
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
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
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
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
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
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
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
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
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
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殭其所不欲求廣其數

而不考其用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隣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悪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温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絶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

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将冀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僨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来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賖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

附宋哲宗朝名臣傳呂龍圖公孺就知河陽洛口役兵千餘人憚役不稟令排闢不得入西趋河橋其徒有來告者諸将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亡命窮之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乗馬東出令牙兵數人前諭曰爾輩久役固當還然有不稟令之罪若復橋則罪加重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衆皆請罪索其為首并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語洛口官曰如尚敢偃蹇者即斬之衆帖然不敢動乃自劾不俟命詔釋之

說文幾微也殆也从丝从戍戍兵守也丝而兵守者危也

爾雅翼云瓜古人以紀時故遣戍者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八月剥瓜蓄瓜時也周詩則以七月為食瓜之候蓋夏之五月也詩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蓋薦瓜之重如此

藝苑卮言别録及瓜事今以為得代之期而不知

瓜期不得代遽稱管至父縣此為亂非佳事也

捫蝨談曰戍卒為守禦設也而國家多以戍卒敗強秦之亂倡自勝廣非戍卒乎彼其發閭左謫戍陽固失百姓心矣誰不甘為戎首也者詠采薇而知周所以興咏揚之水而知周所以替撫戍卒者尚鑒之

公旗誤齊 莊公九年

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杜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 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 杜二子公御及戎右也林公既敗師失其戎車恐為齊所獲故二子以公旗辟於下道以誤齊師○辟音避 是以皆止 杜止獲也林皆為齊所獲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與范增急圍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周禮考工記云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鄭玄注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 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 熊旗六斿以象伐也 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為[illegible]

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釋曰為車上皆建旌旗故因說旌旗之義也

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

又曰旗有九名日月為常蛟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步中武象騶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彌龍所以養威也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乙之象車

河圖風后曰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旂中方法黃龍曰常

黃帝出軍決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舉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此大勝之證

又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

太白陰經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主之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門槍二根以豹尾為刃榼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安立五方旗五各具方色大將中營建出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隊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禽與本陣同五幅認二百五十口

孫子占云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後以向前是為天送必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墊然若雨是謂天露其師決勝三軍將行其旌旗亂揺於上東西南北無定方其軍不還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因絶旌旗是名因中其師得糧

李衛公兵法曰諸軍將五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東方木黃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為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徃卧即迴審細看

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軍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領亦別給異色旗旗臨戰之時則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其旗如兵數校多軍營復衆若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即每營各別畫禽獸自爲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五方色四緣爲之則更易辨唯須營營自別務使指麾分明

大唐六典六云武庫令旗之制三十有二曰青龍白獸朱雀元武黃龍負圖應龍龍馬玉馬鳳凰鸞鵕鷄太平麒麟飛麟飛黃駃騠白澤五中犀牛金牛兕三角獸角端吉利騊駼騶牙黃鹿白狼赤熊辟邪苣文旗注周司常掌九旗黃帝鵰鶡鷹鳶等旗令白澤朱雀辟邪元武等旗金吾隊所執青龍白獸麒麟角端赤熊等旗左右衛隊所執鳳凰飛麟駃騠鸞旗犀牛駿驥騶騶等旗武衛隊所執應龍三角玉馬白狼龍馬金牛等旗領軍隊所執黃龍負圖黃鹿騶牙蒼烏等旗威衛隊所執

天文要集云翼星明旌旗用

路史五麾五牙旗也爲五色見青則舉青牙見白則舉白牙餘隨所見舉之以牙爲飾見出軍訣玄女兵法云伍胥請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絳衣之軍於南方以輔角軍以青龍日平旦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於東以輔羽軍以玄武日人定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軍於北方以輔商軍以白虎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於西以

輔宮軍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

武經總要云大將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青龍黑以碧伐之務中央土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爲四旗之主常使諸軍準望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大將舉赤旗以應之東方有賊則舉青旗以應之西方有賊則舉白旗以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以應之無戰常偃之舉旗者令諸軍知賊所從來者也其諸軍見本方旗舉當方面兵急裝束旗若

亜則前進奮擊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回凡軍行須令候騎前將五色旗見溝坑揭黄河橋揭白水泉揭黒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將

演繁露云大將所建牙旗劉馮事始無載兩義其一謂以爪牙為義然終無的據至其所引兵書則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尅下之日也又引尚書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前軍列又引黄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又引後漢書光武狥河北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注云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合此數者言之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為牙旗其已審矣將不知真飾以牙或止取爪牙以為義也真人水鏡經曰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即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牙旗將物原云軒轅始置五色旗畫以鷹隼指顧向背夏禹始建旗旌斿旒以別尊卑等級周公始備九旗

捫蝨談曰伐許之役潁考叔瑕叔盈相繼取鄭伯旗以先登以故鄭師畢登而師遂入許乾時之役秦子梁子相率以魯公旗辟於下道以故二子被獲而魯公免熒之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遂及於難鄢陵之戰鄭石首鄭成公御惟内旌弢中得御公以退蓋旌旗三軍耳目也當其勝亟欲揚之為我師之望當其敗莫如偃之絶敵人之偵

戰主勇氣 莊公十年

春齊師伐我杜不書侵伐齊背蔇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見杜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林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言國有大事肉食者已有定謀閒猶側也又何必廁其間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杜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林民未懷惠必不從公所使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林犧牲牛羊豕之屬玉珪璧帛幣也皆祭祀禮神之物牲玉自有常數弗敢有加於舊祝史必陳信於鬼神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杜孚大信也公曰

戰勇氣

一鼓作氣

潛伏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林信爭訟刑罰之類雖不能偏察其曲直當否必盡己之情以求人之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林上思利民忠也故言莊公以情察獄為忠之一端民感其忠思欲報上故可用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杜共乘兵車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林大崩曰敗績莊公欲馳車以追齊之奔劌曰未可下視其轍杜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林又登車前橫木為軾者以望齊師之旌旗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林莊公問曹劌以不鼓及視轍登軾之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

轍亂旗靡

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林爭戰之道以勇氣為主兵以鼓進方一鼓之初正勇氣發作之時至再鼓則敵有玩心而勇漸衰及至三鼓則敵有怠心而勇氣竭矣彼既三鼓則軍心玩怠而竭我軍久不得進驟而鼓之則勇氣方盛此我所以克齊師夫齊為大國難測恐其詐奔若詐奔必設伏兵以要我故懼其有伏焉詐奔則轍跡必整令轍亂知其非詐奔則旌旗必整令旗倒知其非詐見其怖遽之甚故逐其師而克○靡音美

國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

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乂而人倦也

又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也曹劌之說是也

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尉繚子曰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李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鬭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鬭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衰竭哉蓋學者徒誦

一鼓作氣

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氣之理則兵可任矣

呂氏春秋曰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

淮南子兵略訓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鬭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

汲冢周書武稱解云追戎不恪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道也

吳子曰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尉繚子曰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亦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騖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

周禮注曰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

黄帝問玄女兵法曰出軍行將動作必擊鼓以先聲聽其音也知兵之强弱

黄帝出軍決曰鉦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

樂令諸道行軍應給鼓角者三萬人以上給大角十四具大鼓二十四面二萬以上角八具鼓十四面萬人以上角六具鼓十面不滿萬人臨時量給軍三分減

呂氏春秋云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

杜氏通典步戰令曰聚鼓一通步騎悉裝再通騎

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者結屯住幡後開急鼓音整陣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陣兵疎數兵曹舉曰不如令者斬兵若欲作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陣臨陣皆無諠譁明兵鼓音

京房易占曰鎮星於兵為鼓於經為易易為五經首鼓為五兵長

武經總要云凡大將置鼓四十面小總管給十面營列給鼓一面行即負隨晝夜及在道有警

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前軍卒逢賊即急擊鼓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軍便住後軍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者擊鼓並抽軍兵相救如發引稍長吏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

又陣法總說鳴一鼓舉黑旗則為曲戰鳴二鼓舉赤旗則為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為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為方陣鳴五鼓舉黄旗則為圓陣此應敵之畧也

虎鈐經禡鼓文曰年月日某謹禡於鼓神三軍之

威職在鼓旗之用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為度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於爾

孫惠祭金鼓文曰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麾旗以昭其聲

晉書毋丘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既而三譟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兵內入未有失利

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奮鼓而
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南史宋孝武入討元凶以栁元景為諮議參軍配
萬人為前鋒至新亭依上建壘栅東西據險令軍
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
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
之賊衆大潰

說文云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
之鼓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靁鼓八面

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臯鼓晋鼓皆兩面

附留青日札李衛公兵法曰鼓三百三十三槌為
一通角吹十二聲為一疊鼓止角動也司馬法曰
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明旦三通為
發眗

附酉陽雜俎有田由一作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
羽吟將軍崔延伯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
单馬出陣

魏志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李典從夏侯
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
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
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裡戰不
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還

蜀志王平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
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于街亭衆盡星散
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
往逼馬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
丞相諸葛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諸軍

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

吳志劉備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
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耳今但且
奬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可乃
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
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南史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宋武帝
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劉鍾謂曰此山下當有
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

魏書世祖討蠕蠕汾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崔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

南唐書李金全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皆服金全善料敵

又劉彥真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真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劉仁瞻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盛以俟間若遽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真不從仁瞻曰周人避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真果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

轍亂旗靡

杜氏通典云西魏將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畧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為間偵者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往必有獲

孫子曰旌旗動者亂也

吳子曰旌旗動亂可擊

司馬法曰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唐太宗荅問李衛公曰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

後漢書吳漢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

又梁州賊王國圍陳倉皇甫嵩同董卓率二萬人

拒之嵩堅守不與戰賊圍八十餘日不能拔衆疲
敝乃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
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
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我不擊避
其鋒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
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
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萬餘級國走而
死

魏志太祖自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
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
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
為主主衰則軍無奮矣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
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
沂泗灌城潰生擒布

晉書周訪夜追杜曾諸將請待明日訪曰賊驍勇
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
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南史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illegible]
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時梁武帝為
偏帥隸廣之魏軍來帝堅壁不進一旦有風從
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
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
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千萬陣於水北帝揚麾
鼓噪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
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栅魏軍表裏受敵因大
崩

宋書張興世[illegible]軍南伐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
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
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之所以破
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俄而賊來轉逼興世乃命
壽寂之等率壯士數百擊之胡敗走

北史齊段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濟河遇周軍於
太河谷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
斛律光為右軍上山逆賊戰韶且引却待其力憊
下馬擊之

[illegible]與北陽蕭順遣陳顯達率衆來寇域

將士咸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便挫且先堅守待其攻我疲敝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拒戰殺傷甚衆相持旬有二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潰

北齊書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

舊唐書太宗擊薛仁杲相持於折摭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賊衆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侯併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侯望見復廻師相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侯大潰

附劉向新序云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手劍挾刃迫桓公於壇上請汶陽田桓公許之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

能改齋漫錄云左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劉向說苑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寧得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潛菴子曰夫子嘗曰勇而無禮則亂曹劌一匹夫之勇耳及盟仗義執言俾桓公盡歸侵地後魯莊欲如齊觀社復能喻之以禮此豈徒勇者耶太史公傳首刺客胡考之弗詳也姚容纂春秋諸名臣傳

捫蝨談曰善哉曹劌之論戰也謂忠可一戰知兵

要矣速其交兵也不鋭於始合必彼竭我盈而後進不急於逐北必轍亂旗靡而始乘戰也因我氣之實遂也因彼氣之狀何戰不克又何伏可慮哉他日刼桓公於壇坫之上而促地反馬劌所為振累凌辱者蓋始終以氣勝云

不整可敗 莊公十年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 魯大夫 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 杜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林公子偃又請自雩門諸師竊出以虎皮蒙馬而先犯宋師齊臣蒙馬以虎皮亦此術()雩音于比音毗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呉子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

尉繚子曰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戰有此者內自敗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李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横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閲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

危之又何疑焉
武侯將死云夫出師將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于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矣
魏書武帝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

隋書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周羅睺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
舊唐書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欲攻鳳翔鄭畋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畋以銳卒數千陣于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測衆寡始欲列卒而後軍未至而昌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

雩門

水經注雩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亦曰雩門春秋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皋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二丈曾點所欲風舞處

蒙皋比

史記燕將攻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

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載記慕容沖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苻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為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

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
宋書檀和之討范陽邁宗慤爲前驅圍區粟城㑥
之來勝入象浦陽邁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曰吾
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距象
果驚走衆因潰亂
舊唐書馬燧爲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猊象
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所向無前威震北
方
又李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將劉仁恭者
多權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
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見李克用家相締結引輕
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别於間道以
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之群羊爭趨焉處存乘其
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
又朱滔之征李惟岳也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
方陣横進滔積帛爲後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
譟奮馳賊爲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附王隱晋書馬隆子爲[illegible]三[illegible]

衆討咸於市咸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縛
戟于馬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于後馬
驚奔咸咸遂敗
搙㚟談曰郎之役公子偃蒙馬以皐比先犯宋師
而宋師敗城濮之役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而陳蔡奔禮經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軍中用以
一衆馬盡取勝猛之義云然昆陽之戰虎豹列陣足
壯顔行而不能救莽師之奔潰則所恃爲必可勝
者寧區區皐比是藉哉

傳稱竊出者蓋公子偃因請而弗許故以所部私
出雩門而公徒因從之也果如杜註當云潛出不
當云竊出何以知之傳中潛師夜起潛師閉塗每
用潛字故也
齊欲發兵非有虎符而遽止膠西因發兵無虎符
而自救公子偃非公命而竊出即倖勝也詎免擅
兵之辠乎曾無軍政非一日矣

未陳而薄莊公十一年

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杜宋師未成列而薄之迫與之戰也○爲于僞反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杜通爲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宋陳獨敗爲文皆陳曰戰杜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杜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得儁曰克杜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儁音俊本或作俊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杜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illegible]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京師敗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

孔疏云設權譎變詐以勝敗者謂若長勺之役待齊人三鼓氣衰乃擊之定十四年檇李之役越子患吳之整使罪人屬劒自剄吳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此二者敵雖已陳設權勝之成列而不得用也此及昭元年晉荀吳敗敵于大鹵傳皆云未陳而薄之是其未成列也彼我不得成列與成列而不得用皆以未陳獨敗爲文言彼不能拒而也

獨克之也昭五年叔弓敗莒師於蚡泉傳曰莒未陳也此已發例彼復發者釋例曰魯敗宋莒再發未陳之例者也嫌君臣有異也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又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六韜太公曰敵人如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鬭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鬭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

又曰敵人新集可擊

魏志大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不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

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
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五百人
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
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
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
權下戰權不敢動

又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曹
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
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

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破則
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

晉書初朱序陷于苻堅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
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
謝石稱以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
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
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
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敗序乃得歸

梁書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
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
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
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
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
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
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地林木甚盛必不
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以麾下二
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宋史岳飛與敵相持於滑南敵猝至飛麾其徒曰

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
敵敵人大敗

附北史于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尉遲迥將進攻
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
皆曰軍士遠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陣
既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致勝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

捫蝨談曰宋師未陳而薄之衆人以之致勝得先

著也楚人未成列而不擊宋人以之敗績失先著
也能識先後著者以奕則勝以戰則克
主兵當避銳而新集者亦利疾擊客兵誠輕佻而
新集者亦利速進兵雜言哉南史任忠曰兵法
客貴速戰主貴持重惟因利致權者得之

論戰所畜 莊公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
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林言虢公為人驕矜時獲屢伐晉而晉不能報是驟得勝於我必易晉而不撫養其民人棄民則失其心是無衆也然後從而伐之虢公雖欲禦我晉師誰與之效死哉禮以導中樂以導和父慈子孝兄愛弟恭人君以此四者教民涵養有素然後以我之中和慈愛討彼之不中不和不慈不愛名正言順戰無不克杜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強虢弗畜也亟戰將饑林虢弗畜此禮樂慈愛之道而以數戰為事則妨奪農時將有饑饉之患此所謂兵戈之後必有凶年是也

孔疏云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閒有此四者畜
聚此事然後可與入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蔿既言
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
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哀
極然後哀喪哀喪謂愛也民閒有此四事然後可
用以戰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畢其衆
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

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

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禄先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

鶴林玉露云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鉞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鉞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簸濟然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

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如白起輩矣

捫蝨談曰黄石公云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傳所稱禮樂慈愛又如稱德刑詳禮義信蓋皆正己之說也尉繚子亦謂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孝慈廉耻之俗而總歸之率身以勵衆士有旨哉知此道者是謂戰勝於朝廷

左氏兵畧卷之六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竟陵徐騰芳雲卿校

鄭示楚暇 莊公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杜：子元，文王弟。文夫人，息嬀也。[illegible]）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杜：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

亡人之側不亦異乎（[illegible]）御人以告子元（杜：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杜：桔柣，鄭遠郊之門也。[illegible]）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illegible]）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illegible]）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杜：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illegible]）楚言而出（[illegible]）子元曰鄭有人焉

楚師夜遁
楚幕有烏
縣門不發

元畏之不敢進○縣音玄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杜註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林註亦只楚將奔於桐丘之地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杜註諜間也幕帳也林大將所居以幕帳蔽禦風雨軍衆也聚烏不敢止今楚幕有烏知楚師已遁也

孫子曰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　張預曰我為主彼為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為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亦其義也

蜀志曹公爭漢中地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行出圍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卻公軍敗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

蜀記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後知深為恨

南史馮道根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退因

北齊書薛循義檢晉州安集固守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

又陳人來寇百姓多反祖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敢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走散

唐書崔知溫爲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複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贍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耶

創業起居注云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劉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誡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群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於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帝神色自若懽甚於常夜設伏兵出城以擬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誡出城將士遂

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爲人後得天意出兵要我畜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已亥夜潛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

附史記李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

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

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來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魏畧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文聘本傳孫權以五萬衆[illegible]

陽其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文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必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魏志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

南史海鹽令鮑陋子嗣之追賊陷沒宋武帝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止向處令左右假取死人衣以示暇賊疑尚有伏乃引去

陳書高祖東討杜龕侯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埤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

隋書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縣
薄山寇掠徐兗帝令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賊
戰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
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舊唐書吐蕃寇陷瓜州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
離軍使領衆修築州城板堞裁立賊又暴至城下
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禦之意守
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
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

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
唐書裴行儉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
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
知之不設備儉徐召西鎮酋長偽約畋謂曰吾念
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
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
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
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
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

焚宕

禽之
北齊書賀律羌舉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
命劉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
又祖珽善音律解四夷語
周書長孫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為鮮卑語遣
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
又巴州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遏絕山路辛昂
謂其同侶曰凶奴狂悖一至于此若待上聞或淹
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救

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
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
直趣賊壘賊既不以為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
風瓦解郡境獲寧
隋書虞慶則善鮮卑語

焚師夜遁

魏志田豫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抄軍前後
斷絕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
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絕以為尚在
去行數十里乃知之

英雄記曰呂布求還洛袁紹假布領司隷校尉外
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
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
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
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
遂引去

北史周齊煬王憲與永昌公椿屯鷄棲原憲密謂
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
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後被敕追還卒

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明日始
悟

唐書劉鄩潜師出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
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
數日晉人方覺

楚幕有烏

孫子曰鳥集者虛也○杜牧曰設留形而遁○張
預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
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伐齊
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
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

管子曰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房玄齡曰不
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比

埤雅云古之善料兵者觀鳥起而知伏視鳥集而
知遁傳曰烏樂空曠鵲樂稠閙

附虎鈐經雜占烏情云出師之日烏於軍前逆飛
者征無功在左則吉在右則凶逆軍而作惡聲查
查者大凶兆也或從右發聲和順自大將後而過

左後聲者天兵有慶之兆也烏及相呼子者吉也
烏於軍前一足卓立地者進必不一作勝雞也在桔
井上鳴者凶振迅疾飛視顧周陣而不止者前賊
也烏來牙旗上立者急移營備之其地不祥烏立
牙帳上作惡聲者吏士潛謀逆違搜驗之必得奸
狀烏來鼓角上鳴者將軍吏士心離惑也器械
上鳴者即有戰陣也遶營而飛鳴者所來之處賊
兵至也凡烏之來大將別令一人候之此皆能通
天地鬼神之情者也

乍許入乞匸岃詞后飛禽云兵發日前面有群鳥
亂吽衆鳴防伏截或肰有戰莫先圖詳總保無虞
大白陽經九變圖云鳥是陽家之將獸是陰家之
軍將不將鳥飛颺軍不軍獸隨身預符曰閑不閑
有鳥獸為將不可不審軍營中有鳥集於將軍旗
纛上者將加祿群鳥集於鼓上者主將軍灾群鳥
集飛軍中繚繞往来主賊侵營鳥集軍帳上者主
内與外謀逆宜嚴備之下營後有鷙鳥經逐鳥者
主来兵勇鋭鳥如龍紋者見處主兵灾鳥如獸形

見處主兵起群鳥蔽日来入我營者不出三日敵
從来處宜備此方衆鳥忽回翔軍上鳴噪者主三
日内暴兵至白鳥雀入軍營者宜急移營否則大
凶群鳥隊隊来遶營飛鳴者主暴兵至群鳥飛集
軍營四角者宜固守戰必敗鳥忽入軍營中不出
五日當有大戰先舉兵者勝營上忽有一鳥鳴主
敵来二鳥鳴者主敵大勝鳥入營中人不識者當
是發或行化宜急移營否則大凶鳥于軍上五鳴
不戰而勝鷹鷂在前後不出五日有大戰車行忽

見鷙鳥在前搏物若大勝之兆軍行有百鸖鳥在
軍前後互列陣待之主敵兵至軍行有鳥逆来主
軍大敗軍中有鷄夜鳴非時主軍大敗惡鳥遶軍
飛者軍大敗

晉書張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
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
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
戰大破之

又王敦反虞譚於本縣得家人大姓數萬赴國難

有野鷹集屋梁衆大懼譚曰起大義而鷹鷙之鳥
来集破賊必矣

宣室志凢軍出有鳶烏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元
和中有曾敬雲者嘗為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
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即軍
必敗率以為常

朝野僉載延和初孫佺為幽州都督北征軍師李
處郁諫不從軍行後幽州界内鴉烏鴟鳶並失皆
隨軍去經二旬而没軍八萬烏鳶食其肉焉

捫蝨談曰楚言而楚暮室楚歌而楚兵散此以聲而動敵之疑情也吹笳解圍晉劉琨晉劉吹笳去胡王喬劉吹篪退羌後魏河間王琛此以聲而動敵之歸心也聲座而用常實聲其奪心之一資乎

鄭人侵許莊公二十九年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杜聲其罪無曰侵杜鐘鼓無聲輕曰襲杜掩其不備林言襲者如風寒之襲人不知其至

孔疏云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境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然則春秋之世兵加於人唯此三者擊鼓斬木俱名爲伐鳴鐘鼓聲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木然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境徑侵陵之襲者重衣之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被衣然立此三名制討罪之等級也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天子討罪無掩襲之事唯侵伐二名名與禮合而禮更有七名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內凌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彼謂王者行兵此據當時實事時無其事則傳不爲例其滅與人爲例故不列於此

公羊傳云公侵宋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
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
入書其重者也　何休註曰觕麤也將兵至竟以
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精密也
侵責之不服推兵入境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
柳柳州辯侵伐論曰春秋之說凡師有鍾鼓曰伐
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
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
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

然後徉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危人之生而
又害賢人者內必棄于其人外必棄于諸侯從而
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
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
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
其名脩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詰誓徵令不過其隣
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
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
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

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諸侯
其過惡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
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
私之私之故鼓鍾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
壞兵車之軏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
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
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
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
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

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
用師者有能覩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白虎通云襲者何謂也行不假塗掩人不備也春
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
將襲鄭國[illegible]行不假塗人銜枚馬轡勒晝
伏夜行爲襲[illegible]告主人所以
尊敬防[illegible]
兵法云[illegible]皆無形
也故[illegible]

戰國策游騰曰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

困學紀聞云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

于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

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

有辭而伐也

胡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

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

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

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

秦誓曰我武唯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

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以爲無名行

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

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

所謂正也潛師者啣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

奇也

捫蝨談曰與國相軋惟利是𥄂非復大司馬賊賢

害民負固不服之法矣所稱聲罪致討潛師掠境

庶有似乎春秋書侵伐[illegible]左氏不證以

周禮而以鐘鼓有無別[illegible]無義戰之旨者

毀家紓難莊公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林欲逐文夫人蠱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射食亦反又食也反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杜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減紓緩也林楚國之難由家彊而國弱故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患難○穀奴走反楚人謂乳曰穀漢書作穀音同於音烏菟音徒紓音舒又直汝反

史記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帝亦重愛之

又孝景拜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

後漢書征虜將軍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武帝以是重焉薨後帝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又羌豪帥感張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魏志大司馬曹真每征行與將士同甘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

又田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南史梁韋粲散私金帛以賞戰士

北史魏孝武賚給斛斯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

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

魏書任城王雲長子澄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駿馬一匹澄請付大僕以充國用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勑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又慕容白曜攻東陽韓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幷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

周書周思政為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壍多壞思

政方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又梁椿爲華州刺史拜大將軍性果毅善于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戰敵塲咸得其死力

隋書梁毗在寧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

于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于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舊唐書李勣爲行軍總管前後戰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又宰相裴度章處厚請高瑀爲帥乃授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貸于人得鎮之後則朘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又馬燧討田悦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召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

又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唯范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横

又蕭瑀爲河池郡守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横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又石雄爲豐州刺史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于軍門首取一分餘便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又楊元卿潛奉朝廷内秏吳少陽之事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道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隊氏并四男並爲

元濟所殺同坊一射垛元卿始以毁家効順累授

方鎮

又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王智興上章請躬督

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

廷嘉之

唐書李素立爲瀚海都護有闕泥熟別部爲邊患

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

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爲建立廨舍開

置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永徽初遷蒲州刺史及

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齎已

之書籍而去

又田布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

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成出麾下可任乃委以

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

州租私給軍引兵二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

五代史唐郭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

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

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

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

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

佐賞給

捫蝨談曰良將援桴揮鼓則忘其身何有于家乃

或以子女玉帛敗何耶蓋唯知有使貪之說而不

知象齒之喻者也至籍賄以進朘血以償如今債

帥已不異大曆以還矣思之可爲三嘆

齊人救邢 閔公九年

狄人伐邢杜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杜敬仲管夷吾林狄既逞志于邢又將食諸侯○厭平聲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杜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林言將帥出征豈不懷歸家之念所以不敢豫歸者畏此簡策之所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杜同恤所惡林蓋戎狄亂華人所同惡簡書所載不過分災救患爾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公羊傳云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葢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管子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胷若摩也自摩其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榱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隣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脱於口脱出也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脱於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伐謂斫斷也併併除也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已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

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慶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于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分于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宜定其居處也)當于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

韓非子曰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後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淮南子兵略訓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

舊唐書李大亮疏略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于枝葉擾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

事物紀原詩出車之篇曰畏此簡書簡書者洽竹煞青作簡以書今人用紙亦名簡以通變弔問

前書

之禮蓋取簡書之義漢尺牘類八錦帶前書曰書版曰牘書竹曰簡

捫蝨談曰嘗攷管子書鮑叔推重管子每事必曰公行管子之言當狄人伐邢管子以救邢為棘救之誠是也若如韓子言鮑叔方見謂太蚤必俟其亡而後存之於以侈大其功嗟乎此豈仁人之言哉君子謂鮑子必不其狀

好鶴　命夫人　命大夫　熒澤

衛懿失民　閔公二年

狄人伐衛（林：狄自邢及衛，此皆管仲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綫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杜：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杜：孫子甯莊子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杜：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當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杜：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林：前驅先鋒，殿後殿也。傳言衛侯失民有素，勢無所及，離反。）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杜：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後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熒，戶扃反。）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林：師之耳目在旗，衛懿公既敗而不去其旗，是以其敗至君臣皆盡也。）

不去其旗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林：夷狄畏鬼，故恐之，言不使我先往白神，神不祐則衛國不可得也。○華，戶化反。大音泰。）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杜：守，石祁子甯莊子也。林：二大夫言不可坐而待賊也。）夜與國人出。（林：二子信其言，不敢守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林：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

好鶴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去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賈子新書云：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咲，過甚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僻者，材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

杕其儐仆也不亦宜乎
北史魏明帝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崔光光表曰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𤨏惡鵩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誠今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願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
北齊書幼主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

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淩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駮龍逍遙者也犬與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戰國策田需曰士三食不得[illegible]而[illegible]

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南部新書漢隱帝賜諸伶錦袍玉帶史肇奪之還官曰健兒戍邊寒暑未有優恤爾輩不當也
國語越王之起師伐吳也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予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

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
水經注濟水南會于熒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熒澤而屠懿公弘演報命納肝處也
南史殷孝[illegible]曰

殷純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

周書賀拔勝從戰邙山時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齊神武相遇因告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矟追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天也

杜氏通典東魏將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如願于金墉城大將周文率衆救之戰于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凌陣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没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索縣繩又不得拔刀劍門追兵至敖曹奮頭詬曰來我與開國追者斬之

玉海宋李繼隆等言戎寇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犯大軍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大軍既成列戎騎止而不進臣等分伏勁弩控其要害有戎帥異其旗幟出行軍伏弩齊發殪之見其

數十百騎競前舉去戎師悉遁所害者即順國王撻覽撻覽勇所統皆銳兵及是戎人喪氣胡騎漸北

附舊唐書李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

宋史魏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

又韓世忠圍淮陽賊堅守不下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又李成將馬進走筠州岳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

又劉錡敗金人于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去

困學紀聞云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

勝宋殷孝祖毎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
豈有定法哉

捫蝨談曰鶴乘大夫軒蝦蟇食官廩（晉帝）忠犬馬鷄鷹食縣幹（北齊幼主）狂愚之轍如一其薄於養士可知已幾急戰頼其用哉嗚呼以衛懿之無道而有臣如弘演並康叔餘滓猶足以鼓伏節死義之士乎衛越之出師也命夫人命大夫若合符焉而興亡頃異者懿公應之猝而勾踐圖之熟也嗚呼以蒼黃應敵而幾不敗得乎

舊唐書李光顏聞吐蕃入寇涇州料兵赴救卯師諠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士心曲爲陳說大義言淚滂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忻然即路擊賊退之當時弘演在國未必不如光顏

高克師潰閔公二年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杜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林高克身惡衆散故懼罪而奔陳○惡烏路反）鄭人爲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爲于僞反）

毛詩清人云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毛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鄭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清人在消駟介麃麃（傳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二矛重喬河上

乎逍遥（傳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後漢書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

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冠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言不退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承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

胡傳云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十有五鎮無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剳蕞談曰余讀清人詩而知鄭所以不振也刑賞之柄自上操之高克誠不臣無難道逐以申國紀顧使帥師河上何邪上下猜嫌不至潰叛者幸耳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豈鄭文謂乎

皐落

嗣適不可帥師 閔公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赤狄別種也林皐落狄氏 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杜粢大也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林曰冢子言其大異于諸子也君有親會征伐行役之事則代君攝守國君使大臣守國則大子從君而行從軍號曰撫軍言助君鎮撫士卒守國號曰監國言代君監臨國

夫帥師專行謀杜帥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林宣號令也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杜國政正卿 師在制命而已杜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杜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從為帥必不威也 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國語獻公十七年冬公使大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大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

戰國策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大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大后止大子之行大子年少不習于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必禽

又魏大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大子能聽臣乎大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大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鮑彪曰此申生伐皐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故孟子謂之不仁

史記高帝十一年黥布反上欲使大子將往擊之四人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 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呂澤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于是上自將兵而東

江表傳孫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群臣莫敢諫全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

皐落

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琮有大臣之
節
晉書王敦舉兵内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溫
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
爲奐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舊唐書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言五日内有急
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張說進
曰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
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睿宗大悦即日

下制皇太子監國
水經注皐落城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毫
城益讀穀近傳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
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者也
捫蝨談曰易云主器者莫若長子蓋其重哉軍旅
之事固非其任矣適嗣帥師自侯國尚不可況屬
爲天下本者乎故誦麟趾之詩而知周所以永益
未有麟而尤爪牙之用者也

衛興馬政 閔公二年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林衛文公名燬戴公之弟也杜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衛文公大布之衣本或作衣大布之衣誤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林務蓄材木以立門戶宗廟宮室廬舍訓飭農事服田力穡通達商旅貿遷有無加惠百工使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林敬重五教勉爲學之士授方任能杜方百事之宜也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林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極懷逆撤故能致十倍之衆
詩衛風定之方中篇云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
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正義曰此章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倌人
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于
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
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
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騋
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
鄭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
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
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

厥而後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周禮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爾雅曰騋牡驪牝玄駒褭驂　釋曰釋詩騋牝三千但詩直言牝不言牡爾雅之意以詩人美衛文公直牝有三千其實兼有牡故云騋中所有牡則驪色牡則玄色兼有駒褭驂

玉海開元十三年張說爲隴右群牧使頌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廄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廄成校五良一駑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足之謂大備秦幷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當文景儉約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師勤兵塞上廄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晉魏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

天下戰陣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載德纂脩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隘狹更析八監布于河曲豐曠之地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開元皇帝既登大寶水瑞感而河龍出坐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乃更以

王毛仲主之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
十三萬匹皇帝封宣羽衛咸備大駕百里烟塵一
色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抃躍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為群塹汧渭
兮垣隴阪飛皇阜兮昆蹄輪山崆峒兮水嗚咽泉
噴玉兮草汗血天王駕兮伏旌麾大僕驂兮展輅
儀舞月駟兮蹀雲螭神倜儻兮貌權奇頌皇靈兮
篆石鼓萬斯年兮群玉府開元二十五年胄曹參
軍郗昂撰岐邠涇寧四州八坊碑記序云張萬歲

傍隴右字之四十年間成七十萬六千匹開元初
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後至七十四萬匹
舊唐書王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即高估
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
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朔方河東
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于天寶末戰馬
蕃息
又王毛仲部統嚴整郡牧孳息芻粟之類不敢盗
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

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如雲錦
又代宗欲都洛陽郭子儀奏畧曰昔衛文公小國
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廬于曹元年革車三
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况明明天子躬
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
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卹隱逸綵委
諸將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白
理寇盗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
演繁露云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心何預焉

而著以為効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思徂正同一理
也凡為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
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
豈莊周履豨之論也豨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
過于蹢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
有不肥矣此由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此心可以
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為太僕留心
于養生而廐馬充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尼為太僕
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于馬即其說有本

訴令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徙聞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群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又岑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又李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晉書陶侃爲督護與諸軍幷力距陳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于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又鎮南將軍山簡假應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于長沙賊中金寳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嘆之

襄陽耆舊傳云宋雍州刺史加都督朱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贶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輙與佐使賭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抱朴子自叙卷云昔大安中石氷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豎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撿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于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于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

舊唐書趙郡王孝恭討蕭銑遣李靖率輕兵五千
爲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銑將文士弘既敗銑
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
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
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
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附唐書高昌之役侯君集私取珍寳婦女將士因
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侯君集詣
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昔李廣利貪不愛

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
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
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
者邀取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
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
有功帝籍釋不問
東觀奏記上自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
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
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諴爲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
識爲涇原節度使敎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絶侵
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齊東埜語云岳鵬舉征群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
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
別于郊師行將絶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
曰已雜褊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
第一周洪道爲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
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蓋實錄也
南村輟耕錄云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

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黄兩駝而已
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幾萬人吁廉
而不貪慎者能之若先見之明則非人可及
于威雜俎云邢州古祖乙遷于邢即此地亦邢國
也春秋時衛滅邢魯僖公時晉伐衛取邢其地遂
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爲鉅鹿邯鄲二郡地項羽分
趙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更名信都曰襄國即
其地也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地
捫蝨談曰救患分災義師也設因以爲利是以貪

歸之矣夫參差之上必無整齊之下主帥一貪士卒必從之其又何誅焉昔羅尚刺益州而蜀人歌之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惟其貪無極也益信周書示訓于禁掠左氏志嫩于無私誠爲將者之箴銘已

假道伐虢 僖公二年

屈產垂棘 假道 頗軨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 杜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屈求勿反乘去聲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杜言以壁馬與虞終必滅虞而取之猶寄之在外之府庫必無所失 公曰宮之奇存焉 杜宮之奇虞忠臣 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 林宮之奇自少長養於公宮 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杜親而狎之必輕其言 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杜前是冀伐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軨音零鄍上丁反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杜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 杜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 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 杜問虢伐已以何罪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杜喜於厚賂而欲求媚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伐虢滅下陽 杜晉猶主兵不信虞 先書虞賄故也 杜虞非倡兵之首先書之惡貪賄也

國語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

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公羊傳云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

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柰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穀梁傳云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

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

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
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
甲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
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
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
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戰國策曰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
周書有言美女破舌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

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
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
伐虞遂取之
韓非子曰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
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
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
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
又曰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利者可亡也

屈産　垂棘　假道

寰宇記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昔有白馬毋飲茲
泉生得龍駒春秋曰晉屈產之乘蓋此地生良馬
也
玉海云穆以八駿虞以屈產晉以小駟楚以兩驌
爽好馬荒亂覆車相踵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
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何氏曰遠而

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
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於虞是也
白虎通云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
遣大夫迎于郊為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
也防并兼柰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
士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
鬼谷子云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
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

馬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

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漢陸賈新語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

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

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

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

然虞公不聽者惑于珍恠之寶也

春秋繁露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悅目受晉

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

稷不祀身死不奠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

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漢書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不寐衛

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

形

戴記石季龍遣李壽書欲連横入寇約分天下壽

大悅乃大脩船艦泝江而上過成都龔壯諫曰陛

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

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虢

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壯之

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

南齊書曰棘寶薦虞晉彊彌函大鍾出郄宿氏以

亡

顛軨

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也春秋左傳

所謂入自顛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

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

傅說傭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橋之東

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

周武王以封大伯弟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大原地

記所謂北虞也城東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

虞公廟

困學紀聞云晉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

伐鄍三門杜氏以冀亭為冀國嘗考之東漢西羌

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

郡之冀縣也入顛軨者蓋冀戎晉自有冀邑

附北史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于

魏太宗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且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内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崔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内寇民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闘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帝不納遂從群議爲晋將所敗

捫蝨談曰楚欲誘隨而憚季梁在晋欲賂虞而忌宮奇存隨納季梁之言而政脩則在爲有益虞拒宮奇之諫而賄入則存亦徒爾語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益信仁賢果社稷之衛也

假道一也虞虢相依假之則自撤其藩秦晋相持假之則兼收其利假所不當假拒所不當拒均敗道耳惜宮之奇與崔伯深言之而不見用也噫

虢公敗戎 僖公二年

虢公敗戎于桑田 杜桑田虢地在弘農陜縣東北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 林下陽爲晉所滅而不恐懼而又有敗戎之功是天奪之鑒使不得以自照 而益其疾也 杜驕則生疾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杜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易以豉反稔入甚切

賈誼新書云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人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于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

曰吾饑而欲食御進腵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對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邪遂徒行于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文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困學紀聞曰下陽舉而虢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

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設險以守其國

附梁陽讀書雜抄云慶封奔吳富于其舊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襄二十八年 秦君無道后子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昭元年 楚靈王示諸侯汰宋向戌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惡遠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昭四年 楚靈王誘蔡侯而殺之叔向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昭十一年 子產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

而罰之天將多陽虎之罪而斂之定六年晉卜偃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若此皆謂天假不善而傾覆之一

捫蝨談曰每謂天牖其衷非天能牖之其衷自啟也天奪之鑒非天實奪之亦其鑒自昏也虢公至亡猶不悟所以亡是且終身不靈矣鑒安在哉而天奪之邪昔人云桀失金鏡則此其說也

召陵之師 僖公四年

風馬牛

穆陵無棣

包茅不入

昭王不復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林齊桓公霸諸姬擾夷狄尊天子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我諸侯甘心黨楚故齊帥諸侯伐楚而先事侵蔡蔡者先披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林北杜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不相及喻齊楚遼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林楚以問師之名伐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杜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林此下皆衆召公命大公之辭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杜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令楚林師諸侯夾輔佐我周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穆陵無棣皆齊境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威林索隱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大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愚按是時管仲相齊子文相楚正是征伐對楚既以涉地何故為問則齊不應歷言受封境界以自侠當以征伐所至為正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林以下皆責楚討罪之辭杜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一本亦作供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杜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

師次召陵

其問諸水濱杜昭王特涉非楚境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杜楚不服罪故復進師林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隰也陘必爲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焉夏楚子使屈完如師杜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杜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杜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杜言諸侯之附從非爲己乃尋先君之好謀而自廣周求與楚同好欲寡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林言齊加惠徼求楚國社稷之福不以收拾寡君同好爲齊之辱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林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境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漢水以爲池本或作漢以爲池水衍字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方城漢水

盟

穀梁傳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范甯註云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以桓公得志爲僅矣范註云桓爲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

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公羊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何休註曰謂城邢衛是也後此者有事矣謂城緣陵是也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爲盛

穀梁疏云善師者不陣若齊桓公伐楚不設行陳而服罪也

呂氏春秋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

北至令支

韓非子云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讐之實

漢書刑法志云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荊四年伐楚次于陘責苞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衛邢魯也所謂善戰不敗者也

又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

又劉向䟽畧云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

風馬牛

正義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

游宦紀聞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懶真子云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云馬牛之風佚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此事問元城先生曰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耳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雖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輙入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其有風佚此兩風字同為一意

穆陵無棣

左氏附注云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記司馬貞注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林堯叟曰楚方問涉其地之故齊不應僅言受封境界以自狹司馬氏之說近是

包茅不入

尚書荊州厥貢包匭菁茅　孔疏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于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子覩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禮記縮酌用茅明酌也　鄭注以茅縮酒也

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　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又鄉師供茅蒩〻注蒩藉也長五寸束者

溪蠻叢笑云左傳爾貢苞茅不入苞茅山在麻陽茅生脊孟康曰靈茅楊雄曰璚茅三脊也爾雅謂藐廣雅謂之莊蒁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徭人以社前者爲佳名鵶御草

後漢書曹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九州者操將從之荀彧言曰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日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

昭王不復

竹書紀年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于紫微荊人卑辭致于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將抵于海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

穀梁疏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征荊蠻反涉漢梁敗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高誘注引左傳云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則昭王沒于漢不得振王北濟故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船壞昭王溺焉則昭王沒漢傳云問諸江者江漢相近楚人不服罪不指王之死處而云問諸江也

楚辭天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白雉事無所見舊註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恐未必然

者

管子曰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

又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

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強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

會三九合諸侯及位已覇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水經注大溵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曰召者高也其地坵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

王海云齊桓服楚於召陵而轅濤塗見執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故戰勝非難持勝爲難

荀子議兵篇云楚人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

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統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王海云淮南子九塞荆阮方城皆在楚地里志葉縣有長城號曰方城

又水經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威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丹鉛總録云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上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盟

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玄注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玄謂將欲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贊牛耳桃茢（注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茢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掃不祥）

又司盟掌盟載之法（鄭玄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註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

附戰國策或謂鄭王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

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亂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

風俗通云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王帶翼戴天子至於三國秦穆宋襄楚莊皆無興微繼絶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

者不詳察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豈不暗乎
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
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
松窓寤言云齊桓之伯佚宋萬慶父之誅若討二
賊則不待諭而人紀明良心奮功邁於伐楚夫知
擴夷而忽於正中國知存亡而忽於存人心失本
末矣
劄記外篇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
遺乎霸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惰志

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豕韋幾
然哉 按此亦風俗通
長水日抄云齊桓公伐楚師至于陘楚人使屈完
來盟于師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盟于召陵曰
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郤克
伐齊敗之于鞌至于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欲
得蕭同叔子爲質使封内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
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于是遂盟國佐于
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曰及者見強之不
得乃即而與之盟也甚之也予奪之義昭然矣
捫蝨談曰召陵之師以大義責楚當春秋世惟此
舉差強人意耳如韓非所載服楚祇爲謀蔡而設
且曰此義于名而利于實則人之稱是師也其謂
之何據春秋傳伐楚在蔡潰之後不如韓子言似
當以傳爲正
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
會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故君子謂齊之霸也不始
于召陵而始于貫澤

輔車
脣齒

晉復假道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林以虢為表以虞為裏言虢為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虞之外護晉心無厭不可開啟晉兵為寇不可翫習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杜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杜輔頰輔車林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輔頰如脣在表一國相須以生去一不可如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林臘歲終祭眾神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杜不更舉兵林言將滅虢而遂舉滅虞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杜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陜縣東南問於卜

童謠

九月十月之交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杜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林言丙日之朔旦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林旂司馬公曰當與詩庭燎旂字皆叶句音芹勝說故取其旂。二振字乎聲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杜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体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數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杜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之旦日在尾月在策杜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林鶉火星見於南方為正必以此時滅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林醜虢公名皆如童謠之言杜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杜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林脩虞之所命祀且歸虞之職貢於周室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林以虞貪璧馬而亡其國獻道而因取虞不煩干戈故言易也

滅虢

執虞公

輔車

孔疏云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為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為一釋名曰頤或

脣齒

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頷車也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頷車牙下骨之名也頰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車一處分為二名耳輔為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

戰國策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以無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

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强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

又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于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于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太王之熟計之

唐書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李德裕曰澤潞内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唇齒如魏鎮不與則破矣乃以李回持節諭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

童謠

孔晁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遥然也於時有童齔之子爲此歌謠之辭故卜偃取以對公也夜之向明爲晨日月聚會爲辰星宿不見爲伏言乙日夜半之後丙日將旦之時龍尾之星伏在合辰之下當是之時軍人上下均同其服振振然而盛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南方鶉鳥之星其体賁賁然見於南方天策之星近日焞焞然無光耀甚微也鶉火之次正中於南方爾時其當成軍事也虢公其當奔走也既引童謠之言乃復指其時日在夏之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九月十月晦朔之交也十月朔丙子之日平旦時日体在尾星月在天策星鶉火正中於南方必是時尅之

集異志云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六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始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吴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拽一疋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歸晉魏與吴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曰側側力力放馬山側

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苻堅初童謠曰阿堅連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河邊及堅在位三十年敗于淝水是其應也

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于新城復謠歌曰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群臣諫堅令盡戮鮮卑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冲所攻卒爲姚萇所殺

載記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衆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群臣咸賀以爲石勒滅之徵劉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于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玉之于山石也猶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于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爲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

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曜憮然改容後果爲石勒所殺

梁林伐山云桓玄時童謠曰車無軸倚孤木絕縛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言其敗死玄之敗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沉之江中

又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乃酉字後果以巳酉日擒吳元濟

九月十月之交

南部新書中和初黃巢將敗有謠曰黃巢須走泰
山東死在翁家翁巢死之處民家果姓翁
宋書武帝紀公之遺孫季高也衆咸以海道艱遠
必至爲難且分徹見力二三非要公不從勅季高
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
傾其巢穴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季高受命而
行如期剋捷
五代史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
危急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

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向之所以治天
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
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
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
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
晉乘云文公田于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爲虢
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
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
以亡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

拔虢

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
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
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于是晉國樂納善言
文公卒以霸
穀梁傳晉人執虞公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時虞
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
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
虞服於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
虢而明日亡虞矣

戰國策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
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
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
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
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秦王賢而有聲者相
之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
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
之也
附左傳補註曰不云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者聖

虞公

人不忍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見晉人執天子三公不道甚矣

藝苑巵言別錄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然則虞虢之君一好內一好外也

捫蝨談曰親仁善隣稱為國寶虞虢之事所謂易手而殴者也故仁者不毀人以自存非祇利人亦善自為計耳有國家者慎毋撤藩籬自貽戚哉

左氏兵畧卷之八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縱敵示弱 僖公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杜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 林未陳曰敗□射石亦反）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杜不以[illegible]走為恥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林言敗其師使之知畏而已 杜恐怨深而群黨來報）虢射曰朞年狄必至示之弱矣（林言不追是一朞之後狄必來伐晉師是我先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林明年 期之言驗）

漢書晁錯言守邊備塞當世急務事畧曰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後漢書東羌先零等既降又叛段熲疏曰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

矛挾筲白刃加頸耳不然是為癰疽伏疾留滯為
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
魏志凉州盧水胡伊健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
非張既莫能安凉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
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
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待先請遣
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
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
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軍之計今武威危急

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于鸇陰口
既揚聲軍由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
神引還顯美既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
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
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
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
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
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
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二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

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
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
載記慕容皝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皝以兄翰及
子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夜干盡衆距翰皝馳
遣謂翰曰夜干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
也翰曰歸之精銳盡于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
兵而滅夜干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
吾兵氣于是前戰斬夜干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
北史隴右氐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意頭知呂羅

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
人應絃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
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
魏書曹璲軍至凉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
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
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
誘至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于奔命衆
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于山谷使羸劣之衆為
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為信弱俄而競至穆伏

兵奔擊大破之
北齊書尒朱榮伏誅司馬子如與尒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唯強是視于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即恐變故随起不如分兵守河橋廻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觀聽懼我威强于是世隆還逼京城
又高祖破周文帝于邙山大會諸将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

兩雄交戰歳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後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
舊唐書武宗詔以廻紇犯邊漸侵内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曰今百寮議状以固守關防伺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戎人獷悍不顧成敗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無由退擊之為便天子以為然
又突厥寇太原遣使來請和親高祖問群臣和之與戰策将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封倫曰突厥憑陵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衆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歳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為便高祖從之

海録碎事尒朱榮討元顥欲廻師高道穆曰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
附潛夫論武皇帝攘夷拓境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向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内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況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憂官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着身言忍之戲不出家言

與之今苟以巳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為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恇忪如前佪佪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

寇萊公遺事澶淵之役上因御樓將吏懽呼萬弩齊發即時射殺賊將韓統軍者軍聲大振賊知勢促遂乞和上遂問公公進畫曰如用臣此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捍禦之士乎戎遂得和

捫蝨談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昔人垂戒深矣乃宋之天下竟以縱敵失之患寧止數世巳哉今之北狄且寖陸梁矣一舉而大創之毋使示弱在我得氣在彼禍謂方今　廟謨無亟此者

徒父筮師

韓原之戰僖公十五年

晉饑秦輸之粟（杜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杜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杜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詰之（林言是卦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其旨故詰問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林曰以下蓋三句皆卜筮之繇辭千乘諸侯也言千乘三度敗去晉師三敗之後獲其狐之雄者杜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占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林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杜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林晉侯車三壞秦師進至韓地）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林言晉君棄信幸災所以召秦而深其寇不可如何也杜恶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此夷吾之多忌）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杜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杜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闘士倍我

變將與人易林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所乘馬必用其土地之所產水土既同則與人心素相諳委安其國人之教訓生長其地故於其道路素相服習唯所用之馳之驅進退無不如人之志今乘異國所產之馬以從兵戎戰鬥之事及臨戎畏懼而變其常度將與人易心而變化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杜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林應歲云秋矣之占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杜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林往秦師觀強弱復曰師少於我闘士倍我杜言秦師少於晉士有閒志加倍於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杜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杜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林秦有三施而晉無一報是以秦人來討今不肯已求和而又迎擊秦師我師不直其君故解怠秦師怒晉無禮故奮發以此觀之秦之閒志倍猶未止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杜狃伏也言避秦則使狀來林言匹夫尚不可狃狎況晉與秦為敵國其可以師狃我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使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林無所逃辟秦師戰鬥之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杜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林苟位定而能合其衆矣敢不承順晉君請戰之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杜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杜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濘而止杜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

而止

使父為師

故陷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馬遂去之林惠公急而呼慶鄭救已愎戾也謂違慶鄭之諫而乘小駟卜右慶鄭吉而弗使是自求敗又何所逃避其禍遂去而弗顧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杜輅迎也止獲也林將獲秦伯○輅五嫁反鄭以救公誤之林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杜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

古史考庖犧氏作始有筮

歸藏云昔者桀筮伐湯占云不吉不利出征惟利

安處彼為貍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漢書西域傳武帝輪臺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
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于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
魏書符健盡衆西行杜洪遣張先逆健于潼關健
弟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而筮
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
往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否此則漢祖屠秦之
機也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
吳志陸抗之克步闡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

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
皓不脩其政乃常有窺上國之志
吳子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
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
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
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于末
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
下寧勞于人切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也我必乘其虛
後漢書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

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
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
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援銅馬相法曰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
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
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
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脇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
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
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孫子何氏注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
懼死無故驅之就卧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
心之所蓄非有忿怒欲鬭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
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
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鬭不啻諸劌至於
操刃而求鬭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
矣言三軍之視強冦如視嚴女者乘其忿怒而有
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
劓降掘塚之怒也秦之閒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

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
乘其機也
晉書符堅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慕容暐暐問秦衆
何如太師既出猛等能戰否中書侍郎樂嵩進曰
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
也傳韓簡視師復於晉侯云云今謂慶鄭誤
說文云門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門之形闘字
載記劉曜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至於西
陽門撝陣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曜馬陷石渠墜

於氷上為堪所執
附魏志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
所敗太祖失馬賊追急甚曹洪以馬授太祖太祖
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魏書曹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
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子長不能騎進馬于公公故
免而昂遇害
隋書周羅睺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
蕭摩訶臨陣墜馬羅睺進救拔摩訶于重圍之內

勇冠三軍
又芒山之敗李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于是廄內
驄馬盡以賜之
舊唐書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之
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
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
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
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廻騎射之發無不中
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

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
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
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玉海云昔荀息以八駿荒晉以小駟敗楚以兩肅
爽幾亡
北夢瑣言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汝世不過
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
馬乃曰良馬千萬無若一騣者即可得而選苟要
坐下坦穩免勞控制唯扇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

衛杖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肩亂氣狄憒介冑在身與馬爭力磬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肩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

渠陽讀書雜抄云晉惠公愎諫違卜自取敗亡固無所逃其罪而慶鄭棄君于險韓簡以得囚不與敗為卒此意欠厚

王海車戰之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搴之殺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御楚

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容齋隨筆論左傳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皐陶聽之何所伏竄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

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班矣

捫蝨談曰曹洪以馬授魏祖行恭以馬進唐宗人臣忘其身而急君義固如此韓原之戰晉君以乘異產失事而慶鄭遂忍以愎諫棄君鄭之不臣甚矣至於誤軍右失秦伯罪又可勝誅乎公之殺鄭而後入猶恨其晚也

貳圉 爰田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杜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卽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飴音怡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杜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杜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杜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杜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林爰易也○爰于元反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林言惠公處喪亡在外而不自憂恤而賞賜群臣憂其歷之恩惠至厚也罔人將何以圖吾君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杜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孺如愈反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林諸侯聞我征繕之事雖喪惠公復有子圉人心和親國勢强盛使諸侯與我為好者有所勸勉與我相惡者有所畏懼庶有利益於我國家○惡息淶反輯音集又七習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說音悅

州兵

史記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絶秦望王許之

宋史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王旦從幸澶州命旦權留守事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

孔疏服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為易謂舊入公者乃改易與所賞之衆

左傳附注云爰國語作轅注曰易也為易田之法以賞衆漢書地里志制爰田注曰周制田三年一易以同美惡食貨志所謂三歳更耕之自爰其處是也說文作趄徐鍇曰爰轅皆假借此乃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

州兵

孔疏周禮鄉大夫以歳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辯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以歳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辯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

六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困學紀聞云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六十六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内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攷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内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言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捫蝨談曰應詹請立太子俾秦望絕王魏公請立太子令宋社安蓋皆伐謀至計也謂不本春秋傳之貳圉可乎

國朝上木之變于忠肅亦用之而英廟賴復俾爲彼㝡首左氏者抑知其遺謀餘烈猶

尼定人家國也

激怒國人 僖公十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杜燬衛文公名林衛文公遭狄之禍乃以衛國讓避其諸伯父叔父兄弟及在朝之臣言衛國患害苟父兄諸臣能治衛國之事請從其後也○菟音徒燬音毀衆不可杜不許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杜訾婁衛邑林蓋衛文公以讓圖激怒國人而後陳師禦狄于訾婁之邑○訾子斯反狄師還杜猶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後漢書吳漢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推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

又班超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

晉書蘇峻作逆京都不守陶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于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督護李陽部將斬峻于陣

周書武帝以陸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東還朝者晉公護奉令偽告騰曰齊為無道已知公家母兄並從塗炭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

捫蝨談曰大王之辟狄也屬耆老去之卒成邑于岐山其感之以仁乎衛文公之拒狄也以國讓父

兄子弟及朝衆治之卒全師于晉畏其激之以義乎

壘而降
無闕後動
因壘而降

無闕後動 僖公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杜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杜崇侯虎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林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復扶又切一本作而復之伐紂字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林此言不正己而正人如之何可以服人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盍胡鴿切

詩大雅皇矣八章云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孔疏毛傳以為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為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為禡祭既克崇於是運致其社稷群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

其先祖宗廟於國為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
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
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茀茀然
強盛崇墉仡仡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
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
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
天所以用文武伐放也
穀梁傳疏云善戰者不死若文王伐崇因壘而崇
自服也

劉向說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
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
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
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
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後漢書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伏湛上疏
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
然後謀於群臣如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
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

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
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
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
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
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
事邊外誠臣之所惑也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
以中土為憂念帝竟不親征
魏志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劉廙上疏畧曰自殿
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

海內之兵百戰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賓
于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雄不比
袁紹之業然紹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于今而智
武于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
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于今之計
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
甲卒隨方面而歲更馬殿下可高枕于廣夏潛思
于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
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

無關後勤

知君今欲使我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以全爭於天下（全爭者無關之謂也）

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

漢晉春秋街亭之敗或勸諸葛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捫蝨談曰虞廷感苗舞干而格文王伐崇因壘而降文德非不至也然猶藉鉤援臨衝之具則視兩

階干羽已迫不及矣至于黃鉞白旄用而閑閑安安之風又可得乎蓋不得已而用兵之刃亦勢所趨也吾不意窮兵之世而猶有子魚省德之言

遷戎伊川 僖公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杜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杜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林中國衣冠之禮先亡知其必為夷狄也）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孔頴云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為允姓也彼註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後以陸渾為名故至今為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之遷戎始居被髮祭野之處故耳

後漢書西羌傳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閒有楊拒泉皋之戎潁首以西有

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允姓戎遷于渭汭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

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
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
為酋豪云
又范曄論曰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
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
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
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嘆于伊川也
晉書江統徙戎論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
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

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
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
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
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
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
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
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
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

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
規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又虞預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
於中國以為過周衰之時
又史臣曰夫肖形禀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
逈有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
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闚邊
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
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

彘劉之際匈奴最強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
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
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
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
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為群振鷄響而挺災恣狼心
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
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illegible]地凶族滔天迹
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
又涼武昭王嵩奉表詣闕　今帝居未復諸

夏啓埜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
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于兹而騐微臣所
以叩心絶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
抱朴子曰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
覩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
侵擾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
舊唐書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
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
恃強擾亂中國爲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

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兖
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
百姓則中國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
令温彦博議請準漢武時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
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
則實空虚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兖豫
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秘書監魏
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
是上天勦絶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冤讐

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
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
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
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
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百倍居我肘
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河南處
也温彦博奏曰天子之于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
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伏陛下不
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

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
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
居近郡平呉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
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
遠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
患也彦博又曰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
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救護之收居内
地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年之後盡爲農民選其
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

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彥博口給引類百端太宗遂用其計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自結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書者多云處突厥于中國殊為非便乃徙于河北

大唐新語李靖既平突厥傾其種落言于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為患突厥初平溫彥博議遷其種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為不可曰夷不可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徵云

水經注涓水東逕陸渾縣故城北辛有適伊川知其地為戎又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故縣氏之也

困學紀聞云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華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捫蝨談曰語云鵂梟不鳴未為瑞鳥猛獸雖伏豈齊仁獸華夷之不可雜處其族類固殊也蓋觀江統徙戎之論而益信辛有遷戎之慮為深長矣

蠭蠆有毒

卑邾敗績僖公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林邾以取須句之怨魯故出師伐晉役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杜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林既謂之國無有弱小言不可輕易○易以豉切下同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林無戰守之備則我師雖衆多不可恃以必勝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杜詩小雅言常戒懼○兢居凌切本或作矜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林我周先王之有明德從來若天道猶以天命不易為難保循以戰兢臨深履薄為懼況魯之小國小有先王之明德其可易而忽之乎蠭蠆之微物螫人尚有毒何況鄰國甲兵之力比之蠭蠆不亦

縣冑魚門

蠭蠆有毒

多乎○蠭音風蠆音蔡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杜冑兜鍪魚門邾城門○升陘本亦作陞陘縣音玄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

南史陳後主禎明三年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韓禽虎趨橫江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采石戍主徐子建至告變帝乃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蠭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

內外並可戒嚴

宋書時六軍戒嚴王景文使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曰平殄小賊易于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為不勝乃制勝之術耳

魏書車駕濟淮成淹於路左請見高祖駐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雪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劍江湥然敵不可小蠭蠆有毒而况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

周書梁柳仲禮每為邊寇太祖令泉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為何如仲遵對曰蠭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為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尅尅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

爾雅翼蠭種類至多最大者螫人至死楚辭云赤蟻若象玄蠭若壺

說文曰𧖴毒蟲也象形蓋象其喬螫曳尾之形今之蝎也說者以為鼠負之大者多化為蠆葛洪方云蠆中澍多此江南無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莊子曰其知憯於蠆蠆之尾蒯通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毒嵇含謂謗曰過滿百為蠆所螫唐制三月上巳日賜群臣柳棬云帶之免蠆毒

捫蝨談曰魯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敗績傳罪魯卑邾而不設備余謂魯罪不在卑邾在不字邾也魯擊柝聞于邾非比隣國乎邾小而隣于魯魯能字之隱然可備一藩詎敢抗顏行哉柰何以須句之取買魚門之縣已實挑之釁已釁在肘腋即設備豈有及乎

按東觀漢紀劉永走出魚門范曄書謂永走出東門唐章懷太子賢注云然則東門名魚門也邾人縣冑魚門豈邾東門邪杜注未詳因及之

左氏兵畧卷之九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illegible]

巡　按　四　川　監　察　御[illegible]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兗陵徐騰芳雲卿校

未濟　未成列　門官殲焉　不禽二毛　阻隘

未濟請擊　僖公二十二年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杜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杜未盡渡泓水）司馬曰（杜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林請乘其半濟而擊之襄公曰不可迫人於險請乘其陣亂而擊之襄公曰未可乘人之亂）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林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林言君子之用兵敵人被傷者不忍再傷之杜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杜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杜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林鼓以進兵故不鼓以擊不成列之人杜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林言襄公未知戰敵之道）勍敵之人隘

天賛

而不列天贊我也(杜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勍其京切)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杜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林且今之與吾競強者皆我之仇敵也雖及元老之尊爲三軍獲則取之以歸何愛於班白一毛之人杜胡耇元老之稱○耇音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杜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杜言尚能害已)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杜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鬭)三軍以利用也(林以利興軍困之用)金鼓以聲氣也(杜鼓以佐士衆之聲氣林金鉦也鼓以進兵鉦以收兵)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林既以利而興軍國之用迫敵人之隘以利吾國可也既以聲盛而致士卒勇銳之志乘敵人之儳巖未陳阻而鼓之可也○儳士銜切)

穀梁傳云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前年宋公爲楚所執)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顛其[illegible]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古者被甲[illegible]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illegible]公與楚人戰於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

公羊傳宋公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註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脩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illegible]擒二毛而衂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

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韓非子云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泓谷之上宋人成列楚人未及濟右司馬曰楚人未成列擊之必敗公曰不可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又云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

徐幹中論云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不知佞偽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

陸宣公奏議云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事遠反將何適從

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家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誼之心

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

之利

魏志匈奴單于作亂平陽鍾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梁書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羊侃為持節冠軍監作寒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

舊唐書高仙芝與中使邊令誠同討吐蕃城下有娑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既難渡將士皆

以為征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轡已濟而成列矣仙芝胥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

宋史孟珙傳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珙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鬪樊城鄰䊸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

又种師道傳金兵之始退也師道勸帝乘半濟擊

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

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

司馬法曰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通典引孫臏曰迎敵始至擁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

晉書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參謀議曰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亮不果移鎮

北史侯莫陳崇從賀拔岳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

舊唐書李希烈攻陳州刺史李公廉計窮劉昌從劉玄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將翟暉希烈退保蔡州

避戎夜話云初金人至城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曰幸賊遠來其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五萬精兵出

四門分為十頭須乘勢而擊衆必潰亂過此則日復一日賊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矣是時唐恪止其事

孔疏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

檀弓吳侵陳斬祀殺厲師旋出竟陳太宰嚭使於

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
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
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
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
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
名乎

淮南子氾論訓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
鈌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
銷車以鬬故古之伐国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
為義於今為笑

阻隘

吳子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
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
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
動故曰用衆者務平用少者務險

漢晉春秋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
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
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則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
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
而已此難遇機不可失也琮不納

天贊

李衛公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
審敵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
戰守地而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
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去迷就士衆猜嫌
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
旌旗屢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或橫吏或行或止
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
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
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為天
贊我也豈有不勝哉

載記氐羌權渠將降劉曜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
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
勁卒五萬晨厭壘門左右勸戰游子遠曰吾聞伊
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
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鋭不可擬也不如緩
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
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

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
其衆
唐書高麗高延壽既敗收餘衆負山自固長孫無
忌李勣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
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賛我也下馬再拜謝
既於天延壽等度勢窮舉衆降
又李靖討吐谷渾以侯君集為磧石道行軍總管
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
天賛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

若遁岨山谷討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齎深
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
五代史梁晉軍河上唐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高
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將曰此
天賛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
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
左傳附注云丘光遮熊明書曰注當云金鼓以佐
士衆之氣今云佐聲氣於文不順劉用熙曰聲宣
也宜以上卒之勇氣

白帖云傳曰鼓儳可也言敵人在儳巖險處未成
列可鼓而擊之也
附困學紀聞宋襄求諸侯而敗於泓楚靈卜得天
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
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容齋續筆云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
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轉
瀨盤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不旋踵而
受其禍敗自古非一如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

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
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皆為操所滅唐兵征王世
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拒
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
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
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
敬書生何為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
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
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建德亦

不從引衆合戰身爲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旣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爲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塘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群臣時德光賛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

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闕孤軍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嗟勝弗及可勝嘆哉

捫蝨談曰陳太宰韶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司馬法曰成列而鼓宋襄所謂不阨二毛不鼓不成列豈亦有所本乎顧用之於[illegible]決戰是衣狐裘以當猛獸被絺綌而[illegible]

其所以用之者矣

大功貴仕 僖公二十三年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杜成得臣子玉也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杜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 杜使子玉代己為令尹 叔伯曰子若國何 杜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林言我正欲以安靖國夫人有莫大之功而無顯貴之任以處之其人能安靖而不矜功者鮮不矜而安靖能有幾人言不多也 杜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其人能靖者與絕句與音余幾居起切

六韜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

三畧曰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史記漢五年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祖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

上已撓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撓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内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當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

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何賜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内侯邑封爲安平侯

漢書功臣表漢王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數裁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

又劉向疏畧曰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後漢書光武建武二年春正月庚辰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諸將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録之乃遣謁

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晉書段灼上疏曰臣聞魚懸由于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挾于秦庭吳刀耀于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

又張昌竄于下雋山劉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頃者多難

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恒牙門皮初勠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

載記王猛望慕容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

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又呂黎尹孫伯仁尚書令孫護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馮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于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于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

又馮跋之立也跋從兄萬泥從兄子乳陳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粗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

南史周盤龍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

北史杜弼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

唐書太宗定功臣封戶自裴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總四十三人寂戶千五百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戶千三百長孫順德柴紹

雖藝趙郡王孝恭戶千二百侯君集張公瑾劉師立戶千李勣劉弘基戶九百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戶七百安興貴安脩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戶六百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戶四百張長孫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戶三百

又劉巨容守荊門闗與賊黃巢戰巨容爲北巢追之伏興林擲閒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韓闕一舍

獲虜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卒十停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

宋史仁宗閲狄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

附北史辛雄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旍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縣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

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

東坡應詔集策別曰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

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

梁溪漫志云唐文武臣有賜功臣號有勳官本朝因之自神宗始受尊號吳丞相沖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衛

內帶功臣者並罷而勳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勸獎于是諸大將以次賜號惟勳官則自紹興癸丑始命禮部尚書洪擬翰林學士綦崈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大理寺丞韓仲通繼以為言丙辰歲南堂又請武臣有邊功者帶勳以旌之

春秋左氏鐫曰子文之言過矣夫國有重位以待賢也豈以厭細人之欲哉彼慕貴仕而作不靖者假之權寵祇濟其惡是求去憂而滋長禍何靖之有且令尹冢卿循室之棟也棟折榱崩室乃覆敗曾是而可使矜功好亂者為之歟子文蓋嘗三去位而不慍當時以為賢然大臣之誼貴居正若夫飾細行忽遠謀愛一夫而輕社稷者雖有千乘之相君子曰小道也為賢識之未盡吾故重論之

捫蝨談曰賞為國典酬大功以貴仕審矣若夫不伐之士方志在立功榮名豈顧問哉倘有心以斬貴仕非競邀功而民被其禍即巧冒功而上受其欺甚或留賊為富貴作地而國美賴焉所願將兵

者矣精忠以樹勳將將者不踰時而行賞無慮乎國之不靖已

以狄伐鄭僖公二十四年 以狄女為后僖公二十五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杜林鄭師既歸又叛鄭通好于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杜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

以狄伐鄭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杜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杜弔傷也咸同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

文之昭也杜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林文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曰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林武王於周為昭昭生穆故曰武之穆○邘音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祭則界切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杜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常棣棣也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杜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杜鬩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林此詩乃周公閔管蔡失道而作今富辰以為召穆公所作者蓋樂章久廢召穆公始作周公樂歌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杜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杜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杜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杜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杜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林鄭居河洛比之姬姓諸侯去周最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林以同姓諸侯為周屏翰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杜變周召親兄弟之道以狄伐鄭是從狄之諸奸林民未忘禍王又興之杜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杜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

以狄女為后

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林言報人之施者力已倦自謂所報已過有勞而望報
者未有厭足之心杜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王又啓之林戎狄之
性本自貪惏無厭王又開其無厭之心將以其女為后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
必為患林言狄貪女怨必為異日之患害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
於惠后杜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
而卒林未及立子帶而惠后先死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
杜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杜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
其怨我林言實使狄師伐鄭及其女為后今廢狄女則狄將以其怨王者而怨我遂奉大

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杜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林蓋不欲親誅叔帶王遂出
及坎欿國人納之杜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國人納襄王于周不聽王出林秋
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
父原伯毛伯富辰杜原毛皆采邑四子皆襄王黨林王出適鄭處于
氾杜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孔疏云伯仲叔季長幼之次也故通謂國衰為叔
世將亡為季世昔周公傷彼夏殷二國叔世踈其
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匡輔至於滅亡故

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藩籬屏蔽周室言封
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為二十六國也此一十
六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
矣非是一時封建非盡周公所為富辰盡以其事
屬周公者以武王克殷周公為輔又攝政制禮成
一代大法雖非悉周公所為皆是周公之法故歸
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
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彼言
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

王之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
六年傳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
建母弟以蕃屏周昭九年傳曰武王成康之建母
弟以藩屏周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
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叔周公攝政之初
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已是武王封矣尚書康
誥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篇周公
致政之月始封伯禽於魯書傳稱成王削桐葉為
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為武王封也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周當成王即
政之後或至康王之時始封之耳
又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
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
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
耳非武王時十五而周公加一也
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公之
詩曰即明是周公作也召穆公厲王時人於時周
德既衰兄弟道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

弟之恩缺收合宗族於成周爲設燕會而作此周
公樂歌之詩曰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
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外發實韡韡而光明
以喻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
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輝兄弟和睦則強盛
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
如兄弟之相親也其四章曰兄弟或有自不相善
可爭訟于墻內若有他人侵之則同心合意外禦
其他人之侵侮也

西溪叢語詩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
常棣焉毛注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
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譏周皆以
召公爲周公之庶兄左氏傳王怒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藩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
族于成周而作詩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
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
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召公所作當

以狄伐鄭

別有攄
舊唐書郭元振疏曰古人皆不願夷狄妄惠非是
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
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
又史臣曰肅宗誘回紇以復京畿代宗誘回紇以
平河朔勘難中興之功大即大矣然生靈之膏血
已乾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並弛無以抑其
憑陵忍耻和親姑息不暇僕固懷恩爲叛尤甚阽
危郭子儀之能軍終免侵軼比昔諸戎於國之功

最大爲氏之害亦深

五代史史臣曰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桑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衆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景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異而其受禍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宋史始交阯願出兵助討儂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狄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

後漢書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應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絶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父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

北史周保定三年竇毅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爲外援突厥已許納女于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薦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勳戚素以威重乃令爲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二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

舊唐書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則天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之張柬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頗忤其旨

出爲合州刺史
又突厥傳盧俌疏曰漢高祖納婁敬之議與匈奴
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
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
附陸宣公奏議云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
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恪撫之不懷雖或時
有盛衰大抵嘗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
但舉建中已來近事准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
頃者方請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

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靡定託因
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
碑繞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遠至盜驚
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
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
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遂至猖狂頗亦由
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
寧内難覲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
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覬變推移頻與諸

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
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
信稽延既姦且狡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
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
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
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
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
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
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

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
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
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
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
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
捫蝨談曰出狄師爲後世借兵之倡后狄女爲後
世和親之倡始賴其力終未有不嬰其禍者也蓋
夷夏之防峻矣堂堂中國豈其不足以彰天討借
後宮哉顧其心爲戎狄是藉撤藩籬而啓之

無異于放虎自衛引寇入室者也

昆弟仕邢 僖公二十四年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杜 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 我請昆弟仕焉 林 我請爲衛間諜先以兄弟往邢求仕焉此其爲得國子之道 乃往得仕 林 果得仕事爲明年滅邢傳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林 禮至兄弟從國子巡城中警守備手掖國子以赴外師 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林 言我手掖而殺國子莫我敢止言其勇也杜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說文云手持人臂曰掖

北史魏孟表鎮渦陽後齊遣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葦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即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妾于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

周書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侯莫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太祖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悅守太祖遣崇襲歸崇潛軍夜往輕將七騎直到城下

餘衆皆伏於近路歸兄騎少遂不設備崇卽入擄
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於是中外鼓
譟伏兵悉起遂擒歸斬之
隋書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
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段文振伏梁登城與崔仲
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
刼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
舊唐書賊將崔乾祐守潼關郭子儀大破之乾祐
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

旻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
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
開門納子儀
又初安脩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
慰李軌高宗謂曰李軌擄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
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尚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
也興貴對曰李軌兇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
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臣之弟
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
易於反掌高祖從之興貴行涼州軌授以左右衛
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興貴諭之舉河西之地
委質事唐軌黙然不答久之謂興貴曰君與唐爲
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僞謝曰合家
子弟並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更懷他志興
貴知軌不可動乃與脩仁等潛謀引諸胡衆起兵
圍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
奚道宜者嘗怨軌至是率所部共脩仁擊之軌敗
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

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城老幼皆出
詣脩仁軌携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爲別脩仁執之
以聞
又至德後河隴陷吐蕃獨維州尚存吐蕃利其險
要將婦人嫁與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
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
號曰無憂城
唐書蘇定方征高麗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
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不克者虜未有

虜也許曰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蓋蘇文死子男生代兄弟
鬩很爲我鄉導虜情僞我盡知將忠士力臣故曰
必克
捫蝨談曰禮至請昆弟仕邢此用間之術也孫子
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
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
索知之如禮至之言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其
先知守將之謂乎昔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
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而有寵非有

大罪而亡必有故夫有南文子之智而敵何所用
間哉
國子巡城欒至昆弟掖以出外李軌登埤興貴昆
弟執以上閻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亦莫密
於間以昆弟圖人之國其善以親密用間者矣

左氏兵畧卷之十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晉侯勤王 僖公二十五年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杜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
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杜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林勤王之信義宣布于諸

侯今機會爲可乘矣使卜偃卜之林此大卜名偃非狐偃也曰吉遇黃帝戰
於阪泉之兆杜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公曰
吾不堪也杜文公自以爲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
古之帝也杜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林禮天子之禮公曰
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杜乾下離上大有之睽三三杜兌下離上睽
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杜大有九三爻辭也
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享戰克而王饗吉孰
大焉林言卜筮協吉卜遇阪泉之兆是戰克筮得大有九三之卦是王享也且是卦也
林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

黃帝戰于阪泉

請隧

不亦可乎林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杜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林晉文辭讓秦師使還獨以晉師順流而下以納襄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杜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杜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杜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林言周德雖衰天下未有代周之德者而晉欲擬天子之禮是有二王亦叔父之所

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林此襄王不許晉隧葬而割周四邑以塞晉文之意也晉于是始開南陽之疆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欑才官反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杜倉葛陽樊人○呼去聲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林言惟德之善者可以柔懷中國亦惟刑之善者可以威服四夷晉不尚德政而尚威刑宜吾之不敢服晉凡居此地者誰非王室之親戚姻婭君何執拘以爲俘因晉聞倉葛之言知不可強取乃出陽樊之民取其土而已

呂氏春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於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開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

魏志太祖擊破黄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

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荀彧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

慮之無及大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又大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劉表舉州以應紹桓
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
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
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
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
晉書蘇峻反溫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
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
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

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
曰今日之急殄逆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
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
載記慕容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
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
鮮卑素連木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
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
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
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
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
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
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
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
宋書謝晦率師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
于破冢旍旗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
此為勤王之師
舊唐書吐蕃犯西陸京師戒嚴代宗命中使追兵
諸道多不時赴難使至淮南李忠臣方會鞠即令

整師飾駕監軍大將固請曰軍行須擇日吉忠臣
奮臂于衆曰焉有父母遇寇難道揀好日方救患
乎即日進發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
是代宗嘉其忠節加[illegible]道觀察使寵賜頗厚
唐書張濬署都統判官[illegible]歆武在平盧軍最彊
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歆武已臣賊不迎使者
濬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
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之分何以長吏民
哉歆武愕眙愧謝濬宣詔已士挾兵默默濬召將

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賊盛虜
且捨天子而臣之何利邪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
公等擁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
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請公
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
引軍從瀋西擢瀋為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
度支

附鶴林玉露云唐初蕭銑據荊襄敗於李靖諸郡
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

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
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
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鬭一呼即集宋
朝兵資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興中張
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
士於興洋金蓬閬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
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
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季校
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憲…

旅多出征江山之備空虛陳循公首獻民兵之策
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
而荊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
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
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荊鄂宣
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
見敵而退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師進
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

困學紀聞云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

勸曹操迎獻帝豈誠於為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
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非也晨
羸之事閨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眷齊
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黃帝戰于阪泉

孔疏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與赤帝戰於阪泉之
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
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註云濟
當為擠擠滅也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
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偃得

彼兆故以為吉也
歸藏云昔晉侯將勤王卜偃筮之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時遇大有之睽
歸藏啓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龍魚河圖云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嘆天遣

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伏
黃帝內傳曰帝誓剪蚩尤乃齋三日告於上帝
黃帝出師決曰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服并玄狐之裘以符授帝
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

三朝記哀公問曰蚩尤作兵歟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反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
玄女戰經云帝與蚩尤戰九戰九不勝引歸泰山三日夜霧帝仰天而嘆遇玄女授以兵符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
史記軒轅之時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

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通典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
太白陰經云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矣帝寤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

壇祭太牢有玄龜含符致壇似皮非皮綈非綈廣
三袤一尺文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於
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
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征蚩尤
而斬之

魏土地記云涿鹿城東南六里蚩尤城泉水淵而
不流霖雨則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

路史云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兄弟八十人
蚩尤跣首虎捲八肱八趾好兵而喜亂黨崇譽

惛欲亡厭貪戾所盧雖狐之金啓九冶作兵刑紛撥
紛撥作而歲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帝榆罔立諸
侯攜貳胥伐虛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顥
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取蚩尤產亂出羊水登
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於濁鹿興封禪號炎帝
乃驅罔兩興雲霧祈風雨以肆志於諸侯頓戰一
怒弃吞亡親九隅亡遺文亡所立智士寒心參盧
於是與諸侯委命於有熊氏有熊於是暨力牧神
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振兵法文昌而命將熊羆

貔貅以為前行鵰鶡鷹鸇以為旗幟士既成矣遠
蚩尤逆筮之巫咸曰果哉而有咎乃率風后鄭伯
溫之徒及尤喙兵濁鹿之山二年九戰而城不下
乃設五旗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後得志摶戰
執尤於中冀而殊之爰謂之解以甲兵釋怒用大
政順天思敘紀於太常用名之曰絕轡之野

又云阪泉姜姓其後蚩尤彊霸同書云阪泉氏用
兵無已而亡今懷戎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

隱元年傳曰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

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
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之禮棺輕禮小
臨壙上而直懸下之故隧為王之葬禮諸侯皆懸
柩而下故不得用隧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葬
也

捫蝨談曰勤王義舉也為求諸侯勤王則仗義非
真矣故曰五霸假之也自勤王之師倡於圖溫後
世叛臣賊子欲發難端者輙借以為名謂且用清
君側而不惜身為叛帶矣其矯偃之言作之俑乎

僞盟疑敵　僖公二十五年

秋秦晉伐鄀杜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鄀音若字林云楚邑猪斫切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爲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杜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以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隈烏回反係音計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杜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林見縛因故疑取析見盟微故疑二子已與衆反叛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晋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頓子於頓爲頓圍陳

魏忌武帝紀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等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周書韋孝寬傳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書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貳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

兵機纂种世衡知元昊倚野利大都二將爲腹心乃託僧王嵩早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問起居之義惟以數可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元昊遂疑野利嵩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大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明述野利與大都相結大都以此亦得罪詳見宋史

周書東魏遣行臺辥循義率兵與斛律俱相會攻建州楊摽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義徒皆叛遂僞爲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摽分遣

訖遂於夜中拔還郡

附舊唐書尚結贊入寇陷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而畏渾瑊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辭遜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謂翰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盟

於翰約盟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曰清水非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為便乃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觀杜希全預盟欲執之徑犯京師報之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今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矩[illegible]

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纔至壇所為蕃軍所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劍佩瑊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

兩集而不傷會瑊將辛榮以數百人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瑊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俱文珍馬寧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於賊尚結贊至原州列坐帳中召陷蕃將史讓之因怒瑊曰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同怨本劫自盟志在擒瑊吾已為金枷待瑊將獻贊普既以失之虛致君等何為乃放俱文珍馬寧馬弁歸朝　襄陽耆舊傳云渾瑊與吐蕃會盟柳渾曰夷狄人面獸心臣竊憂之

吐蕃刼盟肅宗大驚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

捫蝨談曰兵家莫善乎使敵疑而莫患乎不自疑偽盟一也秦人能使商寄疑則二公子為禽濮城信結贄而不疑則自貽平凉之刼其僅歷奎枷之待亦倖耳會盟者慎諸

伐原示信 僖公二十五年

冬晉侯圍原 林原亦如陽樊不服故晉文公圍原 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林三日期滿故命撤圍而去之 諜出 杜諜間也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韓非子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又曰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

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魏志景初間期信不欺王肅上疏曰夫區區皇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於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

吳志註習鑿齒曰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移子圍鼓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放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

舊唐書薛延陁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既而不與褚遂良上疏其畧曰臣聞信為國本百姓所歸晉文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民陛下膺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

宋史种世衡知環州番部有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

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覺而起大驚曰前此未嘗有
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
附韓昌黎捕賊行賞表畧云孔子欲存信去食人
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况可無故而輕棄也
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
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
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輙與五十金秦人以
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
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輙與之金者

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
容齋四筆云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募民徙木輙
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
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僨表者仕之長
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
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
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
示信蓋以效起
藝苑巵言別録吳起爲西河守欲攻秦亭乃倚

原

車轅放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
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
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門之外而令之如初人
爭徙之乃令攻亭商鞅徙木之賞蓋本此人知鞅
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
急就篇註云周文王之子封爲原伯其地今在河
內於後爲晉所滅遷之於冀因稱原氏而晉更以
原封其大夫先軫故號原軫軫之苗裔亦姓原烏

稍孫談曰尚書稱湯曰彰信稱武曰惇信蓋皆精
誠之極也此其間豈得稍稍着意哉晉文以伐[illegible]
知信於是伐原以示之信信曰示之信不由[illegible]
矣粹而王駁而霸分途僅在幾希間何可不[illegible]
嗚呼有意示信人猶疵之則不能[illegible]不[illegible]
者又何如霸主哉

子玉治兵　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杜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睽苦圭反又音揆）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杜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杜子玉爲令尹故蔿楚邑○蔿于委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林以矢貫其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林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也皆賀子文使子玉爲令尹能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杜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林言不知所以可賀之由）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林述子文二十三年答叔伯之言一時雖獲安靖於內而異日驕功生事必致喪敗於外言所得不補所喪）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林子玉若敗楚師於外由子文賞舉以自代舉子玉而以敗國事將何足以爲賀）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林言子玉力小任重將不能以入其衆而治之也苟子玉能入其衆而舉賀典未爲後時而失禮言不勝其任不足賀杜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吳子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曰治爲勝不在衆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

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陣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又云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合然後舉旗

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甲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

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舊唐書觀軍容使魚朝恩以郜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

陣其張翼舒尓離尓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郜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下李光弼之遺法也大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少不如令必斬之以狥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大尉薨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

宋史韓琦徙鎮定州初定州紐平貝州功需賞無出怨語至欲噪城下琦聞之以為不治且亂

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

又郭逵在延安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褊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齊東野語云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撾以軍禮見闃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傾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

精明浚雖奬而心實忌之

孔䟽貫三人耳耳助句也

左傳附註程大昌曰軍法以矢貫耳為聅說文引司馬法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子上盖用此法如孔說以耳為助句則言貫三人者何所貫也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乃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乃可與之死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

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

史記趙王以趙括為將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蜀志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

北史楊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北齊書斛律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唯仗威刑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

唐語林宣宗時浙東觀察使李納狂猾遇軍士不以禮遂及於難

附北史韓麒麟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蜀志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大

軍大舉貴掃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載記姚興命楊佛嵩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北史侯深從尒朱榮討葛榮於滏口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

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

魏書尒朱兆果於戰鬪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東坡志林云蔦賈論子玉過三百乘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將以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可不敗耶

捫蝨談曰書稱威克厥愛允濟兵法尚嚴久矣孫武斬隊長至令婦人可以赴水火子玉鞭七貫三未為不知兵也賈蔦遽策其必敗何哉計當時必有寵其欵於意氣間者衛青常曰青不患無威而以明威說我甚失臣意其卒拜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也豈偶然哉

晉釋宋圍僖公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杜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林報宋贈馬之施救宋被圍之患取威重於諸侯定霸業於晉國四事皆在救宋之一舉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杜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

孫子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張預曰我為客彼為主我兵強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伐曹衛楚救之而宋免是也

史記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重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救鬬者不博擊（謂救鬬者當善擬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擊則其怒益熾矣即拳也）批亢擣虛（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衛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形格勢

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吾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漢書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耿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魏志諸葛誕反王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
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
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
晉書宣帝征公孫文懿泛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
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
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
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賊大衆在此則巢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

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
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
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又蘇峻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
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
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
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
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
舊唐書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

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
真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三軍
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吾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
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
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為諸軍合而破之燧乃
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
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
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雞

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
至則止為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
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
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
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
動命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為陳燧募勇
力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
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走橋已
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

五代史晉天祐二年梁攻滄州劉仁恭調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已上者七十以下者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也於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墐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

宋史金人也斬黃趙范出師唐鄧孟宗政時知棗陽彈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昌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我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而無後患

胡傳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或曰曹衛皆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爲不可曰楚人棲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晉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婚於衛然其君不在衛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曹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捫蝨談曰楚之戍穀圍宋意亦欲威服二國以定霸耳乃先軫不救其所必攻而趨其所必救楚雖欲不免齊宋不幾也軫蓋知兵之深者孫臏曰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殆昉是乎

晉謀元帥僖公二十七年

晉作三軍（杜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林註謀于衆以誰可當中軍大帥之任）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林言臣數聞郤縠之言其所喜說者禮樂之事其所崇敦者詩書之文詩備美刺著惡書叙帝王興廢此義理之府藏也禮以導中樂以導和此德行之法則也德行義理利國利民之本也○縠本又作穀同胡木反亟欺記反數也說音悅與悅同）君其試之（林言臣既聞其言君盍明試以功）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杜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林將下軍）讓於欒枝先軫（杜欒枝貞子也）

（欒賓之孫○欒里官反）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杜荀林父中行桓子）

晉語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後漢書祭遵傳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

又朱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擄掠百姓

又建武六年杜林薦鄭興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宜侍帷幄與議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

分

又鄭興疏曰變異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縠即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為讐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

南史張興世子欣泰不以武業自居好讀子史褚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

北史宋将到彦之檀道濟頻頓淮頴大相侵剝魏
王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彦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
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
可爲深憚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訝之

梁元帝賜劉璠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
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屬望良深

周羅睺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将詩每前成
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
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舊唐書朱敬則疏曰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
滎陽成皐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説
効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
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
眄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説禮樂開王道謀帝圖向
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
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劒擊
柱吾屬不得無謀即忩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
之續何二百年乎

又魏元忠上封事曰魏用栢直以拒漢韓信輕爲
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夫中材
之人素無智畧一旦居元帥之任而意氣軒昂自
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我昭果敎敦詩悦禮
之事乎

又盧俌疏曰方叔師師功歌周雅去病獲武勲烈
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将春秋謀元帥取其説
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
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

附六韜武王問大公曰論将之道奈何大公曰将
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大公曰所謂五材
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
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
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
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
而不愛人者有勇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
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
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

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者必有破軍殺將武下曰善

楊子云或問近世名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

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

宋書沈約史斷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强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脈於朝堂荷推轂之重乎

陳晉姚思廉史斷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郗鑒之華温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搢紳素譽抗敵以衛社稷立勳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

韓昌黎與鄂州柳中丞書云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枹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

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自習仁義自脩法度自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

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

唐語林吳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為元帥召對於內殿曰蔡賊稱兵昨晚擇帥甚難天子用將帥如造大舡以越滄海其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留若乘一葉而蹈洪流即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卿以摧狂寇可謂一日萬里矣度曰臣雖不才敢以死効命因泣下霑襟上亦為之動容

歐陽文忠公論軍中選將劄子畧云兵法曰將者

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急生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扣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凌朝廷亦至屈辱柰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之人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畧選試尤為乖濫試中者借堪借職縣尉恭軍齋挽而已于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于夷狄者也

捫蝨談曰世之掄將必先程勇詩書禮樂似不過儒生事耳而謀帥者以之其毋乃白之縣纍之纍哉不知勇之于將特分數之一也自古超軼絕倫

之材必從詩書禮樂中得之狄武襄折節讀書卒為名將岳武穆亦以力學見奇張招討誰謂將必先程勇耶吾謂晉之謀帥可為後世選將法

古之文武不分兩途春秋諸國入為卿士者若人出為將帥者亦若人故可以輕裘緩帶而事詩書亦可以推轂授鉞而稱閫帥宜其人材全盛莫與儔也後世文武分而俎豆干戈遂了不相涉蓋至右文左武之世而介胄之夫多有目不識丁者矣安所得如郤縠者任閫外寄哉文事武備[illegible]

世當兩重之

晉侯教民 僖公二十七年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杜二十四年入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杜無義則苟生用之易至于逃散 於是乎出定襄王 林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林民皆懷生安居知生之樂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林未宣明也未明於見用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杜伐原在二十五年林以持三日糧退三十里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林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許以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重言信也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林蒐順少長明貴賤 作執秩以正其官 杜執秩主爵秩之官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林民知義知信知禮則聽上之命而不疑惑然後用民以圖霸業如下文所云 出穀戍釋宋圍 杜楚子使子玉去宋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杜謂明年戰城濮 林由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國語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為大政郤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

師於城濮於是乎遂霸
孫子曰士卒孰練法令孰行又曰令素行者與衆
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恩信威
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
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
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
信威令之徒陳餘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而用
之是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
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又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
又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
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
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
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
陣三萬以服鄰敵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

李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
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
庶乎成有制之兵也
呂氏春秋曰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
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
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
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
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
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

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
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
大焉
晉書王導上書畧曰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
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
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
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
魏書慕容白曜赴無鹽將盡以其人為軍實酈範
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為經畧恐未可定

也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
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
二州可定白雁曰此良策也乃免之
附困學紀聞云李光弼與常陟論戰守曰辨別達
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
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
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
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又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

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
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
以為民受天地之中乃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捫蝨談引晉謀元帥所舉者不過曰悅禮樂敦詩
書欲用其民於戰又不過教之禮義與信不發迂
闊無當哉晉爭以此霸何也蓋介胄之夫非詩書
禮樂不足以調發揚蹈厲之氣編列之氓非禮教
信不足以作尊上死長之心君子謂趙衰之舉也
知論將也謂晉侯之教也能用民也一戰而霸有

以夫

舍墓 圍曹

左氏兵畧卷之十一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宛陵徐胤芳雲卿校

稱舍于墓 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攻曹城門多死 曹人尸諸城上 晉人死於城上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欲晉其公患其 恐動衆心聽衆人之計謀順衆也杜預以舍墓為將發冢 師遷焉曹人兇懼 至曹人墓兇恐懼聲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 林為其所得晉人棺斂其尸而出之於外欲加禮於晉師以免發冢之禍晉師因曹人之兇攻曹之城 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杜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圍曹

韓非子曰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 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 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 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 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公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 知不敢違君者非本心也 其表子之閭寡

人将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絶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與左傳小異

荀子云昔晉公子重耳覇心生于曹越王句踐覇心生于會稽齊桓公小白覇心生于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

淮南子云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覇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智弗能為謀

淮南子云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故其入人深

又兵畧訓云敵國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扣墳墓毋爇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

後漢書傳俊軍士發冢陳尸掠奪百姓鄧恢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

容齋續筆云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為甚晉文公圍曹稱舍於墓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刼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為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兵為之以激怒齊人

因其兇也而攻之

故爾

司馬法曰凡戰擊其微靜避其殭靜擊其勞佚避

其閑罷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吳子曰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

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

殆

六韜太公曰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

南史劉鍾隨朱齡石伐蜀為前鋒去成都二百里

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

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

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

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

懼攻之其勢必剋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為蜀

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

宋書孫恩頻攻句章高祖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恩北出海鹽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

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高祖乃選敢死之

士數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並鼓譟而出賊震懼

奪氣因其懼而奔之並棄甲散走

又檀道濟之討謝晦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

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等同

誅忽聞來人情洶懼遂不戰自潰

捫蝨談曰稱舍於墓晉侯聽輿人之謀舍舊圖新

晉侯聽輿人之誦君子曰晉文於是能用衆矣顧

舍墓非澤及枯骨之仁舍舊非不忘故舊之誼覇

術所以終陋

晉殺顛頡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杜報飧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林二子各有從亡之勞故怒言從亡之勞若尚不圖謀何有於報人之微施○頡户吉反）爇僖負羈氏（○杜爇燒也爇如悅反）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林文公欲討其違命而愛其有材力使人責問魏犨且視其傷胷之病將待其傷命而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杜言不以病故自安）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距超越也曲踊跳躍也百猶勵也林盡距地向前超躍越物而過凡三以勉勵而為之）乃舍之（林文公以其有力乃赦其不殺）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杜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為戎右歸張本林蓋放其職而黜其）

孔疏云言稱魚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身向上之名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踊躍二事勢相類也說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為超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為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為跳躍耳言直上向下而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為六百跳也杜言百猶勵亦不知勵何所謂蓋復訓勵為勉言每跳皆勉力為之

左傳附註云三百之義不可解勵者勉力也以百為勵前無此訓邵文莊公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横跳也横跳者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横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三百蓋踊躍之度大約有此也此說亦未識然否

晉書石虔小字鎮惡從父桓在荆州于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于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

南史黄法𣰰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

又卜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至往反十餘會無留礙衆並嘆服

宋書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宗慤表求赴討乘驛詣

含親黨

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馥𡚒躍數十左右顧眄
上壯之
舊唐書段志玄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為賊
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
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
南史褚胤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
昔魏犨犯令以材獲免特乞與其微命不許
舊唐書李靖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
其遲留陰勅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

殺顛頡

請命于是獲免
韓非子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
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
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
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
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
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
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
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

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
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
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
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
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
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
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
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
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

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
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
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
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
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舊唐書哥舒翰潼關失守玄宗幸蜀人心驚駭肅
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李光弼郭子儀
赴行在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

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勑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勑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振三軍

又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僞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門諸將慴伏

又郝廷玉為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上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死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

又段秀實為涇州刺史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馬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左氏春秋鈔曰夫祁瞞犯之僞之戮吾不暇論若乃魏犨顛頡則其罪均耳以舊勞之不忍棄而姑貰之死可也束胸踊躍其為禮於君者幾何而犨也用是獨免晉文之刑頗矣

搠璺談曰昔舜誅先令禹誅後至法之行也必期于如令矣圍曹之役犨頡二子寔干軍令皇容遑

乎哉說者謂晉文之覇餒顛頡之脊謂其罰之必也第二子罪同而罰殊君子以為誅頡是赦犨非

無從晉師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入居于申杜：申在方城內。使申叔去穀杜：二十六年申叔戍穀。子玉去宋林：二十七年楚圍宋，今使撤圍而去。曰無從晉師林：言無得從晉師與之爭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杜：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林：艱險備嘗則志慮堅，情偽盡知則見識明。杜：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杜：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杜：軍志，兵書。林：引此蓋謂楚既為宋請則救宋，而歸可謂允當，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林：蓋謂晉師成臣力難以勝之，可以退也；晉侯備嘗艱險，盡知情偽，為有德不可與敵也。此三志者，晉之謂矣杜：謂今與晉遇，常用此三志。

孫子曰：主孰有道。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不若則能避之。

戰國策：燕王喜使栗腹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孫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太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

蜀志：先主問孔明治亂之策，亮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樂為之用，此可與為援，不可圖也。

載記：王猛謂苻堅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讎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宋史：興元五年冬，上令劉子羽察邊備虛實以聞。明年秋，與熊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

胡傳：楚子使子玉去宋，而子玉輒從晉師，信有罪矣。乃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

為來世之永鑒矣

擉孫談曰傳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夫知不可與戰則有退耳曰勝者何嘉其能全軍振旅也楚子謂晉不可敵計誠審矣卒狥子玉之請而從所不當從至喪師辱國歸霸于晉何哉知難而不能退知敗而少與之師既敗而重加之罰違三志以冒三失楚子於彼已間雖知猶不知矣

少與之師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執宛春以怒楚

執宛春以怒楚僖公二十八年

子玉使伯棼請戰杜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請戰于楚成王求益師與晉戰也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杜閒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林楚成王怒其不肯去宋而請兵以戰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杜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眾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林宛春楚大夫杜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杜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已功不可失矣林言可伐其罪勿失此機會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林先軫以子犯之言為不然故曰子許之言安定人國謂之有禮子玉一言而復衛封曹釋宋是安三國晉不許楚則晉亡曹衛楚宋是亡三國我則無禮可以安定三國何以為戰之本乎不許楚復曹衛之言是棄宋不欲楚解圍而去救宋而反棄之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林此下乃先軫畫策杜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施始豉反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杜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

究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
晉師（林從晉師求戰也）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
師老矣何故退（林以晉君而避子玉故曰以君辟臣且楚師逵年在外疲敝已極何故退師避之）
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林凡用師之道理直為壯理曲為衰老豈以久出為老乎）
微楚之惠不及此（杜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賄送之惠）
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杜一舍三十里杓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杜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林背楚之惠而自食其避楚之言以當楚人之讎怨）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杜直氣盈飽）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少與之師）（私許復曹衛）

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南史王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
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
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
孫子曰親而離之
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
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歡
子為寡人慮之柰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
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
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
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
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
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
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
為王役（元作佞）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
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悦
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

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
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
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
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
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
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
且先出地絶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絶齊後責地且
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
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

善矣子其閉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絶齊使
者未來又重絶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
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
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絶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
王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
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
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
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
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
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絶齊
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至大傷楚王
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
於杜陵故楚之土民□削弱僅以救亡者計
失於陳軫□□於張儀
孫子曰怒而撓之　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
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
楚是也尉繚子曰寛不可激而怒言性寛者則不
可激怒而致之也

又曰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張預曰發作久之觀
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
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從晉師是其躁動也諸
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
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又曰忿速可侮也　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
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
晉師遂為所敗是也
史記高帝紀項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
成皐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黄睢陽下
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
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司馬欣皆自剄
汜水上
魏氏春秋諸葛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
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勸宣
王及軍吏已下乃止

原缺第二十一葉

南齊書焦度鎮夏口沈攸之大衆至將直下都留
偏兵守郢城而已度于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
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
戰攸之衆棠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
至今呼此樓為焦度樓
舊唐書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
杜伏威稜不敢戰伏威遣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
并致書號為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
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

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
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
箭然後斬之
捫蝨談曰先軫為晉謀使曹衛告絶於楚張儀為
秦謀使楚告絶於齊是皆所謂親而離之者
諸葛武侯以巾幗遺司馬宣王北魏人以巾幗遺
蕭宏（梁宗室）杜伏威以婦人之飾遺陳稜蓋皆怒而
撓之之術也而司馬宣王獨托辛毗之制寧衆耻
而師不出蓋惟怒不能撓始合牝以靜勝之說（老子
云牝常以靜勝牡息奔非云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而
忿速可侮則子玉之敗宜矣
昔晉朱伺每戰必勝人問其故伺曰兩敵相對惟
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蘇子瞻嘗謂
劉項興亡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其本之此乎子
玉之怒從晉師卒以取敗惟不能忍故也若司馬
宣王甘巾幗之辱庶幾以能忍勝者矣

楚師背酅而舍
原田每每
夢與楚子搏

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 杜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林師過信為次 楚師背酅而舍 杜酅丘陵險阻名林蓋楚從晉師舍止之地其背負險阻所謂背逆近犯也○酅户圭反音奚 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誦 杜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杜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公疑焉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杜晉國外河而內山 公曰若楚惠何 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杜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林思楚贈送之小惠而忘其滅諸姬之大恥不如與楚一戰以決勝負 晉侯夢與楚子搏 杜搏手搏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杜盬唼也林夢搏時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唼其腦也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杜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子玉使鬬勃請戰 杜鬬勃楚大夫 曰請與君之士戲 林以戰為戲可見子玉輕用民命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林得臣子玉名杜寓寄也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 林言寡君聞楚欲戰之命矣楚君昔日贈送之惠中心未敢而忘是以未敢決

韅靷鞅靽
觀師有禮
伐木益兵
蒙馬以虎皮證見前
曳柴偽遁
橫擊

戰延叫在此大夫謂子玉言為子玉退三舍其何敢怖與君敵乎 既不獲命矣 杜不獲止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杜煩鬬勃令戒子玉子西之屬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杜詰朝平旦林言平旦將以晉軍禮見○詰起吉反見如字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 杜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林一云著被皮曰韅軸曰靷頸皮曰鞅繫曰靽○韅許見反說文作韅靷以刃反鞅於丈反靽音半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杜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林登高以觀晉師之強弱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如平地也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杜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 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林莘北即城濮胥臣佐下軍自以其軍當陳人蔡人子玉以其宗人之兵六百人為親兵自衛以將中軍子玉自誇其強言今日必盡滅晉師杜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杜陳蔡屬楚右師林馬見虎則伏胥臣以虎皮蒙馬欲使楚馬見之而懼也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杜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杜曳柴起塵詐為衆走 楚師馳之 林楚師見二旆先退曳柴塵起以為晉師已走故馳而逐之 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林原軫即先軫杜公族公所率之軍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杜三軍唯中軍

館穀

衡雍踐上

完是不晉師三日館穀（杜：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杜：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背酅而舍

孔疏云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楚師背酅而舍知其背丘陵也蓋所舍之處有丘陵名酅其處有險阻也

原田每每

秔林伐山云文選注引韓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韻正相叶左傳原田每每又與膴膴通說文每艸盛上出也从屮母聲臣鉉等案左傳原田每每令別作莓非是武罪切

楚與楚子搏

龜出荊之九江故龜偁云是荊人

晉乘云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我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我欲與戰子以為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論衡云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于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鬬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文王搏成王在上盬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渴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

潛夫論夢列篇云晉文公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

載記咸和三年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以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于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

下恩而防之雖大懼後果為石勒所滅

酉陽雜俎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逆意不自安忽夢
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鼓髯叱左右取君
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其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
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㱮囈而覺腦臂有痛自
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孔㴱說文云韅著掖皮也靷橫軸也鞅頸皮也杜
註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為解也縣馬挽車有
皮在背者有約胃者有在腹為帶者有縶絆其足
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

說文云韅韋著掖䩞也从革顯聲呼典切靷引軸
也从革引聲余忍切鞅頸靼也从革央聲于兩切
釋名云韅經也橫經其腹下也○靷所以引車也
○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靽半也拘使
半行不得自縱也

孫子曰践墨隨敵以決戰事陳皥曰兵雖要在迅
速然自始及末須守[illegible]後勝捷亦不可爭競
擾亂城濮之戰晉師[illegible]是也

（眉批：[illegible]；視師有禮）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
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
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
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
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
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
謂將事

司馬法曰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居長故
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
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
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三軍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
道柰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
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
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
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教閱既成衆知吾
法然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

又曰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群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
晏子春秋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
武侯將苑曰夫軍不習服者百不當一習而服之

一可當百故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然後教練無窮而敵可勝矣
山陽公載記馬超因見劉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而殺之何以示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廳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驚遂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為呼人主字幾為關張所殺自後乃尊事備

伐木

孫子曰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張預曰凡軍必進若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樹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為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舊唐書思結闕俟斤都曼及踈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叛詔蘇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葉水

而賊保馬頭川于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疋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于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
又突厥犯邊黑齒常之率兵拒之忽逢賊三千餘騎下馬着甲常之領騎直衝賊棄甲而散日暮賊衆大至常之令伐木燃火時大風起賊疑有救兵

曳柴

相應逐狼狽夜遁

北史魏崔延伯拒万俟醜奴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内為鏁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　張預曰用兵雖本于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此用詭道而制勝也

六韜云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又太公曰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可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邪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　劉寅曰昔春秋時晉與楚戰胥臣以師伐陳蔡此即向前為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使輿曳柴偽遁此即後却為奇也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師敗績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為正也但狐毛欒枝設奇誘楚人之來而右軍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耳

又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劉寅曰若韓信之佯北欒枝之偽遁非奇而何

又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　劉寅曰大衆所合固

為正如晋與楚戰欒毛設二旆而退欒枝使輿曳柴而
走正而變為奇也將所自出因為奇如孫臏入魏
地使其軍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
竈至馬陵以萬人夾道而伏遂殺龐涓敗魏師奇
而變為正也

淮南子曰曳梢肆柴揚塵起竭所以營其目者此
善為詐佯者也

劉子云智者變通之原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
行以其智勝也是以萬弩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

奔田單之策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曳柴揚塵欒枝
之譎舒車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烟浮魯生之巧用
奇出于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衆
擊寡以明攻昧

續漢書靈帝時揚璇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
猾賊相聚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
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剋期
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
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

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魏略勇俠傳建安中酒泉太守徐揖為黃昂所攻
恚楊豐不與己同欲生致之豐逃走武威太守張
猛假豐為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讐豐
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
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
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

載記苻堅拜苻融為車騎大將軍配兵五萬距慕
容冲冲乃令婦人乘牛為衆揭竿為旗揚土為塵

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
譟暉師敗績

北史尉遲迥將席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于仲文背
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
水死

又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㑺閉門
自守介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
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
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

里其張而進禁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将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勸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應機勝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将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萬榮餘衆悉降

又張彥澤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将諸将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将皆去偏将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拒馬軍中植木於地以禦敵馬者）

又隋漢王諒反時代州摠管李景被諒将喬鍾葵所圍楊義臣時為朔州摠管奉詔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馬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

一鼓潛驅之磵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命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大潰遂擊破之

又李弼從周武東討為前驅東魏将莫多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進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以為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所

唐書安禄山反顔杲卿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方圍饒陽棄甲而走

五代史晉李存勖知梁軍據土山率衆奪之諸軍繼進梁軍大敗時元城令吳瓊等各部役徒萬人于中山曳柴揚塵鼓譟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藉棄甲如山積

南史裴邃（梁）略地至汝穎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将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

令直閤将軍李祖憐僞追以引承業年悉衆追之
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
不敢復出
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陳武帝詔周文育討之新
呉洞主余孝頃應勃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
流俱下焼豫章所立柵僞退云官軍食盡孝頃望
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芉韶賊徒
大駭

宋書高祖征孫恩斬其大帥姚盛雖連戰剋勝然
衆寡不敵高祖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
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数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
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高祖乘其懈怠
奮擊大破之
北史時突厥木汗假道涼州将襲吐谷渾周文令
史寧率騎隨之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諸
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
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
奮擊門未及閤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

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魏書世祖討赫連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鼓譟而
前舒陣為両翼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周書鐵山獠抄斷内江路使驛不通陸騰乃進軍
討之欲至鐵山乃僞還師賊不以為虞遂不守備
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
又賀抜岳與尉遅菩薩相距岐州岳屯於渭南傍
水分精騎数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将
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元所置騎隨岳

而進騎既漸増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至
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
走乃棄歩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
依横岡設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
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
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
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
菩薩
隋書嶲州烏蠻反攻嶲州城高祖詔周法尚便道

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
得于是遣使慰諭餃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
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栅聚飲相賀
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
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
為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
内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
齊發以迫之既戰子儀偽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

橫擊

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
整衆追之賊衆大敗是役也獲偽鄭王安慶和以
獻遂收衛州
北史齊神武討尒朱兆及戰神武小却高昂與蔡
儁以千騎自栗園橫擊兆軍大敗
又李弼從周文與齊神武戰于沙苑弼軍為敵所
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橫截之賊分為二因大破
之
舊唐書高祖率兵擊賊母端兒至龍門縣為賊所

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橫出擊之賊大潰
又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内附高祖遣將龐同善
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薛
仁貴統兵為後援同善等進至金山為賊所襲高
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
級
又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于監倉兵敗李晟率所
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
又魏博田悅反王師戰于洹洛諸軍皆却李晟引

館穀

兵渡洛水乘氷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
破之
孫子曰取用于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 杜
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于
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于楚是也
載記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
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慕容皝以步騎五萬擊之
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弈率輕騎追擊敗之收
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

歸必復重至宜于栁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趙奕
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逆騎果至奕夾擊大
敗之
周書關中饑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
杜氏通典云隋末天下大亂李密起兵于雍丘是
特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李勣言于密曰今人
多阻饑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
下五千人自源武濟河掩襲即日尅之開倉恣食
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于敵最為急務運糧不但
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携五
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
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
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
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
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
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
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

衡雍

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
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
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駞
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
而費寡然芻牧稍不時畜輙死一畜死則并所負
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奇法凡深入敵地慮糧之絕必須縱兵抄掠據其
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法曰因糧于敵官軍食
可足也 與敵相持兩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

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為敵人所抄若敵人
糧道可分遣銳兵絕之敵既無糧必走法曰軍無
糧食則亡 班師在遠之糧須揀羸牛馬殺以應
卒如更急難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
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尊
天子於衡雍 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 衡雍地上今之河陽
水經注垣雍城昔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
于此故春秋書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呂

戰十

氏春秋曰尊天子于衛雍者也

唐太宗李衛公荅問李衛公曰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

晉書李暠表曰荊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

附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東坡應詔集策別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

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成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

捫蝨談曰秦楚滅諸國見於傳者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十八年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

黄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
十六年滅庸哀十七年縣申息凡十一國此云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當晉文時蚕食上國蓋襟
已烈矣
六韜云斬除林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其斬木益
兵之謂乎杜註伐木以益攻戰之具似非夫晉侯
教民而用之已三年于茲矣豈攻戰之具猶有未
備必臨期而後伐木以益之邪此與内經所云渴
而穿井鬬而置錐亦復何異

城濮之戰晉師三日館穀鄢陵之戰晉入楚軍亦
三日穀皆所謂因糧於敵也客因糧於敵主不免
齎糧於盜矣穀為盜積何如使師宿飽悍其勇於
公戰乎
邵陵城濮並稱最勝之遺事矣顧有辨焉邵陵之
師推尊天王顯暴楚罪使荆蠻喪氣諸夏生色庶
幾哉不戰而屈人兵者若城濮之役決策於與人
占勝於吉夢即退三舍寔有三施及其戰也蒙馬
設旆曳柴揚塵多方誤敵無非詭道咎犯有言

亦詐之而已桓文正譎之分於斯較著

風澤　亡旆　奸命　先歸

三罪而民服僖公二十八年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杜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杜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杜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奸軍令）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杜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杜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杜授數獻捷也）徵會討貳（杜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杜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杜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風澤　亡旆

孔疏云劉炫規過為以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今刪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唯亡左旃罪未至重何須殺之以狗牛馬是軍之要用於事尤重故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旃又失牛馬為罪至重故殺之以狗若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旃故知風于澤者為別失牛馬又于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旃故杜云掌此二事而不修理劉以為不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

玉海云吉行以綪茷師行以白旆　繼旗者旐繼旐者旆　挍獵賦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立歷天之旂曳稍星之旃

魏書太宗親征丁零翟猛韓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于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記之

齊東埜語云賈師憲平章親總太軍督師江上禡祭于北關外而大師之旗遭為風所折識者駭之而一時游幕之賓反傳會為吉讖夷攷往昔若春秋時晉楚戰于城濮晉中軍亡大旆之左旃晉安帝元興二年桓玄篡位姑孰百僚陪列儀衛整肅而龍旂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即帝位祀太廟遣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為荊州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魏禪孝昭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哥舒翰守潼關

如命

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如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
旄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宣和間童貫
出師而牙旗竿折時蔡攸為之副自建少保節度
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于後音為執旗卒盜竊而
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師旗亦為風所折無非
亡身敗軍之徵也按兵要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
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即旗也玉曆通
政經云軍行牙旗竿幹折者師不可出出必敗績
蓋旗者一軍之號令也若府旗折而為祥者乎獨

有武王伐紂大風折[illegible]及劉裕攻盧循將戰而所
執麾竿折旛沉於水[illegible]曰[illegible]覆舟之[illegible]
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illegible]舒曜討李希烈帝
祖於通化門是日[illegible]折時以睢父翰皆出師有
此而敗甚驗之而[illegible]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
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尉繚子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
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
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又曰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
內畏則外堅矣
又曰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
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
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
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
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
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

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
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
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
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六韜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
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
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
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
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先賂

商子曰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

舊唐書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為亂魁黨數百人韓弘為刺史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鍔者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于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

宋史孟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狗由是諸將稟令惟謹

搁頭談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帝者所以馭世也三罪而民服覇者所以服時也傳以惠中國綏四方歸之刑賞之不失諒矣嗟乎周天子僅守府于上而令齊威晉文之徒得操刑賞之權以鼓舞天下

乃一時亦有賴焉覇者其旗年之枯揖晦夜之燐火非乎

兗南

夜縋而出

東道主

左氏兵畧卷之十二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兗陵徐騰芳雲卿梓

鄭間交援 僖公三十年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杜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杜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林蓋怨其不用而早辭以拒之也）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林若鄭國為晉秦所滅則子之宗族家室亦有所不免於害）許之夜縋而出（杜縋縋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杜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林鄭在東秦々得鄭以為秦邊邑杜[illegible]其間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林安用滅鄭而以其土地陪益鄰國鄰謂晉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林鄭在秦東故云東道主行李使人也乏困憊也言供其舍館資糧之闕也）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杜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杜封疆也肆申也林既滅鄭以其土地為東方封疆之界又欲申廣其西方之封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林闕猶削小也若不削小秦之土地將何所從取之言晉強必為秦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杜三子秦大夫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杜夫人謂秦穆公也）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林秦不同心而與之共事是失也）以亂易整不武（杜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孫子曰親而離之　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戰國策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

而百姓靡於外為之柰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絶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

又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之胥宫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

魏志太祖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卒破遂超

北史魏太武征凉州問攻戰之計於源賀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

水經注氾水世俗謂之泥溝水也春秋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所謂東氾者也

宋史李謙溥權温州府事至郡即命浚隍嚴兵備凡八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冦時盛暑謙溥單衣持扇從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視戰具并人退舍後旬餘大發衛車攻城謙溥募敢死士百餘人短兵堅甲銜枚夜縋出城會楊廷璋兵至合勢夾攻擒其不及并人大擾悉衆遁去

南史王僧辯之討侯景時魯廣達為晉州刺史出

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

容齋隨筆云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

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附困學紀聞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留而亡者有矣

胡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于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之亡也過鄭而鄭不禮焉為是興師圍鄭夫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享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眾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們齋談曰鄭以一小國秦晉合圍困之蓋岌岌矣燭之武一出秦師還而晉兵亦解其所以間二國者抑何神也雖然許焦瑕而設版晉惠已自隙于秦矣之武特申其說以發秦伯之憤耳厥後秦晉兵連殆無寧歲其以一士舌端開兩國鋒端者邪之武殆戰國說士之倆也

晉作五軍僖公三十一年舍二軍文公六年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杜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辭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又文公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杜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杜代先且居趙盾佐之杜代趙衰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杜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杜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林自中軍佐推而上之使為元帥宣子趙盾謚也中軍乃晉政卿制事典林制國事之典常正法罪林正法罪之輕重辟刑獄林理刑獄之淹滯○辟理亦反董逋逃林督察逃有罪之人由質要林用質要契券之法治舊洿林治舊日洿穢不理之事○洿烏故反本秩禮杜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修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林宣子既有成法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杜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

孔疏清原之蒐五軍十卿有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往歲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卒八年傳說此蒐之

事云晉侯將登鄭父先都則郤溱狐偃胥嬰亦先卒矣清原十卿唯有箕鄭先都在耳故蒐以謀軍帥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欲蒐于董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中軍

水經注云汾水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五軍處

創業起居注裴寂等請置諸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春秋所許孤今霸業差擬晉文可作

三軍分置左右謀簡統帥妙選其人

通典云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故夏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于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理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為稱其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則將軍之名起于此也魏獻子衛文子並居將軍之號自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將軍至秦將軍之名多矣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孝武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貳師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不常設

捫蝨訣曰晉之政卿率領中軍出入將相至重任也任重則其選不得不嚴會須衆謀之君斷之先

時謀元帥而得郤縠是也若趙盾當此選也誰為謀之又誰為斷之者不過一成季屬耳即曰任能寔由樹黨可謂晉有君哉厥後六卿分晉其此階之厲乎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玄元聖誡深矣

有聲如牛　杞子告秦　勞師襲遠

蹇叔料秦師　僖公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杜殯窆柩也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林絳晉都柩有聲如牛杜如牛响聲○禮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杜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林秦居西方故言將有西師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林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杜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杜蹇叔秦大夫林勞於兵師以掩襲遠方之國我未聞其能濟事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

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林兵師勞苦其力必盡遠方之主必知而為之備言不可以得鄭也秦師既知其所欲為之事鄭國必得而知之秦兵勤勞而無所得必生悖戾之心害及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林自秦至鄭師行千里遠涉傳播其誰不知師之所為公辭焉杜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杜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子林呼孟明而告之○孟子本或作孟兮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杜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林人生上壽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欺之以為汝但中壽汝墓之木已拱死矣

哭子送師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林殽即今函谷關○殽本作崤戶交反劉昌宗音豪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杜大阜曰陵杜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杜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林鄭在秦東故秦師東行杜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公羊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冢也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

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呂氏春秋昔秦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

皆以其氣之攄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遠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誚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

淮南子人間訓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令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以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

子華子曰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為不足也起蹇叔于宛用强其師以伉息懷于斯時也晉國剪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為筋幹不可以不察也

管輅別傳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屬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柩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于雞雉也

隋書漢王諒反周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馬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于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史記秦攻韓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趙曰韓不

能守上黨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與為秦
有城市邑七十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
王大喜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後廉頗
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
餘萬皆坑之

司馬彪戰畧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
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詔征南將軍
王基部分諸軍烈督萬人徑造沮水基疑賊詐降
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

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文王累得基書意疑
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華陽國志云李雄使武都朴泰譎羅尚曰李驤與
雄以饑餓孤危日鬬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
若潛軍來我為內應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寳
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
覘伺尚從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驤使道
設伏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
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

勞師襲遠

曰已得郫城矣入小城尚乃覺保大城

孫子曰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張
預曰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為倍
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
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
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為敵
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

又曰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
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

則不足取利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
是也

蜀志秦宓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
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
易稱顏回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
來海內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此皆承平之翔
步非亂世之急務也

魏志太祖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至易郭嘉曰兵貴
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

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擒其不意太祖
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
合戰大破之
附東軒筆錄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畧
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仲淹守慶
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
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
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
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于此

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
于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
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
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
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
公遽還至半塗而亡卒父兄妻子號于馬首者幾
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
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
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

哭瘞師

馬不得前者數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是時難置
敗于度外也
晉書涼後主歆聞蒙遜南伐充髮傉檀命中外戒
嚴將攻張掖母尹氏固諫不聽武衛將軍宋繇亦
固諫歆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
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
瀆澗蒙遜自浩亹來距戰于懷城爲蒙遜所敗左
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
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

為蒙遜所害
又秦秀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
謂所親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
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
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
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赦之罪于是乃
止及孫皓降下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
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
智出人下僉以秀為知言

孫子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之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料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應劭風俗通義云殽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

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

水經注云石崤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言山徑委深峯阜交陰故可以避風雨也

獨孤及古函谷關銘序曰天作崤函　屏京室崇山迴合長河屈盤岸夼嶺廢谷抱谿㟁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于闉闍鎖天府于𢜡

雍録云三崤山又名嶔崟山蹇叔所㽞　晉人禦師必于崤崤有二陵是也

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之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

附漢書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大尉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來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于殽黽阨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大尉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

滌菴子曰秦穆勒兵襲遠固昧兵家之說使從蹇叔力諫寧敗績于殽乎況時蹇叔巳老而忠誠懇必至哭師以激之穆公貪利不悟後雖悔過自誓亦何益哉

捫蝨談曰杞子一言而尸封崤坂馮亭一說而卒坑長平惟口興戎可為旄鑒

秦師超乘 僖公三十三年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杜王城之北門 胄兜鍪 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 御不下 超乘者三百乘 林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 蓋左右免胄而下 超乘而上 欲其速也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杜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林輕狂則謀慮必然寡少 無禮則待敵必然踈脫 杜脫易也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林入險地而踈脫又無深謀遠慮 能不為人所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林商行賈也 弦姓高名 將市易於周 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林道過秦師 乘四也 韋熟革也 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 皆以輕先重 此鄭商將獻牛於秦 故以四韋先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林言知孟明將行師出於鄭國 敢以十二牛犒勞秦之從者 敝邑不甚富厚 但以秦從者淹久在外之故 若秦師尚留居鄭 則為秦具一日芻米薪菜之類 若秦師從行過鄭 則為秦備一夕捍禦外侮之衛 且使遽告于鄭 林遽傳車 猶今之驛 遽告鄭使為備 鄭穆公使視客館 林鄭得商人之報 使人視秦杞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 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杜嚴兵待秦師 ○秣音末 林說文作餘 云食馬穀也 使皇武子辭焉 林鄭穆公乃使大夫皇武子謝秦大夫戍鄭者使去 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杜資糧也 生曰餼 牽謂牛羊豕 ○為之 餼許器反 牲腥曰餼 牲生曰牽

子之將行也 杜示知其情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杜原圃具囿皆囿名 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 杜使秦戍自取麋鹿 以為行資 令敝邑得閒暇 若何 猶如何 滎陽中牟縣內有圃田澤 閒音閑 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杜杞子即秦大夫戍鄭而掌鄭人北門之管者 知謀泄故奔齊 二子亦秦大夫與杞子同戍者 同謀不濟 不敢歸秦 故亦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 林不可冀望其國 攻之不克圍之不繼 林攻而伐之 則有備不可必勝 圍而困之 則兵少莫有後繼 吾其還也 滅滑而還 林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 必有悖心者也

國語 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

呂氏春秋 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

輕而無禮

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奚施淮南子作蹇他）

兵幼清老子註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于殽齊兵入晉係石投人竟敗于鞌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為近根合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并及于木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己凌人必壓其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衆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吳子曰凡人論將常觀于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則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原圃

蜀志注袁子曰諸葛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鬭也或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

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原田

水經注渠水自河與泲亂流東榮澤北東南分泲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楊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云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今雖不能然諒亦非謬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澤在中牟縣西

捫蝨談曰易曰師貞丈人吉王弼注丈人嚴莊之稱也為師之正丈人乃吉也孔頴言為師之主唯得嚴莊尊重之人監臨主領乃得吉無咎三帥輕而無禮可得謂之嚴莊丈人乎卒取輿尸之凶固其宜也後之任將者尚推轂于丈人毋輕授于弟子

擬呂覧則歸告鄭伯又有奚施矣夫當是時不有歸告者鄭必不知備不有迎勞者秦必不亟還此兩人真善為謀哉傳紀弦高而漏奚施何也豈呂覧出秦尤悉詳委乎語曰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嗟乎功至存國且得尤其誕哉故曰用人之智去其詐惜不聞高施之為鄭用也

淮南子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于時市偷夜出解齊將軍之幬而獻之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大駭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即旋師去夫偷人可以禦秦師市偷可以卻

齊寇謀野而獲廁笑議其拙矣

秦敗於殽　僖公三十三年

秦不哀喪

縱敵憂患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杜：奉與也。林：秦違蹇叔之忠諫而以貪於得鄭勤勞其民是天與我以勝秦之機會）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杜：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杜：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杜：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林：以傳車起姜戎之兵欲速也）子墨衰絰（林：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絰）梁弘御戎

晉始墨

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杜：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師（杜：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曰彼（三帥孟明等）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林：言彼三帥實交構我秦晉二君致有今日之敗秦君怨此三人若生得而食其肉猶未厭足於腹何辱晉君執而戮之使三帥歸秦以就刑戮使秦君得快意戮之如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杜：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林：墮毀晉國軍實而崇長秦人之寇讎）

墮軍實而長寇讎

不顧而唾

素服郊次

悔過

不以眚掩大德

亡無日矣不顧而唾（林：不顧襄公在前而唾於地此無禮之甚也）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林：陽稱襄公命已以馬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林：孟明知其詐乃於舟中稽首拜命）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杜：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釁律追反）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林：若秦君治亡師之罪加之以戮此身雖死此心感恩於不朽矣）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杜：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林：降名稱孤云孤實違蹇叔之忠諫致三帥困辱於晉此皆我之罪戾不廢孟明之師而使之取敗此皆我之過失孟明何罪之有且三帥皆賢吾終不以一敗之小過而掩其終身之大德○眚所景反）

秦不罪敗

司馬法曰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

五代史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及聞晉有大喪周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崗嘆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

敗續府

敗凱旋告廟

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大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郭嘉言于大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皆萬人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魏志劉備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進使稱藩朝臣皆賀獨劉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

又張既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侯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

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絕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晉書元帝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畧曰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昔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舲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巳之患雖戎軺蒙嶮不以為勞況患甚于此者乎疏奏帝深納之

魏書慕容白曜南征酈範為左司馬師次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谿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于是即

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尅
周書史寧以未獲獠甘寧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我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成之冦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以此知諸君不足以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斬之
附舊唐書太宗欲親征高麗褚遂良諫止之李勣曰近者薛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埸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魯公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周兵以攻取之利）吾弗知也
又喪大記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鄭註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晉書桓石虔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冦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絶哭金革弗避况有餘哀豈得辭視事
載記李雄母羅氏死欲申三年之禮任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縱軍實而長寇讎

周書陸騰拜龍州刺史時州民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以為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縣歷政不能治騰密令多造飛梯身率麾下夜往掩襲未明四面俱上遂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者更聚徒衆圍逼州城乃語騰曰但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若不殺廣嗣等可謂縱軍實而長寇讎不可公忻豎子乃敢要人

不顧而唾

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賊徒沮氣於是出兵奮
擊盡獲之
魏書太祖圍中山慕容寶棄城走和龍城内無主
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
王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
請俟天明太祖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
為主遂閉門固守太祖乃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
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棄城奔走汝曹
百姓將為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群小

喪事服郊次

無知但復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
祖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孔叢子陳王以軍禮問大師曰將居軍中之禮勝
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
國先鋒入國後刃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
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于載𥙿報天子素服
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
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師無
請罪然後將許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

載記劉聰長驅至宜陽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
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
漢晉李尋說帝男曲陽侯王根暑曰昔秦穆説諓
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
責思惟黄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
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又王嘉曰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
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黄髮之言名垂于
後世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諸葛誕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
議欲貶黜諸將司馬景王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以
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
為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
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諸葛恪景王從之未集而
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
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陳泰字）之責于是魏人愧悦
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
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illegible]而下思

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
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
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
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雖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
戰勝雖百敗可也

載記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乞伏乾歸遣乞伏益州
討之邊芮王松壽以為不可乾歸不納至大寒嶺
益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
命曰敢言軍事者斬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

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所之罪也皆赦
之

附東坡志林云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
赦恢是有秦穆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困學紀聞云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
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于軍中思不用蹇叔百
里傒之謀令後世以紀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
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
云敗崤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夫聖者秦穆
之謂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于王
道此聖人所以錄于書末

容齋四筆云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
還許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
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
可以為常諸君子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
言之司馬師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
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雍州刺史
陳泰求敕并州併力討諸葛恪而二郡驚反師又

謝朝士曰此我過也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
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
基累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
言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
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
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心上違
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過
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任其咎司馬王
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

不以一眚掩大德

斬之此為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謀兼智其誰不欲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袁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悉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為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後漢書范曄論曰祭肜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疾撥首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人請符以立信朝貊款級于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

然哉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晉書武帝以石苞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所挽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為厚私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為故疆埸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挽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

宋史王顯曰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力死故使功不如使過

附呂氏春秋曰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于戎而敗于殽楚勝于諸夏而敗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

論衡云晉言秦穆公伐鄭過晉不假塗晉襄公率羌戎之要擊于崤塞之下匹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匹馬隻輪無反增其實也

胡傳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

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容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

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利之所在則從之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故春秋人晋子而狄秦

捫蝨談曰尚書不删秦誓嘉悔過也夷攷其特未幾而彭衙拜賜又未幾而濟茅封尸彼所爲思黄髮疾諞言者竟安在哉悔過終不勝浚利穆公其以過終乎傳稱其用孟明取霸恐非宣尼收秦誓之旨矣

免冑入狄　面如生　賞胥臣

晋賞胥臣 僖公三十三年

狄伐晋（杜箕晋地）及箕八月戊子晋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林白狄之居子爵）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杜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杜力戰而死）狄人歸其元（杜元首也）面如生（杜言其有異於人）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杜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杜周禮三命受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林周禮再命受服）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杜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杜雖登卿位未有軍列○行音杭）

免冑入狄　面如生

晋書史臣曰原軫免冑慷然于徃衆季路絶纓遜矣于前志

南史侯景攻陷歷陽自横江將度江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宫直殿主帥子五并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因矟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子四子五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冑赴敵子四矟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絶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

魏志文帝賜[illegible]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絶脰

殞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壘
溢當時義高在昔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龎悳屍喪還
殮鄴冢中身首如生
宋書劉康祖為虜所殺虜傳首示彭城面如生
呂氏春秋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
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
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
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

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
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
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
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
者也
又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
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
賞欲其本也
史記漢五年高祖定天下論功行封高祖以蕭何

功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
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
故食關內侯邑二千户封為安平侯
南史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僕
射徐陵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
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
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
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
遂尅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

卿知人
容齋隨筆云晉公子重耳自狄適它國凡七衛成
公曹共公鄭文公皆不禮焉齊威公妻以女宋襄
公贈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
曹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
不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
晉事晉先軫以為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背秦
大惠使襄公墨衰絰而伐之雖幸勝於殽終啓楚
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

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春秋譏曰軫悍人也造雲誅以構二國之禍乃又無禮於其君既而知悔之則自歸于司冦而俟鈇馬已矣已為軍師性遺狄禽以益國耻雖喪其元得為勇乎

潛菴子曰荆楚恃強憑諸夏人皆危之不有先軫獻謀城濮一戰文公其主盟取伯乎至于文王既沒襄公即位忘親背惠墨衰即戎亦軫之謀也始不與功而終謂懐利春秋之旨微矣

搠毅談曰晉臣受先茅之命士伯獲瓜衍之封又如鮑叔牙之舉夷吾魏無知之舉陳孺並以進賢受賞所謂賞其本者非乎故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鈒不如得一歐冶功無大于進賢信矣

顔真卿之返葬也狀貌如生瓜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說者以為真卿嘗遇真人授以碧霞丹餌之故有此異非也昔先軫龎悳之死狀皆如生又晋卞壼墓之見發也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

爪甲穿達手背此亦豈嘗餌碧霞丹乎大都忠義之士精神氣魄方將與天地不朽區區鬚髮爪甲之不隨死敝不足奇也

泜音雉

晉楚夾泜而軍僖公三十三年

晉陽處父侵蔡林蔡即楚故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杜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〇泜音雉又直里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林有文德者不肯犯順意謂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文者必不肯為有武德者不肯棄敵意謂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武者必不肯為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杜欲辟楚使濟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杜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杜師久為老乃駕以待林駕馬於車以待楚之命子上欲涉大孫伯曰林即成大心之子王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杜楚還使晉渡欲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杜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孫子曰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泜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史記韓信之攻趙也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詳走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後漢書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銚期與諸將

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
僉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
魏志大軍南征到精湖滿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
水相對寵敕諸将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
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
掩擊破之
晋書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将張蚝攻陷
壽陽謝玄使胡彬與劉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
進堅将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劉牢之以

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
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
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
餘人
捫蝨談曰背水之戰一見于韓信再見于銚期則
兵法所禁附水迎客不必泥也是後也晋楚二師
亦恇怯甚矣不然夾泜而軍豈得無斬將泜水乎
如淮陰也者

左氏兵畧卷之十三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秦敗孟明 文公元年

殽之役晋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杜註大雅桑柔篇隧蹊徑）

（也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杜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
良覆俾我悖（杜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
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杜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晋書張駿傳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将趙貞為貞
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
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
舊唐書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

宗失於部署為賊所擄歸罪於[illegible]
道宗既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illegible]
秦穆赦孟明𡈽山之失且非其罪[illegible]捨而不問
又李靖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欲斬
之許紹為之請命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
衆冦䕫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
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
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
果展其効

宋史侯蒙傳西將高永年死於羌徽宗怒親書五
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蒙往秦州逮治
既行至秦仲武等因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
相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蒙奏言漢
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
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
將繇之而死是自戕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
悟釋不問
又李綱曰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

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
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
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為有
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寛假以責
來効
又趙鼎曰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
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
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
鶴林玉露云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
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
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
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
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于
黃老孔明之學出于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
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栩𧊒談曰恃勝而驕因驕取敗人情乎惟經敗衂
者非耻而思奮則懼而思戒往往轉敗為功孟明
林父是已唐高使功不如使過之言有旨哉

狼瞫馳秦師 文公二年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杜代郤溱）王官無地禦戎（杜代梁弘）狐鞫居為右（杜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杜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林原前時事並在僖三十三年）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林戈刀也禽獲也因上文萊駒失戈故言禽之生死皆曰禽因代萊駒為右與公共載哀公喜其勇遂以為車右）箕之役（杜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杜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汝為難（杜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杜共用死國用共音恭）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杜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杜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杜屬屬兵）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杜詩小雅遄疾也沮止也林言君子而有所怒禍亂庶幾其疾止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杜詩大雅言文王赫然怒以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也

未獲死所

周志

以屬馳秦師

周禮冶氏職云戈廣二十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注云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

又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鄭注柲猶柄也

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鄭注後刃敬也孔疏云戈如戟而橫安刃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刃當頭而利者也利故不持向人也鐏在尾而鈍鈍向人為敬所以前鐏後刃也

舊唐書初封常清兵敗入關欲馳赴闕庭至渭南有敕令却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邊令誠上之其表曰臣讀春秋見狼瞫稱未獲死所臣今獲矣昨者與羯胡接戰臣所將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市人之衆當漁陽突騎之

未獲死所

師尚猶敍敵塞路血流滿野臣欲挺身刃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下以誡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誡諸軍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將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後誑妄為辭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肝膽見察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則冀社稷復安逆胡敗覆臣之所願畢矣

汲冢周書大匡解云勇知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

唐書段志玄從劉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為通將桑顯和所敗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之擊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志玄復擊大敗之

又契苾何力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等同征吐谷渾軍次赤川萬均率騎先行為賊所攻中槍墮馬徒步而鬬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由是獲免

又天寶末吐蕃入寇報新城之役晨壓官軍衆寡不敵王忠嗣單馬而進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春秋識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狼瞫懟於一黜而不愛其死曰好勇矜名則有之謂之君子則吾不知也

捫蝨談曰狼瞫入秦師憤失右耳君子多取焉蓋自瞫之死也晉師從之秦師遂北則瞫之一身實為三軍勇敢倡死固不徒矣豈區區求逞私憤無益公家者倫乎即謂之君子亦宜

愚初讀周志二語未詳所出及閱汲冢周書所云勇則害上不登明堂者大匡解實載之傳所引周志豈即逸周書謂邪

焚音
封殺尸

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杜示必死也 取王官及郊 杜王官郊晉地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杜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 杜周徧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 與人之壹也 杜壹無貳心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恐也 杜林不以敗軍而生解急之心能知懼而思改其所行為○解佳賣反下同 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杜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 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杜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林方沚 廿沼小者曰沚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杜詩大雅美仲山甫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杜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孫子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 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

六韜曰衝敵絕陣欲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鬭則生不勇鬭則死如此則三軍之鬭莫之能止

劉向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則折兵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反志也

史記秦本紀繆公使孟明等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又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

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宋書武帝北伐王鎮惡領兵前鋒率水軍自河入
渭直至渭橋令將士登岸留令人解放諸艦渭水
流急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
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
可以立大功于是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
又孫處字季高高祖遣率衆三千汎海襲番禺初
賊不以海道為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

猶未知盧循守戰士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
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
拔
梁書王僧辯軍次巴陵侯景將進寇荆州僧辯並
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
若無人景軍來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
引退
魏書符健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雄
率步騎五千人入自潼關兄子菁率衆七千自軹

關入[illegible]菁[illegible]若是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
南不及黃泉無[illegible]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
而進卒破杜洪[illegible]關
宋史劉琦順昌之戰鑿舟沈之示無去意
附晉書桓溫北伐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
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
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
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於襄邑溫軍
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

北史周高祖親帥諸軍攻拔河陰大城攻子城未
剋上有疾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
北史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魏戰於參
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退士衆還者十一二寶
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
衆伐魏至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
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
又魏裴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
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

遷旍行埋掩並出兵之鄉家有死于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壟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

舊唐書太宗征高麗軍回詔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兵士觀者歸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又劉昌初至平凉刼盟之所收聚亡殁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于昌有魂謝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克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内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為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槥衣服葬于淺水原建二塚大將軍旌義塚將士曰懐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

厚德録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蔽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無極縣

春秋鑰曰是役也秦人求戰而不得未有功伐可言者謂錄此遂霸西戎吾竊弗敢信君子之褒之也其辭亦少褒矣至於稱子桑之忠說者以為能舉孟明也吾於傳考之乃無其事蓋左氏每采獲故記而綜覈弗詳是以踳謬若此

潛菴子曰穆公伐晉濟河焚舟以報殽函之役名為憤兵若非子桑薦賢孟明知懼其不蹈彭衙之轍者幾希故晉人畏之不出封殽尸而還自是穆公見伐不報以致悔過能改之誓遂霸西戎無乃懲忿之驗乎

捫蝨談曰古之用兵者主于必進則焚舟濟師主于必退則焚舟班師進而必捷退而必全其得見可知難之義者矣

先人奪心 文公七年

背先蔑

奪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杜僖二十四年文公入) 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杜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 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林此述襄公屬之辭 杜)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杜欲使宣子教訓之)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杜在宣子之耳) 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林皆患穆嬴之言有理且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林初使先蔑逆子雍故言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大子夷皋也) 以禦秦師箕鄭居守 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林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 荀林父佐上軍(杜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杜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 堇陰晉地 ○堇音謹)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休言秦送子雍若我受之則當以待賓客之禮待秦若不受秦送子雍則當以治寇敵之法治秦)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林秦若知晉已立靈公必將生心謀晉閑國先發制人可以奪敵人之戰心掩其不備也 有奪人之心本或此下有後人作其反誤) 軍之善

潛師夜起

奪心

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杜蓐食早食於寢蓐也 林潛師啣枚使之無聲夜起掩秦之不備)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史記秦本紀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讎餘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

左傳附注吳勛曰上言背先蔑立靈公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軍則是在晉也何其自相戾蓋先蔑時為下軍將而身在秦故注誤耳趙子常曰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傳誤明矣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 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心

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
李衛公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晉書杜曾大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令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

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
又蘇峻反孔坦與司馬司徒陶侃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
魏書袁翻為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畧曰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于東偏處婆羅門于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

奪人之心者也
又太和二年帝使賈逵督前將軍滿寵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孫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于外路絕于內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

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
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
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
見遠軍遂退遮擄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
舊唐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屈突通爲後患
猶豫未決裴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
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
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絶援可不
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于速宜乘

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
盗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兵強何城
不剋屈突通自守賊不足爲虞若失入關之機則
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
關
又李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
指導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師當持重豈
宜自表餙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
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

兆師夜走

史記高祖本紀沛公畧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
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
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
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
黎明圍宛城三匝
楚漢春秋云上南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鷄
未鳴已圍宛城三匝
後漢書皇甫嵩討張角角弟梁與嵩戰于廣宗梁
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

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
大破之斬梁
又任光守信都拒王郎世祖自薊還馳赴之謂光
曰伯卿今勢力虚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刀子都兵
中何如耶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何如光曰可
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
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光乃多作檄文曰
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衆從東
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

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收募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

又諸羌種數萬屯聚寇掠拒浩亹隘馬援與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

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曹瞞傳荀攸謂曹公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

魏志姜維乘勝圍狄道陳泰軍上邽分兵守要衝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衂于西賊衆大盛不如割險觀釁待弊然後進救陳泰曰姜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

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踴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

晉書張方為皇甫商所敗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衂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長沙王乂既先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

宋書王鎮惡傳蠻帥向博抵根抵阮頭屢爲凶暴
鎮惡討平之初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爲
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襃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
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襃
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
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擣都尉治既至乃以竹
籠盛石堙塞水道襃軍下夾岸擊之斬襃首殺千
餘人

北史魏晋王伏羅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土谷渾慕

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
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
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
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
延子拾寅走河曲降其一萬餘部落

又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浦州燒斷河橋又
遣乇于䏶并力拒守楊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于
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䏶子懼以城降

周書楊忠進圍安陸梁柳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
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
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
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
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
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于
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于淙頭忠親自陷
陳擒仲禮悉俘其衆

舊唐書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將襲蔡州其月七
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于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

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
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栅衆請所
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砦盡殺其戍
卒令軍士少息繕羈靮甲冑發刃彀弓復建旆而
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
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逕險夷
張柴以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
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濟也諸將
失色愬促令進軍皆謂必不生還然已從愬之令

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于此遂驅車左右

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卹之使其家人持書召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

又馬燧討田悅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于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為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于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為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既勝諸軍還鬭合擊又大破之追恒水悅軍走橋橋已焚

矣悅軍亂赴水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

又劉迦論舉兵反屈突通發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為怯通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守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

又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王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于大來谷

口吐蕃将坌達延又率兵繼至眈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用令前者至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

隆平集初元昊寇鎮戎軍王珪將以三千騎為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閒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給糧與之士卒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胷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鐵鞭擊死之賡驚遂引去

捫蝨談曰秦以徒衛送晉公子而顧為晉師所敗朱粲領衆助王鎮惡而反為鎮惡所擊先人奪心則有之矣抑魏武所謂寧我負人者乎

左氏兵畧卷之十四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兖陵徐騰芳雲卿校

長狄絕種文公十一年

冬十月甲午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杜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僑其驕反）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杜摏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杜子駒宋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杜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杜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杜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耏音而）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杜長丘宋）獲長狄緣斯（杜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杜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杜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林以門賞耏班故以耏之姓名其門）晉之滅潞也（杜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杜魯桓之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杜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

長狄

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又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杜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杜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杜長狄之種絶

孔疏云狄是北夷大號鄋瞞是其國名魯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宴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

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尺數之極也此言長狄狄之長者彼言於周為長狄知鄋瞞即是防風氏之後　此時長狄種絶仲尼猶云今曰大人者言當時呼在前長狄為大人未必其時有之若當時猶有其種吳人不應惟其骨也但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𣲖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絶深可疑之蘇氏云國語稱今曰大人但併居四夷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

公羊傳云狄者何長狄也何休注蓋長百尺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云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

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畝范注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為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内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春秋考異鄭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君

左傳補註劉氏曰鄋瞞撲傳曰長狄蓋鄋瞞者狄
國名而長狄自為一種服屬於鄋瞞者是時為鄋
瞞驅以侵齊魯適為得臣所獲於法自不得書杜
氏誤謂鄋瞞是長狄國名僑如為其國之君故說
者因得以不書長狄排左氏為妄
別國洞冥記云大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
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
小山能移之有凋泉能飲盡結海皆為衣其戲咲
取犀象相投擲為樂

述異記云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
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
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
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嘷三人披髮而舞
搜神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
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乃作金人十
二以象之
陳書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
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

角大刀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鋒甚銳又
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
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
願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
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
伺知胡稛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
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
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北史齊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後率

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皂脛長
六六尺以為二矟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
彭樂攝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
為祟遂率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莫畢潛散曹[illegible]
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性弘
敎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illegible]
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
按弓於外群虜莫能彎乃去之
南唐書盧文進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

搭喉

可七尺云
謹賓録云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從山相續
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鎗當時擊之無不摧靡翰
入陣吾使鎗追賊及之以鎗搭其肩而喝賊驚顧
翰從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墜家僮左車年十
五每從入陣輙下馬斬其首
宋史金帥完顔訛可之攻棗陽也孟宗政禦之金
人擿彊兵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草蒙
火山覆以氷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團樓登城中軍

剐首

以長戈舂其喉殺之
水經濟水北逕周首亭西　注云左傳襄公二年
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
北門即是邑也今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
附晋書江統徙戎論畧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
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
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
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
荔居秦晋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

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
中國不絶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絶北伐山戎以
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
藝苑卮言別録鄋瞞長狄僑如之弟焚如簡如以
宣二年攻齊衛被殺計其時僑如當四十餘矣又
一百二年而僑如死于魯東門壽亦將百五十矣
魏拓拔主稱神元帝者百四歳高麗王康年百餘
吐谷渾王夸呂即位後自稱可汗者百年皆夷狄
主也宋史日本國有大臣名紀武丙者年三百七

歳尤為異聞
又孔子曰人長不過一丈然至於骨節専車又孔
子所對防風氏也列子龍伯國人長三十丈洞冥
記云支提國人長三丈三尺三髻三指皆以為寓
言瑣說然防風身横九畆自古記之鄋瞞國君長
狄僑如長三丈一云五丈然則長者僅其君耳且
以三丈而親戰陣未有不斃於矢石者也南海有
毗騫國王長丈二頭頸三尺一名長頭王
又苻堅時有申香夏黙護磨那俱長一丈九尺為

拂盖郎一云一丈六尺一云一丈三尺則長之極
者然是外國人也又大秦人長一丈五尺
搜採異聞録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
滅四男女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
年身為人禽石勒當盛失子孫於虎虎盡有秦魏
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
慕容儁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而滅
苻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為墟慕
容垂苻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
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
捫蝨談曰華夷自昔天限以夷亂華勢未有得久
者長狄分冠三國並殪一朝典午之季氏羌索頭
諸虜所在為難又非鄋瞞比然亦旋就芟薙獨胡
元承宋之弱腥穢中夏不止一再傳焉當是時夷
夏幾無限矣乃　天戈所指一時盪滅皇
祖烈洵隻千古無兩者哉

深壘固軍

裹糧坐甲

秦晉交綏文公十二年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杜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杜林父代先克郤缺
將上軍杜代箕鄭臾駢佐之杜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杜代先蔑欒枝子
胥甲佐之杜代先都胥臣子范無恤御戎杜代步招以從秦師于
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林請深溝高壘堅固軍屯待秦自退而擊之勿與戰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
何而戰林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
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杜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
曰穿晉君之壻也杜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林君壻故有寵年少故弱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
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林言若使輕兵暫往攻之而速退則激怒趙穿可得一戰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杜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軍林秦從士會之計以輕兵掩襲晉之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杜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
反怒曰裹糧坐甲林裹糧包裹糧食也坐甲戰士被甲不得復卧坐而待敵也固
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杜待可擊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
也獲一卿矣杜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不在軍師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

慭 未慭 言肆 當軍門呼 深壘固軍

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杜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杜慭缺也○慭魚覲反又魚轄反方言云傷也字林云間也牛吝反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杜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杜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去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杜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孔晁曰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為壘深者高也高其壘以為軍之阻固案覲禮說為壇深四丈鄭注云深高也是其義也

袁山松後漢書耿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来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

魏志諸葛誕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楊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啟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于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輕動此御兵之要也

九州春秋云曹操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

載記姚萇衆不滿二千魏褐飛雷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猷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

又東夷校尉崔毖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慕容廆以分其地大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我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二

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于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衆曰崔毖昨有使至于是二國果疑宇文同于廆也引兵而歸

北史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李苗以隴兵強悍且群聚無資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于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所畜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于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飈至風起迎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

舊唐書江夏王李道宗從太宗討劉武周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禽太宗曰汝意

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

王世充攻李密於洛口魏徵說密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

又太宗討王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為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薛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所患者在於乏食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鬬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太宗納之卒

擒建德

又殷嶠字開山從擊薛舉為元帥府司馬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誡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賊何乃以勍敵遺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輕我請耀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墌為舉所乘軍乃大敗（太宗所誡正與史駢之謀同）

又魏元忠上封事曰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兇而拒暴苟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段孝玄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傾在俛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俱為上策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者也

又虜寇邠州郭子儀在涇陽令長男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門拒守僕固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

當攜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

唐書回紇入寇鮑防遣將擊之李自良曰虜遠來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據歸路堅壁勿出來戰不許師老而堕其勢易乘防不聽及戰大敗

又田頵劉威為孫儒所敗楊行密欲守銅官李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乃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所儲不亡何待

王海宋曹彬等討江南先是彬等遣使以三寨攻城圖來上帝視之指潘美北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自固吳人必夜寇其壘爾亟去令曹彬自督其役并力速成人不能為其所乘矣彬等承命晝夜濬之才畢吳人果來寇美等披新溝以拒之吳人大敗悉如帝所料焉

褁糧坐甲

司馬法曰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直解曰凡卒伍之位使在下之人分左右隊被甲而坐若春秋左氏傳褁糧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行

交綏

孫子曰安能動之　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為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史騈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　注曰綏者御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古者以軍退為綏謂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春秋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注軍退為綏謂秦晉皆有備各防其失不戰而兩退故曰交綏蓋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

唐太宗李衛公荅問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晝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南史常叡討合肥堰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佑劬

獻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夾獻怒曰將軍死
綏有前無卻因令取織翁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
志
孔晁曰愁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為愁也沈氏云
方言云愁傷傷即缺也下云死傷未收則是已有
死者但未至大崩未甚喪敗故為皆未缺也
孫子曰辭彊而進驅者退也　張預曰使來辭壯
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
兩君之士皆未慭也不日請相見晉史駢云將遁

矣是也
又曰生間者反報也　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
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
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
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
蜀記郭冲條諸葛亮五事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
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
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

亮因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
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
也亮徐嘆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
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
魏志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曹
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
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
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
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晉書蜀將姜維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以文帝行
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
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
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年之資耳若欲向
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
維果燒營而去
十六國春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
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
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

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
宋書劉裕圍燕慕容超乞師于秦秦王姚興遣使告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徑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裕告使者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之馳入見裕裕以荅使語示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辭云何率爾便荅此語未能威敵促彼怒耳若燕未拔而興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

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見我伐燕內懷恐懼自強之辭耳興果不出師終拔慕容超
北史裴俠還郢州刺史梁竟陵守孫暠鄖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暠目動言肆輕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啟其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鄖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暠還以郢

叛卒如俠言
又周李遷哲攻克巴州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乎遂不許之梁人果于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
隋書周宣帝時令楊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于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于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覺令騎

追之不及
唐書李靖為僕射侯君集為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
金史或謂張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襲我通古曰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覘之果然宗弼撫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
司馬法曰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
○直解曰不窮追其不能而哀憐被傷及患病之

人若趙穿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是矣

春秋鐫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弗與知可也遽以閫情輸之而為箕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知是乎

捫蝨談曰法曰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臾駢欲深壘固軍以老秦師知不可進也而趙穿以其屬出

臾駢知秦師將遁欲薄諸河以敗之知不可退也而趙穿以薄人于險為無勇縻軍之罪其容逭乎語曰十羊九牧無不亂者矣一夥三摯無不破者矣信哉

昔楊國忠為相任鮮于仲通為將使征雲南喪師一十萬房琯為相用琴工董庭蘭為將使拒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甫為相命門客李復圭為將使攻西夏永洛城喪師亦數萬趙穿以君婿為將而坐致縻軍皆其類也蓋君不知將將不知兵而輙

以親暱任事鮮不敗也已

相見諸浮

晉誘士會文公十三年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林野以前年士會為秦畫計故患秦用之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林隨會即士會杜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杜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能外事林言賈季能任在外之事且由舊勳林有狐偃之舊勳郤成子曰林即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杜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林能處卑賤而有廉恥之心雖若柔順而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林其奔秦以迎子雍之故非其罪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杜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帑音奴請自歸于秦林壽餘請以私邑自歸降于秦秦伯許之杜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杜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杜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杜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林言晉人虎狼之性暴不可測若反背其言不以魏降秦臣往魏必為晉人所殺妻子留秦必被誅戮無補益於秦君追悔亦不可及杜辭行示已無去心○背音佩下同

贈策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杜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林蓋康公指河與士會為誓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杜策馬撾別抉之馬棰並示已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繞如字又張遶反策本又作筴初革反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杜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杜喜得士會○譟素報反還音旋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林秦康公不背指河之誓歸士會妻子于晉其處秦不歸者別為劉氏杜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

史記秦本紀晉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七年秦伐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讎餘詳反合謀詐而得會會遂歸晉

孔疏六卿在朝旦夕聚集而特云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屏人私議諸浮當是城外近地耳

服虔云[illegible]以策書[illegible]士會杜不然者壽餘請記士會即行[illegible]事既密不宜以簡贈

人傳稱以書相與皆云與書此獨不宜云贈之以
策知是馬檛撾杖也
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
巫臣之遺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
面
附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非臣
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曰夫
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于死鮑叔對曰夫為
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

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
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
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
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
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
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
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
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
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

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
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
郊而與之坐問焉
捫蝨談曰繞朝之謀不用而士會歸秦施伯之說
不行而敬仲入魯士之去就繫國重輕自為社稷
計者慎毋使士之輕去其國哉
繞朝贈之以策服虔解云以策書贈士會而劉勰
氏亦以為詞若對面蓋主服氏說也杜註獨以馬
檛釋之而唐人賦詩者遂云臨行猶贈繞朝鞭誤

所從來矣

君弱謂少年嗣服

郤缺伐蔡 文公十五年

新城之盟（杜：在前年）蔡人不與（杜：不會盟。與音預，下同）。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杜：二軍，兼帥），曰：君弱，不可以怠（杜：怠，解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杜：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杜：得大都而不有）。還音旋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蓄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闕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因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攜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為威鎮匈奴矣。

魏志：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將濟上疏畧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宋史王居正曰：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也？蓋昔人于難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

捫蝨談曰：克詰張皇，自古老成謀國，類必先之，誠懼國家威稜不振則弛，故曰急則張而相之，此永持至安之術也。宋之天下卒敝于弱，說者謂以弱政敗弱勢，惟怠故耳。郤缺之及此言也，君子以為善謀國。

因饑

我能往冦亦能往

振廩同食

驕庸弛備

七遇皆北

楚師滅庸文公十六年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杜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 庸人帥群蠻以叛楚 杜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 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 杜選楚地百濮夷也○麇九倫反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杜備中國 楚人謀徙于阪高 林楚以蠻夷皆叛故謀徙於阪高之險地以避難 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林蔿賈伯嬴也孫叔敖之父 杜濮夷無邑也聚見難則散歸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杜往伐庸也振發也廩食也上下無異饌也 次于句澨 杜楚西界也 而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 杜戢黎廬大夫 杜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 庸人逐之囚子揚窗 杜窗戢黎官屬 三宿而逸 林被囚二宿而走歸 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 杜還句澨師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 林與王師合勢而後進兵伐庸 師叔曰不可 林師叔楚大夫潘尪也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 林庸屢勝故驕楚屢敗故怒 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杜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 史記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因饑

滅庸

唯裨鯈魚人實逐之 杜裨鯈魚庸三邑魚今巴東永安縣 輕楚故但以三邑人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 杜馹傳車也臨品地名 分為二隊 杜隊部也兩道攻之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 杜子越鬭椒也石溪仞入庸道 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 杜蠻見楚強故 遂滅庸 杜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 劉寅曰凡兵之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曰因爭名而起兵相攻如吳與齊盟于黃池是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攻如晉楚之于鄭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之如越勾踐之于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滅之如楚人之于夏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饑而起兵襲之如庸人之于楚是也

我往彼亦能往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交地則無絕

振廩同食

史記司馬穰苴為將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

皆求行乘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
聞之度水而解于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
而引兵歸
又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
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
又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
同食
後漢書皇甫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
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

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
晉書劉弘下敎曰齋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
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
分別
南史張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
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恭坐齊割手自頒
賜
梁書馬仙琕自為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苦
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斯

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
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為之
用
北史齊趙郡王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
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氷長史
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道送氷正遇炎盛咸謂一
時之要叡對之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獨進寒
氷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北齊書蘭陵孝王長恭為將躬譴細事每得甘美

雖一水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舊唐書任迪簡為行軍司馬初張茂昭奢蕩不節
公私殫罄迪簡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
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
又李景略為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
瘠俗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
之
王海云自廬振廩為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為廬
國失矣

撫虜馳備

附漢書霍去病少爲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色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蹋而戲也）

舊唐書李愬充隨唐鄧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陳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爲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紿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散

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痍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高霞寓袁滋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愬沉勇長筭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

唐書丞相姜恪閻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曰民饑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使吐谷渾臣謂勿救使疑我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

過嵬

又賊尹子奇衆次曲沃先是田紀傍南山設伏棲軍北嶮以待殺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佯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没王師亂幾不能軍李嗣業馳殊死鬪田紀自南山繚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筭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髀籍藉滿坑塹鎧仗狼扈

滅庸

水經云魚復縣故魚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庸與群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逐之是也

又水經注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

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群蠻以叛故滅之以爲縣屬漢中郡漢沒又分爲上庸郡城

椚發談曰楚子之滅庸所謂以夷攻夷猶可言也至于漢陽諸姬非文昭即武穆而楚實盡之則毒流中夏不可言已乃其當饑饉方寒挾纊可謂與士卒同甘苦荆師之強有以夫用兵者所必法也

左氏兵畧卷之十五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饗士忘御　宣公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杜受楚命也。○受命于楚本或作命于楚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杜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林甲車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林俘獲也馘取左耳也狂狡宋大夫輅迎也迎而伐之鄭人入于井而避之○馘古獲反狡古卯反輅五嫁反倒戟而出之獲狂狡林狂狡自倒其戟以聽鄭人之出因倒戟反為鄭人所獲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林失行軍之禮違殺敵之命宜其反為人禽獲也○宜其為禽一本作宜其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林戎軍制也昭明也軍制昭明于上果敢也毅必行也聽謂常存于耳著于心想聞其命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林敢于殺敵果也必行其果以致于敵毅也反易其道如狂狡倒戟之類交戮之道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疇昔猶前日也林為政猶言為主言有無之權在子今日之事我為政林言進退之權在我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杜憾恨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林殘害宋國之人以快其志宋人以兵車百乘林蓋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文馬百駟林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林宋人以華元為賢故贖之兵車文馬之賂半入鄭國時鄭人以宋納賂之故寬其防守故華元得乘亂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杜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怨之○牂子郎反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杜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杜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

孔疏云軍法以殺敵為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為禽也昭明也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為殺言能殭毅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謂明曉此禮致謂達之於敵殺殭也能致用此意乃謂殭人言在軍對敵必

須殺也
尚書胤征衆士其尚迪果毅　孔氏傳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疏正義曰果謂果敢殺謂強决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強决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以果毅成功也
爾雅犯奢果毅尅捷攻有堪勝也郭璞注曰陵犯誇奢果毅皆得勝也左傳曰殺敵爲果有卬尅耳

書曰西伯堪黎
呂氏春秋云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徧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　高誘註曰古之良將人遺之簞醪輸之於川與士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周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大戰必悉熟徧備知彼知已
又旨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哺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若是對曰臣宦于絳歸而糧絶羞行乞而憎自故至于此宣孟與脯一朐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發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骫桑下之餓人

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于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嘆曰與不期衆少其于當厄怨不期深淺其于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

一壺飡得七二人
南史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悅素豪徑前不荅毅亦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及毅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　史臣論曰昔華元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鵝炙以速尤乾餱以愆斯相類矣

又侯景圍城梁汝南侯堅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其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沾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

附呂氏春秋秦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嘆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　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嘗食馬肉于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于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即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晉書趙王倫子虔以顧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遂救之得免

陳書陰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所擒或救

之獲免鏗悶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銅笑偶言云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穆不罪食馬
之盜趙盾食翳桑之餓饋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
助以成功或賴其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斬
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黿獨靳子公而因之遇
弑者遠矣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大哉
春秋鐫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喪三
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讐國之賊也執而戮之其
誰曰不可元也詭言逸賊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

捫蝨談曰一羊羹也或以不與致憾而華元因之
喪師或以不適致怒而中山幾于亡國昔晉劉弘
下教云挼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其知鑒于宋中
山之事者矣

問鼎

卜世卜年

觀兵問鼎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杜在伊川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杜雒水出
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林周都洛陽故楚至伊雒而觀兵于周室之疆界定王使王
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勞力報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杜示欲偪周取天下林鼎禹之九鼎也三代相傳以爲實對曰在德不在鼎昔
夏之方有德也杜禹之世遠方圖物杜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
九牧杜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杜象所圖物著之于鼎百物而爲之備
使民知神姦杜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杜若順也林不逢遇妖怪不順之物螭魅罔兩杜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
神○螭丑知反魅亡備反本又作魅罔亡丈反兩本作蜽音同說文云罔兩山川之精物也莫能

逢之杜逢遇也林民皆知其情狀而善避之故怪莫能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
天休杜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
百杜載祀皆年○載祀爾雅云商曰祀唐虞曰載周曰年夏曰歲商紂暴虐鼎遷于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厎止杜厎致也林言有所致止之時○厎音止成王定鼎于郟
鄏杜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郟古洽反鄏音辱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林此蓋天祚明德有所厎止之定命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尚書召誥正義九牧貢金爲鼎故曰九鼎其實一
鼎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諸侯
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墨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
子華子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黄帝鑄一禹
鑄九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
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味

昔黄帝作鼎象太乙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爲九
鼎象九州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史記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鈎
狀掊視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
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孝武使使驗問巫得鼎
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
山膴嫗有黄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寳鼎天子曰間者河
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

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太昊也興
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黄帝作寳
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
徐廣曰鬺亨煑也音殤皆嘗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
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没伏而不見頌
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
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兹中山
有黄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
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

見于祖禰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
後漢崔瑗竇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
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膏之
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爲元寳君臣
享位足勝其任藹保寳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黄
耳不華玉鉉終吉禹鑊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
貽則後人
晋郭璞鼎贊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
無化有赫赫三事鑒于覆餗

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者神器也能息能行不灼
而沸不汲而盈烟熅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于
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文心雕龍云夏鑄九鼎周勒楛矢令德之事也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其方同軌九牧作貢百
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又劉孝綽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曰生木遊火之
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
自天有祚不為定于郟鄏虛其所止非獨在于汾

陰
又梁書檄文要結犬戎潛窺鷹鼎
附戰國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
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于齊顏率至
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
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
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
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
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

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
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
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梁顏率曰不可夫梁
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
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楚對
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于葉庭之中其
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
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
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

烏飛兔興馬逝漓然止于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
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
師徒械器備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
何塗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
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
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譚振曰洪氏邁云
策首載此以為奇謀此特兒童之見耳疑必無是
事而好事者飾之愚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
時爭欲得鼎以見其強不可以為無

容齋三筆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几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亡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决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内使何人撤舁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耶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

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毁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于中太一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正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遷閣于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鼐為隆鼐餘八鼎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于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間居録畧紀之故詳識于此

說文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

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于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為貞

文中子云周公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關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羇昭治亂于未然筭成敗于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䇿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筴

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極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首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

隋書蕭吉爲文帝卜吉云卜年一千卜世二百具而奏之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後四年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紿云卜年一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是三十二運也

春秋鐫曰王孫子謂在德不在鼎則可而言象物以知神姦者抑何謬也三代盛王之爲治也布其休明之德使民神異業無相侵瀆而已豈曰物物而爲之備哉彼幽幻恍惚者其狀固不可勝窮雖著于鼎猶不能使四海之人盡覩矣聖人之爲計曾若是其勞且拙乎諸言禹鑄鼎者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殆亦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視後人爾何至迂怪如滿所云哉或曰鼎啓鑄也

子威雜俎云始皇時九鼎見于泗系而行之未出龍齧斷系故語曰猶樂太早絕鼎系

捫蝨談曰主器莫若長子則鼎固有主之者周天子即位守府惟是大物未改也自文昭武穆之派且不得妄幾豈荊蠻而可問哉王孫滿之對明以主器之權歸周天子頓令函夏生色姦萌陰折楚庭之謀于焉截截一言重九鼎豈滿謂耶

丁寧　笠轂　巡師　克息獲矢　丁寧

楚滅若敖 宣公四年

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 杜般子文之子 子揚子越爲司馬 子林

杜子越即越椒 爲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

爲司馬 林工正掌百工之長杜賈爲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 既林爲椒

令尹又惡蔿賈偪己 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

杜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林若敖子越以其私族囚蔿賈于轑陽而殺之非國討也〇轑音遼

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 杜烝野楚邑三

王文成穆 師于漳澨〇杜漳澨漳水邊〇澨市制反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

若敖氏戰于皐滸 杜皐滸楚地 小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

於丁寧 杜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〇丁寧鉦也 林所以架鼓箭及于鼓跗也

輈陟留反 又射汰輈以貫笠轂 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著

名曰笠轂此言箭及王之蓋〇汰他又反 過車轅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

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 林所以釋

楚師之懼心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孔疏云車上不得置簨虡以縣鼓故爲作跗若殷

之楹鼓也言箸于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

鍾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儆其民也是丁寧

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鄭玄云錞淳于

笠轂　巡師安衆

也其形圜如碓頭以金鐲節鼓鄭玄云鐲鉦也形

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是錞即淳于鐲即丁

寧故先儒皆以鐲爲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

又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

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

杜以彼爲不安故改之而爲此說亦是以意而言

差於人情爲近耳

史記楚漢久相持未決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

間而語漢王數項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

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師古曰捫摸也中胷而捫足者以安

士卒心也 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

士卒毋令楚乘勝于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

成皐

後漢書耿弇征張步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

左右無知者

又王覇討蘇茂賊衆挑戰覇堅卧不出方饗士

作倡樂茂雨射營中覇前酒樽安坐不動

晉書庾亮與蘇峻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

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剥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

又謝艾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黒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

又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李矩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南史宋武帝擊盧循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illegible]竿折幡沈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

又梁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渦陽又以韋放為明威將軍揔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冑有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

梁書陽公則軍至新林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我脚談咲如初

舊唐書輔公祏反上命河間王孝恭擊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顧無負于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後果擒公祏

附宋史安守忠淳化二年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
飲有軍校謀變擐甲及門閽者倉卒入白守忠言
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
其量焉
又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軍時契丹擾鎮候騎
至冀州去魏二百餘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
元節承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燈設樂與賓佐宴
游達旦人賴以安
又李順之亂王師西征太宗命少府少監雷有終

與裴莊為轉運使同知兵馬事調發規畫皆有節
制師行至陝中遇盜格鬭進至廣安軍壘瀕江二
面樹柵會夜陰晦賊奄至鼓譟擧火士伍恐懼有
終安坐櫛髮自若賊圍既合引奇兵出其後擊之
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算
孔疏此是彊軍人之心耳息有此矢矢當有法不
得無人學作唯二而已且射中王車由射之工不
由矢善若其由矢王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以取
越椒

尚書故實云天冊府弧矢尺度蓋倍于常者太宗
北逐劉黑闥為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
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
隻藏在武庫歷代郊丘重禮必陳于儀衛之前以
耀武德
捫蝨談曰大衆之聚也其心易撼士心一搖設有
起而乘之者必無幸矣故談兵家有所謂助怯助
疑凡以鎮士心而使安也孔穎達氏以楚王巡師
之言為是彊軍人心其得兵家微權者乎

城沂

艾獵城沂。宣公十一年　遺言城郢。襄公十四年

子常城郢。昭公二十三年

楚左尹子重侵宋杜子重公子嬰楚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楚地郔音延。

令尹蔿艾獵城沂杜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杜命作日數分財用杜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杜榦楨也林立榦而後施板以築之平之使治稱畚築杜量輕重畚盛土器林築實土器○畚音本程土物杜為作程限議遠邇杜均勞逸略基

趾杜趾城足略行也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杜謀財主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又襄公十四年

子囊師敗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吴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遺言城郢

子囊還自伐吴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林子庚司馬公子午也當代子囊為令尹故子囊遺言令必城郢蓋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杜謂前年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杜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忠行歸于忠信即為萬民所歸望文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杜囊瓦子

子常城郢

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匃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林德及遠方故四夷不侵皆為之守衛天子卑守在諸侯杜政卑損林四夷交侵故籍諸侯以為守衛諸侯守在四鄰林親仁善鄰故鄰國不侵皆為之守衛諸侯卑守在四竟林鄰國交侵故四竟以自守衛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杜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杜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林為之民者內無盜賊之憂外無敵國之懼國鄰之內安用修城以為固今吴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林卑損之甚不得守其四竟能不亡其國鄰乎昔梁伯

溝其公宮而民潰注僖十九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杜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林使其相親相愛相救助相扶持明其伍候杜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杜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杜懦弱也耆強也○耆巨之反又直支反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杜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林若敖楚八世祖蚡冒楚十世祖杜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杜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illegible]

為安乜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公羊傳云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城

軒轅本紀云黄帝築邑五城

博物志云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

抱朴子曰侯王設險大𭥍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故取法乎習坎備豫乎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過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啣蘆以扞網雞曲共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有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不審計將安出乎

白帖云楚尾城郢沈尹知其必亡梁伯溝宮左氏稱其自取

王海曰雅有營謝𫉬召伯也傳稱城沂賢爲敖也

又云春秋之法大事書之於策其于土功尤致其謹始于隱之城中丘卒于哀之城邾瑕其事幾三十條莒城惡而弗備巫臣以爲譏由于城糜不知高厚子西以爲誚子囊之城郢爲艾獵之城沂深嘉屢歎以爲善相一國

魏志劉馥爲揚州刺史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

晉書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于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

邀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眥額止
後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與功動衆百姓豈所望于
明君哉茂曰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誡
也且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
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于逆亂之
世紹無以對
載記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
以下十萬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
勃自謂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

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
寸即殺作者而幷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
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
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
五代史李彥超自立爲留後唐明宗以安從進代之彥超不受代從進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
梁書南梁太守馮道生爲城立營能走馬步地計
馬足以賦功
舊唐書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

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
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十萬
人今何其易也胡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軍番戎
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番戎來寇來寇
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
下未旬而功畢番人始知已無奈何上從之
又郭元振爲朔方軍大摠管築定遠城以爲行軍
計集之所至今賴之
又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娑葛張仁愿請乘

虛奪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
以絕其南寇之路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自
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
萬人
南唐書張易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
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
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
宋史范仲淹傳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
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

番將趙明先㨿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今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此寇益少

子囊知敗

呂氏春秋荊人與吳人將戰荊師寡吳師衆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復于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

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郢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荊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溪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

遺言城郢

水經江水東逕郢城南注云子囊遺言所築城也地里志曰楚別邑故郢也王莽以為郢亭

附穀梁傳云城以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如民衆輙益城是無限極也

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王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謫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

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

宋史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釁議者請城洛陽為遷都之計呂夷簡獨謂虜畏壯侮怯若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虜謀或曰此為虛聲爾不若增脩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虜果南向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議

錄異記云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

者相繼無何執金吾張直方與宰相劉鄴于悰諸
朝士等潛議奔行朝為群盜所覺誅戮者至多自
是阨束内外阻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
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弟米生者竊相謂曰大
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繼諸道不賓外物不
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深恩志效忠
赤而飛竄無門皆為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
糧外貨不至内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巢
素憐萬餘巧性常侍食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苑

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禦備不爾固
守為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博築
城池置樓櫓却敵為禦捍之備黃巢喜且賞其忠
節即日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
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
貫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于出太倉穀以支
夫食然後剥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能萬餘懼賊
覺其機出投河陽
潛菴子曰沈尹戌天資忠正勇而有謀始城州來

而知楚人必敗既而城郢而知子常必亡雖雍澨
之戰身傷以死猶免其首至于極貴無極誅鄢將
師俾楚不遽丘墟未必非斯人之忠正激之也嗚
呼壯哉
捫蝨談曰設險守國詎可無城然胡可恃也恃城
不誠則我高其墉不且為臨衝之招乎如張仁愿
築三受降城斷匈奴右臂而不置壅門使嘗以戰
爲守其得南仲往城于方遺意矣

鄭伯能下人 宣公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杜臨哭也大宮鄭祖廟○臨力鴆反大音泰且巷出車吉杜出車于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杜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陴婢支反又音皮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杜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杜塗方九軌曰逵○逵求歸反爾雅云九達謂之逵說文作馗云九逵道似龜背故謂之馗逵或馗字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杜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

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林楚國土地多在江南故言其俘囚鄭以歸江南以實南海之濱亦唯楚君之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杜翦削也林其翦削鄭以賜從楚之諸侯使鄭國之人男為臣女為妾亦唯楚君之命若惠顧前好杜楚鄭世盟誓之好有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杜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徼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厲宣鄭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桓武鄭武公名滑突桓公之子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杜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林言鄭之君能內袒牽羊以禮下于人必能誠信以用其國之民矣庸可幾望得其國乎○下遐嫁反幾音冀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杜退一舍以禮鄭

公羊傳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

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何休註曰杅飲水器穿敗也皮來也蠹壞也言杅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乏貴狀後乃行爾喩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同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有鄭恥不能早服也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

左傳

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義不頼杆皮告從不赦不詳善用心日詳
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
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
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
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
還師而逆晉冦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
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
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冦不詳新序作不祥
尉繚子曰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
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廪救撫則

亦不能止矣
晉書武帝攻公孫文懿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
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
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
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為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
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
旨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
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

肉袒牽羊

軍爭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
走餘二事唯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
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
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
胡傳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
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
書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道蓋即其國都
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恐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
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
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

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王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
末減于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鄭公
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
筆疇云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
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
同以小人見利于目前君子深憂于後日古人
小事大禍猶不免況乎以小勝大者希免于禍也
若子良可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日牽羊肉袒乞憐

于楚亦悲乎

捫蝨談曰易之鳴謙利用行師書之謙益有苗来格鄭伯肉袒牽羊其計畫無後乂之耳猥云能下人視易書所稱寧無愧乎較隨息之不量力則懸矣

左氏兵畧卷之十六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兗陵徐騰芳雲卿校

晉敗於邲 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杜：代郤缺）先縠佐之（杜：彘子代林父）○縠戶木反又作穀同士會將上軍（杜：代郤缺將中軍士會）郤克佐之（杜：郤缺之子代史騈）趙朔將下軍（杜：趙盾子代欒盾）欒書佐之（杜：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杜：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杜：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杜：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勦勞也）○勦初交反徐子小反楚歸而動不後（林：待楚師既歸而動兵以伐鄭未為後時）隨武子曰善（杜：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杜：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林：德刑政事典禮六者無所變易則其國強盛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林：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杜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杜讟謗也林無有怨嗟謗讟於其君者政有經矣杜經常也荊尸而舉杜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說文尸陳也象臥之形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林行商坐賈農主耕種工執技藝各得其業毋有敗闕步曰卒車曰乘皆安輯而和睦事不奸矣杜奸犯也○奸音干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杜宰令尹○蔿于委反軍行右轅左追蓐杜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蓐音辱前茅慮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杜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杜物猶類也戒勅令林楚之百官皆象其物類而後動無妄動也楚之軍政不待勅令而先備無不備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林內姓之有才者則選於親戚之中外姓之有才者則選於故舊之中杜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杜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杜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杜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林其貴者有常尊之勢分其賤者有威儀之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

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杜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虺許鬼反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杜汋詩頌篇名汋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暇昧者惡即而後取之耆昧也杜耆致也致討于昧○耆音旨徐其夷反武曰無競惟烈杜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彊之業扶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杜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以務烈所絕句彘子曰不可杜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杜非丈夫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杜言受命於君

而為軍師而終之以非丈夫唯群子能受此厚我知不能為此事中軍佐彘子所帥故彘子以之先濟莊子曰此師殆哉杜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杜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林九執事之人順命以成其功則為臧善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否臧之凶衆散為弱杜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杜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壅於勇反本又作雍有律林言師之有法以如己也杜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林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竭林水以盈為功以竭則敗也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林水遇大寒不

（得壅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林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
從臨孰甚焉此之謂也（林有元帥而不從其命令不行之臨孰甚於此杜謂彘子）
之違命（亦不同行）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林若果遇敵師必敗彘子實主此禍雖幸免而歸國必有大殃咎爲明年晉殺先縠傳）韓獻子
謂桓子（杜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
也（杜令衆屬楚故曰失屬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彘）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杜）
（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杜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
（先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林楚莊王以師向北行杜郔鄭北地）沈尹

將中軍（林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
馬於河而歸（杜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
欲戰（杜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林言前年入陳
今年入鄭在楚國不爲無事勞民矣若與晉戰而不勝捷雖食其肉足以雪恥乎）參曰若事
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
乎令尹南轅反旆（杜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林言晉之林父新將中軍執晉政未能專行其號令）其佐
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杜愎很也林既無仁心未肯[illegible]）

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林其上中下三軍之帥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
無上衆誰適從（杜聽彘子而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
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林言晉師號令不一必敗且楚王以君而
逃晉之諸臣若楚國之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
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杜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
西北○[illegible]皆交兵）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
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爲承（杜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
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杜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杜在

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杜討治也）於民生之不
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林於日也曰斯民生理之艱難無日
不虞禍患之至警戒恐懼之心不可少有怠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林及其治兵也無一日不
治軍實器械而申重儆戒之命曰戰勝之不可保恃昔商紂恃其百戰百克之威其後武王滅之卒殄其
祀）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杜若敖蚡冒皆楚之
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箴之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不可謂驕（杜箴誡林言民之生理惟在勤力勤以治生則不匱乏楚若如此不
可謂之驟勝而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

二廣

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杜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杜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林每日右廣雞鳴而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於日入黃昏而止內官序當其夜杜內官近官序次也○序當其夜一本作序當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杜師叔潘尫為楚人所崇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林言鄭人來勸我與楚戰我若克楚

致師

則鄭來晉我若不克則鄭遂往從楚是以我卜其去就也鄭人之言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林言平師以來救鄭惟求勝敵勝楚是克敵國服鄭是得屬國又將何待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杜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從黨也林咎指彘子趙莊子曰欒伯善哉杜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杜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子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杜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杜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懈晉之群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林此言御車者致師之道御靡旌摩壘而還杜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林近敵人之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

左射菆

者林此言乘車者致師之道左射以菆杜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菆側留反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杜兩飾也掉正也林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閑暇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林此言車右致師之道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林車右入敵人之營壘折馘折其左耳執俘取其俘囚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杜張兩角從傍夾攻之

左射馬 右射人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林樂伯一矢盡僅存其一

射麋麗龜

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林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林言以歲之不時獻禽之人或者未至敢以此供從者之膳此蓋射麋以恐晉師而以善辭免

挑戰

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杜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杜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錡魚綺反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杜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杜叔黨潘尫之子林命去魏錡勿復逐趙旃求卿未得杜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林且怒於失楚樂伯致師之徒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杜獻子郤克

二子致備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林言趙旃魏錡二有

恨之人杜夫若弗敗備必爲楚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杜衆猶然也林楚人卒然進兵乘我不備晉師喪敗必不久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林若楚人無有惡意則除去兵備而相從爲盟何損於二國之好若以惡意而來有兵備亦必不至喪敗且雖諸侯以和好之禮相見君行師從故軍衛不徹去警戒之至也彘子不可杜不肯備諺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杜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

濟潘黨既逐魏錡杜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杜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從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杜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林乘廣兵車名杜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杜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杜下曰裳林蓋得趙旃之甲裙○搏音卜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杜軘車兵車名軘徒混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

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林楚師既陳而無晉軍故孫叔欲使之進兵寧使我師先進迫人無使他人進來迫我杜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林先發制人所以奪敵人之戰心迫之使不暇爲謀遂疾進師車馳卒奔杜車馬馳步卒奔走言其速也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林兩手曰掬林二軍爭舟欲斫斷手指在舟中者可以兩手掬之言其多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杜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陣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杜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陣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杜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林楚子自稱不穀言不穀無德而貪有功以遇晉之大敵此皆我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林唐屬楚故楚之羞亦唐之羞也杜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杜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杜駒伯郤克上軍佐也林言且待楚之來與之戰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林言楚兵方強盛若萃集以攻於我軍則我之上軍必盡爲所敗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杜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杜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

乘廣
脫扃拔旆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　林言楚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左廣終歸杜尸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杜以乘左得勝故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杜廣兵車林車重故　不能進　楚人惎之脫扃　杜惎教也扃車上兵闌〇惎其器反扃古熒反徐公宜之服云扃橫木校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西京賦云旗不脫扃綷綵云脫扃所以止旗也　少進馬還　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　杜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林晉師既出險乃顧楚人而慢之言我師不熟奔　杜不如楚為大國數奔之習熟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　林自以他馬駕車而歸馬鈍車遲故遇楚不能疾驅而去　棄

抽矢菆

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　林逢大夫晉人　謂其二子無顧　杜不欲見趙旃　顧曰趙傁在後　杜傁老稱也〇傁素口反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　林逢大夫怒其子違命使其二子下車指木而謂之止汝尸於此木　綏轡也以車綏授趙旃　明日以表尸之　杜表所指木取其尸　皆重獲在木下　林兄弟累尸而死故重獲於木下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杜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以家兵反還戰　廚武子御　杜武子魏錡　下軍之士多從之　杜知莊子下軍大夫故　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　杜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　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杜蒲楊柳可以為箭林本為求子而來反愛楊柳之箭何也　董澤之

終夜有聲
楚重
京觀

蒲可勝既乎　林董澤澤名其地多出楊柳杜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林言不得他人之子我子其可得乎我必擇其人而以好箭射之不可苟然而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杜穀臣楚王子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杜不能成營也　宵濟亦終夜有聲　杜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丙辰楚重至於邲　杜重輜重也　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杜築軍營以彰武功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杜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　杜克敵圖必留以示子孫使無忘先君之武功　楚子曰非

止戈為武

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　杜文字林武字之義以止戈也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林周頌時邁詩杜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戮暴亂而息兵〇櫜古刀反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杜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杜武頌篇名耆致也言誅紂致定其功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杜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杜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杜此武七德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七德　鯨鯢　桓子欲還

杜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林告服鄭勝晉之成事於先君而已蓋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令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戰上於宮中而已蔡武軍以示子孫非吾之功業也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杜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林取而殺之以土封其屍骸以為大戮學

以敵來者於是有京之號京大也觀示也觀今罪無所 杜晉罪無所犯也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 林言晉之死若非有濟愚可以示戒 又何所取以爲京觀示子孫乎 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杜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逸興

後周書大將晉公護伐齊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朝棄之乎憲遂從之全軍而返

士會知彼　觀釁　左轅右追蓐　前茅慮無

孫子云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張預曰士會審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左傳附註云觀釁而動杜註釁罪也附註云桓公八年傳註釁瑕隙也服虔亦云釁間也此以釁爲罪昭元年吳有釁註云過也皆非是

孔疏云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卒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

左右也 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分左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 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蔽兵以備不虞也 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爲卧上之草故云爲宿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預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

又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恐其卒

了權後勁

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為之備也如令軍行有斥候踰伏者令人速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使踰行之持以絳及白為幡與軍人為私號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事與此見賊衆播相似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武經總要先鋒陣云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謂前建茅旌以慮敵之有無又使權謀者居中勁悍者在後也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軍鋒之冠乃前代才力之選漢以樊酈滕灌先登陷陣光武以馮異馬武為衆軍前鋒曹魏以于禁張遼樂進徐晃迭為軍鋒晉謝元鎮廣陵領應募驍銳為前鋒後唐置踏白横衝二軍自古先鋒之選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摯銳師盡須勇力也

丹鉛總録云中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為殿也中權合曰中軍後勁合曰殿後

表物而動

孔疏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束號令而自備辦也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旗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外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衞士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是其尊卑所建各有物類也

烈所

左傳附註云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杜註云當務從武王之功業附註烈所者功烈之處所也猶民知義所之所

疏子不可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林父欲還先縠不從為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左傳附註云先穀佐之杜註彘季代林父附註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穀非彘季也今案晉有士魴稱彘季杜或緣此而謬孔疏以季友季路為比謬矣

案齋續筆云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二爻以上者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蓍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汰侈子太叔曰在復

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

易經師卦云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註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疏律法也初六為師之始是整齊師衆者也師出之時當須以法制整齊之故云師出以律否臧凶者若其失律行師無問其否之與臧皆為凶也

又孔疏莊子見彘子違命必當有過乃論其事云此師之行　已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為臨初六　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既引易文以人從律令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既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為衆今變為兊兊為柔弱是衆散為弱坎為川今變為兊兊為澤是川壅為澤坎為法象今為衆則弱為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又釋凶之一字故

曰且律竭言法律竭盡也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被夭塞不得整流以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彘子之惡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子有師不從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能遁辟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敗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死而歸必大咎也師坎為水坤為衆衆行如水師出之家故名其卦為師服虔云坎為水坤為衆又互體

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率衆鳴鼓巡水
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
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
武侯將苑曰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
者故師出以律不律則凶夫律者有十五焉一曰
慮間諜明也二曰詰使令審也三曰勇敵衆不撓
也四曰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
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
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遺

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狥國
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南史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
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宋書劉牢之率衆東征孫恩退走牢之也上虞使
高祖戍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高
祖常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
退還浹口于是東伐諸帥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
為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賴焉

左傳附註云凡律竭也杜註竭敗也坎變為兌是
法敗附註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脉當讀有律為
句以如巳也故曰律又自為句蓋言師行有律以
為帥者能使其下如巳也故謂之律如巳猶言從
巳謂從帥令而不逆即上文執事順成之意也從
帥為臧否臧猶不臧也不臧則律且竭而敗矣杜
斷故曰律三字向下既非又舉論卦象而不言事
理此其蔽耳◎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杜
註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附註夭且不整

亦就行師言之說文夭屈也言其軍法屈而不伸
散而不整所以凶也
孔疏釋言訓尸為主故云主此禍也易師卦六五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
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
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案下句云雖免而歸
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封有輿尸之語其言尸
之或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畧去之
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張預曰聚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
刑罰齊之則怨恚而難用故曰穰苴曰臣素卑賤
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
能行令是也
漢書高帝紀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
俱擊魏王豹酈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
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
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
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

等遂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
晉書宣帝將伐遼東何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
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明置副佐陳師命將
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
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
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
至深且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
貳氏　討以劉陰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
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向阻且四

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
無常朗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
將及太尉所督皆為衆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
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
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夙著者成其禮秩
遣詣北軍進同謀畧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
變軍主有備則無患矣
南史宋文帝將北侵沈慶之固陳不可時徐湛之
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

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
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又元凶殺逆沈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
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
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
鎮唇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
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也宜斬以狥衆
隋書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狥黎
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

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乂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趨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

三帥畢行不避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較剛愎以取敗呂布遠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致　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魏志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宋書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禀受沈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衆咸從之

陳書侯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步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陁於城中遥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能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

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縛安都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所囚琳總以一長鎖繫之置於榻下

舊唐書哥舒翰拒賊於潼關或勸翰曰安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為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迴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雖衆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于

苑中詔從之遂遣劒南軍將李福劉光庭分統馬
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灞上令其復心杜乾運將
之翰慮為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隷于潼關遂召
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
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于行
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
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鬭志
又肅宗以李光弼郭子儀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
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王

師雖衆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禀自冬阻春竟未
破賊

又朱克融因張弘靖王廷湊殺田弘正合從搆逆
誅拒王命時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
使兼深冀節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楊承和監光顏
軍廷湊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
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

又陸贄以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
以應敵乃上疏其畧曰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
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號令不二則進退可齊進退
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
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變化翕
闔在於反掌之内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所任
得人何敵之有若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
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
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
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尫衆散為弱逗撓離析兆
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

其可得乎

陸宣公奏議云李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
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
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
益成功祗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
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
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
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
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搆俾之同處必不

强者悪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
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責危切實堪疚心
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
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
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患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
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
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
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
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

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
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
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
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失其
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
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謂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
足以相制徙長屬皆析之各兢於擅能或建勲績
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
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宋楊時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
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
又吳淵爲制置使知王登才畧招致之登曰用兵
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
人爲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即書銀牌曰
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必具登至
沙市椎牛釃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
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
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私也衆股慄聽命

竟立奇功於沮河
容齋續筆云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
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
其儕雖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 安慶緒既
敗逃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
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
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爲史
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
道進軍雖以韓弘爲都統而身未嘗至旣無統帥

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
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爲都招討使群
帥如李光顔烏重胤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
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
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也牙踰年竟無成績
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
晉開運中爲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爲
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
張彦澤輩驁材反虜然重威爲主將陽城之戰三

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駝
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耶
何大復論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興叛亡不
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
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與叛不如一
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故善
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
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孔疏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君敖

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卒
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案杜註文十六年傳蚡冒
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篳門則
篳路亦以荆竹編車故謂篳路爲柴車方言云楚
謂凡人貧衣破醜故爲藍縷藍縷爲敝衣也服虔
云言其縷破藍藍然
孔疏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
有偏丁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
从丶…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

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楚子爲乘廣三十
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百人爲卒二十
五人爲兩十五乘爲偏習司馬法之文百人爲卒
二十五人爲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
并引司馬法耳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
也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
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
李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
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為兩此是每車一乘用
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
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
制同矣
又太宗曰晉馬隆討凉州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
角車營狹則用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
兵古人所重也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

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
所得法深矣
禮車僕注孫子八陣有萃車之陣
周禮考工記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鄭玄註由所上
也車有六等之數註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
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
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
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

戟四尺謂之六等註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
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鄭司農云迆讀為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酋發聲近謂矛
車謂之六等之數註中言數也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
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註先視輪也自從也凡察車之
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久也不微至
無以為戚速也註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
為已蹙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
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戚數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
已庳則於馮終古登陁也註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

也陁阪也輪庳則難引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
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註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兵
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史記大將軍衛青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陣而待
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
後漢書吳漢常造戰車可駕數牛上施樓櫓置于
塞上以拒匈奴虜皆遁去遠却北狄拓地千里
晉書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

險以道除前或設伏以截除後除依八陣圖作偏
箱車地廣則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
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
或夾道累磁石貶着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
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南史梁韋叡北征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
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
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
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走

諭鈐內篇荊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
楚自若敖蚡冒之世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至武王
始為軍政而無備於荊公荊楚地尸陳也故號曰
荊尸其法五十人為兩百人為卒十五乘為偏以
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馬上中
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
公有親戎分為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
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為先鋒戴旆為覺慮敵有
無右軍次之挾轅為戰備中軍主帥荊如懸離左

軍次於中軍見地有美草如前軍見敵也急進而
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殿其後即行次之間
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
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後雖有其法而
無其心莊王與晉人于邲之戰未陣乘廣以逐趙
衰車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共王與晉人鄢陵之
戰三遇郤至之軍而喪其目輕搖妄動如此何有
于武王之政哉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
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
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
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
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鄭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
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
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
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此

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
五乘之偏也巫臣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
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
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
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
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
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
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
為能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

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
取敗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做小戎以
見之

又曰栚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
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
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于
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揵是也乘車者不
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揩
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

後世魏公子無忌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
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為然若兵車則取者在
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
張御郤克傷於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
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
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
書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馬之正言左
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
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

知也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持弓也
欒鍼為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衛太子為簡
子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
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
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
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
之法也大僕凡車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
與戎右又有大僕則四駟乘矣春秋之時侯叔夏
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乘

四人乘車　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
車之間又有倅車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
之鞍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遇
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
車以戰而使敵人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
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
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之所
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單逐利混然左右卒

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反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
見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
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
深得古法

宋史沈括侍帝仁宗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
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
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
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
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
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
當思之

馬端臨文獻通考云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
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孑以
立陣法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子玉請戰王怒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
皆非正軍制亦非古穆王按晉文襄霸之後楚益
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
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盂左盂兩甄之制莊

王霸強克庸以來邲之戰軍制備矣盖兆於武
王備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
親軍游闕以為游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於陳則
分左右二拒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
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
無中權後勁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凡此皆軍政
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
被練皆創名之康王以蒍掩為司馬始井沃衍牧
隰皐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illegible]

地盛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平三簡
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至若戍丁則
若申息之子弟士兵則若都君子按之則若王馬
之屬其舟師以待吳寇而率莫能以得志
子威雜俎云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分翼左右車太史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
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為公士者
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
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裊御駟馬者要裊

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裊也四
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
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
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皆軍吏
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
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
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
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
爵為少上造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illegible]

致師

長十八爵為大庶長十九爵為關內侯二十爵為
列侯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
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
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左右偏裨將軍也
孔疏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
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
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
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
崇和以疑誤晉之群帥

孫子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千章萬句不出乎
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北史遼東之役以來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
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
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
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
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
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

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
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

舊唐書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
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矟造建
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
逡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數十人遂
引賊以人伏内於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

宋史韓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
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

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兵機纂曰只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
我勢常實多方以致敵之來我據便地而待之無
有不勝法曰致人而不致于人

右射以發

孔疏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故云
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抽矢菆納諸廚
子之房選好矢而留之知菆是矢之善者

左射居右射人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
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
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
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
之士不可不厚也　劉寅曰八石八百斤也射前
後左右皆便利習熟者如楚樂伯與晉戰左射馬
右射人伏角不能進是也

舊唐書太宗討王世充以輕騎挑之陷於重圍左
右咸懼太宗命左右先歸獨留後殿世充驍將單
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槍競進太宗幾爲所敗
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

射麋

戰國策陳軫曰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常能知
獵者張網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收獵者知
其詐僞提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爾雅翼麋與鹿爲友鹿是陽獸情淫而游山夏至
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之象麋是陰獸情淫而游
澤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陰退之象今海陵至多
千百爲群多牝少牡人言一牡輒交十餘牝又與
鹿交魯莊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爲麋色青近
青祥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後漢志云麐

陵東陽縣多麋注博物志曰千千爲群掘食草根
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獲
然則爲水澤之地如孟諸之麋者豈此地類耶
吳志太史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
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裡緣樓上行詈以
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
不稱善其妙如此
三國典畧云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
有烏譟於庭樹蕭詧惡之謂山曰射中烏者賜一

車轂其烏與雛並立于枝上山曰貺一箭射兩烏
請賜轂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詧許之于是山
射中其二詧甚忻悅即令載轂兩車送之
北史魏孝武即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
軒宴之有鴟飛鳴于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
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
落諸蕃人咸嘆異焉
又山偉祖強工騎射彎弓五石從獻文獵方山有
兩狐起于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

又隋文帝嘗宴達頭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鴿鳴
于梁上命崔彭射之中上大悅及使者反可汗復
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
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
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
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嘆服
又尉遲迥之亂史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
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
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又尉遲迥伐蜀迥弟綱從周文送之于城西見一
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
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
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
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
功臣射之綱所獲輒多
又皮景和善騎射以親信事齊神武從征步稽落
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
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

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
又賀拔勝工武藝走馬射鳥十中其五六後從宴
昆明池時有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于勝曰不見
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
北齊書世宗于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揚斛
律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
下至地乃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邢子
高見而嘆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號落鵰都督光
及弟羨並工騎射其父金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

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
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曰
光必背上著箭羨隨處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
聞者咸服其言
酉陽雜俎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畫鹿李
績對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
美其工績曰養由百中楚恭以為辱季不能對

挑戰

載記符堅遣將黃眉鄧羌等率步騎[illegible]黄
洛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
落于虛發襄頻為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盡矣
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若長驅鼓行直
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
遣羌率騎三千軍于襄壘以挑之果怒盡銳出戰
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騎拒
襄戰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眾
南史沈攸之反眾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
螺洲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即至郢以郢城
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柳世隆遣軍于西渚挑戰

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眾皆披卻
周書梁蕭循固守梁州楊紹以為懸軍敵竟圍守
堅城曠日持久糧餽不繼賊中若致死于我權不
得歸請為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
循初不肯出紹又令人罵辱之循果怒出兵紹偽
遁伏發破之城降
隋書陳將樊猛濟江討周法尚法尚遣部曲督韓
明詐為背己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
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鬭者自當

敵子設備

先犬舟于河

于陣劉弋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自保于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于浦中又伏精銳于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弭周旗幟猛于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

兵机纂曰與敵営壘相遠勢力相均可遣輕騎挑之伏兵以待法曰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

舊唐書李觀在鎮雖無拒境之績勵卒儲粮訓整宇輯及平涼之師會渾瑊既無戎備覘伺知蕃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險道及瑊遁皈賴觀游軍及李元諒之師表裏以免

南唐書查文徽瞻而貪功陳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十以須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还劍州

孫子曰必生可虜也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于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晉書劉毅率劉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王與桓玄戰於峥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于舫側故其衆莫有鬭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

南史侯景初聞邵陵王綸至懼形于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爲景乃留宋子仙守璧自將銳卒拒綸

南齊書垣崇祖爲朐山戍主朐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于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

又梁書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屋數千間以爲止舍多伐竹林沉于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呂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宏策定謀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艦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illegible]

爭艄俏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望塵

北史隋漢王諒反遣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煬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于河陰久不得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于河陽內城以備祥于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孫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北史魏真君四年太子晃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于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尚書令劉潔固諫以為塵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恇擾何有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

又斛律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唐書太宗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惶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于此是夜流星墮高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無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囂勣以步槊擊破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

五代史周德威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

車馳卒奔

孫子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劉寅曰古之所謂善能用兵者衝敵人之中使前與後不得相及也分敵人之勢使衆與寡不得相恃也出其不意掩其無備使貴與賤不得相救援上與下不得相收斂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卒已散而不泥復集兵雖合而不能復齊如楚薄晉兵車馳

荀林父無備不知所措是也

梁書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韋叡會焉叡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

中興戰功録云紹興三十一年逆亮犯淮詔除張子蓋鎮江都統三十二年虜圍海州急子蓋渡江至楚州先趨運水擇便道以進五月至石狹堰賊再陣于海州子蓋馳馬先之諸將踊躍而進大敗之復率精鋭追擊獲鎧仗萬計還定海州

又辛巳十二月王師克蔡州次年二月金人圍之統制王宣以左右軍應援至確山宣據山而陣將佐皆未戰宣屢目汲靖靖驍勇善用大刀至是挺出曰虜騎雖盛擊之當破宣與騎二百率衆馳入虜陣虜皆披靡不敢迎靖持鐵鞭擊賊諸軍鼓勇爭進乙丑虜大敗遁走宣整衆而還確山之功靖第一

後漢書獻帝至陜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揚奉董承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于船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

魏志許褚從征韓遂馬超于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殆

南齊書張敬兒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其左腋賊不能抗乃鼓其手而還

箭中左股賊不能抗

北史魏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永昌王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

又蠕蠕犯肆州脩顧和文宣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為殿夜宿黃瓜堆蠕蠕别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而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

中興戰功録云紹興三十一年以邵宏淵為步軍

都統制逆亮入犯宏淵願獨當一面亮以軍趨六合欲斷劉錡軍後宏淵急引兵至虜愕不敢進諸将乞退保眘浦橋宏淵從之自將銳士鏖戰所向皆克既而劉錡班師虜追及知宏淵殿遂不敢逼

乘廣先左

孔疏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罝車尚左故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且云右廣初駕日中乃捉左廣則舊法元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車以逐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為宜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也

脫扃拔旆

又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巷為教也服虔云扃横木有横木挟於輪閒一曰扃車前横木張衡西京賦云旗不能脫扃薛綜註云扃所以止旗今杜以扃為車上兵闌各以意言皆無盟證而禮杠鼏之木其名曰扃則扃是横木之名教之脫扃則扃是可脫之物杜云兵闌蓋横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横木有礙故不能進

左傳附註云楚人巷之脫扃杜註巷教也注案巷毒也此謂巷為教者杜以脫扃及下文拔旆皆教

人之語故以意觧之耳說文引此傳作昇云舉也引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其義良是疑今文作巷者誤

終夜有聲

孫子曰夜呼者恐也○張預曰三軍以将為主将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宋史劉錡傳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皷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錡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

輦重

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銜以逸待勞以故輒勝

孔疏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軿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襄十年傳稱秦堇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郔也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玄云輂駕馬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藩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輂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為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京觀

呂氏春秋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敵於其所獲尸合土築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之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退不却賁置也服退也）郤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郤舍以緩其尸使得收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

南史宋武帝北伐擅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

北史赫連屈丐既破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義真姚弘子）

舊唐書高祖率兵屯龍門縣賊母端兒衆數千人至城下高祖親率十餘騎擊之連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大敗明日斬首築為京觀于屍上盡得所射箭

舊唐書李希烈僭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

餘衆悉斬黃將絶江遁李皐遣伊慎將七千衆禦之遇于永安戌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皷角中柵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皷而三柵際出奮擊不爲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觀又安定人劉迦論反屈突通發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揚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築京觀于上郡南山

止戈爲武

宋史扈再興殲金兵乃歛髑髏立人頭堠

厚德録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貫湘刻石紀事立無極縣

舊唐書房玄齡以太宗討高麗不止遂抗表諫其畧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

貞觀政要云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弒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衆且令契丹靺鞨擾之何如房玄齡曰臣聞之列國無不強陵弱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鋭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爲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後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

七德

武侯文集云武有七德聖人所以治天下也故禁暴以致亂戢兵以耀德保大以時動定功以守成安民以脩備和衆以勤政豐財以興利其用之也

蠻夷猾夏諸侯不庭干犯依逆棄命顛越行威讓之辭舉征伐之事斯謂之制亂也苗之逆命禹乃舞其干羽崇之不降文則脩其德政龍逢未斬湯不致罰箕子不囚武不興師斯謂之耀德也上奉天威下從民欲臨事而懼嚮道而行斯謂之時動也放牛歸馬偃武脩文載干戈而不用橐弓矢而不調斯謂之守成也講武以教進退治兵以順短長設險以固護武以錯皆以制禦此之謂脩備也用道德以懷遠施仁義以安近百揆時敍庶績咸

熙不從欲而拂人不恃強而敗度斯謂之勤政也通適以變有無務穡以備水旱百工咸理三時不害斯謂之興利也荀令是七德不可以議武矣是以周穆將征犬戎祭公諫以耀德不觀兵也潘黨欲爲京觀楚子對以無德而強爭也明君之制先德而後刑左文而右武若遵古以待制則棄典而趨利者也

孔疏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爲潮水

爾雅翼鯨海中大魚也其大橫海吞舟穴處海底出穴則水溢謂之鯨潮或曰出則潮下入則潮上其出入有節故鯨潮有時江賦曰介鯨乘濤以出入崔豹古今注稱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濆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蓋鯨鯢有力能驅食小魚故以喻夫強暴而凌弱者鯨鯢導從數萬子跋扈大海中有渠魁之義且其死也彗星應之而出吳都賦所謂微鯨輩中於群犗攙搶暴出而相屬是也王者之行戮亦除舊布新之義故以鯨鯢言之鯨以京京大也亦京觀之義歟不唯小族畏之而已海畔之獸有蒲牢者大聲如鍾而性畏鯨食於海畔鯨魚或躍蒲牢輒鳴故鑄鍾欲聲大者作蒲牢形其上斷撞爲鯨形天子出則擊之故因爲鍾之撞爲鯨魚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鍾是也

潛菴子曰荀桓子當時稱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何因先縠失霸之言獻子分惡之說遂令三軍濟河以致敗績縠之剛愎固足以殺其軀而桓子雖請死獲免其能逃棄師之罪乎此聖人獨責夫桓子也

欒書說曰子玉收其卒而止隨季殿其卒而退所謂善敗者不亂二子有焉

邲之師林父以中軍而不能制群帥使得人行其意陸宣公所謂節制多門則人不一以致進退難

必疾徐失宜晉師實蹈之矣古之為將者已被君命旗鼓斧鉞之威無還請馬援是權也以出偏師且得濟二憾且得往乎若楚師即幸勝矣君子猶惜之惜謀不自令尹乃嬖人伍參實為此謀嗚呼嬖人何可使為政也

左氏兵畧卷之十七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梓

晉復桓子 宣公十二年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杜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杜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林言戰勝當喜而反憂如有憂而反喜乎言文公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林得臣即子玉）憂未歇也（林歇止也林言子玉必思報怨則晉之憂未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杜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杜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林進諫於君則思盡己之忠退食於公則思補君之過此晉國社稷之扞衛也若之何聽其自盡）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杜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得臣猶在

復其位

傳氏猶在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况坐之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况置之端右乎郢都之象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是以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痒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

使復其位

載記建鄴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

後漢書龐參為羌所敗繫下獄校書郎中馬融書上請之曰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畧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于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僅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魏志于禁樊城之敗遂降蜀後復在吳文帝踐祚孫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涕泣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襄陽記曰馬謖之死也蔣琬詣漢中謂諸葛亮曰

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得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

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服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春秋鐫曰士伯之言非也欲以一時之利害虧天下正法其稱子玉事亦不足信何則晉楚之勢不為匹夫輕重亦明矣楚之再世不競也遭晉君之明而中國無釁故也獨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邪如林父雖復用卒未有以難楚則其效何如哉曰若是則秦不替孟明與晉類乎曰不類秦務始以貪利襲人而棄其師則非將之罪也

捫蝨談曰晉之復桓子也以桓子為無罪乎晉于是無軍政矣邲之役誰為政者桓子也閫以外誰不受制桓子而頡使人行其意彘子之必于遇也二憾之必于往也主帥曾不得而約束焉所貴師出以律之謂何失律之誅桓子實首犯之曾是而復哉斬顛頡而知晉所錄霸復桓子而知晉所繇衰將將者能勿失有罪則軍政行矣

挾纊 麥麴 魚腹疾 眢井 挾纊

軍如挾纊 宣公十三年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杜巫臣楚申縣尹)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杜拊撫慰勉之○拊方甫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杜纊綿也言說以忘寒○挾戶頰反纊音曠)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杜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傳音附還音旋號徐戶刀反一音戶到反)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杜麥麴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麴去六反勒起亏反)

河魚腹疾奈何(杜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腹音福)曰目於眢井而拯之(杜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溺為拯○眢烏丸反字林云井無水也拯音烝)若為茅絰哭井則己(杜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絰迭吉反己音紀又音以)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杜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救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

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
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　又曰恩不可
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
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泣而
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
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
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
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
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

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
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
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威
而已
三畧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
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
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
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
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
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柰何
太公曰將以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
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
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
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
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
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
卒之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

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先爭
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饑飽之審而見
寒暑之明也（止欲將直解云能止私欲之將）
淮南子曰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
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
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
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
則下視上如兄父子兄弟之冦不可與鬬者[illegible]
先施也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佚饑寒故[illegible]

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
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
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
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
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
擊積憎何故而不勝
符子曰秦穆公將伐晉及河將勞師而有酒一鍾
蹇叔曰一鍾可投河而醸也穆公乃以一鍾酒投
河三軍醉矣

璅語緜云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
也分囊粲糒甘不踰嗌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水經注蕭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春秋宣公
十二年楚伐蕭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同挾纊蓋恩使之然也蕭女娉齊為頃公之母郤
克所謂蕭同叔子也
漢書蓋寬饒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
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
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
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
賈誼新書云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
人朝饑饉時酒一醖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
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
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
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致死於箎闔閭一夕而十
徙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後漢書王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
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拜為偏將軍

又段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
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
樂為死戰
又先零諸種羌慕皇甫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絶軍中大
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晉書劉弘傳兵羸疾無襦者弘愍之給章袍複帽
北史周武帝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

靴以賜之
魏書楊大眼每行軍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涕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折
舊唐書太宗征高麗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牀前問其所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
又德宗興元元年四月辛丑朔時將上未給春衣

上猶夾服漢中旱熱左右請御暑服上曰將士未易冬衣獨御春衫可乎俄而貢物繼至先給諸軍而後御之
又李晟為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轉餉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
唐書張巡守睢陽待人無所讓賞罰信與衆同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
杜陽雜編云德宗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劒匣也近臣諫曰陛下柰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匈奴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為寶豈以劒匣為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莫不感悅
五代史晉吳巒守貝州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人皆愛之

宋史理宗因雨雪在京諸軍給緡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
又岳飛遇士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三軍咸服故能以寡擊衆敵稱之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能改齋漫録云左傳楚子拊勉三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偽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貲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欣然如熱而濯楚蜀所以慰

其軍一至於此乃知為人上者易與人為善也

附晉書宣帝征公孫文懿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

舊唐書陸長源知留後事時舊例應散放布帛於三軍長源初固不允軍人求之不已乃賤為布直每人不過得塩三二觔軍情大變或勸長源故事有大變皆賞三軍三軍乃安長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賊以錢買健兒取旌節兵士怨怒滋甚乃執長源臠而食之斯須骨肉靡散

唐語林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因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寢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駭者此將臧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令供時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侯歸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瀍洛之幸我司所共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我無所愛但△

徵後例克融却出使宴賂命廻乃齎瑞寶以獻不數月克融果北

孔疏云麥麴鞠所以禦濕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為此說也尚書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糵則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芎藭者是藥草之名觀傳文舉所用但不知若為用之耳　上句是叔展之言曰下是無社對語無社頻荅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井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以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柰濕何物社乃解其意告叔展曰當目視於眢井而拯出之出溺為拯方言文此亦叔展之言也無社既解其意令展視井拯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展故教無社令結茅為經置于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已身已展叔自謂也

舊唐書許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鋌是時賊營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

簡兵陳将候伎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

附古今樂録文王囚于羑里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爲瞋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拊衿其腹者言欲得其寳也蹀跌其足者使迅疾也于是周流求之以獻紂

河魚腹疾

陳書吳明徹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乗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溼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将咸曰計将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三琳等送建鄴

眢井

秋林伐山云眢唐典音譽左傳注眢井亦音宛如人目無瞳子也

山陽公載記及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于門中既敗逃于井中于井獲之

附隋書權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捫蝨談曰軍中不得正言故輙爲隱語如呼麥麴呼庚癸是也唐許欽明非不乞将乞梁而莫悟其旨則隱語亦未必能濟緩急其如之何六韜云将必有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藉耳目之人備何事不可密傳安所須隱語爲

鄬我
殺楚使
抉袂

楚子投袂宣公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杜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杜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杜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林晉使不借道于鄭不害于事我使齊不借道于宋必為所殺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杜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杜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杜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林劍及門外比窒皇又差遠車及於蒲胥之市林蒲胥楚市名屨及窒皇劍及寢門外車及楚市言其速也秋九月楚子圍宋

呂氏春秋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

鄬我
殺楚使

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廬門之闔所以為成而歸也

左傳附注云鄙我亡也杜注以我比其邊鄙是於亡國同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高誘注謂以宋為鄙邑今按鄙當為鄙薄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鄙我注云鄙賤是也尚書又鄙我周邦孔傳亦云鄙易周家

又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為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

敝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齊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湣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

後漢書光武使來歙諭隗囂囂猶豫不決歙發憤

質責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藉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于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又時彭寵張豐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朱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

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争強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

載記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劉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

悉收所虜振旅而歸

孔疏曰下云劒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窒皇爲寢門之闕謂置門遂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註云經皇冢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爲闕唯指雉門高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窒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爲窒皇及市名蒲

胥其義皆未聞

捫蝨談曰宋劉宋毛脩之西伐爲益州刺史鮑陋所沮表云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屨之憤蓋嘆制不由己坐失投袂之會也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若楚子是役蓋可以已乎哉申舟死于華元吾猶以楚子許華元之質爲棄言焉

宋殺楚使齊殺燕使其事一也楚子投袂而伐宋燕王辟舍而謝齊所以處之者異何蓋楚子重棄言師不得不出燕王怯齊湣不得不卑而驕之

迫于情一束于勢誠兩得之矣

申舟即文無畏嘗抶宋公僕宋人殺之詭脩郝也楚子方削抶故聞之投袂而起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後二事俱傳所不載而呂覽及之茲特采焉

築室反耕 宣公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林楚自前年秋圍宋至今不解故使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林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林捶馬不及其腹言非所當擊也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杜度時宜川澤納汙林汙水為川止水為澤汙濁之水無不容納○汙音烏山藪藏疾杜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杜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瑕穢也○瑾其斤反國君含垢杜忍垢恥天之道也杜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杜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杜反言晉不救○解音蟹降戶江反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杜樓車車上櫓遂致其君命林解揚既見宋人遂以晉君悉師將至之命致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林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林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林楚子之賂解揚是不知制命之義也臣受君命以出有使行死而已不敢墜杜隕隊也○實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杜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林為臣而不辱君命以死是能享其天祿也以寡君有信臣杜已不廢命下臣獲考杜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林以解揚歸于楚夏五月楚師將去宋林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林申犀申舟之子無畏申舟名也君前臣名故名其父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杜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申叔時僕杜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杜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林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林子反既為所劫又聞其辭強故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杜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解揚致命

易子析骸

華元登子反之牀

魏志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

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冐突白刃輕

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之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

又閻溫以凉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守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于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于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于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于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

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晉書刺史譙王承命鄧騫為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為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

北史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昝能超夜

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
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越於攻樓上龍越
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
殺之至死辭氣不撓
又郝擒為賊黄衆寶所獲進圍東梁州乃縛擒置
城下欲令誘城中擒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
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擒以兵曰
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擒守節不變遂害之
周書魏圍武川又攻懷朔時賀拔勝為軍主從父

度拔鎮守既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
將楊均曰城圍慶迫事等倒懸請告急於大軍乞
師為援均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
圍而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
至朔州白臨淮王元彧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士
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王帝室藩維與國休戚受任
征討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猶豫不決懷
朔若陷則武川隨亦危矣逆賊因茲銳氣百倍雖
有韓白之勇良平之謀亦不能為大王用也

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勝復突圍而入
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
軍至矣城中乃開門納之
隋書周師圍荆州王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
裴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
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爾
亦何煩殉身于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
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鏁之送至城下使
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

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
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
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
也若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因得釋
又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松贇
從郡兵討之贇輕騎覘賊為厚所獲厚令贇謂城
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贇偽許之既至城下大
呼曰我是松贇為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
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

爲憂賊以刀築賞口之而去毆擊交下賛罵卒
曰老賊何敢致辱縣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
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
卒完

築室反耕

水經注宋華元居于稷里春秋宣公十五年楚鄭
圍宋晉解揚如楚致命于此今城東闉上猶有華
元祠祠之不毀城北有華元冢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張預曰或攻其所
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

淄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絶其強
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
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載記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也諸將勸恪宜急攻
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
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
大利如其我彊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
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
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鋭也但其用之

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
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
吾士衆自有事以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
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
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恪遂剋廣固
又冉閔攻石祇于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
反耕祇大懼
魏書鮮卑傉檀盡衆伐沮渠蒙遜爲蒙遜敗于窮
泉單馬歸姑臧懼爲蒙遜所滅乃遷于樂都蒙遜

以兵圍之築室反耕爲持久之計傉檀以子保周
爲質于蒙遜蒙遜乃還

登子反之牀

孫子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何氏曰如春
秋時楚師伐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是
也
後漢書鍾離意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
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
晉書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

欒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誄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
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日
容齋四筆云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
登子反之牀起之子案前三年晉楚邲之戰隨武
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
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
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刺
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于王所可也豈所謂軍制
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宋華元亦乘闉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為有理
列子云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
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有
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
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
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
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
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
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清夜録云靖康元年冬都城受圍四十餘日易子
而食有以子肥瘦不等而爭訟者富人貨賤以雀
鼠猫犬為佳味相送
避暑漫抄云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
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綈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
紙和之而意氣自如
潛菴子曰解揚承君立命不為利誘不為威詘古

之善於為使者視諸義而已楚莊王能義其言釋
而俾歸斯可以主伯矣
惻蟲談曰楚子賂解揚使反其言解曰信無二命
皋公賂士燮使緩晉師伐鄭辭曰事無二成莒子賂
華周使無死辭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君子曰
三子可謂不辱君命矣每讀忠義傳凜然有生氣
三子其選哉

滅潞

亂民妖災生

晉侯滅潞 宣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杜酆舒潞相○酆方忠反）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杜儁絕異也言才藝勝人三者）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杜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耆市志反）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杜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杜由用也）天反時為災（杜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杜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林人有禍亂故羣物失性之妖寒暑失節之災並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林文字反其正則為乏之字災妖亂乏之理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杜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

亂則妖災生

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春秋繁露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賊

水經注云潞縣故赤翟潞子國也其相豐舒有儁才而不以茂德晉伯宗數其五罪使荀林父滅之又縣北對故壁臺漳水逕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名之為臺壁也慕容垂伐慕容永于長子軍次潞川永率精兵拒戰阻河自固垂陣壁臺一戰破之即是處也

困學紀聞云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孔疏云擾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妖時由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 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地天地為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

為之耳非獨天為災而地為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謫是其由君不由民傳言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尊卑為次更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由民起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杜以反時為寒暑易節物則其數無窮故總云羣物失性反其常性即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

風雨雷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孛贇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為妖災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為之也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痾眚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為義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反人謂之痾痾病類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

六名以漸為稱唯眚祥有外內之異耳大旨皆是妖也○許慎說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為乏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生則國亡滅是乏絕之道也

路史曰魯宣公十五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曰師曰人晉固罪矣然在春秋戎狄舉號君臣同辭固

未得以名氏爵號書也今書其國又書其氏又列其名爵又別其種族經之文始異於是若三傳說為賢之者其果然也邪潞氏甲氏蓋亦先王之世漸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既有爵邑有名號則其為書固不得而略矣夫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潞子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據傳之說豐舒為政殺之則豐舒有罪矣晉之致伐則執豐舒僇之立黎侯安潞子紀其政而還諸戎服可矣而顧滅其國執其君哉踵是以降伐廧咎如敗狄于交剛于

太原一皆晉人有以見晉之不能仁義禦于爲李昜絶人之世也

子威雜俎曰潞州春秋時初爲黎國後狄人奪其地赤狄潞子嬰兒爲晉所滅其地盡爲馬戰國初爲韓之別都以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秦置上黨郡漢魏晉後魏不改後周置潞州隋置韓州煬帝初復置上黨郡唐爲潞州或爲上黨郡宋太平興國初改昭德軍建中靖國初爲隆德府後陷于金

捫蝨談曰鄴舒三儁而何補于亡智伯五賢而莫救其敗所謂徑而操兵干將者也

魏顆敗秦宣公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杜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杜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將新破狄上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杜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杜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林言疾病則神昏亂我從其治命也○殉似俊反本或作以殉必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亢禦也○亢苦浪反杜回躓而顛杜杜回殺之而躓失足以仆於地○躓陟吏反徐丁四反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杜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杜傳舉此以示教

國語晉以鄬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郤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

文心雕龍云魏顆景鍾孔悝衛鼎稱伐之類也

兩京記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

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
軍樊噲墓近君居側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
報萬歲許諾因詰殺生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
我殺也及掘得骸柩因為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
當為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為隋將每遇賊便覺鬼
兵助已戰必大捷

附楚檮杌云莊王賜羣臣酒日莫酒酣燭滅有引
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
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絶纓者

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
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懽
羣臣百有餘人皆絶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
罷居二年晋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
郤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
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
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
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
臣乃夜絶纓者也

史記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
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
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
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
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
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
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
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
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

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
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
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馳去遂
歸報

晉書王式自云父臨終繼母求還前夫家父許諾
于是制出母齊衰朞卞壺奏畧曰魏顆父命不從
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
秋僖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詔式

付鄉邑清議擯棄終身

捫蝨談曰結草躓回其事近怪君子不道也抑聞之樹黍者不獲稷中山之士酬德于壺飧贈桑之夫感恩于一飯人事類然獨何疑冥報之不爽哉

故君子寧存之以示勸

晉盜奔秦 宣公十六年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鐸辰不害留吁之屬○鐸侍洛反三月獻狄俘杜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杜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黻音弗將子匠反大音泰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林言夏禹舉用善人不善之人自然遠去晉用士會亦猶禹之用善也夫○遠于萬反夫音扶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杜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兢居陵反本亦作矜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林賞不僭刑不濫也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林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此國家之不幸也是無善人在上位之謂也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

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于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後漢書王暢拜南陽太守奮厲威猛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畧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讒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

舊唐書陳少遊領浙東淮南辟關播為判官擢滁州刺史時李靈曜阻兵跋扈于梁汴所在盜賊蜂起播誦閱州兵令其守備又為政清靜簡惠既無盜賊人甚安之

魏書高祖問高祐止盜之方祐曰昔宋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

捫蝨談曰昔之循吏有令虎遠江蝗避境者夫異類可格況含齒戴髮而為人者乎秦失士會而盜奔秦晉得士會而盜去晉彼若致之而此若驅之抱鼓不揵于此矣欲弭盜者尚毋以致之之道去之而後可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魯作丘甲成公元年

為齊難故作丘甲杜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難乃旦反

孔疏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畒畒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然則杜之此註多是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者以司馬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法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註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註小司徒

方十里為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八十四井案鄭註小司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竟內之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大致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

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
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
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
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移
備故也此言四丘為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
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乘也六
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為名此一乘甲兵甸
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于常譏其重斂
故書之也穀梁意以四邑為丘使一丘盡民皆作

甲以農為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今左氏經傳並言
作丘甲耳重斂之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異穀梁以
為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為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
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為甸甲而倍作之也士
卒馬牛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
餘斂充之耳非作之也覍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
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為之耳非逆
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
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

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比時不憾然
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
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
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
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穀梁傳曰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
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

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
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
作甲非正也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
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
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
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illegible]如
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illegible]二

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
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
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
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
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
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
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
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
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捫蝨談曰魯以齊難作丘甲似也不識難伏蕭墻
之內者是丘甲亦足禦之否外不足威強齊內不
足張公室秪困民耳至襄昭之世三桓以無征誘
民四分公室而有之豈成公丘甲之作有以啟之
哉

膊 親鼓 膊

親鼓陵城成公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嬖人
盧蒲就魁門焉杜攻龍門也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我與
而盟無入而封杜封竟也我與汝盟不以師入汝之封土 弗聽殺而膊
諸城上膊磔也〇膊普各反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而取龍遂
南侵及巢丘

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玄註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
刀刃若今棄市也諜謂奸寇反間者賊與諜罪大
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
也膊謂去衣磔之

後漢書單于欲降耿恭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
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
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
兵圍恭不能下

吳志孫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呂蒙乃薦
甘寧為升城都督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
皆騰踊自升遂大破之

吳録載孫策表曰臣討黃祖部周瑜等同時俱進
身跨馬躁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擊踊躍百

倍心精意果各驍用命越度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焚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巳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舡六千餘艘財物山積

晉書杜曾大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沘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兵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

漢沔

梁書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擄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鬬艦亘水陵山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旗鼓以誠進止群賊大敗

胡傳初晉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也魯人為鞌之戰豈異乎同乎曰憤兵務相報復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捫蝨談曰齊魯比鄰之國也匪講信脩睦之務惟是一矢以相加遺圍龍之役說者謂不待貶而罪見信矣且也桴鼓非人主所親肉薄非千乘可嘗頃公直一夔人之故親鼓陵城毋論師出無名而輕佻若此不為吳子之親門也亦倖耳

陳蹇之師 成公二年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杜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杜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請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杜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杜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無能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杜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杜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杜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林臧宣叔乞師先歸故往逆晉師且為晉師向道季文子

郤子分謗

師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杜韓獻子即韓厥將以軍法斬人郤克馳而往將救止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林郤克使韓厥速以徇於軍不欲使韓氏獨受殺人之謗師從齊師于莘林莘齊地六月壬午師至於靡笄之下杜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杜詰朝平旦林言平旦請以軍禮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林三國皆姬姓故言兄弟也杜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林晉君不忍魯衛受伐之慘使群將帥為魯衛請命於齊

桀石

滅此朝食

未絶鼓音

無令晉之衆師久留於齊之地能進不能退林言晉師能進不能退保君無所辱命杜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杜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杜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杜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杜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杜姑且也翦盡也林言我且翦滅此輩而後早食輕敵之甚也不介馬而馳之杜介甲也林馬不被甲而馳晉師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

鼓音杜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杜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林解張凡中兩矢折其矢以御兵車緩曰林即鄭丘緩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杜以其不識己推車○推吐雷反又他回反下推車同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杜殿鎮也集成也林言三軍之耳目在吾將軍之旗鼓三軍皆視我以為進退此戎車一人鎮之可以集成勝齊之事如何可以一身之病而敗晉君戰齊之大事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杜擐貫也

即沈也林貫甲而能兵器闘將以死敵也○擐音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林郤克聞張侯之言乃左手并軛馬轡右手援枹而擊鼓故馬奔逸不可復止晉師從郤克之軍○枹音孚鼓槌也字林云擊鼓柄也本亦作桴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杜華不注山名林繞華不注之山凡三匝也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杜子輿韓厥父林言且避車左右偏而故中御而從齊侯杜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林邴夏以韓厥為御者居中故欲射之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林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林射韓厥之車左車左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軍中林復射韓厥之車右車右死于

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杜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綦音其毋音無從左右林綦毋張欲從左右而載皆肘之使立於後杜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杜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林逢丑父為車右見事急故易位居公之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杜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杜轏士車林轏卧車也丑父寢於其中○轏士棧反林士諫反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林有蛇出於轏車之下丑父以手肱打蛇為蛇傷其肱而藏匿之丑父肱傷故不能推車而為晉師所及韓厥執縶馬前杜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杜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群臣為魯

與公易位

華泉取飲

衛請曰無令我師陷入君地杜本但為二國請救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杜屬適也林下臣韓厥自稱屬當戎車之行列無所逃道而隱避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杜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杜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林時丑父代為齊侯故詐使公下車往華泉取泉而飲欲使公因而走逸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杜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林僅有我一人代君任患乃以為罪而戮之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杜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杜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杜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杜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杜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杜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杜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杜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

司徒之妻也（杜辟司徒主壘壁者。辟音壁）予之石窌（杜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窌力救反又力到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杜丘輿馬陘皆齊邑。陘音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杜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甗魚輦反徐音彥又音言字林牛徒反）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林客謂晉也）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林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質音致下同）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杜使壟畝東西行。盡津忍反）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林若以齊晉匹敵言之則齊君之母亦晉君之母其為君母一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

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林先王以孝治天下今質其母是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杜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錫其同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杜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杜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杜闕失）四王之王也（杜禹湯文武。○王于況反）樹德而濟同欲[illegible]

德而成諸侯之所同欲（杜濟成也林樹立）五伯之霸也（杜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林雖不能立德以成同欲然皆勤力以撫綏諸侯以奔走服役於王命不敢狀先王之制度杜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杜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杜詩頌殷湯布政優和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杜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杜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杜賦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沐畏晉君震動之威師徒撓曲衰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

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杜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杜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林若齊幸而得勝齊云從晉求和而況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之命是從）魯衛諫曰齊疾我矣（杜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杜謂甗磬）我亦得地（杜所侵）而紓於難（杜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林齊晉戰勝亦唯天意之所授豈必晉國可以勝齊）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杜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杜藉猶薦也）君之惠也敢不唯

[illegible]侯鄭自師逆公（杜[illegible]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illegible]

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林汶陽之田本魯地為齊所侵故今使齊歸之于我）公會晉師于上鄍（林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illegible]）[illegible]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林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illegible]）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illegible]亞旅次[illegible]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illegible]也皆魯侯賜）

傳宣公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公羊傳云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畒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畒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云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胥閭門名）而語移日

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畒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

東其亂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
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
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春秋繁露云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
地勢便利也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
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
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
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
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

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
大困之鞌獲齊頃公斮逄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
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慪魯勝衛起
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
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
後齊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
問疾吊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
寧是福之本生于憂而禍起于喜也

韓非子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
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
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
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
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
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
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
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
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
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

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
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
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
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
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
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
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
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
者也

史記王翦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数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数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

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

魏志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許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遂不敢進

英雄記云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配將馮禮叛為内應開突門内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棚門棚門閉入者皆死没

北齊書安德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噎衆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

投石以禦周軍

舊唐書竇建德引兵討宇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絶妙四面攻圍城遂陷

五代史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召朱珍約開門為内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内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塹門發鄆人從城上礫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

獨異志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左智興帥

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坐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恥之智興家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金卒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呼城上飛動

宋史李成懋奉新失險之敗擁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張俊先遣游兵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後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数萬俱潰

桯史云符離之役李汝翼等兵出方

滅此朝食

者皆策石以殺人我軍幾殲焉
附梁書羊侃少而雄勇膂力絶人所用弓至十餘
石嘗于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石人長八
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歙州圖經績溪縣大微村西北五里有汪節者其
母避瘧于村西禄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
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
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擲此而擲之衆不信
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駭異後數十人不能

動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而薦入禁
軍補神策將軍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
木于碾上上又置一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
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累有賞賜雖
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也
左傳附注云余姑翦此而後朝食翦齊斷也猶翦
商之翦宣十二年注云翦削也義亦近之又徐鍇
說文繫傳引此文作揃滅今案莊子揃搣可以休
老三蒼云揃猶翦也玉篇云搣拔除也又史游急
就篇沐浴揃搣注云斲拔眉髮也今此作翦滅蓋
古字通用
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張預曰
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為人所擒也齊晉相
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
晉所敗是也
韓非子云偏褊而心急輕絶而易動發心悁忿而
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
輕戰攻者可亡也

史記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
趙幟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
將皆莫信詳應曰諾采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
水上禽趙王歇萆音蔽
後漢書光武至信都以賈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
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
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

先破之然後□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
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晉書謝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孫恩既而上黨太
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
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
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
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
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
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

南史義熙七年杜慧慶率大武六千人拒盧循于
石碕六月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
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
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

傷矢流血
未絕鼓音

國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
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于旗鼓車無退表鼓
無退聲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
廟受脤于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
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
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孔晁云以郤克為中軍之將言已之傷而未絕鼓
音明是法當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
王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
尉繚子曰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
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
事也　直解曰昔春秋時晉伐齊晉郤克傷於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此將專
主旗鼓之證也

東觀記祭遵為征虜將軍南擊蠻賊合戰中弩矢
入口洞出舉褏掩口血流褏中衆見遵傷郤退遵
呵吏上吏士進戰皆一人拏十大破之
典略馬超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
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
晉書朱伺隨陶侃討杜弢有殊功夏口之戰伺用
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會箭中
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
南史宋大舉北侵諸義軍方于城西南列陣魯方

平謂薛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

又侯安都奉詔東討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流血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

宋書桓振襲江陵勸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

躬自突陳流矢傷劉懷肅領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

北史魏將傅永將馬步千人南逆齊將馬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中山王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

舊唐書段志玄從劉文靜拒屈突通入潼關文靜為通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

撃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illegible]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

又安祿山之叛王難得從肅宗幸靈武進收京城與賊軍戰其下斬元曜戰酣墜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自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宗深嘉之

又奉天之圍渾瑊中流矢還自拔之血流霑沫格鬭不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

公羊傳云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

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及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

春秋繁露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詐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于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

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賤
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
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
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
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
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
也丑父大義宜言于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
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不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
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

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
死以榮正是之謂也魯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
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吳志孫堅移屯梁東大為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
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
茂著之軍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
馬以幘冠冢間燒著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
重迫近覺是柱乃去
晉中興書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為城都王穎所害

懼禍及誅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
頃天暴風雨晦冥邏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為
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
官禁貴人而汝亦被駐耶因大笑由是被釋
南史王廞舉兵以討王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廞
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
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襆從後
津邏咸疑馬華行遲曇冰駡曰奴子懈怠行不及
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

奉觴加璧

又檀道濟北畧地兵勢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
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
敢逼乃歸
北史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
所之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
以策擊泰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
此追者不疑因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孔疏云韓厥奉觴加璧以進按襄二十五年鄭公
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

華泉飲

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
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以
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晉語
云靡笄之役郤獻子伐齊侯來獻子以得殞命之
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
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
飲以進杜不引之者蓋彼此不甚相當故也
後漢書馮衍說廉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
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

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
取飲稱於諸侯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亾
君子之道也

華不注

附東觀漢記曰傅俊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
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
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邪
水經云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注云單椒秀澤
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
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曰春秋地

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也左傳逢丑父使公如
華泉取飲即此水也
酉陽雜俎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
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
血
留青日札云左傳華不注者山名人皆讀作入聲
誤也古不字有讀作缶音者作俯音者並無逋骨
切之音今作入聲如卜乃俗音也惟伏琛齊記引
摯虞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于水

深得之矣李太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
兹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此其證也今在山東濟
南府
考工記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
玉海云皇朝太宗時長安民得甗其狀下為鼎三
足上為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合有銘在其側句
中止識其文曰甗也遂藏秘閣
孔疏云經譽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

蕭同叔子為質

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

左逸齊侯朝於晉賓媚人相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媚人曰日大夫以晉君之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愛牢醴以饗從者匹於單劉惟是一二邑臣不能勅內人以干大夫寡君寔無所與聞大夫唯已愧之寧而舉晉殉之以天之降罰齊而使青人之骨暴於辜亦豈無一二晉殤先文公之有討於曹也脩浴薄之鄭而終宥之大夫其遂宥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寬諸侯夫誰不服如其笑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郤子不能對君子曰郤氏之後殆哉夫驕德之敗也驕匹夫不可而況國君乎哉兵以逞忿忿以成欲其秫未也則先成子之恭乎

戰國策趙使諒毅至秦獻書秦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行之無所敢疑于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于體膳啗之嗛于口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鮑庵謂諒毅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于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于春秋者乎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桐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鸇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舊唐書太宗追宋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師逼之金剛尚有衆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陣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剛輕騎遁走

又代宗避狄陝州馬璘即日自河右轉鬬戎虜間至於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觧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

附公羊傳云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困學紀聞云齊世家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畝晉文不敢請隧楚荘不敢問鼎又齊弱于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遂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潛菴子曰逢丑父相傳為逄蒙之後蒙操戈入室以賊其師而丑父能舍身狥國脫君于難其視蒙固玉石矣郤獻子生之以勸事君者天之顯忠豈其然乎

又曰郤獻子不忍一㗛之憤而暴二國之師雖齊頃有以致之而獻子遷怒如此後三郤滅宗或人歸之陰禍誠然乎哉

㨗䂊談曰滅此朝食與破趙會食等耳一幾遺晉禽一卒入趙壁豈有幸有不幸哉輕而寡謀與勝而後戰蓋有不待兵交而決者

丑父逃公而已為公子期逃王而已為王較宗典之以鞭拂帝李穆之以策擊泰事即稍殊而以智脫主一也至如漢之紀信

國朝之韓成不難蹈水火以全其主四子比之懸矣泓之役宋公愛二毛而不禽鞌之戰齊侯辟君子而不射二君卒用以敗皆所謂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也

晉師讓功成公二年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杜武子士會文子之父林言文子後入獨不為我望汝之切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林范文子言晉師新有大功晉國之人喜於我以為皆我之功是我代元帥受有功之名故不敢先入武子喜曰吾知免於禍矣以文子謙遜知其不益已禍○屬章欲反從同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杜郤伯郤克○見言遍反下同

夫音扶

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燮何力之有焉林范叔即文子杜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

○勞力報反

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

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師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國語云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司馬法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若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

又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戰國策曰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作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形地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于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

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
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
上使百四十萬
史記衛青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
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
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
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

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
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
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
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漢書趙充國既勝羌虜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
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
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
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
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
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
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破羌將軍辛武賢強弩將軍許延壽〻卒謚曰壯）
後漢書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
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
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
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
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又賈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
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
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
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范曄論曰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
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
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于盧植收名
斂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
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

赴殞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穎
子頵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袁宏後漢紀云北地諸豪帥相率而降諸將多有
言功者馮異獨默然上璽書勞異曰枸邑孤危亡
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美摧敵
殄冦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
今遣太中大夫齎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
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吊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二軍
之士莫不感悅袁宏論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

異能讓三軍賴之揚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
無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
於顏回虞書數德以克讓為首仲尼稱顏回之仁
以不伐為先郤至矜善兵在其頸慶父上人終喪
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
小人之惡行也
晉書郭默擁滋口叛使亮會陶侃討破之亮還蕪
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
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

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
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
許之
又逆賊李辰別帥石冰畧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
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
內史顧秘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
賀循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
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
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

賞一無豫焉
又王濬為王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為有司所奏
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
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
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
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
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
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
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渾能無愧乎濬曰

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
胷中是吾褊也
又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
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
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
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
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
識莫不高彬此舉
又周訪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

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
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
重之
宋書王鎮惡既敗走姚泓高祖將至鎮惡於霸上
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
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
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梁書馬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
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

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
功可論
又馮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
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
讙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
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
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
之大樹將軍也
北史魏邢巒平豫州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

之巒曰此陛下聖畧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
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七
伯讓功而弗處
又韓顯宗統軍次赭陽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
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
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
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
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
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

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欽毫卷帛辭上而已帝
笑曰如卿此勲誠合第位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
又元定有勇略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
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又蔡祐每從征伐爲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
無所競周文每嘆之曰承先祐字口不言勲孤當代
其論叙
又隋文帝嘗從容命高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
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于蔣山苦戰破賊臣文

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宋史狄青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
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
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
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
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
元史臨江梁氏曰伯顔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如
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衾
未嘗言功

長水日抄云范文正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
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曰頃接邸報共有恩命改
職增秩誠爲光寵第朝廷不欲吾輩來了邊事今
涇原全師敗沒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
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
職豈能服其心何顔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
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朝廷責
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
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以和戎爲二府

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罪
己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何以慶爲從
世邊將失利至罔虜邊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加
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是所謂体國忘私者
何有
擱翁談曰范通浩星賜之言一也王濬從之則爲
功臣自全之上計充國辭之則爲老臣謀國之遠
圖要在各得其體未可執一論也
平吳之役渾濬爭功致于淸議而唐彬獨能自屢

于不競倘亦有范文子後入之風乎

將帥既受斧鉞擒生斬馘皆其分也胡虜自伐哉乃若掩敗為功妄飾首虜如顯宗所云髙以長縋虛張功捷者竟為輓近邊將故事吾于是有感

楚以衆克 成公二年

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林楚侵魯及陽橋故曰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二年蓋十三年矣）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杜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杜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恵恤其民而善用之（林楚莊王臨終屬於群臣之辭）乃大戶（閲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鰥）救乏赦罪悉師（林悉起楚師）王卒盡行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林言衆之不可以止而不用公子嬰齊為政猶以楚師之衆克遂有功何况英明之君而得衆以善用之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林大誓周書篇名曰[illegible]民雖離則離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

呂氏春秋曰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軍雖大[illegible]多無益於勝軍大率多而不能鬬衆不若其寡也

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illegible]

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

戰國策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一本作竿即竽字誤同）鐔蒙須之便（鐔珥鼻也蒙須就為劍絕猶蒯緱也）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若無十餘（恐即七文為字）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

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嘆息曰單不至也

史記王翦傳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

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代李信擊荊荊人遂敗走

漢書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

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二發軺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

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

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封爵關內侯師古曰彡音所廉切又音先廉切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

多音先冉切

困學紀聞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捫蝨談曰每謂兵家用寡難用衆尤難衆之不可以已誰不知之顧非以有能之將御有制之兵衆之為害也乃甚於寡新莽秦堅不皆百萬師乎乃昆陽淝水之敗亡不旋踵安所貴衆哉故因楚師之以衆克而祇以知用衆者之未易也

善鈞從衆 成公六年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 繞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杜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申息楚二縣 禦諸桑隧 杜汝南朗陵縣東有上蔡 里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 杜武子欒書 武子將許之 知莊子 荀首中軍佐 范文子 士燮上軍佐 韓獻子 韓厥新中軍 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 杜本意為來救鄭楚不与我交吾 事役蔡以至于此是因敗師而遷之 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 遷我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 雖克不令 天一文之而可以下令于衆 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 杜大夫公出故曰師以大小不足 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 杜盍何不也 所至反 盍户反 子為大政 杜中軍元帥 將酌于民者也 杜公以心民之 子之佐十一人 杜六卿之佐 其不欲之者三人而已 杜知范韓 欲敗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杜文之書之人 同占吉凶之二人言吉 林言今若之三人 一人之三人 則當之 武子曰善之者衆 杜之子也 林書之見之 善少者如一文之其人 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 杜人心之同之者不 而吉 之

故曰衆之主也杜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之義且為八年晉傳荅樂皆得從衆

傳侵蔡

六韜太公曰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三畧曰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于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衆得人矣亡國破家失人矣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莊子云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異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徼倖也幾何徼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呂吉甫註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体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于為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

衆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徼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

淮南子云得道之兵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于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杅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得其憂同也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

楊子云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憞惡也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胡傳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于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舉爲是弗伐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罪之[illegible]

卿師師伐鄭于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師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捫蝨談曰甚哉欒武子之善從衆也夫八人三為衆固也如以常情審所從莫衆于八人而三人為少不欲戰者三人而惟是之從不幾違衆乎不知此正武子之善從衆也聞之曰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欲言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武子得之矣鄢陵之役不欲戰者惟范文子而郤至不能從也卒以遺其內憂彼蓋知從衆而不知從善者乎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二子奔命 成公七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杜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杜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要音腰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杜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林讒慝指其譖貪惏指其分室也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杜壽夢季札父林先是吳人自安僻陋未嘗與中國相通至是巫臣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林先是吳未嘗射御故巫臣教其射御未嘗乘車故巫臣教吳乘車未識戰陣之法故巫臣教之戰陣吳常屬楚故巫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

八命

以兩之一卒適吳

巢伐徐（杜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杜救徐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子重自鄭奔命（杜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

命（林吳人一歲之間七為楚宗故子重子反凡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

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杜上國諸夏）

左傳附注云案杜注謂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若如所言是卒大于兩傳文當云卒之一兩不當云兩之一卒也舍偏兩之一一馬此語亦難曉孔疏亦云仡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艱澀或有誤文

王海陳祥道曰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E于車車之制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将卒有所芘兵械衣裝有所齎昔周伐鄭用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鄭之戰楚君之戎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

教吳乘車

左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又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以是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捿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巧之異也

史記漢文帝遣宗室女主公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利害處

又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

五代史盧文進之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餽

奔命

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抄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

後漢書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崔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入犯常為邊最

樊槐歲抄余子俊言邊務曰門庭冦至車戰為宜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横以為營營車附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

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過其驕横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

玉海云車戰之法自古有之故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與虜戰皆用車勝近事符彥卿破虜揚城亦以拒馬為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

出騎兵掩擊之惟天寶祿山之亂房琯于潼關陳車以戰遂至敗績蓋狹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必須平原廣野雲布霧散馳逐往来士卒前無所依後無所據故胡騎雷動飈至易致退縮苟非運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扼駕以牛布為方陣四面皆然東西鱗次前後櫛比車上直槍以刃外向又垂皮革以防火攻列士卒于車外前行持槍稍後行持弓弩賊至令兵士上車每

車載四人皆持弩軍之內數十步間建六車或四車上為重樓施強弩賊至擊鼓為節以射之虜不能犯必當散去乃出騎兵擊之此中國制虜之要術也夫人平居猶復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陣御突騎之輕飈而無所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蘇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在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而進故出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附困學紀聞云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于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貞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貞女貞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捫蝨談曰巫臣之使吳也教吳叛楚中行說之使匈奴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翁侯信之敗沒也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此皆中國之自為間也如此輩令為中國用未必收其益一為中國間則啓釁挑禍恒必由之欲杜疆場之患者必先絕中國之間而後可

晉殺鄭使成公九年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林伯蠲鄭行人行成求成于晉也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林非待行人之禮二國以兵相交使者在于兩師之間可也杜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杜陳與晉故

後漢書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有第一城畏誅堅守光武入關將自征之寇恂諫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

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忘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魏志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拜李通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晉書曰初吳之未平也周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第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載記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使人常煒聘于慕容儁儁使其記室封裕詰之乃積薪置火于其側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以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

又慕容冲擊符堅將進逼長安堅遣使送錦袍一
領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
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南齊書沈攸之反遣使報張敬兒敬兒勞接周至
為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
列伏于廳事前斬之
魏書鹿悆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
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為蕭衍愛子
衆義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悆遂請行

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
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
總彊兵內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來
至之間為綜軍主程水潤所止問其來狀悆答曰
兵交使在自昔通言後竟得還
舊唐書迴鶻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詞結歡
潛伺邊隙張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
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
死竟不遣之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

宋史元昊反循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尚書左丞
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橫大
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既驕橫可暴其惡
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
附白帖云樂祈不敬雖聞可討之辭伯蠲無辜終
貽非禮之誚
胡傳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故傳稱執其君）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
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

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
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
有能救之名
捫蝨談曰鄭人沒賂背華即夷洵有罪矣晉執其
君而復殺其使蹊田奪牛罰不已重乎君子謂晉
殺伯蠲不如其釋鍾儀

南冠 稅楚囚 之琴

晋釋楚囚 成公九年

晋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杜南冠楚縶拘執。縶中立反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稅吐活反徐始銳反召而弔之杜弔其被囚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杜泠人樂官。泠力丁反依字作伶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杜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杜南音楚聲。操七刀反下同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杜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杜言稱先父之職官是不違背其父祖之本業琴作南風之操是不遺忘其風土之舊俗。語魯操反背音佩下同稱大子抑無私也杜舍其近事而遠稱少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小名其二卿尊君也杜尊晋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杜林不背本業是為愛親之仁不忘舊俗是為安土之信無所私黨是為盡己之忠尊君卑臣是為臨事之敏杜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杜愛有差等故應接事物當以仁為主信不可易故以信而守之忠無所偏故以忠而成之敏無不達故以敏而行之杜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

南冠 稅楚囚

晋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杜為下十二月晋楚結成張本○去戶臘反

左傳附注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後漢輿服志引胡廣說亦如此然傳云南冠未知其是何等冠也故杜注惟云楚冠而已應胡之說皆未然

後漢書桓帝擢程昺為度遼將軍昺到營所先布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于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昺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安然無警

晋書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

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

南史宋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檀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逕進洛陽議者以為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于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北史周廣川公測為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数相抄竊或有獲其

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而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

周書陸騰為東魏陽城郡守時太祖大軍東討兵威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月餘城陷被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東州人物又叙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帳內大都督

舊唐書盧簡求辭翰縱横長于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屈雜虜邊冦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陁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為盗不息簡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忻然聽命

宋真宗朝名臣傳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羌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羌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蕃落感其恵訖受代無犯

塞者

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劉向別録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渤海人趙定也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

琹時閑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

呂氏春秋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晉書西海太守張肅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張寔以肅年老不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

周書趙師子邪利天水人也在隋為知音至唐貞觀初獨步上京遷入琹苑傳之稽氏累代居曹遂令曹郡琹者所脩五弄具列于曹妙傳濮州司馬氏琹道不墜于地師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俊决也

困學紀聞曰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録之

藝苑危言有娀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禹省南土嵞山之女令其媵候禹于嵞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夏后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入民室其主方乳或曰后來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有殃孔甲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折橑斧斷其足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封于西翟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為西音所謂四方之歌風之始也

附戰國策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之備安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

捫蝨談曰鍾儀一楚囚耳乃其稱先職操南音雍容嫺雅有君子之度見釋晉侯夫豈以乞憐得之者哉無何楚公子辰如晉請脩好結成報鍾儀之使也兩國脩睦儀寔為之儀于是益足為楚重矣晏元献謂之賢于由余信夫

晉師乘和 成公十三年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杜 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杜 代荀首）士燮將上軍（杜 代荀庚）郤錡佐之（杜 代士燮）韓厥將下軍（杜 代郤錡）荀罃佐之（杜 代趙同）趙旃將新軍（杜 代韓厥）郤至佐之（杜 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為右（杜 郤毅郤至弟 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杜 帥軍帥 乘車士）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林 戰敗績不書者蓋以晉稟周命以伐秦師直有功且不使秦得與晉及諸侯戰也 成差女父皆秦大夫 杜 不更秦爵 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從書戰時公在師侯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

易經豫利建侯行師程子曰兵師之與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

淮南兵畧訓曰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使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必[illegible]

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蚈馬蚈也）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

武侯曰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其衆者乎

魏志于禁屯潁陽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太祖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魏志注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

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参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附尚書故實云西平王始将禁軍在蜀戍欒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進魏公者数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晋公善説然後並處中書一日因内宴禁中出瑞錦一疋繋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捫蝨談曰師克在和審矣頗所謂和者必師與士聯為一心動若臂指而師寔主之帥以和倡士卒不以和應者未之有也故曰将相和調則士豫附又曰将相不和國有大咎以區區晋國循收功于帥乘之和持廟議者必先之以和衆而後可

鄢陵之役 成公十六年

晋侯将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晋可以逞杜逞快也晋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晋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林言不可以當我執政之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将中軍士燮佐之杜代郤錡郤錡将上軍杜代荀庚荀偃佐之杜代郤錡韓厥将下軍杜代荀罃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杜荀罃下軍佐郤犨代趙旃将新軍於是新上下軍罷矣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杜軍讓有禮故知其将勝楚戊寅晋師起鄭人聞

有晋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杜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林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将中軍杜子反令尹将左杜子重右尹子辛将右杜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杜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林澤也刑林法也詳林祥也義林宜也禮林理也信林實也戰之器也杜器猶用也林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如器用之不可闕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杜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杜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杜群生得所上和下睦周旋不逆杜動順理求無不具杜下應上各知其極林極中也各知其極無有貳心故詩曰立

戰之器

我烝民莫匪爾極杜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杜敦厚也厖大也林和同以心惟君上之為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杜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杜不施惠而外絕其好杜義建利不瀆齊盟杜不祥瀆神而食話言杜信不守物奸時以動杜襍月令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杜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林民不知君上之信或進或退皆隋罪戾不知所從人各憂恤其所底至之地其誰肯致死力以與晉戰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林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左氏兵畧　卷之一九　二十二　四百六十九

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杜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杜楚救鄭之師恐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杜紓緩也林言我詐為畏怯逃避楚兵君臣偷省可以緩晉國之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能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杜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杜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外寧必有內憂

塞井夷竈

六間

陳而不整

軍而不陳

陳不違晦

在陳而囂

杜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杜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杜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林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故外患既息內患不生至於中才常主外患既平未有不以驕亢而生在內之憂患者何不姑釋楚患不治以為晉君之敵國外患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杜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杜匄士燮子。古害反又音蓋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林軍中必塞井竈以自給今為楚壓晉軍戰地迫狹故自塞其井自平其竈以為戰地楚壓晉軍不可出陳故結陳於晉之軍中杜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

左氏兵畧　卷之十九　二十三　五百五十七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林其父執戈以逐范匄怒其多言言晉軍勝楚是天厭晉於亂亡晉軍不勝是天畀晉以安存童子豈知此意欒書曰楚師輕窕。林窕亦輕也窕赤弔反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林子重子反二卿相惡不和一間也王卒以舊林楚王之親兵罷老不代二間也鄭陳而不整林鄭師從楚雖成陳而不整齊三間也蠻軍而不陳林蠻夷從楚雖成軍而不結陳四間也陳不違晦林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今楚壓晉軍而陳不避晦日五間也在陳而囂杜囂喧嘩也。囂許嬌反徐敖五高反合而加囂杜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

登巢車

有鬬心（林人懷所底各懷後顧莫有戰鬬之心六鬬也）舊不必良（林王卒以舊必非精）兵以佗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巢車車上為櫓○巢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杜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走）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林言晉軍有騁走者或左或右何也）曰召軍吏也（林軍吏散居軍中故左右走而召之）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杜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杜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杜左將帥右車右○乘繩正反下同）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禱也（杜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杜公晉侯林伯州犁晉人知晉之情故以晉侯之卒告共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杜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林賁皇知楚之情故亦以楚王之卒告晉侯）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杜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惮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分良擊左右
合擊中軍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林請分晉精兵以擊楚之左右二軍既擊楚左右軍乃以晉三軍聚合而擊楚中軍之王卒）（杜萃集也）必大敗矣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杜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杜此卜者辭也[illegible]）

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蹙子六反）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杜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杜淖泥也○淖及孝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杜違避也左右行林晉師乃皆相違避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林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林晉厲公之車陷於泥淖中欒書見公車陷淖故欲載晉侯以行）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杜在軍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林言書既當大任又安得專命復為戎御）且侵官冒也（杜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林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杜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

掀公出淖
射徹七札
夢射月

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杜掀舉也○掀許言反云林毅舉之則公軒起也近反）又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尫烏黃反蹲在尊反徐在損反又才官反）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杜二子以矜王）王怒曰大辱國（杜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杜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楚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杜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杜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杜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杜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

不命

問弓

韎韋跗注

諜輅之

內旌弢中

杜弢弓衣林中吕之項伏於弓衣亡也 錡以一矢復命杜言一發而中 郤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林免其首胄而趨走疾如風皆

致恭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問遺也林工尹楚官名襄楚共王使遺郤至

以弓答其意 曰方事之殷也杜殷盛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

杜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林韋熟皮也○韎莫拜反又音昧徐莫蓋反跗方于外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杜恐其傷林此皆問勞郤至之辭 郤至見

客免胄承命林免胄以承楚王之命示敬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

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林間猶近也 不敢拜命林禮介者

不拜介甲也故不敢拜楚君之命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

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杜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

若今撎 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杜從逐也 其御杜溷

羅曰速兵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林鄭伯之御屢回顧心不

在御馬之可及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 乃止杜二年鞌戰韓厥已

辱齊侯 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

而俘以下杜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茀甫勿反翰徐音寒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

旗是以敗於熒 乃內旌於弢中杜閔二年熒戰在 唐苟謂石

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

搏人以投

止乃死杜敗者壹大謂君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

戰當死 楚師薄於險杜薄迫也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林叔山冉楚人

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杜王有命藝 乃射再發盡殪林殪

死也言所射矢無虛發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

止杜以手搏晉人以投其車中晉人之林以冉折其軾杜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囚楚公

子茷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

謂夫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林言楚人謂見之旌旗令尹子所

重之在也 彼其 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林言晉國好以齊整為勇 曰又何如杜又問其

餘 臣對曰好以暇林於急遽之中好以閒暇為勇 今兩國治戎行人

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杜攝

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林榼飲器

杜承奉也○榼苦盍反 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

從者使某攝飲林使行人致辭車右主戟刺持矛其職也故云使某鍼待君而持矛其行

人名 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林不亦識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杜知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林免

脫也脫使者而復鳴鼓 旦而戰見星未已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杜夷亦傷也 補卒乘杜補死亡 繕甲兵杜繕治也 展車馬杜展陳也 雞鳴

逸囚
獻飲子反
而食

而食唯命是聽杜後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林蒐閱車乘補監士卒徇似俊反蒐所留反秣馬利兵林秣穀戰馬脩利兵器脩陳固列林脩明行陳堅固行列蓐食申禱林食於寢蓐之川申重祈祝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杜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杜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杜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杜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杜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杜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杜瑕楚地也王使謂子

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杜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林言今共王自在軍中子反無以為己之過杜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林時子反為中軍帥故言臣之卒實奔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林而汝也言初時子玉隕喪師徒汝亦聞子玉自殺之事矣何不圖謀其事令自殺也杜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林大夫謂子重側子反名言雖無先大夫子玉自殺之事子重以義責我已敢不引義自戕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戰之器
外寧必有內憂

孔疏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辯六事施用之處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戰勝之意也自今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事也民不知信以下言禁必敗之意也

文中子云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

國語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爭盍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阜衆也

晉書王羲之與會稽王牋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

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
又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
蔡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
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
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
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
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斃
也
舊唐書郭元振察吐蕃事宜還上疏畧曰善為國

者當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夷夏晏
安昇平可保
蘇子曰料敵勢彊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
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
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
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
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
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
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
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
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
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
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
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
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
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

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
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
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
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
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
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
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
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
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

以為國之疆弱而國之疆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
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覇
黄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
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
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
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
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
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孫子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曰勵志也

杜祐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無生
意不殊死戰也

司馬法曰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　劉寅曰任
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士無餘財之意節
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
項羽沉船破甑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
負任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啓衆人
之意使專一心志奮勇而戰

國語云鄢陵之役荆厭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

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
而言姦也必為戮苗棼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荆師
於鄢陵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
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
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
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
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史記孫臏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又明日
為三萬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固知齊軍怯入吾地
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并行逐之

舊唐書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王世
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為五柵世充每日出擊陽
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于
南方少留兵繞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于營中
夷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
之讓以數十騎遁去

國語晉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

陳而不整軍而不陣

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衆闘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卻至

孫子曰勿擊堂堂之陣勿邀正正之旗　注云堂堂大也正正齊也

兵書要訣云正正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陣也堂堂不冐亂也不可就而擊之也

吳子曰齊陳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闘楚陣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舊唐書太宗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illegible]

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長孫無忌李靖設伏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匈奴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

不逆晦

孔疏云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盛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雞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為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

黃帝問玄女兵法曰戰鬭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　六神甲子旬在河魁甲戌

旬在傳送甲申旬在勝光甲午旬在天罡甲辰旬
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比六神為戰主
後漢書云更始大将軍樊参将数萬人度大陽欲
攻鄧禹禹遣諸将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参首於
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我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
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将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
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
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
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将鼓而並進大破之

北史慕容賀驎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
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
曰紂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
勝乎崇無以對
避暑録話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
為諱春秋晋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
震夷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

在陣而囂

尉繚子曰将已鼓而士卒相囂者内自敗也
隋書尉遲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
鄴城女子觀戰者数萬人宇文忻與高熲李詢等
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于是擊所觀者大囂
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
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
舊唐書史思明将周摯為李光弼将荔非元禮所
敗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将攻之光弼遽率衆入
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為公
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将戰及期不決謂諸将曰向
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

爾往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
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
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蕃将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
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
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
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
捨玉策馬赴賊有一人将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
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
槍者絹五百疋須史郝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

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
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玉換
馬復入决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
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
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擊

唐書李勣圍遼東城太宗次遼澤高麗發新城國
內鐵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率張君乂逆戰
君乂卻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扠散卒
乘高以望見高麗陣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又僕固懷恩與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
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
出繚賊左舉旗為應破賊壁死者數萬史朝義擁
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朝
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
馬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
入衆囂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
降者三萬朝義輕騎走

又賊必復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廣平王
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
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衆兵十萬陣長
安中賊皆出素畏回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
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

孔頴說文云轈兵高車如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
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

海錄碎事陳勝攻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
門中注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
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

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
也

魏書太祖圍中山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
其衆曰慕容寶棄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

避戎夜語云攻城之具有火梯雲梯編梯鵝車洞
子撞竿兜竿之數火梯雲梯編梯皆與城櫓齊高
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俯
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
之

司馬法曰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劉寅曰簡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衆人之強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擊其左右是也

舊唐書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遣其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誡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斃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佖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

金史太祖曰視其中軍最堅處其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

唐書代宗狩奉天李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朱泚軍于醴泉

宋史曹彬等征幽州劉保勳以本官知幽州行府事子利涉以開封兵曹督芻粟隨軍常從其父會王師不利濟巨馬河更相蹂躪多死保勳馬陷淖中利涉自後掀出之力不勝人馬相擠壓遂俱死

左傳附注云蹲甲而射之徹七札馬蹲之訓聚於義未詳又不解札義案太玄曰比札為甲考工記函人注革堅者札長疏云一葉為札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葉緣如之

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　按列女傳齊景公作晉平公

南史魏圍司州大造梯衝攻圍日急蔡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之皆靡

舊唐書薛仁貴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

水經注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

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吕錡射中共王目王召養由基使射殺之亦子反醉酒自斃屢也

能改齊湯録云開封府鄢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隱音煙非是按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六年鄢陵之後陸德明音義曰鄢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鄢漢曰傿後漢晉隋曰隱音焉亦音偃然則一字通用耳

說文云寢寐而有覺也从宀爿夢聲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寢之吉凶一曰正寢二曰噩寢三曰思寢五曰喜寢六曰懼寢

魏志鄧艾當伐蜀夢在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蹇蹇繇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晉書楊椎為春陽令舉兵拒王敦城陷為敦所禽初椎被執之日其夜夢乘車挂肉其旁占曰夫肉必有筋斤也車傍于斤吾其戮乎尋為王敦所害

異苑符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日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遠行出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覆復以問云江右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續晉陽秋符堅之遣慕容垂伐中權翼諫不聽于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以八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垂遂别路而進翼伏兵遂不擒之

宋書劉牢之與劉敬宣謀共襲桓玄敬宣夢丸上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

舊唐書李晟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勇敢絶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鬪頗傷士卒忠嗣募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

孔疏不遺人以物謂之為問問弦多以琴問于

韎韋跗注

以予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孔疏鄭玄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赤為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為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為衣裳則衣裳不連聘

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玄云其服盖韎布以為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為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杜言連者謂要脚連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郤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服必鮮華故楚王偏識之

杜之

說文韎蒐染韋也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

孔疏說文云諜軍中反間今謂之細作人也此欲令諜迹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為輕兵單進逐鄭伯之前逆拒鄭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間亦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

内旌

孔疏旌謂鄭伯所建之旗弢是盛旌之橐也周禮全羽為旞析羽為旌謂空建鳥羽者也但凡旗竿首皆有析羽故旌為之總名故此傳鄭伯與子重所建皆以旌言之其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旂子

重所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子重為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

摶人以投

子犇子曰吾丘鳩年十有五即以勇力聞及其壯狡也四隣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

絕脰而食

晉書王如懼石勒攻已乃厚賂於勒結為兄弟勒又假其疆而納之時侯脫擄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

脩之勤素怒朓貳巳憚如脣齒故不攻之及閗如
言甚悦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鷄鳴而駕後出者
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拔之勒遂斬朓
後漢書光武令岑彭率傅俊臧宮劉宛等三萬餘
人而擊秦豐拒黄鄧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
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
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
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
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閒伐木

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
又張步人將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
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
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
趣脩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
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
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
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
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

臨陳斬邑
又班超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
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
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
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
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
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
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

自是威震西域
五代史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
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
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
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
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
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
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
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皆

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宋史岳飛討曹成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

歠飲千反

呂氏春秋曰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抱朴子曰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會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

後漢書劉梁著辯和同之論其辭畧曰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為害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

載記劉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石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比出復飲酒斗餘至于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

宋書孝建元年二月南譙王義宣報魯爽秋當同

舉奕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世祖遣左將軍薛安都討之安都進軍與奕相遇于小峴奕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奕倒馬

異苑云魏文帝幸許昌見徐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

梁書鄧元起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平蜀絕飲蜀土翕然稱之

魏書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劉尼昏醉

兵陣不整顯祖以其功重特恕之

北齊書薛孤延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

舊唐書德宗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楊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勲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于道路他軍無孑遺唯惠元一軍瓶罌不發上稱嘆久之降詔書慰勞及田悅反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

宋史趙方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

元史千戶散竹帶以嗜酒失所守大良平罪當死錄其前功免死令往東川軍前自效

附東坡志林云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託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莫不高彬

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文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慾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也

潜蒼子曰文子事景公未嘗[illegible]驚而厲公即位無道故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人不是多難而豈無難矧驕奢如厲公耶至於鄢

陵歸而祈死非有先見之明其能然乎此武子之
德所以不泯也故左氏書曰卒而蘇欒城古史謂
自殺何哉
捫蝨談曰鄢陵艾陵之役獨范伍二子以為不可
及倖而勝也二子之言幾不驗已既也晉勝而欒
鍾匠麗吳勝而亡不旋踵丁其辰而追念二子寧
有及哉
欒鍼掀公出淖而君父俱全劉利涉掀親出淖而
父子並隕遇有幸不幸而忠孝之道斯兩無媿矣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子重伐吳 襄公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杜簡選練也）克鳩茲至於衡山（杜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以組文被練練袍[illegible]練力調反被音披）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林子重止于衡山使鄧廖帥之以侵吳吳人要其中路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杜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杜楚人以是歸咎于子重子重亦以是生事為已之病杜憂恚故成心疾）

孔疏云賈逵謂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半卒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

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
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
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
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君練以
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條繩不可以爲衣服
安得以爲甲裏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
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披覆衣
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
要愜人情

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鄭玄註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扎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
年註革堅者又支久
凡爲甲必先爲容註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式
然後制革註裁制札之廣袤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
若一註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
以其長爲之圍註圍謂札要廣厚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註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大孰則革柎無強曲橈也玄謂摯之言致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
空欲其窓也註鄭司農云窓小孔貌窓讀爲宛彼北林之宛眡其裏欲其
易也扎無敝也敗眡其朕欲其直也註鄭司農云朕謂革制槀之
欲其約也註鄭司農云謂卷置槀中也春秋傳曰槀甲而見子南舉而抵之
欲其豐也註豐大衣之欲其無齘也註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眡
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
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槀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
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註周密致也明有光耀鄭司農云更善也變隨人身便利
漢制攷云司甲注今之鎧也疏今古用物不同
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從金爲

字也
晉書元帝欲討王敦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
敦死於是下詔曰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鉞承凶
究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王等精銳三萬水陸齊
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庾等被練三千組甲
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
能改齋漫録司馬文公曰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尚
者將戰則選兵馬爲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
甲處于陣後其次給五分衣甲處于中間其下者

不給衣甲處于前行故未嘗教閱而民皆習于騎射

李靖兵法重進輕退遇達險阻可邀而取

蜀志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進軍與張飛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

北史韓褒爲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褒已先勒精

銳伏于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怠玩縱伏盡獲其衆

又杜洛周反幽州魏常景爲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

周書齊神武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宇文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擒

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

又裴寬鎮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兵邀擊無不克之

唐書武德末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騰突挑戰太宗怒欲擊之李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

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幼而遁

又陸贄曰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

宋史太宗曰北虜輕馳易退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即分騎兵邀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

又楊業子延昭上言契丹頓澶淵去北境千里人馬俱乏雖衆易敗凡有剽掠半在馬上願勅諸軍扼其要路衆可殲焉幽易可襲取不報

將畧提綱賊入境內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俟其四散搶掠其衆必分我當潛兵于鄉村擊之或待其將歸預爲分兵伏于歸路從三分之二以邀擊之

又㬥寇來刼掠牛馬財貨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銳犯之未必勝俟其去則邀擊之

㨗錄談曰杜元凱以挑釁生事罪于重固當第原其心豈不欲爲國家振威稜拓邊境乎如輙從而苛責之是將使任事者首尾多畏而天下事究竟無可爲者矣何也人情方苟身無事誰肯輕扞桃釁之罔也者故君子寧無咎子重

魏絳戮揚干僕 襄公三年

亂行殺僕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杜：行，陣次。曲梁，晉地。）林魏絳戮其僕（杜：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杜：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林：斯，此也。使臣爲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爲武（杜：順，莫敢違。林：行師御衆以承上命莫敢違逆，是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杜：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杜：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杜：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杜：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于司寇（杜：致尸于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林：使干犯軍旅之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杜：魏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林：請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林：以刑當其罪，能以刑佐治民之事。）反役（林：反自雞澤之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杜：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食音嗣，又如字。）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

僕會書

士富為侯奄 杜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國語云晉會諸侯於鷄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
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
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赤對曰臣
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亡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劒士魴張老交止之僕
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
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
有死無犯爲敬君不説請死之公跣而出曰寡人

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
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孫子曰法令孰行　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
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玆所謂設而不犯
犯而必誅
尉繚子曰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
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
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
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
内互揭之免其罪　直解曰羅地二字未詳或曰
犯禁者也謂有犯禁者當自揭其伍
又曰戰誅之法云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十長
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
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靖曰臣頃討突厥總番漢
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干斬一莊賈亦推赤
誠存至公而已矣
武侯將苑曰大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在

也禍福之所繫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由束猿
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辯青
黄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
利誰懷鬬心雖伊吕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
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
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勅矣
史記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
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
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

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
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
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
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
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
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
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援枹
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
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

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
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
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
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
馳云何軍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
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
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後漢書祭遵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
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
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又張溫出屯美陽令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
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
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賴之乍古
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
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君縱之自虧威重後
悔何及

襄陽記諸葛亮誅馬謖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
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
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
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
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吳志呂蒙至南郡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
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
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
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晉書荀晞字道將為兗州刺史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此

南齊書李安民行南徐州事域𠛬參軍王迥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于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

魏書宋弁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有盜馬靽者斬而徇之于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

舊唐書李晟軍入京城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伷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

又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謂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

唐語林王悅為盩厔鎮將清苦蕭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由是秋毫不犯

杜氏通典曰昔馬謖軍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椽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如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在重

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濫矣

石林燕語云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燕于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illegible]徑斬之不須奏

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
賜燕講武殿酒二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無
敗事昨西校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納于上前上徐
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
将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爲白紙則必入
梟

宋史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
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将無得妄
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乗青未至輙以
歩兵八千擊賊潰于昆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
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将堂上揖曙起并
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
靖相顧愕眙諸将股栗莫敢仰視

又岳飛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飛立斬以
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
屋餓死不鹵掠

又孟宗政權棗陽軍初眂事一嬖僕犯新令立斬
之軍民股栗

談圃云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
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有婦人責號于道一卒倍
取青捜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将責陳曉遺節制
亦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下股栗自
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隆平集云至道二年遣将五路伐繼遷王超将兵
六萬趍援夏州子德用從行爲先鋒年纔十七部
萬人戰鐵關斬獲甚衆進師烏白池它将失道虜
勢頗鋭超持重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

虜遂却乃領衆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先據要
害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
繼遷引避之

岳武穆逸事云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
于宜興命親将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寄諭親将
選精鋭具餱糧潛爲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即入
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
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
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人

擅自動揺遠吾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某所爲蓋夫人亦嘗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

鶴林玉露云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栗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

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韓忠獻公遺事云公因韋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漢書胡建守軍正丞　時監軍御史爲奸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 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 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時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在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

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 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 執事不諉上 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于上也 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 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捫蝨談曰魏絳戮揚干當法令之初行也李衛公

不戮一揚干衆法令之素行也湥令初行惜斷斬
方可示威法行素行即推誠足能攝衆夫各有攸
當耳

楚不伐喪 襄公四年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北軍禮不伐喪
孔疏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
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
吳志曹公聞孫權喪欲因喪伐吳張紘諫以爲乘
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
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
太守
魏書劉裕死太祖欲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曰陛
下不以劉裕歘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
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匄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
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
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于
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荊揚南金象齒羽
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
隋書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高熲節度諸軍會
陳宣帝甍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

舊唐書太宗徵高昌王麴文泰入朝稱疾不至詔以侯君集討之軍次磧口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

捫蝨談曰困學紀聞云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愚于楚不伐喪亦云

和戎

魏絳和戎 襄公四年 晉侯賜樂十一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林子爵也嘉父其君名）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杜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林勞頓晉師以伐戎而楚若伐陳國則晉必不能救陳是棄絕陳國之好也中國諸侯見晉不救陳必皆背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杜荐聚也易猶輕也林以貨財為貴重以土地為輕易○荐西賤反又才遜反或云草也易以豉反）土可賈焉一也（林其土地所產可資商賈）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杜聳懼狎習也林晉之邊鄙與戎為和更不恐懼民皆狎習於其田野耕曰稼斂曰穡收斂之人成其嚴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林四方諸侯皆畏威而懷德）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杜頓壞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杜以后羿為鑒戒林用明德為諸侯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杜悝觸蠲皆樂師名○蠲古玄反又音圭）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杜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林廣軘車相耦）

乞十五乘○軘徒溫反 凡兵車百乘〔杜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鍾二肆〔杜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杜鎛磬皆樂器○鎛音博〕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杜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杜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子樂之〔杜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林諸侯無邪慝之行〕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杜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下同〕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便蕃數也言遠人相率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杜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林先事而思則事事有其備先事而備則憂患自無〕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杜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林晉有戎患則目歲四竟之御戎不能濟河而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林君不可廢而不用臣不可廢而不受〕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國語云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荐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翟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水經注云無終縣故城東無終子國也春秋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是也

史記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

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月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又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鳥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後漢書班超既攻破姑墨石城欲因此叵（猶遂也）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

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後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使假鼓吹幢麾

魏畧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田豫

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輙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于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載記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苻堅遂請田内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于是入居塞内貢獻相尋

北史蠕蠕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庫狄峙往峙狀貌魁梧善于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為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

王海云當武帝而言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為忘讐君子之守義者皆力爭和戎不可以槩論也

荐居

孔疏云釋言謂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也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左傳附註曰疏引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無常處今案古字荐薦通漢書中軍傳北胡隨畜荐居蘇林云薦草也顏師古注援此傳文曰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也住

賜樂

國語云晉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人歌鍾二肆及寶鎛輅車十五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𢆯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

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
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
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史記魏世家晉悼公賜魏絳樂三讓然後受之徙
治安邑
魏志夏侯惇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
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
石之樂況將軍乎
舊唐書突厥寇并州時鄭元璹充使招慰突厥從

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塡映山谷及
見元璹責中國違背之事元璹隨機應對竟無所
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慙不能報元璹又
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
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
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
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
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
不絶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

即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
使邊亭息警燧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
之錫固當非遠
舊唐書唐紹疏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爲軍容昔黃
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棡鼓曲有靈夔吼鵰鶚
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
又德宗嘉李晟破賊功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
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
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

以爲榮觀
又張茂昭還鎭順宗賜女樂三人三表辭讓及中
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
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
賜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還職入覲人臣常
禮奉何當此寵賜後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
順宗聞之深嘉禮異允其所讓
附北史高閭表曰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

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
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
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
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闘至相圖逼難以制
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
之孝武踵其前事此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
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
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
側因施却敵多制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

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
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
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
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
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脩立戰場十日
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
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
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
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

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
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
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
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
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
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
懐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
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
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

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
陸宣公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云戎狄為患自古有
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
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
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
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
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觧之
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
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

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
曾莫知兵不鋭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
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
該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
異效是由執常理以禦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
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
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
城朔方而玁狁襄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

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
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
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
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
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
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
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戚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
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
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

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
弊當夷狄盛衰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
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
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
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
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讋
力不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
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
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

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襄太宗之剪亂皆
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
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
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
向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其侮而不從矣
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
卻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強而勞費矣當降屈之
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
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

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
能改齋漫録云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
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
威靈感應亦實士毅堪事之效也按左氏傳九合
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
此語
困學紀聞云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
副使皆力辭顧思夷狄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
脩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

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
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
盟戎柰何居相反以爲慶乃止
曲洧舊聞兆檢討以道於崇寧初嘗爲予言富公
晚年見賓客譽其奉使之功則面頸俱赤人皆不
諭其意予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
勲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兵不習戰徒
以聘問絡繹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較則
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耻增幣非吾

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
知此一段事也
又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
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嘗費三百六十萬緡元
祐二年七月内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
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
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
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二
百餘貫鄜延開祐不在其數比邊自增歲賜以來

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歲關邊五倍之戎羌
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
坡云横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
復生真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
相懸絶如此曾南院帥秦日不肯向西一步其智
識真雄傑人哉
附漢書班孟堅贊曰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
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
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則樊噲季布孝文時

則賈誼晁錯孝武時則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其所見各有異同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至今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有用武而克伐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詘伸異變強弱相反董仲舒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

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欺上天殺愛子何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殊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呼韓邪始朝漢議其儀蕭望之曰宜待以客禮遜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鼠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見識遠微之明矣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聖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

盟府

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遜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孔疏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捫蝨談曰和戎五利魏絳言之悉矣余謂和戎亦利亦害何則和戎後邊鄙不聳因而生聚教訓戰莫支守莫窺則誠利也有如狃於苟安恬然撤警幹且自弱而不振宋之已事不可鑒哉和戎之利遂為主和議者藉口然則絳之功在一時而禍且流為世矣

每謂絳之和戎五利不如高閭之防秋五利由絳之言必且狃之以自弱由閭之言庶足憑之以自固與其利和戎也毋寧利防秋

子產不順衆喜 襄公八年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杜鄭伐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 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杜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孫子曰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劉寅曰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

子產懼後楚果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吳子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劉寅曰如闔閭數勝而敗於檇李夫差數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文子憂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鄭侵蔡獲司馬公子燮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皆所謂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數勝而亡者也齊桓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非三勝而霸者乎武

王誅紂伐奄一戎衣而天下定舜禹之世止於興師征伐有苗非二勝而王一勝而帝者乎後來如項羽數勝而亡漢高一勝而帝亦其驗也

列子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

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晏子春秋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

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荊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莽而民散身滅於崔氏

劉向新序云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南史晉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王規退曰可弔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溫得而復失宋武克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為亂階俄見覆沒

宋書王懿字仲德與劉彥之北伐大破虜軍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還完聚若河水冬合豈不為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

季子言焉

能敗齊潑錄云仁宗以廣源蠻儂智高叛嶺外陷數州乃遣狄武襄出督戰用延蕃落騎兵一鼓而破捷至帝愀然無喜色乃曰殺人多乎

載記苻堅寇晉少子詵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終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

捫蝨談曰有文事者不可無武備無文德者不容有武功鄭僑不順侵蔡之役意念深矣哉老子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僑其殆庶乎

當今不能晉爭 類能而使

子囊知晉不可敵 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林士雅秦大夫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林隨人所能各以其類而任使之舉不失選杜所得選官不易方林方猶宜也所官之人不變其宜其卿讓於善杜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杜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杜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杜種曰農斂曰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林商賈遷有無者工執伎者皁隸為僕隸廝役者杜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林代韓厥將中軍欒韓厥以為晉政咨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林偃避匄居己上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中軍杜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林武將新軍絳佐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林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林雖不及晉國必將出師以踐其言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林武城楚地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杜為十年晉伐秦傳

吳子曰料敵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載記慕容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及遣使來降武帝嘉之

又苻堅議伐晉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伐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止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

類能而使

人馬臣謂師克在和今晋和矣未可圖也
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
任勢　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
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
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
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久盡其材晋
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
好行其志貪者邀趍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

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将威行
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
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将爲命命
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
以爲綱紀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備数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
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

變總覧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
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天文三
人主司星暦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
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
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
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
度飲食備畜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乏用奮
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
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

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
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
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
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
變覧四方之士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
勵三軍使冒難攻鋭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
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
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譎
詐之術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主百藥以

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
食財用出入
虎鈐經云今世之取人也每務其多學而捨其偏
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而用之也是以
善撫恤者勿使頓鬪慮其勞疲而無勇也善守者
勿使進攻慮其遲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與于
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
精悍者使鬪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執者使攖阻
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

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腹者使當鋒利口喋喋
者使其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
者使之揚毀訾詈奇材異識者使預談論深識大
度者使安衆倔強多力者使斬關搴旗善隨地形
結搆者使度樹營柵怯懦者使輦運器用老弱者
使備炊汲諳山川擇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
妖言作辭善張皇鬼神之心推引天命者使揚聲
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阻知往來細大
之蹊路者使通糧儲奇辭偽辨能架虛矜大者使

詹振威德耳目聰明探察敵人情者使伺候奸偽
斂才捉筆者使主戕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歷數之
士善占風雲吉凶者爲候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
爲選日時之士諳蓍龜者爲卜筮之士是四人者
雖推驗體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專一也醫
藥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數增之醫亦如醫人
之數大將軍權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
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不怨則動
有功矣

魏志袁紹與曹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
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南據
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
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又揚阜曰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
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
也
又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
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則制㑹輔陳師命將則立

監軍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

武侯將苑曰古之善鬪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絶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脩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由此者計而避之

又曰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羣議得失以資將用

有詞若縣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爲上賓有猛如熊虎捷如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爲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爲下賓矣

晉書牧府相司馬張耽言于張重華曰臣聞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

又應詹爲江州刺史將行上疏畧曰弘濟時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與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咎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

舊唐書魏元忠上封事其畧曰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推兇而拒暴苟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故魏用栢直以拒漢韓信輕爲

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北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尅謝玄以書生之姿拒苻堅天下之衆郗超明其必勝桓溫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真長期于必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銳之與識畧耳

大唐六典云兵部之職以五等閱其人一曰長材二曰馬射三曰馬槍四曰步射五曰應對以三奇拔其選一曰驍勇二曰材藝三曰可爲統領之用

其尤異者登而任之否則量以退焉然後擬其狀以覈之考其能以進之所以録深功拔奇藝備軍國綜勳賢也

海録碎事唐啟文奎拔知己啓云將軍之舉左旃襲武者咸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才 注漢衛青拜大將軍開幕府舉左右旃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敖等魏信陵君無忌招賢虛右席得侯嬴朱亥等

宋史郭逵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困學紀聞云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脉如善奕觀棊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附容齋四筆云曹操爲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賛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爲害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爲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于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于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賊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讋服而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

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爲護軍而相率還降致于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爲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于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城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捫蝨談曰國以人重亦以人輕故雖當強盛而股肱爪牙之士折衝禦侮之才固不可一日少也晉君類能而使楚遂不敢與爭然則士何負于國哉

誠爲廟社計者胡可使朝廷之上麗無人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諸侯伐鄭 襄公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 杜鄭從楚也 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 杜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鄟音專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杜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 杜二國從下軍 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杜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行如字行道也 甲戌師于氾 杜衆軍還聚氾氾鄭地東氾○氾音凡 令於諸侯曰修器備 杜戰備 盛餱糧 杜餱乾食 歸老幼 杜示將久師 居疾于虎牢 杜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肆眚圍鄭 杜肆緩也眚過也肆赦有罪之有過眚者而後圍鄭杜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也 鄭人恐乃行成 杜與晉成也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杜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從楚之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杜敝罷也 吾三分四軍 杜分四軍爲三部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斬行栗
肆眚圍鄭
三分四軍

杜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杜皆各一動而三來故曰不能楚猶愈

於戰杜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杜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

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杜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斬行栗

孔疏云行道也謂之行栗必是道上之栗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說文古文栗从西从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㮚

肆眚圍鄭

又肆訓為緩緩從罪人謂故赦之也將求民力開恩赦罪赦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為放鄭囚

案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眚也不書圍鄭者此肆眚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不成圍故也

三分四軍

又賈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鄭衆以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抗敵故從鄭說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罷楚使不能也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潰圍出馳走引兵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

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周書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李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于我

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
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栅公
别統諸兵直指後幟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幟欲
前則憚公之躡諸栅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
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幟一敗則
衆栅不攻自拔矣武經摠要亦載
通典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齊神武伐西魏侯
景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
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
若敗後軍承之不納遂敗
又賊若出偏師来攻其將士必勇我當分軍爲三
一使潜爲設伏一爲正兵一爲奇兵正兵先進少
戰即速奔北正兵既退奇兵勒戰直前拒之少戰
亦走敵見兩軍皆走傍又無援必悉兵追逐待賊
過我伏處令伏從後鼓譟而起前走兩陣即返旗
迎戰則勝
金史木虎高琪見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陣宋兵益
堅不可得志乃分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出

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將潜兵上山自
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
元史宋軍餘艘碇于海中張洪範引舟師赴之李
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將戰或請先
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
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
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
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
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
尾以布幔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
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
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
宋師大潰
奇法云敵兵一進一止互換來攻此欲致我疲勞
也我當分軍爲四迭陣遊兵分兩廂作疑兵應急
補空一軍進戰一軍策應一軍食一軍息更戰更
止遞相進退
兵機纂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

敵攻我兩面我分兵以犄之敵攻我四面我爲圜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

胡傳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如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

捫蝨談曰晉以諸侯之師伐鄭喪鄭之貳於楚也鄭不保楚救而行成畏晉之師行有紀也於鄭有舍服之義於楚有奔命之勞知武子可謂善謀矣其兵志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耶至三分四軍更休迭出以佚待勞尤兵家治力之法所自始乎

晉侯息民 襄公九年 楚子息民 昭公十四年

晉侯息民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杜施恩惠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林輸盡也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 杜散在民 亦無困人 杜不匱乏 公無禁利 杜與民共 亦無貪民 杜禮讓行 祈以幣更 林祈禱於神以幣易牲 賓以特牲 杜務崇省 器用不作 林器用仍舊不作新巧 車服從給 杜足給事也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 林晉國上下乃有節度 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杜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又昭公十四年夏

楚子息民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杜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分貧振窮 杜分與也振救也 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杜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 救災患宥孤寡 杜寬其賦稅 赦罪戾詰姦慝 杜詰責問也 舉淹滯 杜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 禮新敘舊 林羈旅方新者禮待之勳故有舊者敘用之 祿勳合親 杜勳功也親九族 任良物官 杜物事也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杜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 杜然丹 好於邊疆 杜結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林以安民爲禮

簡兵

軍識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柰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柰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自此愛民之道也

戰國策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趙君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

又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

後漢書臧宮與馬武上書求擊匈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魏志景初閒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

倉卒王▯上疏畧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
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
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
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
疲于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
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
九州春秋云曹操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吳有長
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

為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則普天之下
無思不服矣
晉書桓宣與李陽平襄陽陶侃使宣鎮之以其淮
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
畧威儀或載鉏耒于軺軒或親芸穫于隴畝十餘
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弊
距守論者以為次于祖逖周訪
六韜事迹云孫皓用諸將計數侵盗晉鄙陸抗曰
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今

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罰訓諸司
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狥名窮兵黷武動費
萬計士卒凋弊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
北史周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
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
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
亦增脩守禦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
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人
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

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
又柳莊至自長安中文帝紿託之意遂言于蕭巋
曰令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
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
室之恩未洽于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
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巋深以為然
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
舊唐書王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
安邊為務嘗謂人云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

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
練士馬鈌則補之有滌亏百五十斤嘗貯之袋中
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諜以伺虜
之隙時以竒兵襲之故士樂爲用師出必勝每軍
出即各召本將使其兵罷令給士卒雖一亏一箭
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
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牣矣

孔疏云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衆言五兵者戈殳戟
酋矛夷矛鄭玄言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亏
矢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
爲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料簡人丁之強弱於宗
丘之地集而簡之且即慰撫其民也　下云簡東
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
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以水皆東流西方居上
流皆謂之上國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
西互相見也　案十七年與吳戰于長岸來澨五
年而云息民五年者平王之意息民五年長岸之
戰吳來伐楚被伐不可不戰雖戰非王本心也

棡𫎇談曰方春秋世列國相軋日尋干戈民生憔
矣傳中所載息民者僅僅兩見云晉侯息民三駕
而遂服楚楚子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即其時施舍
輸積分貧振窮不過沾沾小惠然視之勤民頓兵
令不得一日息肩者不大有逕庭哉

晉滅偪陽 襄公十年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 林向戌宋大夫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林丙寅四月九日 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 杜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杜見門開故攻之 縣門發 林縣門蓋城門之捍之以通上下此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 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杜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郰則留反紇恨發反抉烏穴反 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縣門發

蒙之以為櫓

杜狄虒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林蓋以大車輪蒙甲代大楯之用以示有勇○虒音斯 左執之 右拔戟以成一隊 林虒彌左手執車輪蒙甲之櫓右手自拔一戟自當一隊杜百人為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杜詩邶風也 主人縣布 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 林偪陽人縣布於城外以試外勇者秦堇父緣布以登其城偪陽人伺其登城如及女墻則絕斷其布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 林堇父既隊城下則又縣其布以試之堇父蘇醒復縣布而上城者三次 者三 主人辭焉 杜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 乃退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杜帶其斷布以示勇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杜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

拔戟成隊

縣布

杜班還也 知伯怒 杜知伯荀罃 投之以機出於其間 杜出偃匄之間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杜二事伐偪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 杜既成改之為亂命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林既無武功可以執守而又欲變易其罪於我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 杜諉偃匄將言爾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杜不任受此責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杜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 杜躬在矢石間 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 杜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必爾乎取

親受矢石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 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

之而不為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是也

後漢書涼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

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魏志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

晉書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蔡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衆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

宋書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

魏書太宗遣奚斤南伐議于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于守

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
城若不時剋拔損軍勢敵得徐散而來我怠彼銳
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

又慕容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
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
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
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
城果潰

北史韋孝寬東伐軍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

既在要衝雉堞堅固尉遲迥巳遣兵鎮之諸將士
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
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于是
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迥自出
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

貞觀政要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
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定州
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
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

剋勝不足爲武儻或不勝恐爲所笑伏請委之良
將自可應時摧滅

五代史梁張源德爲劉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
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
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
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
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攻源德

孔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
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巳有入

者縣門乃發郰人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
攻門者也服虔云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
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

南史蕭穎胄借王天武頭以詐劉山陽山陽信之
馳入城將踰閾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
參軍陳秀拔戟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帝

舊唐書高祖引師趣霍邑太宗恐宋老生不出戰
乃將數騎先詣其城下舉兵指麾若將圍城者以
激怒之老生果怒開門出兵背城而陳高祖與建

成合陣于城東太宗及祟紹陣于城南老生麾兵
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與建
成軍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坂衝斷其
軍引兵奮擊賊衆大敗各捨仗而走懸門發老生
引絕欲上遂斬之

衆車而櫓

孔疏鄭玄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
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
九尺其車同圜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
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

孫子曰攻城之具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
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張預曰修櫓大
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
爲櫓又晉師圍偪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
以爲櫓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
矣轒轀四輪車其下可覆数十人運土以實隍者
六韜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
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
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轒
輼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楼三軍行止則有武
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
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
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
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
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
用備主將何憂
後漢書南匈奴傳初光武造戰車可駕数牛上作
楼櫓置於塞上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

當郄北狄拓地千里豈謂此耶其後果拓地焉

拔戟成隊

孔疏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于殳四尺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
列之名百人爲隊相傳爲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
人也

懸布

吳志賀齊討黟賊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屯林歷
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
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
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作鐵弋密于

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

後漢書光武即位岑彭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下帝使彭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三王所反（馮異傳註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穰王胡殷為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于宮中更始大敗）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于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

魏志鄧艾伐蜀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大破之

宋書臧質攻拓跋燾燾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驅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燾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燾死者與城平

北史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絕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

又沈光從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

之而墜未及于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援而復上帝
望見壯異之
又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
命攻之連營数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
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韋孝寬
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
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
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
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

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
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韛吹之火氣一衝咸
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
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
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
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
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鈎遥割之松麻俱落外
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
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

壞孝寬又隨崩處竪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
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
倉曹参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
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
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
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
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禄或復可爾自外軍士
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
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户賞帛萬匹

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
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
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畧無顧意
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
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
隋書宇文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
接戰良久中石湮墜絶而復蘇帝勞之曰卿之餘
勇可以賈人也
舊唐書李懷光敗朱泚于醴泉代宗將抵奉天前

遣裨將張韶以𦈢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数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詔大號城上人心乃安

海録碎事胡藩從征司馬休之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遂破之

涇水燕談録云慶曆末妖賊王則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揹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兇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矣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守城者垂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爲陳朝廷恩信能來身爲公請于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城下血膏地肉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荅遂度終不聽遂爭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

載記苻丕久圍襄陽苻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劒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我也

必爾乎取之

南史宋大舉北侵時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龎季明薛安都魯方平尹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于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

又梁天監四年侵魏詔韋叡都督衆軍叡遣王超宗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陣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節崔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困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舊唐書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春竇軌討之行次

黄欽山與賊相逼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執斬其部将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執自率数百騎殿于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海録碎事穆宗問韓充破賊期對一月可破二旬克帝喜曰料敵若神

玊泉子李回之爲御史中丞也時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成功賊之遊兵往往散出下剽掠荊洛懐孟又發輕卒数千偽為群散漫山谷以啗官軍

官軍以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備馬于是短兵接闘蹂踐相乘凡十数里王師大敗是月東都緫統王宰石雄皆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相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賊頻遣中使促之尚聞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邪卿今日與朕晚歸别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至中書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戍師要見成功愼無違也回剋時受命于是具名以

親受矢石

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催軍使不能盡知敢以為請帝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銀臺戒路有邸吏五十導從至于河中援轡以進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召行二帥至翼城東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校迎候儀回立馬受起居寒温之禮二帥復前進数步磬折致詞回擎鞭亦不甚顧之禮成二帥旁行俛首俟命回于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吏安在邸吏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翔躬流汗而退請以六十日破賊過約請行軍中令

于是二帥大懼親率軍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拔潞城梟劉稹首以獻功成回復命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服虔曰古者以石爲箭鏑引國語有隼集于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以證石爲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間則不以石爲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礧成雷榛殘

木碎是也

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戰國策田单将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将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劒拄頥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单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单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将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謂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将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将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横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韓非子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嗚呼吾之士數獘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獘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獘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覇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三輔故事云楚漢相距于京索間六年漢王身被大創十二通中過者有四

獨異志云漢高祖每戰親犯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咸言滅七十二子

後漢書李膺爲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

又董訢反堵鄉鄧奉反新野奉攻破吳漢時葛脩病卒堅鐔獨孤絶南距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常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

南史沈慶之每攻城輙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

北史魏世祖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

隋書郭榮從軍攻遼東城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悦每勞勉之

舊唐書德宗出幸奉天韓游瓌與論惟明赴難軍伍纔入壁朱泚黨至乃出閘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賊急奪門游瓌與賊隔門血戰會暝方解自是賊日攻城游瓌惟明乘城拒守躬當矢石不暇寢息赴難之功游瓌首焉

又崔義玄爲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貞舉兵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

捫蝨談曰聞之兵志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故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然當其事者蓋已援枹鼓而忘其身矣昔簡子去楯櫓激于燭過之一言偃句親矢石奮于蒯聵之一怒勇敢固在所倡哉

呂覽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孜春秋傳抉縣門者乃仲尼父豈呂覽傳之譌耶當縣書國門時惜無引傳正之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

車載其金而歸恐此亦一事也

伐衛卜兆襄公十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杜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杜亦兼受楚之勑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杜繇兆辭直救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杜蒯林父子

孔頴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荅姜耳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讀陵是其事也

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鄭註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数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

又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註國之大事待蓍龜而决者有八定作其辭于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烏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天事恒象皆是也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其事也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鲂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

又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註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韓子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絶趙代先得意于燕後得意于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刼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于燕且宜近見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張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又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

呉則夫差爲擒

附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李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于前太公成機于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盖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㧞懿談曰國之大事在戎類取决于卜筮乃蓍短龜長卜尤要云願如韓子之論卜也燕以卜吉而社稷危趙以卜吉而兵削主辱是豈燕趙之龜皆欺而衛龜獨神哉李衛公云術數不可廢而成功必歸之人事君子以爲知言

魯作三軍 襄公十一年 魯舍中軍 昭公五年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杜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杜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杜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 乃盟諸僖閎 杜僖公之門 詛諸五父之衢 杜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杜三分國民衆 三子各毀其乘 杜壞其軍乘分屬三氏以足成三軍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杜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 不入者倍征 杜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駈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杜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爲臣 杜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舍 杜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盖三家盟詛之本言 又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 杜罷中軍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杜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

半焉後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杜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杜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孔疏云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二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

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玄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強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　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就毖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

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爲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膏肓何休以爲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義符杜說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魯語魯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

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次國之軍有命卿無三軍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三禮義宗云周制天子六卿六遂諸侯大國三卿三遂小國一卿一遂卿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酇鄙縣遂之名俱有六等與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

後漢書建初元年楊終以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上疏諫之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等以孝子無改父之道終復上書畧曰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文獻通考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徒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　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比蒲于昌間又于比蒲者

再獨異於他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

胡傳三軍魯之舊也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於甸甲

散於立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也

又曰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源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捫蝨談曰魯有三軍周制也春秋書作書舍皆志季氏欲尚其民以卑公室耳三桓僭竊舉周莫遑而襄昭不能有其民至政柄旁落太阿倒持何哉閟宮之頌曰公徒三萬兹且盡爲私屬矣嗚呼自祿去公室而三桓亦遂以微實繁披枝亦勢所必至也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一

士匄首讓中軍 襄公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杜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杜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杜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杜代荀罃）士匄佐之（杜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杜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杜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杜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杜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杜將佐皆遷）晉

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杜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林范宣子始以中軍讓其下諸卿皆從而讓雖以欒黶最為汰侈亦讓韓起弗敢違戾晉國之政所以和平數世子弟猶足倚賴刑法也言士匄以謙讓為群臣法至善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杜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杜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

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杜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杜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加陵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杜爭自善也）謂之昬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杜傳言晉之所以興）

孔疏云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晉侯選賢未得難用其人使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得慎舉之禮也周禮下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事未必盡然尚書

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爲伍
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萬人爲
軍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爲行十行一旌十旌一
將軍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
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三者數人置帥
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爲軍或十人置吏
也
晉書劉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
矯之其畧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

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
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
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
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
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
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
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
賢與不肖灼然殊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
讓不興下必爭矣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

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
讓則競推於勝已春秋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篤論了了如此
舊唐書代宗以郭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
河西已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
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
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輙敢上
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
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

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寖壞時多躁競俗少
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寔繁有衆不可殫
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臣
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
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
位爲上相爵爲真王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
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讐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
不敢寧處苟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並無
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

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

困學紀聞云衛石碏以義厲一國而甯遬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陽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渠陽讀書雜抄云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也左注闕

捫蝨談曰鞌之役郤克讓其下皆讓綿上之蒐范宣子讓其下亦皆讓克讓自美事也顧亦在所倡乎不然如鐵之戰爭曰我上則倡之者趙簡子也一爭讓關君子以卜晉之興衰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illegible]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illegible]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兗陵徐騰芳雲翼[illegible]校

荀偃過令 襄公十四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杜[illegible]一[illegible]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 杜[illegible]以不[illegible]

及涇不濟 杜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東京兆高陵縣入渭

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 杜詩邶風也義取深則厲淺則揭言志在於必濟

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子林

蟜即公孫蠆懿子即北宮括言與人同伐而心不固不肯濟水取惡于人莫甚于此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 杜傳言北宮括所以書于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杜飲毒水故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 杜棫林秦地○棫位反又于目反又于逼反

不獲成焉 杜秦不服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杜示不反

唯余馬首是瞻 杜言進退從己

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匏有苦葉　毒涇上流　晉大夫違命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杜欒黶恐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林欒黶將下軍故下軍從之歸）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杜中行伯荀偃也林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杜夫子謂荀偃林言荀偃命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帥○帥所類反下同）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杜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杜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杜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馬士[illegible]

反（杜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杜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汝也）

埤雅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記時也言匏有苦葉則濟有深涉也莊子以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水漲之時也冬水縮之時也匏亦在以濟水故詩以記濟有深涉之時國語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其說皆主于濟也

孫子曰無迎水流　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溉我軍可以流毒藥　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溉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于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武經總要防毒法云軍行近敵地。則大將先出號令使軍士防毒。凡敵人遺飲饌者。受之不得輙食民間沽賣酒肉脯醢麩豆之類。亦須審試而食之

凡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勿飲其井泉恐先置毒。二謂流泉出于敵境恐潛于上流入毒。三謂死水不流。四謂夏潦漲溢。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滞沫如沸。或赤而味醎。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毒草、毒木、惡虫、惡蛇、有如含沙水弩有蜮之類皆須審告之。以謹防慮

北史長孫晟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

慫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追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説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揔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将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

魏書文成帝和平二年厙莫奚侵擾詔濟陰王小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

縱擊俘馘甚多

宋史劉錡為五浮橋于潁河上兀朮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之

孫子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将不知其能曰崩　張預曰大凡百将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将恚怒而不服於大将之令意欲俱敗逢敵更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晋伐秦荀偃行令

欒黶違之是也又趙穿惡史駢而逐秦魏錡怒晋師而乘楚

捫蝨談曰余馬首是瞻者荀偃也余馬首欲東者欒黶也曰余則不知有國事矣人行其意莫適為主曾是而有不貽國耻者哉嗚呼一晋事也以師乘和而有功亦以師乘不和取敗固其所也師克在和愚于遷延之役益信

齊畏晉衆　襄公十八年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杜雙白曰瑴○瑴古學反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杜環齊靈公名須休也○怙音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杜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杜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魯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杜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杜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杜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林沈玉于河以質信于神而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林湨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

守險

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杜謂防門不足爲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杜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林言我與子相知不敢隱匿其情實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林晉既許魯莒之請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林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杜巫山在盧縣東北

登山望師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

疏陳

左實右僞以旆先

之杜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杜僞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杜輿衆也衆曳柴從車後而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杜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杜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杜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林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林兵衆守城烏不敢止今齊城上有烏齊師其必遁走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林以大車連相塞隧道而殿軍後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

之辱也林殖綽郭最齊之勇士杜奄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杜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杜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林生爲三軍俘獲不止將取其衷杜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杜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杜反縛之○弛式氏反本又作弛音同其右具丙杜州綽之右亦舍兵林右士擊刺故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林皆不解甲縛惟露其面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杜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杜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

克邿杜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杜盧齊邑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杜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萩音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杜殺犬示閑暇孟莊子斬其椅以為公琴杜莊子孺子速也椅木名○椅勑倫反又相倫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林二子晉大夫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文十八年殺懿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杜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杜齊東門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林州綽之左驂迫還于齊東門之中杜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林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杜大子光也郭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畧也杜言欲畧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林齊侯將犯之而行大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劍斷乘馬之鞅齊侯乃止不奔在馬腹曰鞅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杜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孫子云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

又云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曹操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

李衛公兵法曰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變化為輔不可專守險而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掩遲為疾不明地理其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因鄉導陷于危敗為敵之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岩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

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輜糧馬困人疲智窮力竭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于此可不慎之哉若至死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當使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矣

六韜太公曰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

史記秦代韓趙王令趙奢将救之去閼與五十里而軍邯鄲許歷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南史偽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宋武帝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将公孫五樓請斷大峴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謀

是後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将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

舊唐書　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王君愕往說之君廓曰計将安出君愕為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来降

又李靖討吐谷渾侯君集言于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破之

陰平集狄青討儂智高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絶崑崙關出歸仁鋪先布陣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来獨後遂失險乃悉衆逆戰前鋒孫節戰死山下而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衆縱左右翼出

其意外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

中興戰功録云建炎四年王師潰于富平吴玠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據險列柵以守賊至敗之紹興元年金将没立烏魯折合分兩道入寇玠駐和尚原與弟璘勵以忠義為備益力折合先至陳于原北諸将列陣待之折兵大敗沒立攻箭筈關玠擊退之兀朮欲窺蜀造浮橋渡渭来玠與戰三十餘陣兀朮遁

孫子云凡軍好高而惡下　張預曰居高則便于覘望利于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六韜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去

載記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苻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

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者有力焉

唐書駐蹕之役楊弘禮（素弟子）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太宗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楊素）兒郎故有家風

五代史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李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舉鍾飲釂奮𢴾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

金史烏延蒲盧渾敗張覺覺復整兵來諸將皆不敢戰蒲盧渾登山望之乃召諸將曰敵軍少擊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

兵機纂凡屯兵處于山之高者則無敵于山之卑者則爲敵所囚故處山之勢據其陰陽倚其左右

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　劉寅曰凡布陳行列惟既疏則便擊戰

吳子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馬前行分車列騎隱于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史記高祖本紀沛公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

又留侯世家沛公欲以兵二萬擊秦嶢下軍張良
說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
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後因其解擊之秦兵竟敗
後漢書漢兵守成都公孫述謂延岑曰事當柰何
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
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
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
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又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

拒廣漢地名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人拒黃石
岑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
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
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
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
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
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
何神也
又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臧宮衆多食少
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
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
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
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
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
大破之
又寇恂為河內大守朱鮪使蘇茂等將兵三萬度
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
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

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
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偏將軍馮異
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又令
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
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又吳漢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
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
餘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
比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

與尚别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公孫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千餘營并出攻漢使别將萬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又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于臨洮馬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别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

魏志曹休戰敗孫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賈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絶於内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

九州春秋董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曰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晉書伐吴之役杜預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

又周訪與杜弢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濟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又桓玄篡位劉毅與劉裕等起義兵密謀討玄玄遣桓謙等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

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
府人素慣伏裕莫敢出鬭裕與裕等分為數隊進
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
發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
時奔散

宋書高祖遣王鎮惡討劉毅至豫章口捨船步上
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士對舸岸上豎
六七旗下輙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
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
惡遥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
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
里逢毅要將朱顯之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兗
州至顯之馳前問藩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見軍
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
被燒烟焔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
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
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
緣城得入

又滅質義宣丞 及王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為壘垣
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玄謨使垣護之告柳元景
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
節下協力當之 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
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捲甲赴之護之曰逆
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
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
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
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于是克捷

北史宋武帝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冠
諸樹布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
當百呼動天地因風縱火烟焔張天賊衆大敗

又隋文帝紀芒山之戰先登陷陣除大都督及侯
景渡江梁氏喪敗周毛將經略乃授皇考都督荊
襄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梁雍州刺史岳陽王
蕭詧雖曰稱藩而尚懷貳心皇考自樊城觀兵漢
濱易旗遞進實二千騎詧登樓望之以為三[illegible]
而服焉

北齊書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盧勇進觀形勢于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于樹頭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程華斬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通夜而還

隋書賀若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于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

復設備

舊唐書大業末煬帝于鴈門為突厥所圍大宗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賫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舉國之師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定興從馬師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

又李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王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上布滿山澤間子通大懼燒營而走

又石雄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堞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也雄諭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國家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為十餘門

遲明城上立旗張炬火乃于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大原

唐書賊將王播率衆三萬來攻鄭畋使唐弘夫設伏以待播內輕畋懦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敗罷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驚播遁去禽播子斬之

玉海雍熙三年張齊賢知代州虜騎薄城下副總管盧漢贇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征之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循胡盧南河而西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三十里列幟然芻虜見火光中有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墱塞掩擊大敗之斬獲甚衆捷奏至歸功漢贇上嘉之

金史科卯阿里率衆救遂人攻城兵少乃令軍士裂衣多為旗幟出山谷間遂兵望見遁去

附周書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于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漢書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上召陳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

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魏志帝問張郃曰遲將軍到諸葛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

南齊書崔慧景至鄧城虜衆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

五代史石敬瑭討孟知祥糧乏北歸軍前以告知祥知祥匿書詔趙季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

不過綿州必適知祥問故曰彼縣軍千里糧盡能無適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抽劍斬秋

隋書陳茂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猶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鄭國覜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

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齊侯環之謂矣

捫蝨談曰齊恃其險而不能守險負其衆而不能用衆疑兵甫設且褫魄走矣鄉匪夙沙衛連車塞隧師其殲乎法曰形之敵必從之又曰善陳者不戰晉師有焉

涉魚齒甚雨

楚師多凍

南風不競

南風不競 襄公十八年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林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涉於魚齒之下(杜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林甚雨及於楚師)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杜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林南風之中多爾殺之聲)楚必無功董叔(林晉大夫也)曰天道多在西北(杜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杜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杜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涉魚齒

甚雨

水經注滍水東逕犨縣故城北出于魚齒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于魚齒之下所涉即滍水也

呂氏春秋武王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曰之薛膠鬲曰無我欺曰不汝欺也將伐紂曰揭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以是日報紂雨甚卒病請休西伯曰膠鬲已報其主以雨進兵救膠鬲之死也

劉向說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風霽而來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天洒兵也

博物志武王伐殷舍于幾逢大雨馬車與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穆天子傳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乃休日中大寒有凍人

史記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立臣王黄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

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又神爵元年趙充國伐羌勅書讓充國曰今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

東觀漢記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夜至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晉中興書桓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不立法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

隋書突厥入寇虞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

唐書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等勒兵討突厥會大寒裂膚士卒不能張弓矢乃敗

孔疏云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兑風閶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總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令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為卯

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與杜八風義違非杜義也

又歲星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郤而數之此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娵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

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上各以其勝攻
也古者三王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
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
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
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
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
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
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
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

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
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
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
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之符也

周禮大師（無目於音聲審）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鄭注云大師
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
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
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
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
農云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　賈疏云兵書者武王出兵之
書商屬西方金金主剛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
木木主曲直故軍士擾多變失士心宮屬中央土
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軍士和而同心徵屬南方
火火主熛怒故將急數怒羽屬北方水水主柔弱
又主幽闇故兵弱少威明也

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禀於六律

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
知吉凶（正義曰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常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故望雲氣知勝負強弱）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
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路史云以聲召氣以律定曆取八方之全聲而寓
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而
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悉未來而知之同聲相
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宮武王推紂

必敗南風委而死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
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之管来而八方之風至
困學紀聞云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
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
之管氣則風也
附後漢書范曄方術傳序曰師曠之書注曰占災
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
吳志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會孫權起
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輙推數言狀其術

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
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
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
因詣舡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
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
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
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
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
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

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
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
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
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
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
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
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
風氣言之彼以貌来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
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

此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
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
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
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
又劉惇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
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
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
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
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

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

隋書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黄鍾調萬寶常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　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　又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及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于江都

舊唐書韓皐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弦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逐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氏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illegible]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此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云涼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于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微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餘則臣事僭

恐異曰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于斯曲矣泊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善音而胡音適以亂華也可不戒哉

捫蝨談曰索隱解史記易稱師出以律是于兵械尤重也蓋強以樂律訓師律於義無當又云武王吹律聽聲未詳據周禮註大師吹律事謂見兵書賈公彥釋之曰兵書武王出兵書也意當時武王舉兵盟津與呂牙之屬吹律聽聲具有成驗漢去周未遠大史公猶得睹其遺書如鄭註所載即其一班也索隱特未之攷耳

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史遷作律書而知兵械之尤重惟是樂律與兵家不相及也而二子之見足以一之孫子曰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二子可謂識微而窮神者矣

作鐘銘功襄公十九年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天子銘德不銘功)德諸侯言時計功(杜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林今林鐘銘功若從稱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為最下若欲計其功勞則借晉之力非己功也○借如字又情亦切)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杜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林昭己之明德而懲戒他人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杜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林昭明其所獲之兵器以取怒大國是乃危亡之道)

(為城西郛武城傳)

王海云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山乃為名跡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注勒石銘功德)天子升于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日西王母之山○文心雕龍周穆紀迹于弇山之石)泰嶧山刻石紀(大事云刻石始于此○後漢郡國志魯國注有鄒山秦始皇刻石焉)琅琊臺刻石(之[illegible]古帝者地不過千里猶刻金石以自紀恩按此秦以前已有刻石)之罘刻石會稽刻

石骨林鍾銘功晋景鍾銘勲

後漢書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将軍竇憲出鷄鹿塞度遼将軍鄧鴻出栢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鞮海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晋書杜預刻石為二碑紀其功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唐類兵鄉亦刻姓名于石武昌之高山之上武沉之大洲之底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隋書史萬歳為行軍揔管擊南寧夷至南中見諸

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歳之後勝我者過此

舊唐書馬揔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揔敦儒學長于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于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徳以繼伏波之迹以紀綏蠻之功

唐書姜確出伊州距柳谷百里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

又帝至自梁李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列晟入第京兆洪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将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於碑勅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又令太子録副以賜

大唐新語唐九徴為御史監竄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徴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濞水為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鎮之九徴盡刊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閭丘均勒石于劒川建鐵碑于滇池以紀功焉俘其魁帥以還中宗不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

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賜緋袍金帯寶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蕃賛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徴鑄即謂此是也

附演繁露云銅柱南方處處有之皆言馬援所立唐史南蠻傳林邑國南大浦存五銅柱漢馬援所立也南詔傳元宗詔何履先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野客叢書云唐史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于帝詔愈文不實遂劉

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而丁用晦芝田録則云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説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為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為之二説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説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

靈鼇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記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為當時之人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説不同並著于此

捫蝨談曰竹帛鼎鍾自不朽盛事顧人主以此崇奬元勲勵世磨鈍奚不可者及其敝也人主好大喜功則以勒銘宣侈人臣邀功罔上則以紀績蒙譏其胡取焉魯之林鍾其銘鄒嶧勒燕然之倆乎

勇爵 枚數

齊莊為勇爵襄公二十一年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林註猶勇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鬬勝而先鳴○先悉薦反）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杜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林言子之勇乃為晉君非為齊也）對曰臣為隸新（林言臣但為僕人尚新新未得效勇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杜言嘗射得之林言未足以為勇也）

勇爵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士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辨之士有鋭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鋭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絶遠輕卒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

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
婿人羞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
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
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
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晏子於公喬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
于國晏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移大犧殷之衰也
有費重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淩轢
天下

又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
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
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
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
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
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
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
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
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
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
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
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
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
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
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
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
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

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
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
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
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
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
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
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
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按青州圖經臨淄縣冢墓門云三十冢在縣南一里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張朏齊記云是烈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士冢所

謂二桃殺三士者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絢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我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韓非子越王句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

鼃乃為之式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到死以其頭獻者

淮南子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武勇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又云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傾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循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常矣

荀悅漢紀武帝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相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其显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抱朴子晉文迴輪于勇蟲而壯士雲赴勾踐曲躬于怒蛙而戎卒輕死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鬬帯

劒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

數

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

孔頤云十八年傳曰以枚數闔枚謂馬撾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也

捫蝨談曰齊莊好勇非已乃其為勇爵未必非也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自物類猶知禦侮豈有國家者顧可一日無爪牙士哉如曰齊

莊以所好自為偶并置勇爵非之則幾懲噎而廢食已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三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齊侯襲莒 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還自晉不入杜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杜且于莒邑○且子余反傷股而退杜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杜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杜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杜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杜華周即華還齊君之命令有臣如此亦莒子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終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杜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周盜惧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杜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杜言若有罪不兄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杜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杜傳善婦人有禮

檀弓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
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
公襲莒于奪（隧奪聲相近或爲兑）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
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
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
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淮南子精神訓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
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
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刼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

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
而不可以死亡恐也
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
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
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
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
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迎之杞梁華周下
鬭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
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

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我行也深入多殺
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壞軍
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
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
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喻子隰侯重伏楯伏
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
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
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
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

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
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死而哭城爲之弛而
隅爲之崩
論衡曰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
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
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
水經注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哭
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

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之墜即是城也其城三重並悉崇峻唯南開一門内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

中華古今注載杞梁妻歌杞植也梁字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子貞操乃爲作歌

捫蝨談曰二子深入多殺視死如歸勇哉氣矜之隆乎本其初心顧以不列五乘之賓而亟于雪耻

則其死也不過忿心所激耳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若二子者何以死哉乃杞梁之妻則烈女也其不與郊弔尤有丈夫識焉真可不愧彤史矣

踞轉鼓琴

搏人以投

公孫性亟　襄公二十四年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杜以齊無守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杜諸侯夷儀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林二子晉大夫致師挑戰杜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庚百反又占洛反躒力狄反徐音洛鄭人卜宛射犬吉杜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杜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杜言在巳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杜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徐扶苟反婁本或作塿路口反徐力侯反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杜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

食之林言二子不爲禮○後食音嗣使御廣車而行杜廣車兵車巳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林將近楚師而後二子及射犬乘兵車皆踞轉而鼓琴林轉衣裝也二子皆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閒暇近不告而馳之杜射犬恨故不告而馳近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林冑兜鍪也二子取冑於櫜中而加於首入楚營壘三子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其車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杜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林二子皆超乘而登車各抽弓而射楚人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杜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杜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林言曩者不告而馳志於入壘今則

公孫忕亟

忕敵故不待而出○暴奴倘反鼎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忕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脛轉鼓琴

志林虞喜曰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

晉書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

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棊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户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南唐書吳武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王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安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弢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

五代史秦宗權聞盧瑭等敗自將精兵數千與張晊同柵北郊兗州朱瑾鄆州朱宣赴援王朱溫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厠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

搏人以投

子華子曰吾丘鴆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

壯狡也四隣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

英雄記曰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性急

南史程靈洗性嚴急

忕亟

捫蝨談曰射犬性亟而骼躒二子應之以從容踞轉鼓琴有圍棋賭墅風焉亦足嘉已抑聞之同舟遇風雖百族之子可使相救如左右手二子以同乘兄弟胡再不謀責射犬似也先時坐之門外使之後食二子遇射犬又可謂有禮乎哉抱之皆匹夫之勇非所論于悅禮敦書之選也

井堙木刊　執縶

鄭人入陳襄公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杜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林當陳之隧徑者有井則堙塞之有木則刊除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林突穿也乘夜穿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杜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杜陳之司馬曰將巡城杜不欲戰以巡城辭公遇賈獲杜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林謂賈獲置次之母於車辭曰不祥杜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杜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林御止也○御魚呂反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杜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徐音萬良灶也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杜纍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林縶馬韁也子展執之而見陳哀公脩臣僕之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杜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杜子美子產也但數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政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祓方弗反徐音廢

司馬法曰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伐林木

井堙木刊　執縶

晉書孫恩據會稽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道衛將軍謝琰等討之並轉鬬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

唐書高昌王麴文泰不臣太宗詔侯君集討之軍次磧口進營柳谷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十

隋書韓擒虎已執陳叔寶賀若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

捫蝨談曰鄭之入陳也子展執縶承飲斯不失臣禮已至若數俘而出不庶幾反其旄倪乎致地乃還不庶幾置君而去乎鄭有一子產即伐人國彷彿義旅焉其稱鄭之良也固宜

謀弭兵

木欲弭兵

□用之處

晉宋弭兵襄公二十五年

趙文子爲政(杜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禮篤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林言與楚令尹子木相知)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又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杜欲獲息民之名。弭兵)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杜蠹害物之蟲。蠹音妬)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杜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杜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林此亦非四井之邑說與上文與免餘邑六十同)以示子罕(林以賞典示宋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

五材並用

誰能去兵

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杜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杜謂湯武)亂人以廢(杜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林以誣罔之道欺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杜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杜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林言我邑多將有滅亡之禍子罕責我以義是存我也)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杜詩鄭風司主也林彼已之子此子也言其爲邦國主直道者。已音記)樂喜之謂乎(杜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逸詩恤憂也林言何以憂恤而規儆于我我則收取此言以爲藥石)向戌之謂乎(杜善向戌能知其道)

弭兵

後漢書初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南唐書元宗自以唐室苗裔恥于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

或曰願陛下十数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財用蠹〕

孔疏釋虫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蠹書于羽陵郭璞去書内簡中之虫是虫在木中謂之爲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爲蠹故云害物之虫也害物之虫既名爲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軍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爲財用之蠹也

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五行也以其善盜殺中之生氣故名曰賊）

〔五材並用〕

潛夫論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誰能去兵〕

後漢書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縱横乘此無備馬骴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

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立威抗敵相圖而不廢兵也

大戴禮用兵篇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于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

莊子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始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

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
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脱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
哉　郭註愛民之迹爲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
矣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
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無爲爲之乃
成耳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
君爲仁義民將以僞繼之未肯爲真也仁義有形
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
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

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無以巧
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以謀勝
人謂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
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爲善
則雖勉非已勝若不能已則莫若脩已之誠使甲
兵無所陳而非偃也　口義有意愛民乃害之有
意偃兵乃造之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形造
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傷其内爲外物所變
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樓名錙壇祭祀之地

盖謂人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内皆若兵騎陳列
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爲順失爲逆無
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巧謂機心智謀自機
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
是若勝矣然而胷中爲物所戰撓外雖勝而神者
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
地自然之實與物無所逆不爭而戰勝則民死已
脱矣何偃兵之來哉

管子云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

然則内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强弱如
是則城郭毁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脩繕如
是則守圉之備毁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
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説勝則險阻不守

慎子鄭同北見趙王慎子侍趙王曰子南方之慱
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
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
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
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

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百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禦守備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顧謂愼子曰寡人之慮不及

此也請謹奉教（戰國策同）

呂氏春秋云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乃火災黃帝滅之也）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為帝而亡故曰次作難也）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一作與）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罰不可偃于國誅罰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

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亢倉子小異）

舊唐書穆宗秉章武恢復之餘即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蕭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爲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爲盜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

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

唐書安祿山亂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挺鬭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禽日不絕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脫弓檲劍繁乃發左藏庫繒帛大募兵

又叚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于德宗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令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人多其謀

曲洧舊聞云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于此

賢奕編云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死離別之苦議者但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猶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畧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捫蝨談曰兵不可弭乎則古有以勸兵敗者矣兵可弭乎則古又有以寢兵亡者矣戰干戈與詰戎兵詩書之訓蓋交重焉當春秋而談弭兵倘亦有厭兵之心乎君子韙之然非所論于承平世也猛虎去爪牙犬彘皆能爲敵吾有味乎叚司農之言

私卒誘吳 襄公二十五年

墊隘乃禽

私卒誘之

舒鳩人卒叛（杜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杜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杜先至舒鳩○遽其據反）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師左師以退（杜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杜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杜墊隘應水雨林言相持則應水雨若遇水雨必為吳獲○墊丁念反方言云下也）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杜簡閱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杜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杜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傅音附）簡師會之（杜楚人先所簡閱精兵爲陣者會合而擊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杜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墊隘乃禽

孔疏曰墊隘羸困也方言云墊下也吳地下濕久駐於此處水兩大至民將困病故愁為人所禽制也

吳子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涉

魏志太祖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

又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于是有樊城之事

于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諸葛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

南史樊毅為大都督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

梁書裴邃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戰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

比史中山王英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爲振
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剋
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
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
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
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
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又齊蕭軌等與梁師戰
于鍾山西遇霖雨失利士卒還者十二三
北齊書顯祖責陳武發蕭明命蕭軌率步騎數萬

伐之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
並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
一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紀
舊唐書裴行儉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
周遽令移就崇崗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
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
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伏
又朱粲新敗呂子臧率所部數千人與馬元規併
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
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強食盡必死戰于
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
不許俄而粲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謂元
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
率衆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
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
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
五代史周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
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

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
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
雨彌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
飄南岸爲李景兵所焚周兵多死
舊唐書淮陽王道玄從太宗討王世充頻戰皆捷
竇建德至武牢以輕騎誘賊率伏兵于道左會賊
至追擊破之
又輔公祏遣偽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博
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林山河間王

孝恭至堅壁不與鬪使奇兵斷其粮道賊漸餧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弃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乗勝攻之破其梁山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總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抜揚子鎮公祏窮蹙弃𦨴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

捫蝨談曰傳稱師久將墊隘隘乃禽也樊城之後秋霖暴溢于禁寔犯之而卒降關侯倘所謂隘乃禽乎關侯好左氏此亦用左之一班云

吳子覲門 襄公二十五年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杜舟師在二十四年也 門于巢 杜攻巢門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 杜啓開門也 我獲射之必殪 林殪死也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 林若諸樊死吳之疆埸其可少息 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穀梁傳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 音責 吳子之自輕也

典畧曰孫堅悉其衆攻劉表表閉門夜遣將黄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隋書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王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眞山帝命張定

和率師撃之即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
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于巖谷之
下發矢中之而斃
隆平集云荆罕儒爲防禦使晉州鈐轄恃勇輕敵
常懸軍深入虜獲甚衆一夕至京土原劉均遣兵
追躡之罕儒方擁胡牀饗士錦袍裹甲遂直犯賊
鋒爲并人所殺河東乂畏其勇欲生致之及死求
殺罕儒者悉誅焉
附後漢書銚期拜衛尉帝常輕于期門近出期頓

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
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
江表傳孫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于津北幾
至危殆賀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
船會諸将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
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
願以此爲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
心非但書諸紳也
晉書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
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
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将軍都督萬里安可輕
脫将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若死此門
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載記石勒将狩于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
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
可不虞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
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
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

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
隋書樊子蓋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
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
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
若守城以挫其鋭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
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帝從之
宋史太宗親征太原署李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
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
上召至幄殿賜良藥以慰勞之先是攻城者以牛

華胄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以劳士卒漢璦極諫以爲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上乃止

默記神宗與滕元發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脱凡行在服御寳器盡爲所奪從行宮嬪盡陷沒上中兩箭歲歲必發竟以箭創之故棄天下

捫蝨談曰古者傷國君有刑曾人射殪吳子信有罪矣乃吳子獨非自取乎其勇而輕業爲敵所習

縣而覘門適墮轂中耳厥後鱄設諸抽劍而王僚刺靈姑浮揮戈而闔閭傷其皆蹈諸樊之覆轍者耶此可爲人主輕侻者戒

激子敗敵 襄公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杜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杜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杜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杜厲惡鬼也林蓋比殖綽爲惡鬼而責其子反不如之遂從衛師敗之圉杜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杜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杜爲下晉討衛張本

魏志代郡烏丸反以任城威王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

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從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斬首獲生以千數

又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陣待鄧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

載記石祗與冉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

創業起居注太原遼山縣令高斌廉拒命帝命大郎二郎率衆討之臨行帝語之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

唐語林劉闢反德宗命高崇文討之下斂門長子曰騂不當矢石將斬之以勵師入成都闢就擒

宋岳飛傳金兵逼郾城飛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

又趙葵傳金人犯蘄州葵與兄范攻唐鄧父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至唐州簿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大捷斬馘萬餘

捫蝨談曰激子敗敵等耳獨郾城之役武穆遣雲貫陣鏖戰勝金紓函夏之夙憤寒裔夷之狡心讀不勝先斬汝一語忠義凛然千載而下猶有生氣真所謂國爾忘家者哉彼責子厲之不如若共謂之何

楚材晉用 襄公二十六年

聲子通使於晉杜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林敘事也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

楚材晉用

楚有材晉實用之杜言楚亡臣多在晉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杜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杜殿後軍繞角之役

多鼓鈞聲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林云楚君不能持重易震恐擾蕩使亂其軍多擊軍鼓鈞同其聲夜攻楚軍使不知虛實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杜成六年晉欒書救鄭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林據成六年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欒書不戰而還成八年傳只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却不載桑隧之敗但既獲申驪則敗申息之師曉然杜八年特桑隧之名偶同傳不詳載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林雍子之事無所考據想是雍子諸父兄共譖雍子善能也是正也君與夫人信其父兄之口不能正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杜鄐晉邑只鄐許六反又昭六多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杜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

歸師人

役歸一人林一家有二人從役者則聽其一人歸家簡兵蒐乘杜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林秣穀秣戰馬食於寢蓐杜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林凡軍中老幼孤疾應歸者皆遣之行而縱楚之被囚者使得走逸欲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杜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杜楚東小國叛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杜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杜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杜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杜教吳以中國陣法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

焉吳於是伐巢杜巢屬楚小國取駕克棘入州來杜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杜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林伯賁即鬬椒也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林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杜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

易行誘之

之杜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杜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杜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四萃

吾乃四

王夷師熸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杜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林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蓋射共王中目大敗楚師也○熸音尖）子反死之（林楚殺子反並在成十八年）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杜言楚亦不以爲意○女音汝）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杜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三　三十四

楚材晉用

國語聲子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譖析公臣于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陵之役晉將遁矣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三　三十五

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雍子之爲也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孤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於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湫舉取

於王子牟子牟得辠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遺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辠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豈敗也哉

孫子曰内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劉寅曰内間者因敵人之官人潜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

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此等皆要潜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賂太宰嚭吳王之納伍子胥楚王之納伯州黎晉侯之納苗賁皇秦人之納遊士會者皆是也

蜀志先主圍成都劉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黄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載記苻堅密謀兼并欲觀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潜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皇甫真兄典仕堅為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即至鄴歷造公卿言于真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

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慕容暐請窮詰之暐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無君子矣

舊唐書李愬謀襲吳元濟于蔡州完繕器械陰計戎事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署為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總衆數千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

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擒光洽吴秀琳
以文成栅兵三千降愬乃徑徙之新興栅遂以秀
琳之衆攻吴房縣収其外城初吴秀琳之降愬单
騎至栅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爲牙將秀琳感恩
期于効報謂愬曰若得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爲
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胆畧守興橋栅常侮易官軍
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衆
穫麥于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摇旆
于前示将焚麥者祐素易吾軍必輕而來逐爾以

輕騎搏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還官
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觧縛而客禮之愬乘
間常召祐及丁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
降將也本[illegible]憲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
募敢死者三十人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愬將襲
元濟會雨水連月不止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
咸以不殺祐爲言簡輸日至且言得賊諜者具言
其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平此
賊何爾一身見奪于衆口愬又恐諸軍先以謗聞

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
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愬乃署爲散
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間又改爲
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
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卒
襲蔡州擒吴元濟皆用降將之力也
五代史史臣曰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
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
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

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
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
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
誠可謂能矣不遇周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
事征伐攻取戰勝内脩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
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晋
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
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
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

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

清夜録云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爲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爲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致王猛而猛爲苻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爲契丹用

附疏長亞夫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于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爲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爲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固先厭臣矣

多鼓的解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吳子曰戰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

淮南子兵畧訓曰因其饑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

後漢書馬援與馬成擊西羌于唐翼谷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宋書高祖追孫恩夜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交戰諸伏皆出舉旗鳴鼓賊謂四

面有軍乃退

宋史趙范與葵再興擊金人分軍爲二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與遷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趙葵繼進殲金兵數千

兵機纂兵法曰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若襲敵營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于我反害其

二人後歸大

利安在此孫武之微旨也　夜戰之法貴乘敵不備幸敵撓亂駭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或因天之陰霾夜之風甚各執火炬銜枚疾馳出其不意若寇營士卒驚怖蹂躪吾以勁兵精騎乘之此必勝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不驚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能舍而勿攻不然非已利也蓋兵者避實擊虛以整待亂故銳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

先覺賊至當按兵勿動縱賊進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兵皆起燃火內照號令營中勿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　夜須立號逐日改易置鋪徇巡擾人不得高聲　又丘葵曰休兵偃師之師宿火而宿目固無見嚮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眯于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奸細及間諜等事丘氏曰古人教戰不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析行以誘之

孔疏云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既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雍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

之後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左傳附注云鍾謂賈鄭皆讀易爲變易之易今案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章注云鄭司農以爲易行者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此說於義爲勝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問李靖曰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靖曰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兵之法矣

史記趙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遂敗括軍坑卒四十萬人

吳志晉巴東監軍徐嗣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嗣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

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

宋史張元與夏人戰于光毛川元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昱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元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耎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元陰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三千級

趙范趙葵拒李全於揚州夜議詣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

其所易兩國之必勝明日悉精銳數千出壘塞西
門取官軍衆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
見喜曰南軍易掃耳范麾軍並進蔡親摶戰諸軍
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
其甕門全窘數十騎北走蔡率諸將以制勇寧淮
軍鏖之殺全餘黨潰云

夢溪筆談寶元中党項犯塞時先募萬勝軍未習
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
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

所破殆無遺類

孔疏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
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
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
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又月令云瞻吏察傷知吏亦傷也于是呂錡射王
中目是王傷也吳楚之閒謂火滅爲熸相傳有此
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

捫蝨談曰黄石公云羅其英椎則敵國窮楚材晝

一世之雄也顧爲晉人所羅楚于是失國之幹矣
他日子囊曰方今不能與晉爭然則楚人其窮乎

崇卒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四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兗陵徐騰芳雲鄉校

毁車為行 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杜太原晉陽 無終山戎）崇卒也（杜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杜地險不便車）（阨杜作隘）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晉書林）困諸阨又

請皆卒什伍我始

毁車為行

五陳

克（杜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請皆卒（杜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杜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五乘為三伍（杜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illegible]舒敏斬之荀吳不根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林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於用眾故臨時之宜制為五陳不相聯屬步於進退如下文所云）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林言居前之陳名曰兩一也其居後之陳名曰伍二也其右軍之陳名曰專三也其左軍之陳名曰參四也其前拒之陳名曰偏五也此皆臨時需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杜乘狄人未陳迎而擊之）大敗之（杜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崇卒

韜鈐内篇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之所作也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為伍十五為兩百人為卒二十五乘為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為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為步步如車布盖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前

後左右方各一兩也五車為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為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為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毁車為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為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即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于步法而步法不外于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于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山谷之戰烏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其陣不一荀

吳得之晉三軍之國其後潛用四軍五軍六軍大

抵節制皆依伍法為之而已耳伍法為古人所重

如此夫

漢書武帝紀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

定襄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師古曰踵接也猶言躡

其踵

又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讁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及勇敢士遣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

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

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步兵萬

餘人與貳師會

又百官表有步林校尉元始五年執金吾王駿為

步兵將軍

又吳王濞傳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

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

又趙充國屯田奏罷騎兵留淮陽汝南步兵分屯

要害處

後漢書順帝永建元年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

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

習戰射調選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也

又賊胡蘭等攻零陵以度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

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零陵

又靈帝中平五年詔何進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

樂觀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

魏志張遼李典合肥之役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

唐書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後策山東有變澤

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

戶三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

射比三年皆為精兵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

又李勣拒薛延陀以步兵戰弓矢俱發傷我戰馬

勣乃令去馬步陣率長梢數百為隊齊奮以衝之

其衆潰散

左傳附注云請皆卒自我始為句衛曰此法自我

作古耳非謂先自毀其車也胡氏謂後世車戰之

亡寔始于此

駮車為行

唐太宗李衛公荅問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
為行亦正兵歟奇兵歟李靖曰荀吳用兵法爾雖
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
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
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
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
一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
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
制五車為之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卒長一人凡

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
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
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
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漢書鼂錯傳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
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
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
也步兵十不當一
宋史真宗幸澶淵李繼隆表求扈從命為駕前東
西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于北城外數車為營敵
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衆禦之追奔數里
蔚園雜記云三代至春秋時用兵卒以車戰秦漢
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戦之法今皆不
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
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
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
敵國皆車戰又皆戰于平原曠野其兵又皆素練
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

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
最不通時宜者故越王名之為鷓鴣車蓋謂鷓鴣
啼行不得也
附追旃瑣言車同軌無古今獨御之六法杳無傳
亦時勢之異至於車戰今益無施議者欲舉以禦
虜難與知變古之詰朝請見尚有信也敗不逐北
尚有禮也犬羊之習冦不厭煩敗不為耻且如冦
中路以車戰矣忽轉而東倏馳而西勢如飄風將
守而待其復來抑馳而追其後殊知不能也車變

而騎要亦勢之必至若云阨衛守口則不可缺是
故結絕之制難與治亂泰之緒干戚之舞不可解
平城之圍斯通儒之論

孔穎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

也周禮則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無專參偏之名也

宋史李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屬

捫蝨談曰荀吳伐狄之兵余謂亦正亦奇方其成師以出蓋車兵也正也忽毀車為行則奇矣倉卒布置步卒森然具合節制奇也而何嘗不正乎卒之未陣一擊狄殲殪焉則正而奇用之也余故謂是役也亦正亦奇

魏舒毀車為行蓋以地險不便車故也藉如偏箱車制似無論險夷類稱便已然則濟車戰之窮者

盍亦做制于偏箱乎

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乘車干行韓厥于軛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可以賀我（以嘗舉厥于）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寇恂捕得戮之市而復以為耻若荀吳不恨魏舒其庶幾有趙孟之風乎賢于賈膠東遠矣

椒舉如晉 昭公四年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杜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杜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林楚靈王欲專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二君待之（杜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杜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杜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杜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杜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

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杜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林增修晉德以待楚君之所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林雖楚國猶將棄之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殆直改反）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林表裏山河是國險也冀北產馬是多馬也齊楚多篡弑之禍多難也）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林東嶽岱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雍州南嶽衡山在荊州北嶽恒山在冀州）三塗（林山名大行轘轅崤澠也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杜在河南陽城縣西南林即中嶽嵩高山也在豫州）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杜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杜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林享通也幽則德通於神明則德通於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杜於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杜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在僖公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林殷不以德而隕滅周以有德而興盛興亡惟在於德豈在爭諸侯哉）乃許楚使

譚子化書云蜀敗于山晉敗于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鹽鐵論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于越楚有汝淵滿

馬之所生 多難與邢 恃險

堂之固而戚于秦秦有隴阺崤塞而亾于諸侯晉
有河華九河而夅于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于
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亳秦王以六合困于陳
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

楊子云魏武侯與吳起浮于西河寶河山之固起
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
太公何以加諸

文中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
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

晉書陸機辯亾論畧曰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
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吳
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亾
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
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
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具而禍
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西征記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門之巃嵸豈
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斷壁而來歸者乎過岷峨
玉壘劍閣棧道之險豈知不保國而貪利者終為
亡國之虜乎

白帖云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徵司馬之對雖險
何為

容齋隨筆云古今言地險者以崤函秦宅關河之
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裡河山蜀有劍閣
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
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
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

幷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
荆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
下形勢盡矣曹操晚得兖州倔強其間終之夷群
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
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
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
朱宣朱瑾在兖鄆時溥在徐王武敬在淄青楊行
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
鼎立為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刼遷乘輿而朱温區

匪以汴宋邑頴截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
在德不在險爲言則操遏之德又可見矣
通鑑荅問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
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修德于
已設險于國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
春秋戒下陽不繫虢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
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修德固敗亡之道地險不
保而曰吾修德而已役馬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

故胡子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
魏志呂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兎能馳城飛塹人語
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
載記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燕騎圍之
數周閔躍馬潰圍正東奔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
爲慕容恪所擒
魏書世祖南伐至彭城遣李孝伯至小市宣詔勞
問劉義隆子武陵王駿亦遣長史張暢對孝伯孝
伯問暢曰何至怱遽杜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帝

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
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
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
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
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
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
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鬬人不鬬馬足
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

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絶
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吾之所
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
通鑑穆帝紀姚襄爲秦將黄眉所敗襄所乘馬曰
黧眉騧日行千里是戰也而馬倒秦兵擒而斬之
舊唐書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使于竇建德軍中
乘隋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迴去軍前以誇衆
太宗曰彼之所乘眞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
乃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

以歸

又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乘諳真馬寶細裝鞍出陣求鬭無敢與校者王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都斬其首傳于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于殿前乘馬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

明皇雜録玄宗嘗令教舞馬四百匹分為左右目為某家寵某家嬌時塞外亦有以善馬來貢者上俾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一作杯樂若歌其曲奮首鼓尾縱横應節又施三層板床馬乘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立于左右前後皆衣淡黄衫文玉帶必求少年美秀者每千秋節常命舞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禄山嘗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取数十匹置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

孔頴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云三塗伊闕大谷轘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于洛與三塗𠂔祭山川也謂三道皆非也

說文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之巡狩所至

水經注伊水歷峡北流即古三塗山也杜預釋地曰山在縣南闕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是山在陸澤故城東南八十許里

抱朴子云石盤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領珍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覩窮幽之不守則覺巖嶮之不足頼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劒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嶽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

劉子曰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趨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驄之足也以險而涉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

穆天子傳注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黄名曰黄耳

史記武帝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屯田燉煌界土人數於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旁利長先為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窒曲之窒也

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赤如血號一日千里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来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水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漢書武帝元狩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

又烏孫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以卜曰神馬當從西北来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

又馮奉世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

又烏秅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

又大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詈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又西城傳曰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西域駿馬名也

西河舊事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甚奇故漢武為賦天馬之歌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驟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為候馬亭今晉昌及廣武馬蹄谷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經

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鷰騮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

絕塵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還
代邸
魏志濊國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　裴松之註按
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
載記符堅時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
色鳳膺麟身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驍騎將軍呂光封西域王上疏
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
國見天驥龍驤腰衣丹髦萬計盈廐雖伯益更生

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南史梁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
龍駒能拜伏善舞語
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
音舞與鼓節相應隋西域圖紀云其騮馬烏馬多
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惟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
馬不異
顏氏家訓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蓋
東夷濊國所出也北史尉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

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
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
述異記漢樂浪郡出果下馬高三尺
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元琛在秦州遣使向西
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
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
環鏁諸王服其豪富
舊唐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八百里中有小山至
冬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馬放入海

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代稱青海驄馬
文苑英華梁大同元年四月神馬出五月丁酉朔
詔以馬賀示群臣簡文為皇太子獻頌
朝野僉載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
曰師子驄
金石録太宗六馬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
黑闥時所乘贊曰月精鞍轡天駟横行弧矢載戢
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
乘贊曰瀍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
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
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其五曰颯露紫紫燕騮平東都時所乘贊曰紫燕
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入陣其六曰寺驅
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贊曰足輕雪影神發
天機策兹飛練定我戎衣漥闊之役儁體流汗
紀異録天寶中大宛國進汗血馬六疋一曰紅叱

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
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一曰紅玉輦二
曰紫玉輦三曰平山輦四曰陵雲輦五曰飛香輦
六曰百花輦復命圖於瑤光殿乃改為觀驥殿
玉海元祐初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
脊而豹章出東華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
虞衡志德興産果下小駟以瀧水者為最高不踰
三尺駿者有兩脊骨
雲煙過眼録元祐時于闐所貢鳳頭驄董種進到

錦膊驄天駟監棟中秦馬好頭赤溫溪所進照夜
白李伯時畫為天馬圖
志林云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頷垂胡側立顛倒毛
主肉端番人云此肉駿馬也乃知杜鄧公駿馬行
云肉駿碨礧連錢動
霏雪録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馬食肉每旦
必以羊肉酥油沙塘胡椒和飯秣之趙孟頫于杭
州舘中見之
隆平集范仲淹曰緣邊市馬歲費不貲罷之則絕

戎人行之則困中國自古騎兵未必為利開元天
寶間牧馬數十萬匹禄山為亂王師敗績於函谷
曾何救馬然西北戎馬不可牧既至京師宜多鬻
於民間或有邊用一呼可集重稅以禁江淮小馬
使不至近裏州軍則西北之馬可行外慰戎心內
减芻秣以億萬計
陸宣公奏議論叙遷幸之由狀畧云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
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警

多難興邦

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歷事之艱而知敕慎也　又云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國或無難以喪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固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喪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于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情志之易變也

捫蝨談曰險與馬信不足恃矣顧守險可不預馬政可不講乎易稱天險不可升傳稱地用莫如馬斯二者並未可肩越置之也誠得如頗牧諸人屏蔽塞垣復得如王毛仲張萬歲其人者以司牧政俾金湯鞏固雲錦成群隱然可恃之具在我天下猶泰山而四維之矣即多難何虞焉

吳早設備　昭公五年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杜役在四年）蘧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林蘧射楚大夫杜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過古禾反）聞吳師出蘧啟彊帥師從之（杜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於羅汭（杜馹傳也。羅水名。馹音實）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杜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林卜之以守國之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林言我急使人往勞楚師以觀楚王怒之緩急而為之戰守之備庶幾能知其意言吳卜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林卜龜之辭止此）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杜休怠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馮盛也林奮發盛怒如雷震電掣）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杜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杜息楚之師）難易有備（林事勢之難易而有其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illegible]　為于偽反）一臧一否其誰

能常之（杜不可必其常吉）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杜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杜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林沈尹赤楚大夫）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杜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杜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杜觀示也。坻直夷反）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杜善有備）

武侯将苑曰國之大務莫先于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之千里覆軍殺将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安居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于幕魚遊于鼎亾不俟夕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則不可無備矣

又曰蠭蠆之觸負其有毒也戰士能勇恃其有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敵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将帥不勇與無主同矣

漢書宣帝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于西方聞烏桓来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謀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盐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属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　敦煌以絶漢道充國以為狼何肖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

又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魏志諸葛亮盛兵西征諸将皆謂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為此見形于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又大将軍征吳到精湖滿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門

水相對寵勑諸将曰今夕風甚猛賊必来焼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来焼寵掩擊破之

晉書羅尚遣曾元張顯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持營持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時安師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衆遂害元顯

魏書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来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督将赴之并招慰淮汝遣鄭羲

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来迎既相見議欲頓軍于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逕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内石既剋城意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焼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年石引軍討汝陰其太守

張超守之不剋遂欲退還長社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脩城深塹多積薪穀将来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

舊唐書吐蕃寇邊拜解琬左散騎常侍令與吐蕃分定地界兼處置十姓降戸琬言吐蕃必潜懷叛計請預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嚴加防遏其年冬

吐蕃果入寇竟爲支兵所擊走之

創業起居注云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誡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來足驗人情不爲之用然通雖不武又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伺便時相邀襲宜爲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即擊其河東通若全兵守城卿即絶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按兵觀其進

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果遣歐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騎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素教備預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

宋史馬知節時監博州兵馬料丁壯集芻粮繕城治械如寇至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又張方平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若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

王照新志靖康元年虜人初犯京師种師道為宣撫使李伯紀以右丞為親征行營使伯紀命大將姚平仲謀刼賊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虜先為備初出師以為功在頃刻令屬官方允迪為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于是免伯紀師道亦罷

淵澂淡曰鵲岸之役楚無備而吳有功汝清之役吳有備而楚無功功之成否一決于備之有無備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幣重言甘　昭公十一年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杜長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杜襄二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杜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杜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杜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林此天道循環不窮之理）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杜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杜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杜謂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杜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杜不能施德）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林以詐不信僥幸而成不可再就）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林遂滅陳國以為楚縣　杜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緍以喪其國

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緍叛之故伐而克之○緍武巾反）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林楚國小於長敖而位卑於桀紂而數行暴虐甚於桀紂二王○亟欺冀反）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杜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極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戰國策莊辛曰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

鮑彪曰昭十二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上蔡威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伐蔡宣王郊迎人間訓又言獲罪威王皆失考也

史記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

晉書杜洪遣其将張先要苻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距之

載記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石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勒就張賓謀之賓曰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

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亦遣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将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大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将軍之明鑒願公勿疑浚大悦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

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麈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及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悦以勒為信然勒纂兵戒期将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張賓

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於是輕騎襲幽州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将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将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其将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

魏書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張元孫奉牋歸款
請軍接援慕容白曜將遣偏師赴之酈範曰桑梓
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垣之累
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彊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
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
而顔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
懼虧軍勢况進無所取退逼彊敵羝羊觸藩羸角
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剋樂陵然後
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壼漿路左以迎明公

者哉白曜乃止
舊唐書李密負其強盛欲自為盟主乃致書呼高
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畧云欲與高祖為盟津
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
主執代王為意高祖覧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
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即相阻
絶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
守城皐之阨更求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奬以
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我[illegible]入關據蒲津而屯永
豐阻崤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
作書報密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
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
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未而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
地所鑄縱横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甚悦示
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於是不虞義
師而專意於王世充
捫蝨談曰蔡靈侯不從蔡大夫之諫輕投強楚楚

子伏甲而執之厥後楚懷王不用屈平之言輕入
暴秦秦王亦伏兵而絶其後所謂張機者中於機
設檻者中於檻定不爽也故君子以懷王之留為
楚執蔡靈侯報云

城陳蔡不羹 昭公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 林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楚要地楚靈王始為城○羹音郎漢書作更字 使棄疾為蔡公 林楚諸縣尸王皆稱公也 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杜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于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以櫟刀狄反 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 杜城穀在莊三十二年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杜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

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林親用之人不使久居于外羈旅之人不使久居于內 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 林棄疾親也而居外為蔡公然丹羈也居內為右尹杜襄公十九年丹奔楚 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如何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 杜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曼音萬 宋蕭亳實殺子游 杜在莊十二年 齊渠丘實殺無知 杜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邑也齊大夫雍廩邑 衛蒲戚實出獻公 杜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 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 林都城過大必為國之害 末大必折 杜折其本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反

國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于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于諸

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蠭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之

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識三年陳蔡
及不義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
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
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
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
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
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
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

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韓非子云出車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
命徑為無所請者可亡也
唐書藩鎮魏博傳史臣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
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潤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
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
亂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
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

越號走兵略地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
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須軒囂欲相效者往往
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
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
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
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
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
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
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

術永戒之哉
陸宣公奏議云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大小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于
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于指故也王畿者
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
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
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夷
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illegible]
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illegible]豪桀處之[illegible]

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愚
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
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隷禁衛大
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
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
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
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
存典刑猶本之意則忘浛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
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

之後大憝殄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
戎亦空吐蕃乘空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
避之東游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
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
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
救一朝之患
兩湖塵談錄云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
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
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illegible]禍

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
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後遂為魏博
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
彰義昭義皆糾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
署置官吏違衛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
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夷狄蓋
是八鎮之土地人民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
也按魏博有州五貝博衛相澶磁也今大名府并
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

真定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嬀檀
也今順天府并衛州永平河間之地淄青有州十
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
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
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
并亳州之地彰德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
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洺慈也今澤州潞州順德
府之地蓋與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
馬強壯隱〻戰鬪之勢也然亦乘人君之闇懦牢

相之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
則剪殄而芟刈之不遺餘力矣右之人君覽此其
亦核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厲階
也

短長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濊之間以自益也江乙
為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
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
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
靈王少負不諱罪為章華臺而殭內叛之天下不

哀客胡詩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
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
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陳以夏徵舒僇卿取
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鄰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
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為政於天下者
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羨彌朱方兵力所及
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縊也
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閒趙之請以

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濊之間是靈王
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
殆哉請得因睢濊而媾於魏

搁孤談曰傳云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又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陳蔡不羨城而厥後亂楚者陳蔡
竟為厲階則靈王寔啓之矣雖然當璧之祥符在
棄疾殺其得大城而厲也顧安知非天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五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叔弓圍費 昭公十三年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杜 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林 區父魯大夫言平子親費人非策）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外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六韜太公曰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壍而守

三畧曰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

荀子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將苑曰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已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則哀而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饑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

捫蝨談曰區夫之為平子計也真仁人之言哉弟費之為邑不隸魯邦域中乎宣尼嘗以伐顓臾罪由求而區夫不以圍費止平子君子謂區夫于是乎過矣

圍城不納叛人 昭公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杜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杜愆過也在上者好善惡惡無有過差則在下者曉然知上之好惡有所適歸是故衆事無有不成叔向之言止此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 杜無以加所好 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

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 林賈猶買也得一邑而買人之怠惰不如使人保守其舊之為愈也完猶保守也 賈怠無卒 林卒終也不能善終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杜鼓人堅守其邑不能事鮮虞之君我教民不怠亦能事晉國之君 率義不爽 杜爽差也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 杜知義所在也荀吳必能獲故因以示義 有死命而無二心 林盡以忠死君命無敢懷二心者 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不戮一人 不納叛人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杜鳶鞮鼓君名

孔疏云十七年荀吳詐祭于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偽糴以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荀吳自度已力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

國語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于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

祿善將若何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吾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鼓降

晉書陶璜傳初霍弋之遣楊稷毛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

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降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
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又劉曜率衆圍京城索綝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
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尅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
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
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
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
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
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
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

於本朝戮之東市
載記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
石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
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
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
兩屬矣
華陽國志李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為司馬與邵攀
等為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嶲冬
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
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時壽已
圍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猶
糧不多宜令人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
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
道險俗好反亂宜必待其詐勇已困但當日月制
之全軍取勝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
不利
舊唐書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攜其首以奔竇

建德建德曰奴殺主為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
奴而返軌首于滑州吏人感之即日降
又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
城降上下尚書省議牛僧孺奏曰吐蕃比來修好
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令一朝失信戎醜
得以為詞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
唐書魏徵傳云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
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
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人而

不戮一人

鼓可得君奚不為務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君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君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

魏志河北既定曹仁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于太祖曰圍城必示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致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

北史齊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搆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魏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勇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

魏書韓麒麟從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劾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

又馬璘卒都虞侯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段秀實乃送廷幹于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

舊唐書河間王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為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來皆為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

五代史王晏球為將有機畧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逗遛不動卒以持久斃之自天城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

宋清波雜志云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為汝子孫

故其後繁盛
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
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餘丈襄
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
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
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
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天
下莫與之爭
畫漫錄郭祖宿師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

其蒲之民為逆者因守乃失言曰城開之日盡誅
之幕府曰若然恐逾固矣第告之曰非守真者餘
皆免一日城開
宋趙葵行營雜錄云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
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
由來東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
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
城
曲洧舊聞云太祖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

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彬王
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
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
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
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
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
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徇于師
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
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水經注漳水東逕昔陽城南世謂之曰直陽城非
也本鼓聚矣左傳晉滅鼓子使涉佗守之者也十
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
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
渠陽讀書雜抄云原之必降而因以示信鼓之必
獲而因以示義此便是霸者氣象
捫蝨談曰孫子稱用兵之法全國為上荀吳之克
鼓李愬之克蔡曹彬之克金陵並不戮一人庶幾
所謂全國者乎昔人有言伐國不問仁人如三師

之不者赦亦何妨于仁人之用心哉若陶璜受降必須期訖糧盡視荀吳取鼓必待食竭力盡殆如一轍焉

見客容而知伐戎 昭公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杜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林請祭于此山川之神 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 林萇弘周大夫劉子周卿士[illegible] 乃警戎備 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illegible] 九月丁卯[illegible]師涉自棘津 河津名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甘鹿周地 周大獲 杜以警戎備故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欲以應夢

呂氏春秋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敝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illegible]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illegible]不相[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也萇弘則審矣

又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

志桓公雖不言若暗而燭燎也

又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痛而上視者(蹠喻)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開)而不唫(閉)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管子亦載)

胡傳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譏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捫蝨談曰傳云智者誉于未觀愚者闇于已然信哉晉蒯之容甫接而萇弘警備荀吳之師已出而陸渾不知愚知相越抑何遠也夫晉師滅戎獻王

所懷即預聞于周亦奚不可第兵家所謂神乎神乎至于無形則容容之繇猶病不能匿情于善意者

取餘皇歸 昭公十七年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杜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杜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杜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杜環周也林使隨人與楚師之後至者守餘皇之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杜隧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於隧道之間師結為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吳公子光杜光諸樊子闔廬請於

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杜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杜長鬣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杜師吳師也三呼皆迭對杜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杜夜戰不知虛實但見吳人已伏舟側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杜傳言吳光有謀

穀梁傳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吳越春秋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絶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觧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蘇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

史記南粵王傳興嗣立（嬰齊之子）元鼎四年漢使諭王入朝興上書願比内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王欲入朝嘉諫不聽陰謀作亂天子遣韓千秋將二千人入粵境嘉乃反殺太后王漢使者立建德為王以兵擊千秋等殲之函封漢使節至塞上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天子令粵人及淮江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横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漓水抵蒼梧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伏波道遠後期與樓船相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城守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伏波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遲旦城中皆降伏波

後漢書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擊破馮駿等遂拔夷道夷陵横江水起浮橋鬭樓立攢柱絶水道以拒漢兵岑彭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十一年春彭與吳漢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上書言狀帝報曰大司馬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彭乃令中軍募攻浮橋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飛炬焚攢柱順風便進所向無前

又吳漢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于漁涪津大破之

吳志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

吳將士聞之皆恐懼孫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
者咸曰曹公豺狼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
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
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
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
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
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
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
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

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
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
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
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
韓遂尚在西關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
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
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
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
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

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
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
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
備為曹操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
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
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
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
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
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

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
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
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
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
營落頃之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
退還保南郡

又賀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
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
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曹休

等憚之

晉書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又小字阿童祜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

又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獸怪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過鐵錐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經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

濬衆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濬

又江夏太守陶侃與陳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為步軍使張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藏舟艦于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

又陶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侃子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輙尅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輙尅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武威輿為武威將軍無敢當者

載記石勒發自葛陂所過路次皆堅溝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于棘津北度懼兵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向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衆大軍已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

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度勒引其衆自㪚棗向棘津氷聞勒軍至始欲内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氷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

南史坦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

又梁裴邃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尅于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逕造橋側進擊大破之

又陳武帝以侯瑱擁據江州命周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湓城未尅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艋跳入砰艦斬砰乃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

又湘州賊陸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于艦祭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輙祭之以米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王僧辯椑之稍作連城以逼馬賊不能交鋒並□懈怠僧辯以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群賊大敗

又陳徐世譜與賊侯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

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周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呉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勵守郡城自出豫章據於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墌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

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潜軍襲之悉取而歸

宋書上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

又盧循別帥范崇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屯兩岸劉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率左右艦攻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

又高祖伐羌假胡藩寧朔將軍參大尉軍事統別

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索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

北史隋楊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

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

舊唐書關中多難韓滉即於所部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

又李皐常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
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宋史岳飛除荊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
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
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時張
浚以都督軍事至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
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小留不
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

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
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
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時楊欽余瑞劉詵
等後先來降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
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
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
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
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兵

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
水牛皐擒斬之飛入城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
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
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
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
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
又韓世忠與金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大乙
孛董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
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

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
沉之兀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
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
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
軍使船如使馬奈何
又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軍入蘇杭岳以中原民
操舟檝氏家送衣衾者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
及李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
人艤舟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譟云此金國兵也

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實縱火焚其舟舟
以赤紬絹爲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
在舟中者坐以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
中興戰功録云辛巳逆亮敗盟十月下詔親征遣
樞臣葉義問督視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賛十一月
亮軍駐和州之鷄籠山必欲由釆石而渡允文趣
手顯忠代王權允文繼趨釆石虜瞰江築高臺麾
衆渡江諸將未有統督惟張振王琪奮然任責允
文盃勉琪等列軍爲陣麾戈船爲五虜與官軍安

戰時振出陣盪擊戈船并進虜舟皆沉沒水爲之
渾會淮西潰軍有從光州至者即受以旗鼓虜以
爲援兵至引餘舟遁亮愈忿乃回揚州于是諸酋
弑亮
又紹興三十一年逆亮寇淮發張進董江領銳卒
萬人獨當次湖與之對壘無日不戰十二月劉萼
毀光化屋作船栰以渡江進督厲將士下水鏖擊
盡奪船栰虜遁遂克光化復遣兵邀擊河洛震動
王海宋劉光義收復三會巫山等寨殺僞將南光

海等五千餘人生擒戰櫂都指揮史袁德宏等一
二百人奪戰船二百餘艘又殺水軍三千人又拔
夔州初光義將行帝以地圖示之指夔州鍊江處
謂光義等曰至此我軍泝流而上勿以舟師爭先
當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而擊之俟其稍却即以
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捷奏至帝問其故果如所
料
附通典云水戰之具其船濶狹長短隨用大小勝
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

帆席絙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
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門弩牕矛穴置拋車
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
非便于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
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
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
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鬬船船上設
女墻可高三尺墻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
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格上無覆背前

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墻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游艇無女墻舷上置槳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無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王海云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至下邳）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以舟師進者也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王濬楊素）（自此而下）按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漢入江處正直江夏）（何尚之言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江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本不易）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韓擒虎渡處）防介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魏太武來處）此以舟師守者也

武經總要云吳人以舟檝為輿馬以巨海為平道是其所長春秋時吳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于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橋船者當輕足驃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檝之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則拒之

捫蝨談曰莊生有言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此寓言也以吳芈楚之始也姬光謀楚長鬣

呼而餘皇嶋既逝句踐入吳胥臺燒而大舟從一餘皇也反掌間喪而旋歸歸而旋喪以足知莊生藏壑之言為篤論云

紀鄣　紡　縋登

緣縆登城 昭公十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杜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杜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林紡麻縷為纑以所紡纑度紀鄣之城藏其纑以待外攻者欲為夫報讎去藏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杜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杜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杜傳言怨不在大）

紀鄣　紡

水經注齊伐莒溶水左逕水琅琊即丘縣故城之西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後徙莒有監官故世謂之南莒也溶水又東北逕紀鄣是也

孔疏曰紡謂紡麻作纑也此婦人以麻纑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即藏也字書去作弆羌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為去東人輕言為去音莒劉炫云紡謂紡麻作纑為布作縷之法布小繩紀其升縷纑既為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　連所紡者謂連所紡之纑以為繩故下云投繩城外或解以連紀纑之繩然紀纑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以度城婦人意欲報讎故藏纑以為繩故杜云連所紡所紡即纑也

急就篇注云紡謂紡切麻絲之屬為纑縷也已紡而成謂之紗

縋登

又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而出劉炫云唯投繩城外婦人不出令知不然者婦人既託於縋登則是愛惜身命

若投繩不去身則交死若唯繫繩城上則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明知將此婦人而獻之子占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劉以為唯投城外而規杜氏非也

晉書朱序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

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北史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餘日并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于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于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傳竪眼將至梁人乃退

又任城國太妃孟氏者尚書任城王澄母也澄為楊州日率衆出討于後賊帥姜慶真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之逆順于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

獨異志云荀崧有女名灌崧為襄陽太守為杜曾所圍崧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假兵救崧賊遂走敗

東園友聞云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拒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君不守縣吾民為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于是召吏胥百姓于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侃手侃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于城戰不猶愈于家乎侃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即希烈婿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刺史上侃之功遷緒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

母姑男畫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
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
儲畜山積財貨自守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
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自死棄其城而
走者舉若是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
必有勇楊氏當之

梁末侯景反賊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圖
逆乃高梁太守馮寶欲往其妻冼氏止之曰刺史
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危

迫羽檄徵兵徧於郡縣刺史稱病不赴繕甲訓兵
今亦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
知矣魚不可脫于泉願且勿行遣使諭之曰身疾
篤謹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
為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冼氏自將千人
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貨先書報遷仕曰太
守馮寶疾篤謹令妻冼氏傳啓并奉上貢以資軍
費遷仕大喜出迎冼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
脫身而遁冼氏入據其城盡收其衆

附東觀記云海曲有呂母其子為縣吏犯小罪縣
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貲産乃益釀醇酒少年來
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
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我子欲報怨耳諸君寧肯
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
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祭其子之
冢

捫蝨談曰語云怨不期深淺期于傷心擾承微釁
也幾搆梁楚爭桑細事也致隙荆吳鬭鷄角戲也

禍成于季郈武城之克也漚菅者實導之莒城之
下也投紡者實啓之怨毒之于人深矣哉

嫠婦一也或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或親投紡而
傾紀障之城豈忠義之性固殊哉抑居安而慮危
與積憤而思逞者感自異也

城以婦人陷亦或以全信哉匹婦勝子也乃成城
豈必須哲夫諸賢媛之智足備城守之策特附載
焉

鄭人止盜 昭公二十年

萑苻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杜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杜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萑音丸苻音蒲又如字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杜糾猶攝寬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杜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以謹無良杜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杜謹慎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杜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杜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杜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彊也絿急也○絿音求布政優優百祿是遒杜優優和也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商子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者使跖可忠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為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疑也

韓非子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矣

漢書趙廣漢為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蘇林曰缿音項瓶可受投書孟[illegible]

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家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筩音筒 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
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
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
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
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郡中盜
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
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刧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
郎二人刧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
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
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吏
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
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又尹翁歸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迹
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

輒召其縣長史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
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又張敞拜膠東相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
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
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
遂平後以膠東相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
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
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
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
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師古曰童奴爲騎而自從也 敞皆召
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
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
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
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
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
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又王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拊循貧弱鉏耘
豪强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

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吏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蘇林曰蓟音矩晋灼曰蓟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

東觀記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

又梁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剝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

後漢書虞詡到朝歌設令三科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剝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釆綖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輙禽之賊由是駭散

舊唐書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諸軍潰卒及村閭亡命相聚為盜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盜頗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為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李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玉採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潜使輕銳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遽為銳

卒數十人擒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黨不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

唐語林韓晉公鎮浙西也痛行捶撻人皆股栗時德宗幸梁洋公控領十五部人不動搖而徧懲里胥或有詰者云里胥聞擒賊不獲懼死而逃嘯聚其類曰我輩進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燒村劫縣浸蔓滋多且里胥者皆鄉縣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後補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為惡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撓

上心其旨如此其吏胥不枚死者必恐為亂乃覺
浙東營吏俾𡬶掌軍籍衣以紫服皆樂為之潛除酋
豪人不覺也又痛斷屠牛者皆暴死連日謂人曰
草賊非屠牛灑酒不成結構之計深其罪所以絕
其謀耳當此際賊皆失圖
又高宗時群蠻聚為害討之輙不利乃除徐敬業
為刺史發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
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
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使往觀之莫

不駭愕賊所馳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又無兵仗
更閉營隱藏敬業且入其營內告云國家以汝等
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為賊
唯召其帥責以不降之意各笞數十遣之境內肅
然
宋朝名臣四科事實云王晦叔遷諫議大夫知益
州賊盜贓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
悉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
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
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犯法至
是獻議者改詠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晦叔奏復
之蜀人大喜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
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宋真宗朝名臣傳云盜起常潤太宗選初開知常
州至則遣人招諭群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
出私錢為賞鮮衣賜賊帥置之左右或曰是不可
近開曰彼失所則盜得所乃吾民也始懼死而我
親愛之出其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

半載境內悉寧
宋哲宗朝名臣傳劉舍人攽治曹州曹素多盜朝
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擾歲中盜賊衰息
歐陽文忠公集云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
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
傳召桑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
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
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illegible]

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後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餜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適矣之聞懌閉營不開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

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乙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

宋史桑懌傳載同

附文中子云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也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自警編云范忠宣公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俗[illegible]刼盜無虛日人或勉公以嚴治之公曰寬出于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

萑苻

說文艸出从萑聲胡官切蒲水草也可以作席从艸浦聲薄胡切

爾雅莞苻離其上蒚音力郭註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亦名蒲中莖為蒚

埤雅蒲似莞而褊有脊生于水厓柔滑而溫

晉書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應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火箭葑蓋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

附舊唐書孫安祖剌殺漳南令亡投竇建德建德謂安祖曰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既得聚人止觀時變必有大功于天下矣

又崔鄖居鄂渚峻法嚴刑未嘗貰一死罪江湖之間崔蒲是叢因造家衝小艦上下千里朞月而盡獲群盜

柙蝨詼曰盜賊民間稂莠也植嘉穀者安得不鉏國僑猛治之説長矣雖然蒼鷹乳 非博[illegible]攫抵盤 不足快心而威鳳祥麟直將 並于不用此寧可同日道哉吾必以陳叔達請原自新之令爲優矣國僑